

張天翼文集



责任编辑：李济生

封面设计：袁银昌

张天翼文集

第二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625 插页 精 7 平 4 字数 319,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册(内精装2,500册)

书号：10078·3504 定价：精 3.25元 平 1.90元



三十年代初作者与父亲摄于杭州

编者的话

(一)本文集收入作者自1922年至1982年六十年来的主要文学著作。按体裁共分十卷：

第一至四卷：短篇小说

第五、六卷：长篇小说

第七、八卷：儿童文学、童话、寓言

第九、十卷：文艺评论及其它论著

末附：《张天翼著作(1922—1982)目录》

(二)收入文集集中的作品按体裁先集著后单篇，并各依初版时序编排。凡中、短篇小说过去结集出版的仍保持原来的集名、篇目和编次。作品一律收自最先编成的集内。续出的自选集中有重复者仅存目。

(三)本文集采用的版本是：凡经作者自己修订过的篇章一律据修改本校印。其它未经修改的采用最初版本。

除原版排印的错漏或经作者授意改动的个别文字外，尽量保持原著面貌，一般不作改动。

(四)作者原注全部保留，并在注前标明“原注”字样。此外为有助于读者理解文义，由编者适当加以注释。各集、篇的出版情况注于各集名页背面、篇的篇末。

沈承宽

一九八三年七月

第二卷说明

本卷收入短篇小说集三种：按初版先后编次。

《移行》 1934年10月20日初版

《团员》 1935年12月 初版

《畸人集》 1936年1月20日初版

第二卷目录

移行

包氏父子.....	3
保镖.....	46
我的太太.....	61
直线系.....	73
朋友俩.....	96
笑.....	108
温柔制造者.....	126
移行.....	145
欢迎会.....	180

团圆

团圆.....	211
奇遇.....	230
报应.....	245
小账.....	274

蜜月生活·····	302
请客·····	316

畸人集

前记·····	331
畸人手记·····	333
善女人·····	374
出走以后·····	414
一九二四——三四·····	432
呈报·····	456
菩萨的威力·····	473

存目：

- 仇恨(见第一卷《蜜蜂》)
- 面包钱(见第一卷《小彼得》)
- 梦(见第一卷《蜜蜂》)
- 小彼得(见第一卷《小彼得》)
- 路(见第一卷《蜜蜂》)
- 猎肠子的悲哀(见第一卷《小彼得》)
- 鬼土日记(见第五卷长篇小说)
- 二十一个(见第一卷《小彼得》)
- 皮带(见第一卷《小彼得》)
- 找寻刺激的人(见第一卷《小彼得》)
- 搬家后(见第一卷《从空虚到充实》)
- 三太爷与桂生(见第一卷《从空虚到充实》)

稀朽的恋爱故事(见第一卷《小彼得》)

荆野先生(见第一卷《从空虚到充实》)

报复(见第一卷《从空虚到充实》)

蜜蜂(见第一卷《蜜蜂》)

时代的英雄(剧本见第四卷末)

老少无欺(剧本见第四卷末)

注:《荆野先生》原题《从空虚到充实》。
《菩萨的威力》原题《菩萨也管不了了》。

移 行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4年10月20日初版

《良友文学丛书》第十三种

包氏父子

—

天气还那么冷。离过年还有半个多月，可是听说那些洋学堂就要开学了。

这就是说，包国维在家里年也不过地就得去上学！

公馆里许多人都不相信这回事。可是胡大把油腻腻的菜刀往砧板上一丢，拿围身布揩了揩手——伸出个中指，其余四个指头凌空地扒了几扒：

“哄你们的是这个。你们不信问老包：是他告诉我的。他还说恐怕钱不够用，要问我借钱哩。”

大家把它当做一回事似地去到老包房里。

“怎么，你们包国维就要上学了么？”

“唔，”老包摸摸下巴上几根两分长的灰白胡子。

“怎么年也不过就去上书房？”

“不作兴过年嘛，这是新派，这是……。”

“洋学堂是不过年的，我晓得。洋学堂里出来就是洋老爷，要做大官哩。”

许多眼睛就盯到了那张方桌子上面：包国维是在这张桌

上用功的。一排五颜六色的书。一些洋纸簿子。墨盒。洋笔。一个小瓶：李妈亲眼瞧见包国维蘸着这瓶酒写字过。一张包国维的照片：光亮亮的头发，溜着一双眼——爱笑不笑的。要不告诉你这是老包的儿子，你准得当他是谁家的大少爷哩。

别瞧老包那么个尖下巴，那张皱得打结的脸，他可偏偏有福气——那么个好儿子。

可是老包自己也就比别人强：他在这公馆伺候了三十年，谁都相信他。太太老爷他们一年到头不大在家里住，钥匙都交在老包手里。现在公馆里这些做客的姑太太，舅老爷，表少爷，也待老包客气，过年过节什么的——一赏就是三块五块。

“老包将来还要做这个哩，”胡大翘起个大拇指。

老包笑了笑。可是马上又拚命忍住肚子里的快活，摇摇脑袋，轻轻地嘘了口气：

“哪里谈得到这个。我只要包国维争口气，象个人儿。不过——噯，学费真不容易，学费。”

说了就瞧着胡大：看他懂不懂“学费”是什么东西。

“学费”倒不管它。可是为什么过年也得上学呢？

这天下午，寄到了包国维的成绩报告书。

老包小心地抽开抽屉，把老花眼镜拿出来带上，慢慢念着。象在研究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对信封瞧了老半天。两片薄薄的紫黑嘴唇在一开一合的，他从上面的地名读起，一直读到“省立××中学高中部缄”。

“露，封，挂，号，”他摸摸下巴。“露，封，……”

他仿佛还嫌信封上的字太少太不够念似的，抬起脸来对

天花板愣了会儿，才抽出信封里的东西。

天上糊满着云，白天里也象傍晚那么黑。老包走到窗子跟前，取下了眼镜瞧瞧天，才又架上去念成绩单。手微微地颤着，手里那几张纸就象被风吹着的水面似的。

成绩单上有五个“丁”。只有一个“乙”——那是什么“体育”。一张信纸上油印着密密的字：告诉他包国维本学期得留级。

老包把这两张纸读了二十多分钟。

“这是什么？”胡大一走进来就把脑袋凑到纸边。

“学堂里的。……不要吵，不要吵。还有一张，缴费单。”

这老头把眼睛睁大了许多。他想马上就看完这张纸，可是怎么也念不快。那纸上印着一条条格子，挤着些小字，他老把第一行的上半格接上了第二行的下半格。

“学费：四元。讲义费：十六元。……损失准备金：……图书馆费：……医……医……”

他用指甲一行行划着又念第二遍。他在嗓子里咕噜着，跟痰响混在了一块。读完一行，就瞧一瞧天。

“制服费！……制服费：二——二——二十元。……通学生除——除——除住宿费膳费外，皆须……”

瞧瞧天。瞧瞧胡大。他不服气似地又把这些句子念一遍，可是一点也不含糊，还是这些字——一个个仿佛刻在石头上似的，陷到了纸里面。他对着胡大的脸子发愣：全身象有——不知道是一阵热，还是一阵冷，总而言之是似乎跳进了一桶水里。

“制服费！”

“什么？”胡大吃了一惊。

“唔，唔。俺。”

制服就是操衣，他知道。上半年不是做过了么？他本来算着这回一共得缴三十一块。可是这二十块钱的制服费一加，可就……

突然——砰！房门给谁踢开，撞到板壁上又弹了回来。

房里两个人吓了一跳。一回头——一个小伙子跨到了房里。他的脸子我们认识的：就是桌上那张照片里的脸子，不过头发没那么光。

胡大拍拍胸脯，脸上陪着笑：

“哦唷，吓我一跳，学堂里来么？”

那个没言语，只膘了胡大一眼。接着把眉毛那么一扬，额上就显了几条横皱，眼睛扫到了他老子手里的东西。

“什么？”他问。

胡大悄悄地走了出去。

老头把眼镜取下来瞧着包国维，手里拿着的三张纸给他看。

包国维还是原来那姿势：两手插在裤袋里，那件自由呢的棉袍就短了好一截。象是因为衣领太高，那脖子就有点不能够随意转动，他只掉过小半张脸来瞅了一下。

“哼。”他两个嘴角往下弯着，没那回事似地跨到那张方桌跟前。他走起路来象个运动员，踏一步，他胸脯连着脑袋都得往前面摆一下，仿佛老是在跟别人打招呼似的。

老包瞧着他儿子的背：

“怎么又要留级？”

“郭纯也留级哩。”

那小伙子脸也没回过来，只把肚子贴着桌沿。他把身子往前一挺一挺的，那张方桌就咕咕咕地叫。

老包轻轻地问：

“你不是留过两次级了么？”

没答腔，那个只在鼻孔里哼了一声。接着倒在桌边那张藤椅上，把膝头顶着桌沿，小腿一荡一荡的。他用右手抹了一下头发，就随便抽下一本花花绿绿的书来：《我见犹怜》。

沉默。

房里比先前又黑了点儿。地下砖头缝里在冒着冷气，老包两只脚仿佛踏在冷水里。

老包把眼镜放到那张条桌的抽屉里，嘴里小心地试探着说：

“你已经留过两次留级，怎么又……”

“他喜欢这样！”包国维叫了起来。“什么‘留过两次留级’！他要留！他高兴留就留，我怎么知道！”

外面一阵皮鞋响：一听就知道这是那位表少爷。

包国维把眉毛扬着瞧着房门。表少爷象故意要表示他有双硬底皮鞋，把步子很重地踏着，敲梆似地响着，一下下远去。包国维的小腿荡得利害起来，那双脚仿佛挺不服气——它只穿着一双胶底鞋。

老头有许多话要跟包国维说，可是别人眼睛盯到了书上：别打断他的用功。

包国维把顶着桌沿的膝头放下去，接着又抬起来。他肚子里慢慢念着《我见犹怜》，就是看到一个标点也得停顿一两

秒钟。有时候他偷偷地瞟镜子一眼，用手抹抹头发。自己的脸子可不坏，不过嘴扁了点儿。只要他当上了篮球员，再象郭纯那么——把西装一穿，安淑真不怕不上手。安淑真准得对那些女生说：

“谁说包国维象瘪三！很漂亮哩。”

于是他和她去逛公园，去看电影。他自己就得把西装穿得笔挺的，头发涂着油，涂着蜡，一只手抓着安淑真的手，一只手抹抹头。……

他把《我见犹怜》一摔，抹了抹头发。

老包好不容易等到包国维摔了书。

“这个——这个这个——那个制服费，……”

没人睬他，他就停了一会。他摸了三分钟下巴。于是他咳一声扫清嗓子里的痰，一板一眼地说着缴学费的事，生怕一个不留神就会说错似的。他的意思认为去年做的制服还是崭新的，把这理由对先生说一说，这回可以少缴这意外的二十块钱。不然——

“不然就要缴五十一块半。这五十一块半——现在只有——只有——戴老七的钱还没还，这回再加二十……你总还得买点书，你总得……。”

停停。他摸摸下巴，又自言自语地往下说：

“操衣是去年做的，穿起来还是象新的一样，穿起来。缴费的时候跟先生说说情，总好少缴……少缴……”

包国维跳了起来。

“你去缴，你去缴！我不高兴去说情！——人家看起来多寒伧！”

老包对于这个答复倒是满意的，他点点脑袋：

“唔，我去缴。缴到——缴到——唔，市民银行。”

儿子横了他一眼。他只顾自己往下说：

“市民银行在西大街吧？”

二

老包打市民银行走到学校里去。他手放在口袋里，紧紧地抓住那卷钞票。

银行里的人可跟他说不上情。把钞票一数：

“还少二十！”

“先生，包国维的操衣还是新的，这二十……”

“我们是替学校代收的。同我说没有用。”

钞票还了他，去接别人缴的费。

缴费的拥满了一屋子，都是象包国维那么二十来岁一个的。他们听着老包说到“操衣”，就哄出了笑声。

“操衣！”

“这老头是替谁缴费的？”

“包国维，”一个带压发帽的瞅了一眼缴费单。

“包国维？”

老头对他们打招呼似地苦笑一下，接着他告诉别人——包国维上半年做了操衣的：那套操衣穿起来还是挺漂亮。

“可是现在又要缴，现在。你们都缴的么？”

那批小伙子笑着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谁也没答。

老包四面瞧了会儿就走了出来：五六十双眼睛送着他。

“为什么要缴到银行里呢？”他埋怨似地想。

天上还是堆着云，也许得下雪。云薄的地方就隐隐瞧得见青色。有时候马路上也显着模糊的太阳影子。

老包走不快，可是踏得很吃力：他觉得身上那件油腻腻的破棉袍有几十斤重。棉鞋里也湿漉漉的叫他那双脚不大好受。鞋帮上虽然破了一个洞，可也不能透出点儿脚汗：这双棉鞋在他脚汗里泡过了三个冬天。

他想着对学堂里的先生该怎么说，怎么开口。他得跟他们谈谈道理，再说几句好话。先生总不比银行里的人那么不讲情面。

老包走得快了些，袖子上的补钉在袍子上也摩擦得起劲了点儿。

可是一走到学校里的注册处，他就不知道要怎么着才好。

这所办公室寂寞得象座破庙。一排木栏杆横在屋子中间，里面那些桌旁的位子都是空的。只有一位先生在打盹，肥肥的一大坯伏在桌子上，还打着鼾。

“先生。先生。”

叫了这么七八声，可没点儿动静。他用指节敲敲栏杆，脚在地板上轻轻地踏着。

这位先生要在哪一年才会醒呢？

他又喊了几声，指节在栏杆上也敲得更响了些。

桌子上那团肉动了几动，过会儿抬起个滚圆的脑袋来。

“你找谁？”皱着眉擦擦眼睛。

老包摸着下巴：

“我要找一位先生。我是——我是——我是包国维的家

长。……”

那位先生没命的张大了嘴，趁势“噢”了一声；又象是答应他，又象是打呵欠。

“我是包国维的家长，我说那个制服费……”

“缴费么？——市民银行，市民银行！”

“我知道，我知道。不过我们包国维——包国维……”

老包结里结巴说上老半天，才说出了他的道理。一面还笑得满面的皱纹都堆起来——腮巴子挺吃力。

胖子伸了懒腰，咂咂嘴。

“我们是不管的。无论新学生老学生，制服一律要做。”

“包国维去年做了制服，只穿过一两天……”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他懒懒地拖过一张纸来，拿一支铅笔在上面写些什么。“今年制服改了样子，晓得吧。所以——所以——啊——噢——哦！”

打了个呵欠，那位先生又全神贯注在那张纸上。

他在写着什么呢？也许是在开个条子，说明白包国维的制服只穿过两次，这回不用再做，缴费让他少缴二十。

老包耐心儿等着。墙上的挂钟不快不慢地——的，嗒，的，嗒，的，嗒。

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八分钟。

那位先生大概写完了。他拿起那张纸来看：嘴角勾起一丝微笑，象是他自己的得意之作。

纸上写着些什么：画着一满纸的乌龟！

老实说，老包对这些艺术是欣赏不上的。他嘘了口气，脸上还是那么费劲地笑着，嘴里喊着“先生先生”。他不管对方听

不听，话总得往下说。他象募捐人似的把先生说成一个大好老，菩萨心肠：不论怎样总得行行好，想想他老包的困难。话可说得不怎么顺嘴，舌子似乎给打了个结。笑得嘴角上的肌肉在一抽一抽的，眉毛也痉挛似地动着。

“先生你想想：我是——我是——我怎么有这许多钱呢：五十——五十——五十多块。……我这件棉袍还是——还是——我这件棉袍穿过七年了。我只拿十块钱一个月，十块钱。我省吃省用，给我们包国维做——做……我还欠了债，我欠了……有几笔……有几笔是三分息。我……”

那位先生打定主意要发脾气。他把手里的纸一摔，猛地掉过脸来，皱着眉毛瞪着眼：

“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学校又不是慈善机关，你难道想叫我布施你么！——笑话！”

老包可愣住了。他腮巴子酸疼起来：他不知道还是让这笑容留着好，还是收了的好。他膝踝子抖索着。手扶着的这木栏杆，象铁打的似的那么冰。他看那先生又在纸上画着，他才掉转身来——慢慢往房门那儿走去。

儿子——怎么也得让他上学。可是过了明天再不缴费的话，包国维就得被除名。

“除名……除名……”老包的心脏上象长了一颗鸡眼。

除名之后往哪里上学呢？这孩子被两个学校退了学，好不容易请大少爷关说，才考进了这省立中学的。

还是跟先生说说情。

“先生，先生，”老包又折了回来。“还有一句话请先生听听，一句话。……先生，先生！”

他等着：总有一个时候那先生会掉过脸来的。

“先生，那么——那么——先生，制服费慢一点缴。先缴三十——三十——先缴三十一块半行不行呢？等做制服的时候再——再……现在——现在实在是——实在是——现在——现在钱不够嘛。我实在是……”

“又来了，嘖！”

先生表示“这真说不清”似地掉过脸去，过会又转过来：

“制服费是要先缴的：这是学校里的规矩，规矩，懂吧。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各种费用都要一次缴齐，缴到市民银行里。通学生一共是五十一块五。过了明天上午不缴就除名。懂不懂，懂不懂，听懂了没有？”

“先生，不过——不过……”

“嗨，要命！我的话你懂了没有，懂了没有！尽说尽说有什么好处！真缠不明白！……让你一个人去说罢！”

先生一站起来就走，出了那边的房门，接着那扇门很响地一关——訇！墙也给震动了一下，那只挂钟就轻轻地“锵郎”一声。

给丢在屋子里的这个还想等人出来：一个人在栏杆边呆了十几分钟才走。

“呃，呃，唔。”

老包嗓子里响着，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他仿佛觉得有一桩大祸要到来似的，可是没想到可怕。无论什么天大的事，那个困难时辰总会度过去的。他只一步步踏在人行路上，他几乎忘了他自己刚才做了什么事，也忘了会有一件什么祸事。他感觉到自己的脚呀手的都在打颤，可是走得并

不吃力：那双穿着湿漉漉的破棉鞋的脚已经不是他的了。他瞧不见路上的人，要是有人撞着他，他就斜退两步。

街上有些汽车的喇叭叫，小贩子的大声嚷，都逗得他非常烦躁。

太阳打云的隙缝里露出了脸，横在他脚右边的影子折了一半在墙上。走呀走的那影子忽然缩短起来移到了他后面：他转了弯。

对面有三个小伙子走过来，一面嘻嘻哈哈谈着。

老包喊了起来：

“包国维！”

他喊起他儿子来也是照着学堂里的规矩——连名带姓喊的。

包国维跟两个同学一块走着，手里还拿着一个纸袋子，打这里掏出什么红红绿绿的东西往嘴里送。那几个走起路来都是一样的姿势——齐脑袋到胸脯都是向前一摆一摆的。

“包国维！”

几个小伙子吃一惊似地站住了。包国维马上把刚才的笑脸收回，换上一副皱眉毛。他只回过半张脸来，把黑眼珠溜到了眼角上瞧着他的老子。

老包想把先前遇到的事告诉儿子，可是那些话凝成了冰，重重地堆在肚子里吐不出。他只不顺嘴地问：

“你今天——你今天——你什么时候回家？”

儿子把两个嘴角往下弯着，鼻孔里响了一声。

“高兴什么时候回家就回家！家里摆酒席等着我么！……我当是什么天大的事哩。这么一句话！”

掉转脸去瞧一下：两个同学走了两丈多远。包国维马上就用了跑长距离的姿势跑了上去。

“郭纯，郭纯，”他笑着用手攀到那个郭纯肩上。“刚才你还没说出来——孙桂云为什么……”

“刚才那老头儿是谁？”

“呃，不相干。”

他回头瞧一瞧：他老子的背影渐渐往后面移去。他感到轻松起来，放心地谈着。

“孙桂云放弃了短距离，总有点可惜，是吧。龚德铭你说是不是？”

叫做龚德铭的那个，只从郭纯拿着的纸袋里掏出一块东西来送进嘴里，没第二张嘴来答话。

他们转进了一条小胡同。

包国维两手插在裤袋里，谈到了孙桂云的篮球，接着又扯到了他们自己的篮球。他叹了口气，他觉得上次全市的篮球锦标赛，他们输给飞虎队可真输得伤心。他说得怪起劲的，眉毛扬得似乎要打眼睛上飞出去。

“我们喜马拉雅山队一定要争口气：郭纯，你要叫队员大家都……”

郭纯是他们喜马拉雅山队的队长。

“你单是嘴里会说，”龚德铭用肘撞了包国维一下。

“哦，哪里！……我进步多了。是吧，我进步多了。郭纯，你说是不是。”

“唔，”郭纯鼻孔里应了一声，就哼起小调子来。

包国维象得了锦标，全身烫烫的。他想起了许多要说的

话，忍不住迸出来：

“我这学期可以参加比赛了吧，我是……”

“那不要急。”

“怎么？”

“你投篮还不准。”

“不过我——我是——不过我 pass 还 pa' 得好……”

“pa' 得好！”龚德铭叫了起来。“前天我 pass 那个球给你，你还接不住。你还要……”

“喂，嘘，”郭纯压小着嗓子。

对面有两个女学生走了过来。

他们三个马上排得紧紧的，用着兵式操的步子。他们摆这种阵势可比什么都老练。他们想叫她们通不过：那两个女学生低着头让开，挨着墙走，他们也就挤到墙边去。

包国维笑得眼睛成了两道线：

“啧啧，头发烫得多漂亮！”

她俩又让开，想挨着对面墙边走，可是他们又挤到对面去。郭纯溜尖着嗓子说：

“你们让我走哇。”

“你们让我走哇。”包国维象唱双簧似地也学了一句，对郭纯伸一伸舌头。

两个女学生脸通红，脑袋更低，仿佛要把头钻进自己的肚子里去。

郭纯对包国维撅撅嘴，翘翘下巴。

要是包国维在往日——遇见个把女的也没什么了不起，他顶多是瞧瞧，大声地说这个屁股真大，那个眼睛长得俏，如

此而已。这回可不同。郭纯的意思很明白：他叫他包国维显点本事看看。郭纯干么不叫龚德铭——只叫他包国维去那个呢？

包国维觉得自己的身子飘了起来。他象个英雄似的——伸手在一个女学生的大腿上拧了一把。

女学生叫着。郭纯他们就大笑起来。

“包国维，好！”

三

一直到了郭纯的家里，包国维还在谈着他自己的得意之作。

“摸摸大腿是，哼，老行当！”

郭纯一到了自己家里就脱去大衣，对着镜子把领结理了一下，接着他瞧一瞧炉子里的火。不论包国维说得怎么起劲，他似乎都没听见，只是喊这个喊那个：叫老王来添煤，叫刘妈倒茶，叫阿秀拿拖鞋给他。于是倒在沙发上，拿一支烟抽着，让阿秀脱掉皮鞋把拖鞋套上去。包国维只好住了嘴，瞧着阿秀那双手——别瞧她是丫头，手倒挺白嫩的：那双手一拿起脱下的皮鞋，郭纯的手在她腮巴上扭了一下：

“拿出去上油。”

“少爷！”阿秀嘟哝着走了出去。

龚德铭只在桌边翻着书，那件皮袍在椅子上露出一大片里子——雪白的毛。

太阳光又隐了下去，郭纯就去把淡绿的窗档子拉开一下。

“龚德铭，你要不要去洗个脸？”

那个摇摇脑袋，把屁股在椅子上坐正些。可是包国维打算洗个脸，他就走到洗澡间，他象在自己家里那么熟。他挺老练地开了水龙头，他还得拣一块好胰子：他拿两盒胰子交换闻了一会儿，就用了黄色的那一块。

“这是什么肥皂？”

郭纯他们用的是这块肥皂。安淑真用的也准是这种肥皂。这里东西可多着：香水，头发油，雪花精什么的。

洗脸的人细细地洗了十多分钟。

“郭纯，你头发天天搽油么？”他瞧着那十几个瓶子。

外面不知道答应了一声什么。

包国维拿梳子梳着头发，调嗓子似地又说：

“我有好几天不搽油了。”

接着他把动着的手停了一会：好听外面的答话。

“你用的是什么油？”——龚德铭的声音。

“我呀？我用的是——是——唔，也是司丹康。”

于是他就把司丹康涂在梳子上梳上去。他对着镜子细细地看：不叫翘起一根头发来。这么过了五六分钟，梳子才离开了头发。他对镜子正面瞧瞧，偏左瞧瞧，偏右瞧瞧。他抿一抿嘴。他脖子轻轻扭一下。他笑了一笑。他眯眯眼睛。他扬扬眉毛，又皱着眉毛把脑袋斜着：不知道是什么根据，他老觉得一个美男子是该要有这么副嘴脸的。他眉毛淡得象两条影子，眉毛上……

雪花精没给涂匀，眉毛上一块白的：他搽这些东西的时候的确搽得过火了些。他就又拿起手巾来描花似地抹着。

凭良心说一句：他的脸子够得上说漂亮。只是鼻子扁了点儿。下巴有点往外突，下唇比上唇厚两倍：嘴也就显得瘪。这些可并不碍事。这回头发亮了些，脸子也白了些，还有种怪好闻的香味儿。哼，要是安淑真瞧见了……

可是他一对镜子站远一点，他就一阵冷。

他永远是这么一件自由呢的棉袍！永远是这么一件灰色不象灰色，蓝色不象蓝色的棉袍——大襟上还有这么多油斑！他这脑袋摆在这高领子上可真——

“真不称！”

包国维就象逃走似地冲出洗澡间：很响地关上了门。

一到郭纯房里，那两个仿佛故意跟包国维开玩笑，正起劲地谈着衣料，谈着西装裤的式样。郭纯开开柜子，拿出一套套的衣裳给龚德铭瞧。

“这套是我上星期做好的，”郭纯扳开一个大夹子，里面夹着三条裤：他抽出两条来。

龚德铭指指那个夹子：

“这种夹子其实没有什么用处：初用的时候弹簧还紧，用到后来越用越松，夹两条裤都嫌松。我是……”

“你猜这套做了几个钱。”

他俩象没瞧见包国维似的。包国维想：郭纯干么不问他包国维呢？他把脑袋凑过去细看了一会，手抹抹头发，毅然决然地说：

“五十二块！”

可是郭纯只瞧了他一眼。

接着郭纯和龚德铭由衣裳谈到了一年级的吕等男——郭

纯说她对他很有点儿他妈的道理：你只看每次篮球比赛她总到场，郭纯一有个球投进了对方的篮里，吕等男就格外起劲地“啦”起来。郭纯嘻嘻哈哈地把这些事叙述了好些时候，直到中饭开上了桌子还没说完。

包国维紧瞧着郭纯，连吃饭都没上心吃。可是郭纯仿佛只说给龚德铭一个人听：把脸子对着龚德铭的脸子做工夫。包国维的眼珠子没放松一下，只是夹菜的时候才移开一会儿。他要叫郭纯记得他包国维也在旁边，他就故意把碗呀筷子的弄出响声。有时候郭纯的眼睛瞥到了他，他就笑出声音来，“哈哈，他妈妈的！”或者用心地点点脑袋：“唔，唔。”有时候他就仿佛大吃了一惊似的——“哦？”于是再等着郭纯第二次瞥过眼来。

“你要把她怎样？”龚德铭问。

“谁？”

“吕等男。”

说故事的人笑了一笑：

“什么怎样！上了钩，香香嘴，干一干，完事！”

忽然包国维大笑起来，全身都颤动着。

“真缺德，郭纯你这张嘴——你你！”

又笑。

这回郭纯显然有点高兴：他眼珠子在包国维脸上多盯了会儿。

那个笑得更起劲，直到吃完饭回到郭纯房里，他还是一阵一阵地打着哈哈。他抹抹眼泪，吃力地嘘了口气，又笑起来。

“郭纯你这张嘴！你真——他妈妈的真缺德！你……”

别人可谈到了性经验。龚德铭说他跟五个女人发生过关系，都是台基里的。可是郭纯有过一打：她们不一定是做这买卖的，他可也化了些个钱才能上手。有一个竟化了五百多块。

“别人说你同宋家璇有过……”龚德铭拿根牙签在桌上画着。

“是啊，就是她！”郭纯站了起来，压小着嗓子嚷。“俺妈的她肚子大了起来。她家里跟我下不去。后来软说硬做，给了五百块钱，完事。……嗨，我在我父亲那里骗这五百块的时候真不容易，俺妈的。拿到了手里我才放心。”

包国维打算插句把嘴，可是他没说话的材料。他想：

“现在要不要再笑一阵？”

他象打不定主意似地瞧瞧这样，瞧瞧那样。郭纯有那么多西装。郭纯有那么多女人跟他打交道。郭纯还是喜马拉雅山队的队长。郭纯问他父亲要钱——每次多少呢：三块五块的，或者十块二十块，再不然一百二百。

“一百二百！”

包国维闷闷地嘘了口气。他把脚伸了出去又缩回来。他希望永远坐在这么个地方，脚老是踏在地毯上。身上得穿着那套新西装，安淑真挨着他坐着。他愿意一年到头不出门，只是比赛篮球的时候才出去一下。

可是这是郭纯的家，包国维总得回到他自己的家里去的。

于是他把两只手插进裤袋里，上身往前面一摆一摆地走回自己的住处：把脚对房门一踢——磅！

屋子里坐着几个老包的朋友。包国维的那张藤椅被戴老七坐着。胡大在老包床上。他们起劲地谈着什么，可是一瞧

见了包国维就都闭住了嘴。他们讨好似地对包国维装着笑脸。戴老七站起来退到老包床上坐着。

包国维扬着眉毛瞧了他们一眼，就坐到藤椅上，两条腿叠着——一摇一摇的。他拖一本书过来随便翻了几下，又拿这翻书的手抹抹头发。那本书就象有弹簧似地合上了。

什么东西都是黑黝黝的。熟猪肝色的板壁，深棕色的桌子，灰黑色的地，打窗子里射进来一些没精打彩的亮，到那张方桌上就止了步。包国维的黯影象一大片黑纱似的——把里面坐在床上的几个人遮了起来。

沉默。

老包一个劲儿摸着下巴：几根灰白色的短胡子象坏了的牙刷一样。他还有许多话得跟戴老七他们说，可是这时候的空气紧得叫他发不出声音来。

倒是戴老七想把这难受的沉默打碎。他小声儿问：

“他什么时候上学？”

仿佛戳了老包一针似的：他全身震了一下。他那左手发脾气地用力扭着下巴，咬着牙说：

“后天。”

突然包国维把翻着的书一扔，就起身往房门口走。

谁都吓了一跳。

老包左手停在下巴下面，嘴呀眼睛的都用力地张着。他觉得他犯了个什么大过错，对不起他儿子。他用着讨饶的声调，轻轻地喊着包国维：

“你不是在那里用功的么，为什么又……”

“用功！屋子里吵得这样还用功！”

老头就要求什么似地瞧瞧大家。胡大低声地提议到他屋子里去，于是大家松了一口气，走出了房门。

包国维站在屋檐下，脸对着院子。

走路的人都非常小心，轻轻地踏着步：他们生怕碰到包国维身上。他们谁都低着头，只有戴老七偷偷地在包国维光油油的头发上溜了一眼，他想：他搽的是不是广生行的生发油？

一到胡大房里，胡大可活泼起来。他给戴老七一支婴孩牌的烟卷，他自己躺倒了板床上，掏了个烟屁股来点着，把脚搁在凳子上。

“我这公馆不错吧。这张床是我的。那张床是高升的。我要请包国维给我写个公馆条子。”

这间小屋子一瞧就得知道是胡大的公馆：什么东西都是油腻腻的。桌凳，床铺，板壁，都象没刮过的砧板。床上那些破被窝有股抹桌布的味儿。那本记菜帐的簿子上打着一个个黑的螺纹印。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坐在这儿倒舒服些。老包又把说过十几遍的话对戴老七说起来。

“真是对你不住，真是。我实在是——我实在——你想想罢：算得好好的，凭空又要制服费。……”

“我倒没关系。不过陈三癞子……”

“我知道，我知道，”老包嘘了一口气。“你们生意也不大好：剃头店太多嘛。人家大剃头店一开，许多人看看你们店面小，都不肯到你们店里剃头。我知道的。你们这几年——这几年——我真对不住你，那笔钱——我如今还归不拢。”

这里他咳嗽起来。

胡大的烟烫着自己的手指，他就把烟屁股一摔：

“我晓得戴老七是不要紧：他那笔钱今年不还也没有什么，对不对？”

“唔，”戴老七拚命抽了两口烟，“就是这句话。陈三癞子那笔钱我保不定，说不定他硬要还：我这个做中人的怕……”

“你去对他说说，你去对他说说。我并不是有钱不还，我实在是……”

“唔，我同陈三癞子说说看，”戴老七干笑了一下。

老包紧瞧着戴老七：他恨不得跳起来把戴老七拥抱一回。

屋子里全是烟，在空中滚着。老包又咳了几声。

“小谢那十块钱打会钱也请你去说一说，我一个月——咳，我一个月真还不起，我实在——咳，咳。你先说一声我再自己去跟他——跟他求情。”

“唔，我一定去说。小谢这个人倒不错，大概……”

于是老包又咳几声清清嗓子，拖泥带水地谈着他的景况：他向胡大借了二十块，向高升借了七块，向梁公馆的车夫借了五块。学堂里缴了费就只能剩十来块钱：还得买书，还得买点袜子什么的。一面说一面把眼睛附近的皱纹都挤了出来。

“你看看：这样省吃省用，还是——还是——你看：包国维连皮鞋都没有一双，包国维。”

这么一说了，老包就觉得什么天大的事也解决了似的。他算着一共借来了三十二块钱，把五十一块凑足了往市民银行一缴，他就什么都不怕。过年他还得拿十来块赏钱，这么着正够用。他舒舒服服过了这一下午。

心里一快活，他就忍不住要跟他儿子说说话。

“明天我们可以去缴费了，明天。……钱够是够用的，我在胡大那里——胡大他有……”

包国维抹一抹头发站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

“我要买一瓶头发油来。”

“什么油呢？”

“头发油！——搽头发的！”包国维翻着长桌子的抽屉，一脸的不耐烦。“三个抽屉都是这么乱七八糟，什么也找不着！真要命！真要命！什么东西都放在我的抽屉里！连老花眼镜……”

老包赶快把他的眼镜拿出来：他四面瞧瞧，不知道要把眼镜放在什么地方才好。

四

第二天老包到市民银行去缴了费，顺便到了戴老七店里。回来的时候，他带了个小瓶子，里面有些红色的油。

公馆里的一些人问他：

“老包，这是什么？”

“我们包国维用的。”

“怎么，又是写洋字的么？”

老包笑了笑，把那瓶东西谨慎地捧到了房里。

儿子穿一件短棉袄在刷牙，扬着眉毛对那瓶子膘了一眼。

“给你的，”老头把瓶子伸过去给他看。

“什么东西？”

“头发油。问戴老七讨来的。……闻闻看：香哩。”

“哼！”包国维掉过脸去刷他的牙。

那个愣了会儿。拿着瓶子的手凌空着，不知道是伸过去的好，还是缩回来的好。

“你不是说要搽头发的油么？”

那个猛地把牙刷抽出来大叫着，喷了老包一脸白星子。

“我要的是司丹康！司丹康！司丹康！懂吧，司丹康！”

他瞧着他父亲那副脸子，就记起昨天这老头当着郭纯的面喊他——要跟他说话。他想叫老头往后在路上别跟他打招呼，可是这些话不知道要怎么开口。于是他更加生气：

“拿开！我用不着这种油！——多寒伧！”

包国维一直忿忿着，一洗了脸就冲了出去。

老包手里还拿着那个瓶子：他想把它放在桌子上，可是怕儿子回来了又得发脾气，摔掉可又舍不得。他开开瓶塞子闻了闻。他摸着下巴。他怎么也想不出包国维干么那么发火。

眼睛瞥到了镜子：自己脸上一脸的白斑。他把瓶子放到了床下，拿起条手巾来擦脸。

“包国维为什么生气呢？”

他细细想了好一会——看有没有亏待了他的包国维。他有时候一瞧见儿子发脾气，他胸脯就象给缚住了似的；他纵了他儿子——让他变得这么暴躁。可是他不说什么：他怕在儿子火头上浇了油，小伙子受不住，气坏了身体不是玩意帐。他自从女人一死，他同时也就做了包国维的娘，老子的气派消去了一大半，什么事都有点婆婆妈妈的。

可是有时候又觉得包国维可怜：要买这样没钱，要买那样

没钱。这小伙子永远在这么一间霉味儿的屋子里用功，永远只有这么一张方桌给他看书写字。功课上用的东西那么多，可是永远只有这么三个抽屉给他放——做老子的还要把眼镜占他一点地方！

他长长地抽了一口气，又到厨房里去找胡大谈天。他肚子里许多话不能跟儿子说，只对胡大吐个痛快：胡大是他的知己。

胡大的话可真有道理。

“喂，你呀，”胡大把油碗一个个揩一下放到案板上。“我问你：你将来要享你们包国维的福，是不是？”

停了会他又自己答。

“自然要享他的福。你那时候是这个，”翘翘大拇指。“现在他吃你的。往后你吃他的。你吃他的——你是老太爷：他给你吃好的穿好的，他伺候得你舒舒服服。现在他吃你的——你想想：他过的是什么日子！他没穿过件把讲究的，也没吃什么好的，一天到晚用功读书……”

老包用手指抹抹眼泪。他对不起包国维。他恨不得跑出去把那小伙子找回来，把他抱到怀里，亲他的腮巴子，亲他那双淡淡的眉毛，亲他那个突出的下巴。他得对儿子哭着：叫儿子原谅他——“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他鼻尖上一阵酸疼，就又拿手去擦眼睛。

可是他嘴里的——又是一回事：

“不过他的脾气……”

“脾气？喂——”胡大微笑着，怪对方不懂事似地把脑袋那么一仰。“年纪轻轻的谁没点儿火气？老包你年轻的时候……”

谁都一样。你能怪他么？你叫高升评评看——我这话对不对。”

着，老包要的也不过这几句话。他自己懂得他的包国维，也希望别人懂得他的包国维。不然的话别人就得说：“瞧瞧，那儿子对老子那么个劲儿，哼！”

现在别人可懂得了他的包国维。

老包快活得连心脏都痒了起来。他瞧瞧胡大，又瞧瞧高升。

高升到厨房里打开水来的，提着个洋铁壶站着听他们谈天，这里他很快地插进嘴来：

“本来是！青年小伙子谁都有火气。你瞧表少爷对姑太太那个狠劲儿罢。表少爷还穿得那么好，吃得那么好；比你们包国维舒服得多哩。姑太太还亏待了他么？他要使性子嘛。”

“可不是！”胡大拿手在围身布上擦了几下。

“唔。”忽然老包记起了一件事，把刚要走的高升叫住：

“高升我问你：表少爷头上搽的什么油？”

“我不知道。我没瞧见他使什么油，只使上些雪花膏似的东西。”

“雪花膏也搽头发？”

“不是雪花膏，象雪花膏。”

“香不香？”

“香。”

包国维早晨说的那个什么“康！康！康！”——准是这么一件东西。

下午听着表少爷的皮鞋响了出去，老包就溜到了表少爷房里。雪花膏包国维也有，老包可认识。他除开那瓶雪花膏，

把其余的瓶子都开开闻了一下。他拣上了那瓶顶香的拿到手里。

“不好。”

表少爷要查问起来，发见这瓶子在老包屋子里，那可糟了糕。他老包在公馆里三十来年，没干过一桩坏事。

他把瓶子又放下，愣了会儿。

“康！康！康！”

准是这个：只是瓶子上那些洋字儿他不认识。

忽然他有了主意：他拿一张洋纸，把瓶子里的东西没命地挖出许多放在纸上，小心地包着，偷偷地带到自己屋子里。

这回包国维可得高兴了。可是——

“现在他在什么地方？他还生不生气？”

包国维这时候在郭纯家里。包国维这时候一点也不生气，包国维并且还非常快活：郭纯允许了这学期让他做候补篮球员。包国维倒在沙发上。包国维不管那五六个同学怎么谈，他可想开去了。

“我什么时候可以正式参加比赛？”包国维问自己。

也许还得练习几个月。那时候跟飞虎队拚命，他包国维就得显点身手。他想象他们这喜马拉雅山队的姿势比这次全国运动会的河北队还好：一个个都会飞似的。顶好的当然是包国维。球一到了他手里，别人怎么也没办法。他不传递给自己人，只是一个人冲上去。对方当然得发急，想拦住他的球，可是他身子一旋，人和球都到了前面。……

他的身子就在沙发上转动了一下。

那时候当然有几千几万看球的人，大家都拍手——赞美

他包国维的球艺。女生坐在看台上拼命打气：顶起劲的不用说——是安淑真，她脸都发紫。正在这一刹那，他包国维把球对篮里一扔：咚！——二分！

“喜马拉雅——喜马拉雅——啦啦啦！”

女生们发疯似地喊起来：叫得太快了点儿，把喜马拉雅说成了“喜马拉雅”。

这么着他又投进了五个球，第一个时间里他得了十二分。

休息的时候他得把白绒运动衫穿起来。女生都围着他，她们在他跟前撒娇，谁也要挨近他，挨不到的就堵着嘴吃醋，也许还得打起架来。……

打架可不大那个。

不打架。他只要安淑真挨近他。空地方还多，再让几个漂亮点的挨近他也不碍事。于是安淑真拿汽水给他喝……

“汽水还不如桔子汁。”

就是桔子汁。什么牌子的？有一种牌子似乎叫做什么牛的。那不管他是公牛母牛，总而言之是桔子汁。一口气喝了两瓶，他手搭在安淑真肩上又上场。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又投进了七个球。啦，啦！

郭纯有没有投进球？……

他屁股在沙发上移动一下，瞧瞧郭纯。

好罢，就让郭纯得三分罢。三分：投进一个，罚中一个。

赛完了大家都把他举起来。真麻烦：十几个新闻记者都抢着要给他照相，明星公司又请他站在镜头前面——拍新闻片子！当天晚报上全登着他的照片，小姐奶奶们都把这剪下来钉在帐子里。谁都认识他包国维。所有的女学生都挤到电

影院里去看他的新闻片，连希佛来的片子也没人爱看了。……

包国维站了起来，在桌上拿了一支烟点着又坐到沙发上。他心跳得很响。

别人说的话他全没听见，他只是想着那时候他得穿什么衣裳。当然是西装：有郭纯的那么多。他一天换一套，挟着安淑真在街上走，他还把安淑真带到家里去坐，他对她……

“家里去坐！”

忽然他给打了一拳似地难受起来。

他有那么一个家！黑黝黝的什么也瞧不明白，只有股霉味儿往鼻孔里钻。两张床摆成个L字，帐子成了黄灰色。全家只有一张藤椅子——说不定胡大那张油腻腻的屁股还坐在那上面哩。安淑真准得问这是谁。厨子！那老头儿是什么人：他是包国维的老子，刘公馆里的三十年的老听差，只会摸下巴，咳嗽，穿着那件破棉袍！……

包国维在肚子里很烦躁地说：

“不是这个家！不是这个家！”

他的家得有郭纯家里这么个样子。他的老子也不是那个老子：该是个胖胖的脸子，穿着灰鼠皮袍，嘴里衔着粗大的雪茄；也许还有点胡子；也许还带眼镜；说起话来笑嘻嘻的。于是安淑真在他家里一坐就是一整天。他开话匣子给她听：《妹妹我爱你》。安淑真就全身都扭了起来。他就得理一理领结，到她跟前把……

突然有谁大叫起来：

“那不行那不行！”

包国维吓了一跳。他惊醒了似地四面瞧瞧。

他是在郭纯家里。五六个同学在吵着笑着。龚德铭跟螃蟹摔交玩，不知怎么一来螃蟹就大声嚷着。

“那不行！你们看龚德铭！嗨，我庞锡尔可不上你的当！”——他叫做庞锡尔，可是别人都喊他“螃蟹”。

包国维叹了口气，把烟屁股摔在痰盂里。

“我还要练习跑短距离，我每天……”

他将来得比刘长春还跑得快：打破了远东纪录。司令台报告成绩的时候……

可是他怎么也想象不下去：司令台的报告忽然变成了龚德铭的声音：

“这次不算，这次不算！你抓住了我的腿子，我……”

龚德铭被螃蟹摔到了地下。一屋子的笑声。

“再来，再来！”

“螃蟹是强得多！”

“哪里！”龚德铭喘着气。“他占了便宜。”

包国维大声笑起来。他抹抹头发，走过去拖龚德铭：

“再来，再来！”

“好了好了好了，”郭纯举着一只手。“再吵下去——我们的信写不下去了。”

“写信？”

包国维走到桌子跟前。桌子上铺着一张“明星笺”的信纸，一支钢笔在上面画着：李祝龄在写信。郭纯扑在旁边瞧着。

“写给谁？”包国维笑得露出了满嘴的牙齿。

钢笔在纸上动着：

“我的最爱的如花似月的玫瑰一般的等男妹妹呵”

接着——“擦达!”一声,画了个感叹符号。

嗨,郭纯叫李祝龄代写情书!包国维可有点儿不高兴:郭纯干么不请他包国维来写呢?——郭纯觉得李祝龄比他包国维强么?包国维就慢慢放平了笑脸,把两个嘴角往下弯着,瞧着那张信纸。他一面在肚子里让那些写情书用的漂亮句子翻上翻下:他希望李祝龄写不出,至少也该写不好。他包国维看过一册《爱河中浮着的残玫瑰》,现在正读着《我见犹怜》,好句子多着哩。

不管李祝龄写不写得出,包国维总有点不舒服:郭纯只相信别人不相信他!可是打这学期起,郭纯得跟他一个人特别亲密:只有郭纯跟他留级,他俩还是同班。

包国维就掉转脑袋离开那张桌子。

那几个人谈到一个同学的父亲:一个小学教员,老穿着一件蓝布袍子。那老头想给儿子结婚,可是没子儿。

“哦,他么?”包国维插了进来,扬着眉毛,把两个嘴角使劲往下弯——下嘴唇就又加厚了两倍。“哈呀,那副寒伧样子!——看了真难过!”

可是别人象没听见似的,只瞟了他一眼,又谈到那穷同学有个好妹妹,在女中初中部,长得真——

“真漂亮!又肥:肥得不讨厌,妈的!”

包国维表示这些话太无聊似地笑一笑,就踱到柜子跟前打开柜门。他瞧着里面挂着的一套套西装:紫的,淡红的,酱色的,青的,绿的,枣红的,黑的。

这些衣裳的主人侧过脸来,注意地瞧着包国维。

看衣柜的人撅着嘴唇嘘口气，抹抹头发，拿下一条淡绿底子黄花的领带。他屁股靠在沙发的靠手上，对着镜子，规规矩矩在他棉袍的高领子上打起领结来。他瞧瞧大家的眼睛，他希望别人看着他。

看着他的只有郭纯。

“嗨，你这混蛋！”郭纯一把抢开那领带。“忒妈的把人家领带弄脏了！”

包国维吃力地笑着：

“哦唷，哦唷！”

“怎么！”郭纯脸色有几分认真。他把领带又挂到柜子里，用力地关上门。“你再偷——老子就揍你！”

“偷？”包国维轻轻地说。“哈哈。”

这笑容在包国维脸上费劲地保持了好些时候。腮巴子上的肌肉在打颤。他怕郭纯真的生了气，想去跟郭纯搭几句，那个可一个劲儿扑在桌上瞧别人代写情书。

“他不理我了么？”

包国维等着：看郭纯到底睬不睬他。他用手擦擦脸，又抹抹头发。他站起来，又坐到靠手上。接着他又站起来踱了几步，就坐到螃蟹旁边。他手放在靠手上，过会儿把它移到自己腿上，两秒钟之后又把两手在胸脯前叉着。他脚伸了出去又退回来。他总是觉得不舒服。手又在胸脯上似乎压紧着他的肺部，就又给搁到了靠手上。那双手简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下。那双脚老缩着也有点发麻。他眼睛也不知道瞧着什么才合适：龚德铭他们只顾谈他们的，仿佛这世界上压根儿就没长出个包国维。

他想，他要不要插嘴呢？可是他们谈的他不懂：他们在谈上海的土耳其按摩院。

“这些话真无聊！”

站起来踱到桌子跟前。他不听他们的：他怕有谁忽然问他：“你到过上海没有，进过按摩院没有？”没有。“哈，多寒伧！”

他只等着郭纯瞥他一眼。他老偷偷地瞅着郭纯。到底郭纯跟他是要好的。

“喂，包国维你来看。”

叫他看写着的几句句子。

包国维了不起地惊叫起来：

“哦？……唔，唔。……哈哈。……”

“不错吧？”郭纯敲敲桌子。“我们李祝龄真是，噢，写情书的老手。”

郭纯不叫别人来看，只叫他包国维！他全身都发烫：郭纯不但还睬他，并且特别跟他好。他想跳一跳，他想把脚呀手的都运动个畅快。他应当表示他跟郭纯比谁都亲密——简直是自己一家人。于是他肩膀抽动着笑着。

“哈哈，吕等男一定是归你的！”

还轻轻地在郭纯腮巴子上拍拍。

那个把包国维没命地一推：

“嗨，你打人嘴巴子！”

包国维的后脑勺撞在柜子上。老实有点儿疼。他红着脸笑着：

“这有什么要紧呢？”

郭纯五成开玩笑，五成正经地伸出拳头：

“你敢再动!”

大家都瞧着他们,有几个打着哈哈。

“好好好,别吵别吵,”包国维仿佛笑得喘不过气来似的声调。“我行个礼,好不好……呃,说句正经话:江朴真的想追吕等男么?”

郭纯还是跟他好的,郭纯就说着江朴追吕等男的事。郭纯用拳头敲敲桌子:要是江朴还那么不识相,他就得“武力解决”。郭纯象誓师似地谈着,眼睛睁得挺大:这双眼总不大瞥到包国维脸上来。

不过包国维很快活,他的话非常多。他给郭纯想了许多法子对付江朴。接着别人几句话一岔,不知怎么他就谈到了篮球,他主张篮球员应当每天匀下两小时功课来练习。

“这回一定要跟飞虎队拚一拚,是吧,郭纯你说是不是。我们篮球员每天应当许缺两个钟头的课来练习,我们篮球员要是……”

“你又不是篮球员,”龚德铭打断他,“又用不着你去赛。”

包国维的脸发烫:

“怎么不是的呢:我是候补球员。”

“做正式球员还早哩。要多练习,晓得吧。”

“我不是说的要练习么?”

郭纯不经心地点一点头。

于是包国维又活泼起来,再三地说:

“是吧,是吧,郭纯你说是不是,我的话对吧,是吧。”

包国维一直留着这活泼劲儿。他觉得他身子高了起来,大了起来。一回家就告诉他老子——他得做一件白绒的运动

衫。

“运动衫是不能少的：我当了球员。还要做条猎裤。”

他打算到天气暖和的时候，就穿着绒衫和猎裤在街上走，没大衣不碍事。

“要多少钱？”老头又是摸着下巴。

“多少钱？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裁缝！”

“迟一下，好不好，家里的钱实在……”

“迟一下！说不定下个星期就要赛球，难道叫我不去赛么！”

“等过年罢，好不好？”

老包算着过年那天可以拿到十来块钱节赏。他瞧着儿子坐到了藤椅上，没说什么话，他才放了心。这回准得叫包国维高兴：这小子做他老包的儿子真太苦了。

包国维膝头顶着桌沿，手抹着头发，眼盯着窗子。

老头悄悄地拿出个纸包来：他早就想要给包国维看的，现在才有这机会。他把纸包打开闻一闻，香味还是那么浓，他就轻轻地把它放到那张方桌上。

“你看。”

“什么？这是？”

“你不是说要搽头发么？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康——康——”

包国维瞧了一个，用手指拈拈，忽然使劲地拿来往地下一摔：

“这是浆糊！”

可是开课的第二天，包国维到底买来了那瓶什么“康”。留级不用买书，老包留着的十多块钱就办了这些东西。老头一

直不知道那“康”花了几个钱，只知道新买来的那双硬底皮鞋是八块半。给包国维的十几块，没交回一个铜子：老包想问问他，可是又想起了胡大那些话。

“唔，还是不问罢。”

五

过年那天包国维还得上学。公馆里那些人还是有点奇怪。

“真的年也不过就上学么？”

“哦，可不是么，”胡大胜利地说。

老包可得过年。这天下午，陈三懒子和戴老七来找老包：讨债。

“请你别见怪，我年关太紧，那笔钱要请你帮帮忙。”

“陈三，陈三，这回我亏空得一塌糊涂，这回：包国维学堂里……”

陈三懒子在那张藤椅上一坐，把腿子叠起来。他脸上的皮肉一丝也不动，只是说着他的苦处：并不是他陈三不买面子，可是他实在短钱用。那二十块钱请老包连本带利还他。

外面放爆竹响：劈劈拍拍的。

老包坐着的那张凳子象个火炉似的，他屁股热辣辣地发烫。他瞧瞧戴老七，戴老七把眼珠子移了开去。

那讨债的说不说得明白？要是他硬逼着要……

咳了一声，老包又把说过的说起来，他亏空得不小。本来算着钱刚够用，可是包国维学堂里忽然又得缴什么操衣钱。接着谈到送儿子上学不是容易的事，全靠几位知己朋友成全

他。他说了几句就得顿一会儿，瞧着陈三癞子那个圆脑袋，于是咳清了嗓子又往下说。过会儿又怕两位客人的茶冷了，就提着宜兴壶来给倒茶：手老抖索着，壶嘴里出来的那线黄水就一扭一扭的，有时候还扭到了茶杯外面去。

那个只有一句话。

“哪里哪里。不论怎样要请你帮帮忙。”

老包愣了会儿。他那一脸皱纹都在颤动着。

屋子里有毕剥毕剥的响声：戴老七在弹着指甲。戴老七显然有点为难：他跟老包是好朋友，可是这笔钱是他做的中人。他眼睛老盯着地下的黑砖，仿佛没听见他们说话似的。等陈三癞子一开口，他就干咳几声。

三个人都闭了会儿嘴。外面爆竹零碎地响着，李妈哇啦哇啦在议论什么。

“怎么样？”陈三癞子的声音硬了些。“请你帮帮忙：早点了清这件事，我还有许多地方要走哩。”

“我实在……”

接着老包又把那些话反复地说着。

胡大走了进来，可是马上又退出去。

“胡大，进来坐坐罢。”

可是陈三癞子并不留点地步：他当着胡大的面也一样的说那些。他脸子还是那么绷着，只是声音硬得铁似的：

“帮个忙，大家客客气气。年三十大家闹到警察那里去也没有意思，对不对。老戴，大家留留面子罢：你是中人，你总会——我只好拜托你。”

戴老七把眼睛慢慢移到老包脸上：

“老包。……”

叫老包还怎么说呢？那二十块还不起是真的。他嘴唇轻轻地动着，可是没发出一点儿声音。肚子里说不出的不大好受，象吃过了一大包泻盐似的。

讨债的人老不走，过了什么两三分钟他就得——

“喂，到底怎样？请你不要开玩笑！”

这么着坐到四点钟左右，忽然省立中学一个校役送封信来：请包国维的家长 and 保证人马上到学校里去。

“什么事？”

“校长请你说话。”

可是陈三癞子不叫老包走。

“呃呃呃，你不能走！”——揪住老包的膀子。

“我去去就来，我去一下就……学堂里……学堂里……”

“那不行！”

那位校役可着急地催老包走。

陈三癞子拍拍胸脯：

“我跟你走！老戴你自然也要同去！”

他俩跟着老包到了学校里。那校役领老包走进训育处办公室。戴老七在外面走廊上踱着。陈三癞子从玻璃窗望着里面，不让眼睛放松一步：他怕老包打别的门逃走。

老包一走进训育处，可吃了一惊。

包国维和一个小伙子坐在角落里，脸色不大好看。包国维眼珠子生了根似地盯在墙上，耳朵边一块青的。可是头发还很亮：他搽过那什么“康”，只是没有那么整齐。

屋子里有许多人。老包想认出那注册处的胖子来，可是

没瞧见。

校长在跟一个小伙子说话，脸上堆着笑。那小伙子一开口，校长就鞠躬地呵着腰：“是，是，是。”可是他把老包从脑袋到破棉鞋打量了一会，他就怕脏似地皱着眉：

“你就是包国维的家长么？”

“唔，我是——我是——”

校长对训育主任翘了翘下巴，又转过脸去跟小伙子谈起来。训育主任就跨到老包跟前，详详细细告诉他——包国维在学校里闯下了祸。一面说一面还把眼睛在老包全身上扫着，有时候瞟那边的包国维一眼。

“事情是这样的。——”

他们几个同学在练习篮球，江朴打那里走过，郭纯讥笑了他几句什么，他俩吵起嘴来，不过训育主任不大明白吵些什么，据说是为了爱人的事。

“于是乎庞锡尔——”训育主任指指包国维旁边那小伙子。

于是乎庞锡尔喊“打”。包国维冲过去撞了江朴一下。江朴只是和平地跟庞锡尔说好话。

“我是同郭纯吵嘴，你来多事干什么？”

包国维跳了起来：

“侮辱我们队长——就是侮辱我们全体篮球员！打！”

“打！”郭纯在旁边叫，“算我的！”

真的打了起来。包国维象有不共戴天之仇似地跟江朴拚命，庞锡尔也帮着打。江朴一倒，他俩的拳头就没命地捶下去。许多人一跑来，江朴可已经昏了过去，嘴里流着血。身上

有许多伤：青的。校医说很危险，立刻用汽车把江朴送到医院里，一面打电话告诉江朴的家长。

“这位是江朴的家长，”训育主任指指那位小伙子。

江朴的家长要向法院起诉，可是校长劝他和平解决。于是……

“于是乎提出三个条件，”训育主任用手指数着，“第一个是：要开除行凶的人。其次呢：江朴的医药费要包国维和庞锡尔担负，末了一个是：江朴倘有不测，他是要法律解决的。”

训育主任在这里停了会儿。

老包眼睛跟前发了一阵黑，耳朵里嗡的响了起来。他一屁股倒在椅子上。

所谓开除行凶的人，郭纯可没开除：要是开除了郭纯，郭纯的父亲得跟校长下不去。打算记两大过两小过，可是体育主任反对，结果就记了一个大过。

不过训育主任没跟老包谈这些，他只说到钱的事。

“庞锡尔已经交来了五十块钱——预备给江朴做医药费：以后不够再交来。现在请你来也是这件事，请你先交几个钱，请你……”

“什么？”

“请你先交几个钱，做江朴的医药费。”

老包的舌头仿佛不是他自己的了，他喃喃着：

“我的钱……我的钱……”

许多人都静静地瞧着他。

突然——老包象醒了过来似的，瞧瞧所有的脸子。他要起来又坐下去，接着又颤着站起来。他紧瞧着训育主任，瞧呀

瞧的就猛地往前面一扑，没命地拖着训育主任的膀子，嘎着嗓子叫：

“包国维开除了！包国维开除了！……还要钱！还要钱！我哪里去找钱呢！我……我我我……我们包国维开除了！我们包国维……”

几个人把他拖到椅子上坐着。他没命地喘着气。两只抖索着的手抓着拳，一会儿又放开。嘴张得大大的，一个嘴角上有一小堆白沫。脑袋微微地动着，他瞧见别人的脑袋也都在这么动着。他觉得有个什么重东西在他身上滚着。他眼泪忽然线似地滚了下来，他赶紧拿手遮住眼睛。

“喂，”校长耐不住似地喊他，“你预备怎么办呢？……流眼泪有什么用。医药费总是要拿出来的。”

老包抽着声音：

“我没有钱，我没有……我欠债……我……我们包国维开除了。……”

“你没钱——可以去找保证人。保证人呢，他为什么没有来？”

“他到上海去了。”

“哼，”校长皱皱眉。“这么瞎填保证书！——凭这点就可以依法起诉！”

“先生，先生，”老包站起来向校长作揖，可是站不稳又坐倒在椅子上。“我实在——我实在——钱慢点交罢。”

“那也行，那么你去找个铺保。”

“我去找。”

“我们派个职员跟你去。宓先生，”翘翘下巴。一位先生

就赶快带上帽子起身。校长点点头，“好，把包国维领走罢。”

可是老包到了门口又打转。他扑下去跪在校长跟前，眼泪象流水似的：

“先生，先生，为什么要开除包……包……叫他到哪里去呢，他是……他……不要开除他罢，不要开除他罢。……先生，先生，做做好事，不要……不要……”

“那——那是办不到的。”

“先生，先生！……”

这件事可说不回去的。老包给拉起来走了两步，他又记起了学费。

“学费还我么，学费？”

学费照例不还。二十块钱制服费呢？制服已经在做着，不能还。其余那些杂费什么的几块钱是该退还的，可是得扣着做江朴的医药费。

老包走了出来：门外面瞧热闹的学生们都用眼睛送他走。他后面紧跟着几个人：陈三癞子，戴老七，那位宓先生，包国维。

“戴老七做做好事，给我做个铺保罢。”

“喂，你想想。陈三这二十块我做了保，现在还没下台哩。我再也不干这呆事了。”

往哪里找铺保？他出了大门就愣了会儿。他身子摇摇的要倒下去。可是陈三癞子硬得铁似的声音又刺了过来：

“喂，到底怎样？我不能跟你尽走呀！”

包国维走到了前面：手插在裤袋里，齐脑袋到胸脯都往前一摆一摆的。发亮的皮鞋在人行路上响着，橐，橐，橐，橐，橐。

老包忽然想要把包国维搂起来：爷儿俩得抱着哭着——哭他们自己的运气不好。他加快了步子要追包国维，可是包国维走远了。街上许多的皮鞋响，辨不出哪是包国维的。前面有什么在一闪一闪地发亮：不知道是包国维的头发，还是什么玻璃东西。

“包国维！……包……包……”

陈三癞子拚命揪了他一把：

“喂，喂，到底怎样！要是吃起官司来……”

那位宓先生揩揩额头，烦躁地说：

“你的铺保在哪里呀，我难道尽这样跟你跑，跟你……”

老包忽然瞧见许多黑东西在滚着，地呀天的都打起旋来，他自己的身子一会儿飘上了天，一会儿钻到了地底里。他嘴唇象念经似地动着，嘴巴成了白色。

“包国维开除了，开除……开除……赔钱……”

他脑袋摇摇的，身子跟着脑袋的方向——退了几步。他背撞到了墙上：腿子一软，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

原载 1934 年 4 月 1 日《文学》月刊第
2 卷第 4 号。1934 年 10 月 20 日收入本集
时有修改。

保 鏢

傍晚。太阳有气无力地往下沉：那个走路人的影子就长得象一条蛇。

这影子使这走路的人安不下心来，他要逃掉它似地加快着步子。他脑袋虽然俯着，可是眼睛在偷偷地往四面瞟着。只要树叶一动，他就得吓一大跳。

空气已经凝成了火药似的东西，动不动就会爆炸。

一直到那个关帝庙门口，他才透过了一口气。

他瞧瞧庙门：上面那块匾已经掉了漆，“庙”字去掉了大半边。只有直挂着的布招牌还是崭新的：用灯笼字^①写着第几连连部。旁边懒懒地站着个卫兵，那身灰布军衣新得发股臭味儿，可是帽子旧得成了白色。

“我来会向连长，我是……”

卫兵似乎吃了一惊：那顶成了白色的帽子一动，那下面一只小眼睛就盯到那走路人身上——仔仔细细打量着。

那个走得满身的汗，张着嘴喘着，露出几颗大牙。脸子黑得发油。手指粗得象柴棍。一瞧就知道这是个乡下佬。可是

^① 灯笼字 即横细长，竖粗短的扁宋体字。旧时用于官宦夜行的仪仗灯笼上，故名。

他带着一顶旧草帽——嵌在后脑勺上，让他那紫酱色的额头突出着。身上那件竹布长衫也不怎么合身：胸脯上和肋骨里都勒得紧紧的，画着一条条的横皱。

他偷偷地四面膘了一眼，把脸凑近卫兵，压紧着嗓子：

“我姓来，我是……向连长是我的……我是向连长叫我来的。”

眼睛溜到了那卫兵脚上：绑腿打得一点也不高明，下面踏着一双破草鞋，可没穿袜子。这双脚往前面移了一步，这位武装同志的脑袋伸进庙门叫着：

“袁胜生，袁胜生！……这个人要会连长。”

那姓来的一跨进了庙门，刚才那些紧绷绷的劲儿全松下来。他把旧草帽取下来扇着，还用手搔搔他那和尚头。

向连长迎了出来。

“嗨，你才来！我当你三点钟会到的，我等得……嗨，怎么，哪里来的这么一顶洋草帽呀？”

一只大手搭到了那姓来的身上，亲亲热热地把他揪进“连长办公室”，还一直不停地走着，到了一间套房里。

这儿是间卧室。一个二十来岁的娘们儿坐在床上，对着桌上的镜子拍粉：淡红绒拍子在她脸上敲着，到处都扬着白色的灰末，象大炮吐的烟。

她瞧着进房的两个汉子一愣，起身就往外走。

可是向连长一把拖住她：

“别走别走，这是自家人。……喂，你看见过的呀——这位大成哥，来大成。……不认识了么？”

女的打招呼地笑一下，就收拾起桌上的镜箱子。

向连长忙着叫那来大成脱掉那件竹布长衫，又喊勤务兵打洗脸水，接着把线春短褂的袖子捞了一下，小声儿问着：

“怎么，杨国斌没有护送你来么？”

“没有。他说他有公事到团部去。”

“混蛋！”向连长在自己大腿上一拍。“真混蛋！我叫他护送你来，他竟……”

“呃，不怪他：公事是不能够耽误的，他是……”

可是向连长怒气更大了点儿，鼻孔里哼着，嘴里骂着各种各色的蛋。

“哼，真混蛋！忘八蛋！坏蛋！这杨国斌……这臭瘟蛋！公事！——他分明是去睡婊子去了，什么公事！……他竟敢不听我的命令！……要是你在路上出了危险怎么办！……这……这这……”

停了会儿，猛地敲一下桌子——匐！

“这鸡巴蛋！……等他回来我枪毙他！”

“我现在并没碰见危险呀，”那个打面盆上抬起那张水漉漉的脸来，嘴角上挂着微笑。

向连长又捞捞袖子，嘘了一口气。

“不过他总是不听我的命令：他竟敢——贻误军机！……这龟孙子！他简直不知道我是……”

这里他站了起来，跨两步走到来大成跟前，把声音放低了一点儿：

“嗨，这几天我连觉都睡不着，他们都是反革命，他们对你……嗨，紧是真紧！我想得连觉也没好好睡过一觉：我想要是我们大成哥落到了杨财神手里——那怎么办呢，那是……”

洗着脸的人停了一会动作：把手巾停到下巴上：

“你怎样晓得杨财神对我……？”

“吓，这都不知道么，”那个笑。“这点消息都打听不出——那我还带什么兵，吃什么鸡巴粮子！”

于是就大笑起来。

那女的傻了似地瞧着他们，听他们谈了老半天似乎听不出一点儿兴味，就在找一件什么——东翻翻，西翻翻，空着两只手走出了房门。

屋子里一阵阵黑下来，只有当着窗子的地方透进了一点朦胧的光。向连长那张大脸成了个模糊的黑团子，只瞧得见他的眼睛在一闪一闪的。

“喂，我真是不放心：要是杨财神那批反革命抓住了你那就——我跟你——我们——噢，是不是：那不用说，又是同志又是知己朋友，要是我不救你，那我向铁皮往后还有脸去革命么——那不是扯鸡巴蛋！……我们是……伍长标，伍长标！……”

“有！”

“点灯！”

沉默。

他们瞧着勤务兵把煤油灯点着。油上得太多，灯火在一跳一跳的，他们的影子也就在哆嗦着。

来大成接过向连长给他的大英牌来抽着，眼盯着白纸糊的窗子，在深深地想着什么。

那位向铁皮跟来大成挨着坐着。捞一下袖子，露出毛茸茸的膀子，就拿这膀子打着手势，把刚才谈着的说了下去。他

告诉那个乡下佬，他着急了几天几晚，于是派人去接大成哥逃出那地方。可是这里——

“这里也不是安稳的地方。”

“我晓得，我晓得，”来大成用感激的眼色瞧着他。“那位杨……杨……”

“杨国斌。”

“唔，杨国斌。杨国斌告诉我们的。他说你今夜里就打算送我到省里去。”

“是啊，”点点脑袋。“是啊。是啊。……你一到了省里就不怕了。杨财神——哼，他抓得你住么！……这里对你的风声也紧，不过在我这里——嗨，那你放心。不过……不过不过……”

他看着自己手里的烟，皱一皱眉毛。他说师部里这几天得派人来点验，让大成哥住在这儿可不大那个。

“这是没有法子的事，这里你……”

“我晓得，我晓得。”

“今晚一定要走——就是这个道理。……嗯，你只管放心：有我！我叫黄特务长护送你上省，带两个驳壳。……嗯，你放心：我已经弄得停停当当的，要不然的话我还革什么命呢，嗨，对不对。”

已经开了饭，他俩还不住嘴地谈。向连长说着以前的事，起劲地拍着大腿。

“嗨，真起劲，那时候——噢，是不是。那才真正叫做革命：革命应当要这么个革法，不然的话还革什么鸡巴蛋！……杨财神把我们恨得真是——嗨，你记得……”

来大成瞧着地下，嘘了一口气，就把眼睛移到向连长脸上：

“现在是杨财神他们要报仇。他们恨不得亲手干掉我：我晓得的。”

“哈哈，那时候……”

那个女人走了进来，脸上没一点表情地告诉他们：菜呀酒的已经摆好了。

“再不吃会要冷掉的。”

“嗯，嗯，唔，”向连长似乎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只把脸对着来大成，脑袋在空中慢慢地画着弧线。“嗨，你记得那姓马的小伙子吧：他对我那种……”

女的手撑在桌沿上，用舌子舐着嘴唇。

房门口出现了一张狭长的脸——鬼头鬼脑看着他们。向连长就打住自己的话，热烈地对那家伙招着手。

“来呀来呀。……这就是大成哥，来大成。吓，”翘起个大拇指，“我们大成哥是一条革命好汉：我们那里的农民协会就是大成哥办的。”

来大成不自然地笑着招呼一下，接着结结实实瞅了向连长一眼：

“这是？”

“不要紧不要紧：都是自家人。这是我的黄特务长——也是很革命的。”

吃饭的时候向连长话更多起来，一面不断地叫来大成别忘了吃菜。那碗栗子鸡是特地给来大成嫩的。那瓶汾酒也一点不含糊是道地货。

来大成老是膘到对面的黄特务长身上去。他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可是没有开口。有时候也把眼睛溜到女人脸上。她从前是街坊上的私货，一天到晚不大开口，不知道向铁皮怎么拣上了她的。半年以前来大成见过她一面，那时候她那张脸可比现在饱满得多。

那位说话顶多的——酒也喝得顶多。他脸上发点红，动不动用手拍桌子，灯光就一跳。他在告诉黄特务长：来大成是他们的头脑。

“吓，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听大成哥的话。……土豪劣绅都站不住脚：杨财神真恨死了我们。我们是只要革命。我呢——大成哥你当然知道：嗨，我向铁皮向来是顶革命的。那时候还有许多同志都说我这样那样，说我从前是……”

向铁皮没干过一个什么行业：只偷过别人的钱，抢过别人的东西。以后他收了一班徒弟——给人雇着打架。他还开过赌摊。

“那不要紧，”来大成吞下嘴里的东西。“从前做错了事那不要紧，只要现在……”

“对，对！”向连长使劲拍一下桌子。“喂，对！大成哥你顶知道我。……干一杯罢。干一杯……嗨，你……不过……不过……嗯，没有枪杆子可不行，我就……”

他捞到一些枪：连买带抢地得了六十支。于是他弄到了一个连长名义。他路子很好：团长陈三杆子是他的把弟兄。

可是——

“可是现在到处都是反革命，”向铁皮拿筷子用力地在那鸡碗里一戳，溅出了点儿油汤。“哼，臭瘟蛋！——杨财神他们

又得了势！……我呢——嗯，看罢：等到有两百支枪的时候我就干一下——革他鸡巴蛋的命！”

来大成瞅他一眼：

“在这里随便说话不要紧么？”

“哼，管它！……我怕什么：要革命还怕么！……我不怕别人说我是流氓地痞：我啊——嗨，大成哥你是……”

“那句话是不错的：流氓地痞是革命的急先锋。……这是……这是我们办农民协会的时候……”

勤务兵端着一盆洗脸水到卧房里去，步子轻轻的，似乎怕他们连长发脾气。

黄特务长专心在吃饭。有时候瞧到了向连长脸上，就仿佛有亮东西刺着他的眼睛似的，眼皮在颤着动着。

那位连长全身是劲：打架似地嚷着，拿那只粗手拍桌子，唾沫星溅到了菜碗里。他骂着杨国斌没听他的命令，没护送大成哥来。接着他说到杨国斌是杨财神族上的。

“哼，他们族上没有一个好人。……杨国斌！——混蛋！臭瘟蛋！我一定枪毙他！”

匐——灯光又一跳。

于是一把抓住来大成的膀子：叫他干一杯酒。

“干一杯，大成哥！你是我——你是我——我的知己，我们——噢，是不是。……我一辈子只有一桩事：我要革命。大成哥，”抓着大成哥膀子的那只手移了下来，紧紧地按在大成哥手背上，“你……你……我向铁皮是你的忠实同志，我听从你：你命令我去干——我去拚命！……哪，你是这个，”伸起个大拇指，“哪，你是我们的龙头大哥。来，干一杯！”

那个感动地瞧着他，温和地微笑着，把一杯白酒灌下了肚子。

一直到吃完了饭，向连长才安静下来。他安排着动身的事：打算一脚到柳镇去过夜，一天亮就上汽车站。来大成没行李，到了省城还得给办一点东西。

本来要叫黄特务长护送的。现在可改了主意。

“我亲自送！”

“方便么？”来大成嘘了一口气。

“不要紧。叫别人送我不放心。……大成哥，我给你保镖。从前我给你保镖，现在我还是给你保镖。”

“你跑得开么：你不是说师部要来点验……”

“不要紧不要紧。……噢，我这心全放在你身上，要是大成哥……”

来大成忽然一把抓住向铁皮的手，往院子里拖。

“我有一句话跟你说。”

黑地里两双眼在闪亮——对面对盯着。两个人靠得很近，衬在白粉墙前面，给勾下一个模糊的轮廓，象是个大怪物。

“你要时时刻刻留神，”来大成的嘴贴在向铁皮的耳朵边，“能够动就动：这是大家事。我总还是要回来的。……”

“唔，唔，那个——噢，我知道。……你是龙头大哥，我听你的话。”

“不要那样说。你跟我都没有念过书，懂的事情太少，总要……”

“大成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那个压着嗓子。“我不瞒你大成哥说，我一天不革命就不舒服的，俺。……总要干起来，

要要要——噢，是不是。现在我只有六十支枪，我去……我去……”

“陈三杆子怎么样？”

向连长打了个嗝儿：

“陈三杆子——行！他是我向铁皮的把弟兄：嗨，我叫他革命他就革命，包你没有错。这桩事我想过的。将来……”

“这里风头一过去，我还是要回来，我们……”

“将来——吓，这天下就是你跟我的！”——拍拍对方的胸脯，又拍拍自己的胸脯。

来大成还想跟他说什么，那个可什么大事都已经商量好了似的，一个劲儿催他动身。

“再迟——赶到柳镇不方便：我们走罢。”

什么都已经预备好了。于是向连长拿一支勃郎宁连着皮套挂在袴带和来大成上了轿。

来大成的轿子走在前面，向连长的轿子在他后面尺把远。他们还带了六个兵，插着驳壳枪：两个走在顶前面打着两大灯笼——上面有个朱红的“向”字。

天上浮着云，成了灰黑色。有破洞的地方现出一两颗星。

路两旁的稻田发出一种香不象香，臭不象臭的味儿。

灯笼耀着在眼面前，远一点的东西就瞧不见。可是他们走得很熟：闭着眼也能够跑。这条路象条蛇似的，扭着身子往东迤：偏北一弯，就得上白云岭——翻过山头就瞧见了柳镇。一直走就到了药王庙——在个山谷里：路平坦点儿，可是到柳镇得绕个大弯，要多走七八里路。

轿子没往偏北的那条路上弯。

“老向，”来大成叫，“我们不上岭么？”

“俺。岭上不好走。”

“那……那……”

“怎么？”

“那不是走杨财神那里过么？”

“噯，大成哥你真是！我给你保镖：怕什么！吓，我们拢总有七杆枪哩。”

听得见轿夫们和那六个兵在喘着气，脚下响着紧张的脚步子。轿子一会儿斜上去，一会儿斜下来，于是又一直往上斜。路比先前的陡，轿子也比先前慢——一荡一荡的。

药王庙在这条山路顶高的地方。庙门口那茶亭里站着两个人在瞧着这边。轿子一走近，那两个人就象兔子遇见了猎人似的，往那边跑了下去。

“嗨，歇歇罢，”向铁皮大声说。“我要弄点茶水喝。”

可是这茶亭里没有茶。庙门也关着。

兵士们拿军帽什么的在手里扇着，一脸的汗在冒着热气。

“没有茶。”

“敲庙门，”那位连长绷着脸。

这庙象是没有人的。他们使劲敲着，里面可没谁答应。

“他妈的！”

向铁皮似乎一定要喝点水才活得了：他不叫走，那双细眼巴巴地瞧着庙门。

他们又敲。有一个拣了块大石头打着，黑门板发出笨重的叫声——叫一下，那上面就多了一个灰黄色的斑点。他们打得更急，门板就成了麻子。

还是没人答应。

灯笼里的烛光在哆嗦，照到的亮地方一闪一闪的。

谁也没开口：仿佛在这么个世界里——无论谈什么都不相称。二十几只眼睛都钉着庙门。

忽然——眼睛感觉到什么地方有光亮在动着。

把眼睛追到了那发亮的一处，来大成就全身一震，急促地叫：

“老向，看见么！？”

“什么！”那个也吃了一惊。

“看！”

前面有七八个火把在晃着。

“这恐怕是杨财神他们的……”来大成压紧着嗓子。“我们打回头罢，打回头……我们打回头过岭，你觉得……”

“那耽误时候……”

闭了会儿嘴，向连长把牙齿紧紧咬着：

“不要紧！……我们冲过去！……”

他抽出那支勃朗宁：“擦达！”一声响——子弹进了槽。

“走！”——沉着的叫声。“你们大家准备，俺！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乱动！……”

“老向老向，你的轿子打头罢，我看是……”

“那我不放心。……要是我冲出了你冲不出呢？”

轿子下那条斜坡，荡得更厉害起来。脚步急响着，象恐吓别人似的。

火把越晃越近！

火把下面动着二十来张脸子——给映得成了橘红色。他

们的服装也模模糊糊瞧得出：一大半是民团里的。他们手里擎着步枪，手枪。……

来大成压着嗓子叫：

“冲过去，冲过去！快走！”

“放下来！”

轿夫刚把身子蹲下去——一个大个子就跳到了来大成跟前：手用力地一指：

“就是他！——捆起来！”

就是他！——向铁皮！——那大个子！

向铁皮右手还抓住那支勃朗宁，左手指着来大成。

那二十来个人——杨国斌也在里面。

十几只手揪住来大成。

“怎么……”。

来大成嘴唇动了一动，猛地把身子挣脱开了那十几只手，就直往向铁皮那儿扑。

那个来不及防备，来大成可一把抓住了他的右手：抢枪。

两个人滚到了地下。

拍！——可是没打着人。

许多手抓住了来大成。

“绳！绳子！”

可是来大成一翻身，趁势翘起右腿——在一个人的小肚上没命地踢了一脚。

“抓他腿子，抓他腿子！”

这回来大成可给按得紧紧的，挣扎不起来。他们用绳子把他捆做个大花结。

“他妈的这家伙倒有点蛮劲。”

给踢了小肚子的团丁躺在地下，嘴里哼着骂着——操来大成十八代祖宗。别人给他报仇：一拳捶在来大成脸上——鼻血直冒。有几个对来大成吐口腻腻的唾沫，缓缓地沿他腮巴子流到脖子里。

向铁皮喘着气：

“吓，在药王庙门口他就想逃。哼，我马上——我一面哄他一面拔出手枪来，叫他……”

“吓！”杨国斌用手抹抹额头上的汗。

“让这家伙晓得晓得利害。”——劈！一个嘴巴。

来大成不能动。

这么乱了不过刻把钟，杨财神亲自迎了出来。

“向连长，辛苦辛苦，”杨财神抬起他那张长脸——下巴尖得象一头山羊。“向连长做事真老到，又快当，又……”

“嗐，三爷这么客气。我是……我是……这回全靠三爷的妙计，要不然的话——噢，是不是。”

杨财神四面瞧了一会，变戏法似地把手指动了几下，把尖下巴搁到了向连长肩上。

“那四十支枪已经齐了，请你……”

“湖北界牌有几支？”

“啧，湖北界牌不大容易到手：只买到七支。”

“七支？”

“啧，这本来是……本来是……”

他们走上了小石子路，杨国斌在后面跟着。杨财神伸出雪白的瘦手来在空中画着，嘴里又说着向连长做事老到，这是

一桩有功德的事。

“为地方上除一大害，真是……”

向连长把袖子捞了一下：

“嗨，老实说：我倒并不是为了你那四十支枪。……要是你三爷没答应给我那四十支枪，象来大成这样的人我还是要抓他的。吓，他还劝我造反哩，他说……”

那个吐一下舌子：

“真了不起，真危险！”

“喂，我可没那么傻。好不容易有六十支枪，算是个连长，我把这扔过河么！……陈三杆子待我好，我往后总还有……还有……”

两个打火把的赶上来瞧着他们。大家闭住嘴走着。向连长想再往下说，可是别人不言语，他就提不起兴致似的。几个人的脚踏在小石子上沙沙地响。

进了杨府上的大门，杨财神才绕了许多弯子谈来大成他们那些胡闹。从前向铁皮也跟那姓来的打在一块，可是杨财神的话没搭到向铁皮身上去：总而言之来大成一给抓住，什么事也都平安了。

“要不然真危险……今天料不了明天。”

向铁皮拍拍胸脯：

“不要紧：我给你保镖。……我跟你三爷——噢，是不是。你有话只管吩咐，我是……我是……俺，我们去看看那四十支枪罢。”

他们的步子加快了起来。

原载 1934 年 7 月 1 日《文学季刊》第 1 卷第 3 期。

我的太太

提起我的太太么：这种人又逗人爱，又不逗人爱。

她是大前年——我们在江西剿匪的时候她跟上我的。那年我二十六，在陶连长那里当特务长。没事的时候就陪陶连长去打打茶围。我爱哼几句京戏，我学的是谭派。……

慢着。你别以为我这个太太是窑子里出来的：窑姐儿娶到家里来是祸根，我知道。别的事可以随随便便，娶媳妇可得认真。你别瞧我是老粗，我家上代可一点不含糊是念书做官的：我太公做过一任知府，我爷爷在京城里当都老爷。这么个家世，我总得寻上个规规矩矩的正派人，才辱没不了我们家声，是不是。老易说我拿这么二三十块钱一个月，不如捞个女工什么的：我听着冒火，要不是陶连长劝开了，我准得揍他一家伙。老易太瞧不起人。还有人给我说媒：一个乡下娘们儿。我可啐了那媒人一脸唾沫：那么个没点知识的能做我太太么！我官儿不大，钱儿少，摩他妈登的女孩子我养不活，我也不希罕。我啊，我只要个真正的小姐。这么着就捱到了二十五六还没有娶亲。我瞧得上的倒不算少，只是有一件事顶糟糕：别人瞧不上我。

嗯，就是那年春天，可有了落子。

说是有位伍百顷，家里给匪闹完了，带着女儿逃了出来。爷儿俩挨着饿，只急着要把女儿给了个好好的小伙子——养得活媳妇的就行。伍小姐只有十八岁，说了亲的，可是那男家也给匪闹得没了下落。

瞧了瞧女的：瘦个子，瓜子脸，眼睛长长的。只是鼻子大了点儿，鼻孔往外翻：那不妨事。女家也瞧了瞧我。你知道那时候我可比现在漂亮，就是脖子上这个疤也是去年才有的。这么着就成了功。

结婚。件件都称心，只是有一桩事不大那个：你知道我是新派人，我主张文明结婚，得请我们营长当证婚人。可是我丈人怎么也不赞成。这么着就把新娘装到轿子里抬来，脑袋上盖着一块红布，象一颗大红辣椒似的。那晚上等客人一散完，我就去逗她说几句。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喂。”

她紧紧地闭着嘴不理这个岔。

“太太……”

她脸发红。

“静姝……”

她脸发青。接着——忽然她哭了起来。往外翻着的鼻孔一掀一掀的，流出两条鼻涕——象柚子似的颜色。

怎么，我得罪了她么？嗯，到后来才知道她不许别人喊她名字。成亲的第七天还为了这件事顶了嘴。她一听见我喊她，她脸就发紫：

“为什么叫人家的名字！”

“怎么，名字不能叫么？”

也许那时候我装着的脸色不怎么逗人爱，她瞧了我一会，猛地抽咽起来：

“我……我……连爹爹也不喊我名字。……”

“喊你名字没什么了不起吧！”

“我又不是丫头，我又不是……我又不是……不是猫，不是狗，我又……我又不是听差，不是听差，你竟……你喊我名字！……好好的人家……”

不喊名字就不喊名字：我喊她“喂”。

我和喂过得挺舒服。我当老爷，喂当太太。连部里有个勤务兵伺候着我们：洗衣，煮饭，倒马桶，什么都靠他。吃饭的时候他可得回连部去，不然喂就要关切地说：

“卜得胜，快回去吃饭罢，迟了你又要去上饭馆：你这几个铜钱还不够上饭馆哩。窗子等你吃了饭再来抹罢。”

喂没什么不称心的。只是有时候她想到她从前过的那些个日子，想到跑到汉口去找饭吃的老子，她就得淌眼泪。

这么着过了一个多月，陶连长到军政部干事去了，我这准尉特务长也完了蛋。我们也到了南京：陶连长就给我介绍了现在这个差使：文书上士。

“你现在是什么官？”喂眼瞧着地下问我。

“什么官？唔，呃，啊哼。今天吃什么菜？”

现在可没从前舒服。住着四块二毛的房子。我腰上只有一条横皮带，没勤务兵。桌子是歪歪倒倒的。墙壁掉了许多粉，象烂疮疤。我们这公馆里空空洞洞的，只有靠床的墙上挂着一张大英牌的美女月份牌，靠门的墙上不知谁画了一只大忘八。我们这公馆里什么事都得太太亲自动手。我这当老爷

的一回公馆就得吃。

“喂，饭得了没？”

她什么也不言语，把饭罐子端了上来。我把盖子一揭——

“怎么啦，这……这这……”

吓，你瞧瞧那个饭罢。靠边的成了炭末，焦味儿直往鼻子里冲。中间的呢——是一颗颗的米。

我瞧着喂。喂瞧着我。我可撑不住气：

“瞧着我干么！你瞧瞧你那锅饭罢！”

糟糕：她鼻孔又一掀一掀的了。可不是，她肩膀只那么一抽，两只手掩着脸就哭了起来。

“我从来……我从来……”

“吓，你还受了委屈么，瞧瞧你这劲儿！”

“我……我……”

我瞧着她。她那双枯黄的瘦手老扒在脸上：她的确比从前瘦得多。你别瞧我老粗，细心眼我有的是。我就走了过去，一只手抚着她的脑顶。我软着嗓子跟她说话，我脸可对着桌子那边，因为她脑顶上那股油味儿有点那个——她是没剪发的。

“别哭啦，别哭啦。全是我的不是。行不行？”

“我一生一世……我从前……我一生一世没煮过饭，我向来……我向来……”

“我赔个不是。喂，喂！”我手搭在她肩上。

“不要这样！给人家看见了象什么样子！”

我走开。

忽然她挺直了身子。手在鼻子上那么一撮，一条黄色的

鼻涕在手指上挂着——橡皮带似的扭了几扭，叭儿一声就给甩到了墙上。

那罐饭在冒热气。

她独自个儿嘟哝着：她说她从前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动手，要吃什么就有丫头老妈子做了伺候她，可是——可是——

“如今要自己煮饭。人家还嫌我煮得……煮得……”

按说呢，这只怪我们的命：没个勤务兵伺候，叫当太太的掌锅。可是别忙：那牛半仙给我看了看相，说我过了立秋得交好运哩。等着瞧罢。

可是立秋之后我还是上土。太太还是得自个儿煮饭烧菜，洗衣裳，倒马桶。喂更瘦了点儿，怪可怜的。可是我也——喂，真是！肚子里总有点鸟气似的，回家总得使性子。

“喂，今天吃什么菜？”

“藕。”

“藕，藕！妈的，又是藕！”

“你前天说藕好吃……”

“好吃！你就……你就……”

请你告诉我：发明把藕做菜吃的是谁，我得跟他拚个你死我活！

接着喂又是那么一套：又是抽咽，又是嘟哝，又是黄色鼻涕扭呀扭的往墙上一甩——叭儿！

“我从前……我从前……”

又是从前！

“从前，从前！我操你奶奶！我是穷光蛋，你……你你……”

喂可大哭起来。

“你骂……你骂……我向来……向来……爹爹都没骂过我，你倒……你倒……”

她哭得一抽一抽的：那哭声仿佛是个球——打楼梯上滚下来似的。它跳一下，我耳朵里就给戳了一针似地疼一下。

我叹了口气。

“喂，别哭啦：行不行？”

“向来都是……向来都是……我……我我……你叫我……你叫我……我买什么菜好呢？……我出了门……我出了门……”

喂哭得喘不过气来，嗓子里老是“咕，咕，咕！”那双长眼睛成了两道线，眼泡红着肿着。

“真是！……喂，行行好，别哭了罢。”

其实我没亏待喂，凭天良说。有时候得使使性子可也不能怪我，是不是。娶个媳妇干吗的：叫她当太太，叫她那是——把老爷弄得舒舒服服的。不论怎么说，我每月拿的钱儿是只有二十块，可是我总是她的老爷呀。她可——嗯，只是哭。她老想着她从前：她一点不含糊是位小姐，要什么有什么。她早晨醒了，只要那么哼一声，丫头就得把一碗冰糖燕窝往她嘴边送。不过嚼总得自个儿嚼，要别人按着下巴嚼怕轧坏了牙，是不是。

现在她可真的吃了苦。可是这能怪我么？

多咱我才走好运啊，妈的？

她常跟我说她从前的事，说呀说的就哭了起来。

“喂，你嫌我穷，是不是？”

那个不言语，只哭得更那个。

嫌我穷么，她可不，我知道。要不是我娶了她——她还得挨饿哩。她只说她命不好。我呢也是命不好。我要是能挂挂三角皮带，有个勤务兵在家里伺候，那喂就成了顶好的太太。

可是一直到过年我还是个文书上士。

喂一天天瘦了下去：颧骨突了出来，怎么也不象个瓜子脸。脸蛋一小，鼻子就显得更大。臂膀象柴棒似的。我说：

“喂，放快活点儿罢。”

她不言语。

“喂，咱们快快活活过个年罢。”

她不言语。

我抓着她的手，她可把手抽了开去：

“象个什么样子！”

“喂，喂。……咱们宰个鸡过年好不好。”

准得热热闹闹过个年。我拿着两块五毛钱犒赏，就去买一只鸡，称了一斤肉。我们忙了一个早晨。喂不会宰鸡，我宰了，叫喂快去烫。

“喂，快点儿。”

她象怕那只鸡听见似的偷偷地走过来，手摸摸它，陡地又缩了回去。

“还没有死哩。”

“不碍事。”

“我怕。”

她怕它咬她。

我把来烫着，去了毛，剖了肚子：反正我包办。我只叫喂

给洗洗肠子什么的，可是鸡胆给弄破了。在吃饭的时候我把鸡肉尝了一尝，呵，吃黄连似的！尽啃尽啃不动，牙缝里全嵌着一丝丝的东西。

我说……

我没说什么。我准备着好好儿过年。我瞧瞧那碗鸡，瞧瞧喂。我装作挺舒服似地坐下来——那凳子就咕的一声叫，差点儿没把我摔一交。可是我没那回事似的。过年总得快活点儿。鸡不能吃，我就吃萝卜烧肉。我还得痛痛快快地喝一回酒，叫喂也喝点儿。

“喂，别忙了罢：咱们喝三杯。”

她仿佛没听见。她把碗柜里的饭碗拿出来，顺手拖一块水漉漉的抹布把碗抹了一下。她眼睛红着，老盯着她自己那双手，怎么也不瞧我一眼。她那双手有什么好瞧的！——肿着，紫着，裂着；指甲没剪，黑得煤球儿似的。

我瞧着她。我把屁股坐正点儿，凳子又咕的一声。我还是当作不知道。

“喂，喝酒罢。”

可是喂又去瞧瞧她那罐饭。我还是撑住劲儿，笑着：

“喂，来喝呀。”

喂呢——喂摇摇脑袋。

忽然我屁股下面那凳子又咕的一叫。这回我可动了火：

“操你奶奶，这凳子！”

太太瞅了我一眼。

放心：我只是跟那凳子闹别扭。跟我太太呢总别使性子了，她哭起来那么伤心，我总得那个点儿。我还是等着她，我

不一个人先喝。我瞧瞧她，又瞧瞧酒——它在漱口杯里直冒着热气。

“你总得喝点儿，喂，喂。”

“我不吃酒嘛。”

嗯，她不喝！我一把端起那漱口杯——来得猛了点儿，酒往外泼了些。我呷了一大口，把鼻子都沾上了黄汤。

我嘘了口气。

“不喝酒就吃饭罢。……这萝卜挺不错，没苦味儿，只是……只是……”

想说萝卜有点那个：中间太硬。可是没说。

喂打饭罐那儿走到床边，坐到了床上。眼睛盯着帐顶，象在数臭虫。

我吃了一大块瘦肉：味儿还不坏，不过嚼得挺费劲。嚼得腮巴有点发酸，只好马马虎虎把它吞了下去，喉管里就很响的一声——“嘎”！

叫我一个人吃么？

“喂，干么不来吃？”

她象吃了一惊似的，猛地瞅了我一下。

“等一等，”她小声说。

“干么得等一等？”

喂把脸子又抬了上去，又一个劲儿数她的臭虫。嘴里说：

“你吃你的酒罢。”

瞧瞧！这又不逗人爱了。

我把漱口杯一放，往床边走去。我把嗓子拚命放低，象安慰小把戏似地：

“怎么，又不乐意了么？今儿是过年哪：咱们快快活活过年不好么？……去吃饭罢，嗨。吃饭吃饭。”

“我不吃，我不吃，我不……”

突然——她往床上一倒，就趴在那床破褥子上哭起来。

这简直是个所谓——晴天霹雳！

“喂喂喂喂喂喂喂！怎么啦，你！”

她那副肩膀没命地抽着，嗓子里咕咕咕地叫着，鼻孔也唏里呼叻的。要是她那黄鼻涕沾上了褥子可怎么办呢？你知道的：我这种新派人顶怕的是不卫生。

好好儿的哭什么！

“老是哭！老是……”

“我……我……这样的日子我过不来，我……我……我没有过过……我宁可死！……”

“怎么，我又冒犯了你么，我今儿什么也没说。”

“我不是说你，我不是……”

她起了身，手在鼻子上那么一撮，把橡皮带似的鼻涕往墙上一甩：叭儿！接着她又趴在褥子上哭着。

怎么办，怎么办！我没一点主意。我四面瞧瞧：一眼就碰着靠门的墙上那只大忘八。把眼睛移开，又盯着那扇黄灰色的小玻璃窗。窗跟前那张油腻腻的歪桌子，那些菜呀酒的都在那上面懒懒地冒着热气：那就是嚼得怪费劲的萝卜烧肉！那就是怎么也咬不动的又苦又硬的鸡；我再把眼睛移开：靠床边挂着的美女月份牌，给房东的孩子画了两撇胡子在那美女嘴上。墙脚上满是一些黄条条，象一些蚰蜒：那是我的那喂摔的鼻涕。

“喂，喂。”

“这样的日子，这样的……我过不来。我的命太苦，太苦，太……”

“那怎么办呢，咱们这么……”

“我宁可死，我宁可……我晓得你……你……我晓得你待我好，待我……”

“咱们快活快活不好么，干么要这么……”

她可哭得更厉害起来。

“我不能……我不能……你不晓得我……”

我简直喘不过气来，胸脯上象有什么压住似的。忽然鼻尖子上一阵疼，我眼睛里迸出了一些水，怎么也挡不住。眼水滴到了脸上——热热的。

“喂，喂，你别……你别……”

这天她没吃饭，整天淌着眼泪。

我们就这么过了年。我们一直在这小屋里住下去，闻着霉味儿；太阳一压山就得把煤油灯点起来。我们在这儿过了节，又过了年。墙上那张生了胡子的美女月份牌一天天变成了黄色，象我那喂似的。喂还是得煮饭烧菜，可是她自个儿只吃那么一点点，整天还装不下一碗饭。她老是瘦下去，枯下去，晚上还得咳嗽。我怕她病了。我怕她死。

“干么不多吃点儿？”

“吃不下。”

她眼泪又挂了下来，黄鼻涕往墙上一甩。整天儿她哭着。她说她没怨我，只是埋怨她自个儿命苦。我也苦，可是我赌个咒：我不亏待她，不过有时候得使使性子。

往后怎么样？那我不知道。说我那年立了秋交好运，可

是两个立秋也溜过去了。我们还是这么着：热天喂蚊子臭虫，冷天冷得睡不着觉，喂就咳着，哭着。什么话都也说过，我再不言语，让她把黄鼻涕沾在枕头上。我只是想：

“她从前当小姐的时候可也有黄鼻涕么？——她往什么地方摔呢？”

凭天良说：我的太太可是个好太太。要是她快活点儿就更好了。

我的太太就这么着——又逗人爱，又不逗人爱。

作于 1934 年

直 线 系

“你晓得么，你晓得么，昨夜里……”

“真想不到伍四瞎子家也遭劫。这年岁，唉！”

“要小心哩，嗨。不是玩的。”

绷紧着嗓子谈着。绷紧着脸往四面瞧一瞧，看有谁听去没有。

给听了去可不是玩的。鬼怕山上那伙土匪不容易对付，连伍四瞎子家都给洗了一回。

“这样的：他娘的伍四瞎子上城里去，上城里……他娘的那伙……”

那尖脑袋的小伙子抢着报告，压小着声音，张大着眼睛。这家伙什么也知道，仿佛他都亲眼瞧见，说得一板一眼的：他娘的那伙土匪打进伍四家，伍四娘子着了慌。抢走了的不多不少是——他娘的两块龙洋带一吊来钱。伍四娘子打锣喊地方^①，就给打了一闷棍。

“他娘的那些大户人家上省的上省，进城的进城，就连他娘的伍四瞎子家也……”

“余三爷他们也走了，昨早走的，我跟高大叔看见那些

^① 旧保甲人员的俗称。

轿子……”

高大叔点点脑袋，那张瘪嘴动了几动。

那小伙子把尖脑袋一伸，嘻皮笑脸起来：

“高大叔，你们敬太爷会不会逃？”

“逃卵！”

大家打着哈哈，瞧瞧高大叔，又瞧瞧那小伙子。那小伙子把全身都活动着，索性把他那得意之作完了功：

“高大叔，你们敬太爷和大相公在下江带粮子^①，带他娘的来打一家伙呀。你们二相公也有一手。……有土匪不是玩意账，他娘的那伙……你叫你们太太留一下神：她跟你三相公那个五百里的菜园，那个五百里的……”

谁也没笑。

那小伙子没了劲儿。他把大家的脸瞧了一会，改个口气下台：

“高大叔，真的，说句正经话：余三爷一走，你们敬太爷总好些，他娘的那所屋子……”

“好个卵！”

“唉，人真是！早年镇台老太爷在的时候，哪个不怕敬太爷。如今他……”

可是高大叔已经走了开去，脚下拖着一条瘦长的影子。

要是在年青时候——高大叔可得捶那小伙子一家伙。他知道往日敬太爷太那个：得罪了地方上。可是高大叔就有那么个脾气：他不容别人说他主子一句闲话。

现在可——

① 吃粮饷的职业兵。

他叹了一口气，两眼盯住自己那双脚。那双脚直发软，连那干得咸鱼似的身躯都不大载得住。左手提着那半升米也有点发酸，就把这交给了右手。

又叹第二口气：他一想到主子家的事总得不舒服。他自己近几年来已不把敬太爷当作回事。可是别人一瞧不起敬太爷，他老觉得这就是瞧不起他高大。他想走：没处走。要是给别人去帮工的话——

“那是卵谈，”他自己也很明白。

他娘的这年岁——打得老虫^①死的年青伙子也找不到工。你，哼！

敬太爷那里不说别的，住总有地方住。

这么着他就回到了他的住处。

挺小心地轻轻推开房门，那扇门可偏偏要大惊小怪地叫：“呀嚏！”

跟着上房里也叫了起来。

“高大，高大。”

高大没答。他只一个劲儿跨进房门，把那包米放在地下，拿稻草来盖着。喘着气爬起来，又不放心地回头瞧瞧。

看可是看不出，不过盖着米的那把稻草有一点儿隆起。

“高大，”上房里又叫，“高大，高大。”

“就来了，太爷。”

他把隆起的稻草捺平一下。这么瞧瞧，那么瞧瞧，嘟哝了几句，才往上房走去。

敬太爷右手撑在桌子上，在跟新六谈什么。一瞧见高大

^① 老虫，老虎。

进了门，他那张对着新六的笑脸只一转，马上就一脸官派，比变把戏的手脚还快。

“高大，唔，余三爷上省去了么，嗯？”

“咦，我不是昨天就告诉了么。”

“哼，看你这……嗯，唔，好，走罢……没你的事。”

摆摆手。

“真卵谈，”高大动一动瘪嘴走出来，掉转脑袋向新六笑一下。

敬太爷也向新六笑一下：

“怎样呢，唔？”

那个眉心里打着结：

“唉，难。……不怕敬太爷笑话，如今大家跑反还来不及，收的那些荒货简直没人要。要不是看敬太爷面子，这桌子我还……”

瞧瞧那张桌子，摇摇脑袋：

“这张桌子的话——我买去是一定卖不出的。我是看敬太爷的面子。敬太爷的景况我是……唉，如今……难。难。我算是……敬太爷自然明白，我算是……三分买卖七分人情。……”

敬太爷笑得格外卖力气：打鼻子边到嘴边，一边画了四五道弧线，就把嘴尽量地拉了开来，露出了口里的东西：老鼠屎似的黑牙若干粒，失色的牙床肉一片，涂满黄苔的舌子一条。

“我晓得，我晓得，”他说。“然而，唔，然而——这货色并不差，这个的话，唔，我要你一吊五百钱不算多。……”

不行，新六笑了一声，摇了两下脑袋。

“再多不能出，只有这个，”伸着食指和中指动了儿动。

“这个……呃，唔，这个的话……”

敬太爷笑得挺吃力。那四五道弧线有点撑不住劲儿：一放松——嘴就缩小了些。

买卖做不成：新六那家伙只肯出到两百个钱，并且——

“并且这两百钱也还是面子账。”

“一吊五，我算很客气呢，那个的话。”

“唉，你老人家要想想我的难处呀，我的太爷。我这是一注人情……”

他俩又把说过的话反复了二十来遍。

敬太爷的腮巴子发胀，只好把笑口收住。他有点硬劲：两百钱怎么也不肯卖，咬定了叫新六出一吊五。可是新六不希罕这张破桌子。

“你老人家就喊别的荒货贩子估估看罢，我也不耽误敬太爷的工夫。少陪。”

那家伙一走，敬太爷额头上的青筋都突了出来。

“野种子崽！娘卖×的！如今他们……”

他可憋不住这口气。要是在当年——

“捆起你来！你买不买，要买就依你爷爷的价钱！”

不过当年从没喊荒货贩子来估过家具价钱。现在不知道怎么一来，什么都到了别人手里。屋子里空得象一片荒场，只有那张桌子愁眉苦脸地靠着墙，一张破板凳偎着它。

敬太爷一屁股坐到那张板凳上，两手托着脸。

角落里一些老鼠跑着，找不着一点吃的，就吱吱吱地叫。地下放着几摊稻草，它们在这里面来来去去的窜着。

外面院子里一些麻雀在吵着。

敬太爷觉得板凳硬硬的直顶着屁股上的骨头，他叹口气站了起来。眼睛一阵花，他用手扶着墙走到一摊稻草跟前，一趴倒就躺了上去。那些老鼠就射箭似地逃了。

他懊悔他做错了一件事。那张桌子该卖给新六的，到底有二百钱。

“唔，到底有二百，那个的话。”

闭上了眼，他觉得地在一荡一荡的，就又张开。

天花板上那蛛丝象结彩似地挂着黑灰。

他听见外面房门“呀唵”一声，他就拚着全身力气叫起来：

“高大，高大。”

好一会高大才出现到房门口。

“高大，你吃了没有，唔？”

“卵！”

敬太爷抬起上身来，用肘撑在稻草上，轻轻皱着眉，带九成鼻音问：

“呃，唔，你到华胜那里去没借到米么，嗯？”

“卵！”

老是卵！敬太爷可忍不住叫了起来：

“混账家伙！……张开眼睛看看，看你是跟哪个回话！——开口卵，闭口卵！什么名堂，连上下都没有！”

高大楞了会儿，叹一口长气。接着忽然把肚子挺了起来。眼睛斜瞟到他主子的脸上。

“还讲什么卵。从前老太爷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公馆里……一年也收到千把来担租，庄子里……如今是什么样子，

唉。太爷，你老人家自己心里也得明白些。……”

这老家伙总是这么一套。他老是想到老太爷手里的事，可是家里给这位敬太岁糟得精光。药材铺跟布店倒掉，赔上了那千多担谷的田。屋子卖给了余三爷，还赖着住上三年多；这不算，还把两三进房子的瓦偷卖掉一半。这么一位太岁，还谈卵！

欠着高大的那三百吊钱当然更不用提起，还恨不得高大贴他点米哩。

“我眼看着老太爷撑起来的家务都……”

看看，这是不是奴才对主子的口气！

敬太爷咬着灰白的嘴唇：他打算发脾气——叫这老奴才知道点分寸。他撑在稻草上的那条膀子哆嗦起来。

可是忽然——他全身都松了劲。

唔，呃，高大今天一定在华胜那里捞着了一点货，不然的话，这老家伙没这么轻松。

“那个的话，”敬太爷咬着牙忍住他的脾气，忍得连声音都打了颤。“那个的话，我是……然而，唔，然而你是忠心的，唔，你是……”

高大把嘴动了几动。

敬太爷没听见，可是也没问：要是问出了一句不好听的话，他到底还是发脾气还是不发呢。可是他一个劲儿想往下说……

他到底没说。他肚子上一阵痒，就隔着灰色大布褂子搔着。

一转脸可不见了高大。

“高大，来呀！不叫你走你就走，混……混……”

“有话就吩咐罢，我的太爷！”

“你……你……”敬太爷想陪着笑，可又怕失了身份：一下子打不定主意，嘴角就抽痉似地一扯一扯的。

外面麻雀吵得非常讨厌：叫一声，就象在耳朵里刺一下。

敬太爷皱一皱眉。鼻子上有几颗汗点。肚子上痒得带刺激性，接着连腰上连胸脯上也痒了起来；这当然是有些东西在捣鬼。

“娘卖×的真讨厌！”

坐起来解扣子，可是又把他扣上：高大正站在跟前哩。要是一解开，呵，长衫里面没穿短褂子，给高大瞧着可不那个。

敬太爷那张黄灰色的脸发了红，没命地搔着：黑油油的长指甲在破长衫上刮得喳喳地响。他喘着气：

“你在华胜那里一点也没……一点点也没……”

“噢，我不是早就告诉了么。”

他娘的，这家伙说不通。

可是总得开导开导他。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敬太爷鼻子有点发酸，声音也发嘎。“高大你是忠心的，你该做个义仆，你是……唔，那个的话，那出《一捧雪》，那个……你想想，那个的话，那个莫……莫……莫他，唉，他还替主人家死……”

高大瞧着敬太爷那张皮包骨头的脸——嘴呀鼻子的全皱成了一堆。眼珠子黑白也分不明白。头发寸多长，两鬓搭在耳朵上，象是一排屋檐。

这位主子正饿得慌。

可是高大不打算当那个什么义仆。《一捧雪》里那姓莫的那一手倒还容易，他高大可难：要是吃得饱饱的话，不吹牛，他也宁愿替主人家死哩。现在……

现在他只叹了口气。他想说出道理来，可是一上嘴就把这意思滑跑了。

敬太爷还在搔着，说着，身子抽动着。

“借点吃的来罢，那个的话。唔，你是……你是……”

“借卵！如今这年岁……你老人家自己去借借看，你老人家自己……”

躺在稻草上的人跳了起来。

“我自己……我自己……我我我！你叫我自己去讨米么！什么话！你简直！你简直！……”

房里又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刚才跟高大说的那些个好话全是白说的——捞不回本来。

“来，来，高大！问你的话！”

“问罢，”高大只在院子里停了步。

“混账家伙！……你你……你看见太太跟三相公没有？”

“看见个卵，”一面脚步响了开去。

敬太爷连气都透不过来。什么都憋住了他。那麻雀的叫，肚子上的痒，高大嘴里的“卵”：都象是一个一个锤子似的往他身上捣，又仿佛是打成一个铁桶箍着他。

猛地跳了起来，把那张板凳一家伙摔到门边。手抓着拳，口里发狂似的嚷着——连假嗓子都喊炸了：

“娘卖×的！杂种！混账家伙！混……”

胸脯上又一阵痒——有个尖东西刺着似的，一直穿过肋

子骨，痒到了肺里。

敬太爷打了个寒噤，发气地一阵乱搔，恨不得把自己胸脯上的肉撕个粉碎。

忽然——吱！

“娘卖×的！”

衣襟上那块大补钉给搔破了：他的确搔得太过火了一点儿。

这破洞里瞧得见他的肋骨：一道道很深的槽。黄灰色的肉上画着许多粉红的线：横的，直的，斜的。还有几点大红色的点子。

“混账家伙！野种子崽！娘卖……娘卖……”

他全身发软，喘得肋骨都几乎要折断。腿子哆嗦得发疟子似的，有点支不住他那上身。

摇摇地退了两步，一趴下来，又倒在草上去躺着。

给搔过的皮肉在辣辣地发痛。肚子里象化着锡水似的在荡着。

反正什么都跟他下不去：他的高大，他的肚子，他的太太跟他那三位相公。他一个人就在这世界上，没有一点吃的，没有一个跟他相亲的。

鼻尖子仿佛给什么刺了一下，他眼睛模糊起来。

“我是个孤老，那个的话。”

大相公出去了八年，听说在吃粮，可是从没个音信。二相公饿得没点儿骨气，在外面手脚不干净，就给撵了出去，三年没消息。

三相公跟着娘去讨点米，捡点菜叶，掘些萝卜。以前还分

点给敬太爷吃，现在可那个起来。

“你要吃你自己去找，”他们说。

“什么！什么！你们叫我……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你们叫我去丢身份，去……去去去……”

“那听你。要叫我们两娘崽去讨了现成的给你吃——那，哼，那没有。”

这么着他们娘儿俩一早就出去，傍晚才回来：撇下他敬太爷不管。

他敬太爷可没有对不起他们的地方。

他把眼睛一闭，眼角上就给挤出一颗一颗的水。

什么事都象是个梦。从前谁也得巴结他敬太爷，从前……

呃，从前未免太远了点儿：那是在前一辈子的事情。他只要想起前几天那些好日子，他肚子里就得有种酸不象酸，甜不象甜的回味。前几天他太太跟他三相公还待他那么好——讨来的东西总得分给他点儿吃的，他不象现在这么挨得难受。

可是这也是前一辈子的事情了。……

他眼角上流出一线水滴到耳朵边。接着就泉水似的，依着原来的一条湿线流下来，渐渐加宽，渐渐加宽，一些水就卷到眼角的皱纹里，成了一道小河。

这日子真不是个日子，那个的话……

外面那房门又“呀嘛”一声。

院子里那些麻雀啾的一声飞了。

响着高大的脚步：越响越远。

敬太爷轻轻张开了眼睛，把脑袋稍为抬起点儿听了好一会。他试着爬起来。身子摇了几摇又要倒下去，他赶紧用手

扶着墙。可是腿子还退了两三步，手就在墙上画了一条弧，后腰撞在桌沿上：桌子往后移了尺把远。

他定一定神，喘了一会儿气，才跌跌倒倒地走了出去。

院子里铺的石板一块也没有了，上几个月卖掉的。高高低低的泥地上只缀满了雀子屎。

敬太爷偷偷地进了高大的房，就仔仔细细搜起来。他用心翻着稻草，一丝也不叫放过。

可是什么也没有。

可是地下有两粒米，两粒。

象吃谁打了一拳似的，敬太爷倒到了稻草上。他把他那口黑牙紧紧咬着磨着。

“混账家伙：娘卖……娘卖……他分明有……有有……他不给我，不给我……野种崽子；娘卖×的！他带走了，他他……”

对呀，他带走了。那高大，那娘卖什么的。

他躲到什么地方受用去了？不知道。

总而言之，高大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走起路来全身是劲：高大肚子里填满了东西。

不过那升米舍不得一次吃完，高大就又把剩下的放在地下用稻草盖着，一屁股坐在那上面，满不在乎地翻开短褂来捉虱子。

一到晚上就有点冷：一身鸡皮疙瘩。天气还得往下冷，单褂子可不大熬得住。

敬太爷也只有那么一件单长衫。

“这位太岁！”高大摇摇脑袋。

这位太岁两三天没点儿东西进肚子，一想到他那么副脸嘴，高大就心一软。可是——只要敬太爷不偷他东西吃，他高大给主子牺牲什么都可以。……

上房里传出了敬太爷的话声：也许跟太太在吵着什么。

高大叹口气，又摇摇头：

“还谈卵，这个时候！”

要不是看当年老太爷的面子，他高大可不睬敬太爷。哼，那位太岁还在他跟前摆官派哩。他总算对得起主子：吩咐他什么的他还应着。不然的话……

忽然上房里有了孩子哭起来。那是三相公。

高大躺了下来。过一会又坐起把那半包米拿来换个地方藏着，脑袋倒下去枕在那上面。

屋子里一阵阵地黑。一些蚊子有气没力地在嘤嘤地叫。

那边——太太嘎声的喊：

“你敢！你敢！”

“我晓得，我我……”这是敬太爷。“我晓得你们两娘崽吃饱了，你们来欺侮我，欺侮……娘卖……娘卖……”

喘得气也接不上，就没往下说。

“还吵个卵，唉，”高大翻了个身，把半包米摸了一下。

他觉得老太爷可怜：辛辛苦苦撑成那个场面，给敬太爷败得精光。房子归了余三爷，还赖着不搬走，还拆瓦出卖——还说“房子卖给他，瓦没卖给他。瓦是我的！”

把老太爷的脸都丢尽了。甚至余三爷宁愿出几个钱请他搬，他可一口咬定要二百花边。要不是现在余三爷逃上了省，余三爷得拉开面子下硬手哩，据说。

至于欠他高大的那三百吊钱，那更加提也不用提。

于是又摇摇脑袋，叹了口气。

上房里没象刚才那么吵了，只有敬太爷一个人在嘟哝着。

敬太爷努力在那个：想开导开导他太太。

“那个的话，你是……”敬太爷撑住全身的劲，可是嗓子还颤着。“然而，唔，然而——夫妻的情分，夫妻的……唔，糟糠之妻……糟糠……”

没回答。

敬太爷紧瞧太太的脸：在黑地里衬出个淡影子。面目当然看不明白，可是敬太爷觉得已经瞧见了她那黄色瘦脸在抽动，那双红眼在一眨一眨的。

三相公佯着她坐着，在抽着气抹着眼泪。

蚊子叫着飞着，有时候还钻到人鼻孔里去。

“真想不到，那个的话，”敬太爷闭着眼。“我有两三天没吃……没有一点……”

太太似乎嫌坐得不大舒服，把屁股移动了一下。下面的稻草就悉悉索索一阵响。

“你想怪哪个呢，哼。当初要是你……”

她又提这回事！

敬太爷咬咬嘴唇，拚命把他的声调变得温和些：

“然而这怎么能怪我呢，那个的话。……唔，店倒了，唔，打官司，赔田：呃，那个的话，这怎么能怪我呢。……”

太太鼻孔里“哼”了一声，又把屁股移动一下。

男的还一个劲儿往下说。他希望她做个贤妻，希望三相公做个孝子。他肚子空得熬不住。他跟她做了三十年夫妻，

她不能见死不救。他喘着气，结里结巴说着。他看得出她娘儿俩准捞到了一些米呀钱的，不过他没明白指出来。

“不要说是夫妻，就是路人也要……”

她不说话，只把靠在她身上睡着了的三相公扶着躺下去。跟着她也趴在稻草上睡：她趴得挺小心的，仿佛屁股上生了疮。

敬太爷爬起半个身子，两肘撑在草上。

“做做好事罢，做做好事罢，那个的话，分给我一点……我只要一点点，一点点……”

太太跟三相公紧紧地背贴着背睡着。

闭了会儿嘴，敬太爷又把这句话反复了五六遍。可是——

“我们也没有，”她说。

“一定有，一定有，我晓得的，那个的话……你们……你们……”

一定有。她很容易地一来，就讨得着米，讨得着钱：他知道的。

他脑袋低下去一会，又猛地抬了起来。他忽然想到一般男人们对女人肯大大方方的给钱给米，这不是好事情。他敬太爷从前是这么着：对那上了手的娘们儿，至少有了点意思的，他才肯掏荷包。

太太是女人。别人愿意布施她。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敬太爷觉得全身都爆炸了。

“一定有，一定！……我要搜！我要……”

他一翻身，屏住一口气往太太那儿爬。

女的跳起来坐着，马上又把屁股移动一下。她吓死人地叫：

“做什么做什么，你！……你你……”

三相公给吓醒了，大声地哭：

“姆妈！姆妈……”

敬太爷爬过去，一把抓住太太的腿——柴棍子似的又细又硬。

太太嚷着推他，捶他，掐他。可是他还挣扎着冲过来，她就一口咬着他的肩膀，牙齿一直触着他的骨头，象咬着一块生铁。

他没有力气。他想去叉她的脖子，可是臂膀被她抓住了。

“你这娼妇！你这……你这你这……”

两臂怎么也挣扎不出来。他想喊高大来帮他，可是他没喊。那个的话，太太在上房里，叫个男听差进来——成什么话！敬太爷就有这么个长处：危急的时候也有个礼数。并且——高大也靠不住。

他被她推得远远的。全身象化成了水，没一点劲儿，只狂喘着。

太太还坐了好一会：防着他。不过屁股常移动着，一面拍着三相公哄他睡。

“娘卖……娘卖……我晓得……奸情……奸情……”

两个人都彼此听得见心的跳——仿佛连房子都震得一摇一摇的。

大概敬太爷不会再来那一手了。他只是痛苦地喘着，连抬一抬脑袋都没那个劲。

于是太太用手扇一下鼻子跟前的蚊子，又那么怕撞疼了屁股上的疮似地睡了下去。

敬太爷没睡着：他听见蚊子叫，听见那娘儿俩的呼吸，听见远远地象有人声。

黑夜完全凝结了，只有窗子那边显着模模糊糊的白块。

那娘儿俩——不知谁动了一下，稻草小声儿响了一阵。

这么熬了两个多钟头，敬太爷到底又爬了起来。

“一定有，一定有。……不分给我，这娼妇，娘卖……”

敬太爷偷偷起爬过去：两手两膝爬在地下。膀子颤着老要弯下来，一个不留神，就把两肘贴着地。脑袋重重地也挂了下来。

他休息了一会儿。

怎么也得搜一搜：他们身上准藏着钱什么的。她有奸情，这娘卖……那个的话，她野老公给的。她可让他挨着饿不分给他。

透了两口长气，敬太爷轻轻地爬到那娘儿俩跟前。他伸手去摸三相公身上。

没有。

太太动了一下。他赶紧把手缩了回来，可是到半路里没了力气，就掉在太太膀子上。

他咬一咬牙，收回那只手。

愣了七八分钟，他才摸着了她的衣扣，小心地解开。

又没搜到什么。

“那个的话……”

那个的话，她没藏到别的地方：打她回来一直到现在，他没离开她一步过。那个的话，准藏在身上。可是没有。

突然她坐了起来，马上又那么移动一下屁股。

“做什么做什么！你敢……你……死不要脸的！……嗯！
嗯……”

敬太爷被推了开去，腮巴上还被抓破了皮，老实有点疼。

外面什么地方有许多步子响：声音很脆。那响声似乎一下一下打在他身上，五脏都给打得粉碎。

“半夜三更哪个在那里走，在那里……该不是她的奸夫来……”

可是她身上没钱：她没有奸夫。他不知道他到底应该快活还是应该生气。他只是趴在地下不动。

“明天……明天……那个的话……”

敬太爷又试着爬起来：臂膀一软又倒到了地下，又挣扎着起来。

太太又猛地坐直在稻草堆上。

可是敬太爷这回一点也没惊动她，他摇头晃脑地撑起来，拖着两只脚往外走。

外面一阵冷，他打了个寒噤。身子象浸在凉水里。他站了一会，张着嘴吸了几口气，又往前走，挨到了高大房门边。

静静地听着。高大在里面打鼾，呼噜呼噜的。

这位太爷要推房门。房门正好“呀”的一声叫，他马上缩回了手，又一拐一拐往大门走出去。

老这么熬着不是办法。他得去掘点萝卜什么的：半夜里没人瞧见他，不会失什么身份。他得先看看外面有没有人；他听见脚步声的。

他谨慎地手扶着门，把几万斤重的腿子用力地抬起来跨过门槛。

有人，有火把：打东边那条大路上来。

敬太爷退到了门里：跨得太快点儿，差点没摔一交。

门外路上一闪一闪地发亮：橘红色的光。步子急促地响着，落冰雹似的，说不定是一批跑反的人。

给他们瞧见了敬太爷可不成话。敬太爷就忽然象被一匹快马拖着——一口气奔到上房里。他仿佛听见太太又坐了起来。他仿佛觉得大地在翻筋斗，把他身子一弹，倒到了稻草上。眼前一片黑，有些橘红色的条子在哆嗦着。

他打算等外面的步子响远了再出去的。可是那些步子越响越逼近，一点不客气的——响到了大门里面！

“那个的话……那个的话……”

进来的是伙什么家伙，敬太爷没想到它。总而言之，事情总不大那个。于是也懊悔起来，上个月不该把大门门板也卖给了别人：能够关着大门到底好得多，到底……

还来不及把这件事懊悔得完，忽然就——一屋子的亮，一屋子的吵声。

高大的房门很急地“呀唵”一声。又是一些火把闯进厅屋，冲进别的房间里，有个外路口音在失望地叫：

“操你祖宗，什么也没有！破屋子！”

敬太爷觉得自己的脑袋涨大起来，麻木得不能动。眼面前一阵亮。

太太嘎声叫：

“救命哪！……救命哪！……”

三相公哭着，抱着太太的腰。

外面高大也嚷了起来：

“我只有这点米，要吊命的，要吊命的。……副爷！副爷！不要拿去，不要拿去，我只有……”

事情明明白白：来的是鬼怕山的外路土匪。

可是敬太爷还麻木着：不知什么时候给剥下了那件长衫。他们把那件长衫抖了几下：什么也没有。他们又扯下他的裤子，脱下他的鞋：什么也没有。

“没有。这老头身上……”

他们脸是黑的，还带着些青。手里拿着木棍，铁条，还有一把不知道打哪里挖出来的一把刀——锈得连刀口子都有三分来厚。

火把上的光在摇着：黑影也跟着一晃一晃的。

又有两个走进了房里。

“那孩子也……”

那孩子也剥得光光的搜一下：什么都没有。

“大胜娘子你值价点：有就拿出来，免得我们……”

太太跪下来哭着嚷：

“我没有，我……你们看看，我们这里是……”

“一定要看看。……脱下来！”

“我……我我……”

那伙人把抱着她的三相公推开，剥她的上衣。

敬太爷老实想发作：怎么，剥一个太太们的衣裳！那个的话，这是……

三相公吓得把脑袋藏在稻草里，翘着光屁股发抖。

太太的上衣里没有东西。

“鞋子里……”

也没有。

“裤子！”

“副爷副爷……”

“一定要看！”——一把揪住她。

她又狂叫起来：

“救命哪！……救命哪！……”

拍！……吃了一木棍。

“再叫！”

她挣扎着，可是裤腰上给扯破了。她于是压着那嘎嗓子喊：

“我拿出来我拿出来，我……”

突然一下子安静了起来。连蚊子也不叫。连大家的出气也没声音。只有火把剥剥的响——响得比没有响声还寂寞。

敬太爷觉得仿佛从一座宝塔上摔下来似的，全身一荡，四肢似乎离开了他的躯体。他怎么也想不到太太有那么一手——“我拿出来我拿出来！”

“那个的话，她藏在什么地方？她竟……”

太太把东西藏得那么高明，一点也看不出——为的是怕他敬太爷偷！

忽然敬太爷忍不住要大笑：他觉得一辈子没这么痛快过。他全身发热，象穿着一件新棉袍似的。他摸一下搔疼了的胸脯，轻松地瞧着他太太。

屋子里所有的眼睛也都钉着他太太。

他太太用着那干皱的枯手伸进袴子里，在屁股后面拿出一个东西来：一张卷得紧紧的纸。

她把这藏在裤裆里的什么地方的。

“怎么，塞在屁股眼里的么！”

“还我罢，”她颤声说。“你们还我罢，你们……做做好事……副爷副爷……”

那几个把这个东西打开来：一张二十铜元的票子，买起东西来好当六折用的。

“好的！”——收下了。

此外再没有什么东西，于是他们把敬太爷三个人的上衣也带走，把桌子拆散了也带走，摇着火把出去。可是有一个又回转来，把太太的衣摔到地下还了他们。

那些人叫齐了在别的房间里搜东西的同伴，急促着步子走了。

太太一扑到稻草上就抽咽起来，三相公哭着喊妈她也不管。

敬太爷突然爆出了笑声，象赌输得一塌糊涂的人，最后的孤注赢了一大把似的。他那精光的上身笑得直抽动着，一点不感觉得少了一件长衫。

“那个的话……那个的话……”

她们娘儿俩有钱怕他偷，可是给别人搜了去。高大有米不分给他，可是吃别人抢了去。

高大是什么个劲儿呢，现在？

“高大，高大！……高大！”

可是高大不知道跑到了什么地方：他房门开着，屋子里空空的。娘卖……那个的话，高大跟那窝土匪跑了。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一个念头，敬太爷一股子劲站起来往

外面跑：他也想跟那伙人去。

冷风扫着他赤膊的身上，长满了鸡皮疙瘩。

“鬼摸了脑壳，鬼摸了脑壳！”

他恨恨地骂着自己，一面回到房里。怎么，竟想去当土匪，他敬太爷竟……

“鬼摸了脑壳，鬼摸了脑壳！……那个的话，名门之后，竟想……竟想……”

先前那种痛快还没发散完，那种“名门之后”的念头，也还钉住他，他就庄严地坐在板凳上，挺着腰板，肚子上一阵痒他也忍住了没去搔，只把两手叉在那一点没遮盖的肋骨上。

忽然他大声骂了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骂谁：

“野种崽子！娘卖×的！混账……混账……混账王八蛋！”

他腰板子撑不住劲儿。可是他还舍不得放松那付架子，于是把右腿搬上左腿，硬着脖子，仰着脑袋，带着太爷劲儿把肘往桌上那么一搁——

搁了个空。匍！——不轻不重地摔倒在地下。

黑角落里只有几个蚊子在没精打采地叫着。

原载 1934 年 6 月 1 日《文艺风景》月
刊第 1 卷第 1 期。

朋 友 俩

“期期，你告诉华伯母——你喜欢谁。”

十来只眼睛都盯住期期。期期没答腔，只把右手食指塞在嘴里，瞧着华伯母。华伯母只好自己来开口：

“你喜欢我么？你喜欢谁？”

“小胖子。”

太太笑一笑，接着就告诉牛伯母：那个所谓小胖子是周妈的儿子，也是七岁。不过她的话并没这么简单：她一直打周妈的老祖宗说起，源源本本叙述到小胖子从乡下来到这里。一面说一面瞧瞧各人的脸子。

可是期期早已走了出去。他一出房门就叫：

“小胖子！”

“这里，”声音在楼下。

“来！”

小胖子跑了上来。他俩同年。可是小胖子比期期高点儿，也粗点儿。脸色象烂熟的石榴皮。脖子是黑的，画着一条条的纹路：这是搔痒的结果。

“那个人是你的外婆么？”小胖子问。

“那个人叫做牛伯母。……来！”

两个人到了期期那间房里。炉子旁边摆着一辆三轮脚踏车，可是前面那个轮子是扁的。一架踏板坏了的汽车靠着它。书架上堆着小孩子看的画报，还有些花花绿绿的盒子，一些洋菩萨。

期期坐在那汽车里，叫小胖子推着走。小胖子力气是很大的。小胖子舌头还能敲着响——“达！”的一声。

“啵——啵！”期期堵着嘴叫。嘴就象一只鸡肫，唾沫一丝丝迸了出来。“为什么不走？”

“搔痒。”

小胖子没命地搔着脖子。那张石榴皮似的脸都皱了起来。接着——忽然汽车很快往前面冲过去，撞到书架上，一个打鞦韆的洋菩萨摔到了地下。

奶妈走进了房里，手里拿着杯子勺子的。

“期期，吃鱼肝油。”

“我不吃。”

“吃罢，期期真乖。吃了鱼肝油就吃糖，吃牛肉汁。”

“小胖子也吃。”

小胖子舐舐嘴唇，瞧着奶妈。

奶妈睬都没睬小胖子，只把勺子往期期嘴里一塞。接着又把一颗东西往期期嘴里一塞。

小胖子瞧着奶妈的手，啞啞嘴，咽一口唾沫，瞧着奶妈走出去：奶妈出房门的时候还回头瞧了他一眼哩。

“达！”

只有小胖子能够“达”，期期学不会。期期瞧瞧小胖子的嘴呀舌头的，可瞧不出什么道理；跟自己一样。不过脸子不

同，期期的脸白得象粉墙——太太还告诉过别人，期期这几天晒黑了些：“不然真白得可爱。”期期眉心上显出一块青筋。期期的鼻子是塌的。期期想起那些坐汽车的人都规规矩矩，他就把肚子一挺了出来。可是忽然他又想到了外婆：

“我不认识外婆。你认识外婆么？”

“我们外婆在家里。我们跟外婆睡。我们在这里跟妈睡。”

汽车给拖到窗子边就停住了。期期的脸给太阳光洗着就显得更白。眉心上那块青的象一块黑影。

“外婆吃人吃得快么？”

小胖子搔着脖子，脖子上就画出一条条白的。搔呀搔的就说了外婆吃人的故事。外婆老是半夜里来敲门——

“匍匍匍，匍匍匍！‘谁呀？’‘我，’外婆就走进来了。外婆是有尾巴的。外婆跟我们同睡，外婆坐在坛子上，戛落戛落戛落！外婆睡了就吃妹妹了：先吃手，格勒格勒格勒！”

“你跟外婆同睡么？”

“我们跟外婆同睡的。”

“外婆不吃你么？”

“哦，我们外婆是吃素的。我们外婆不吃荤的。”

接着小胖子告诉期期——他外婆是个好人。外婆是很大的：比妈妈还大。外婆一瞧见小胖子跟人打架就得哇啦哇啦骂，瞧见他溜冰也得骂。

“溜冰？”期期瞧着他。

“哪，这样的：叭儿——吱！我们就溜过去了。”

“去溜冰，小胖子，去叭……叭……”

期期忘了那句话怎么说。总而言之他希望有冰，可是这

时候只有水。要明天早晨才能那个。他老想着溜冰的事，晚上梦见小胖子骑着冰到电影院里。醒来奶妈给他穿衣裳的时候就喊起来：

“小胖子，溜冰！”

院子里东一块西一块黑色的冰象贴满了膏药似的。缸子里的冰结了一层厚厚的壳——通明透亮的。

风刮得呜呼呜呼地叫。窗子不耐烦地摇着——锵锵，锵锵！风似乎要钻进屋子里来。天上的黑云胶着，厚得象浆糊一样。

期期要到院子里去看小胖子溜冰，可是奶妈不肯。太太也在她自己房里嚷着：

“外面不能去呀，乖乖，冷哩。我跟你……”

声音象从坛子里发出来的。接着话声越来越大，太太下了楼。

期期瞧着小胖子到了院子里，期期就拖着太太的手叫着，眉心上那块青的突了出来：

“我要看，我要看。”

“好，看，看。我们到客厅里看，我们到……”

太太和奶妈牵着他到客厅里。太太小心地关着房门，还瞧瞧炉子里的火。

小胖子站在院子里，东瞧瞧西瞧瞧。石榴皮似的脸上发紫，还有密密的一道道的纹路，仿佛有谁拿小刀在那上面划过的。衣领上的扣子都脱了线，让冷风往里面灌。鼻涕也象结了冰：两条白柱子一直挂到了嘴上，老是不肯跑开。小胖舐了舐嘴唇，自言自语地说：

“冰太少。”

干么他不溜冰？

“你溜冰，你溜冰。”

可是小胖子没听见。他瞧了会儿，忽然嘴里一声“达！”跑了开去。他是去打水的，他想泼些水在院子里让它结冰。

“小胖子！”奶妈瞧见他提一桶水来她就嚷。“你干什么？不准泼水！告诉周妈打你！”

期期总想看溜冰，他打奶妈，他叫小胖子泼水。太太一把抱住了他：

“溜冰不好看。乖乖，乖乖，叫小胖子捉麻雀。”

“捉麻雀，捉麻雀。”

捉麻雀可不怎么容易：它们跳着叫着，你一走过去它们就啾的一声飞了。小胖子喘着气，让鼻涕封住嘴，让脖子痒着，他只是跑到东，跑到西。可是一扑一个空。接着麻雀又停到他对面，咕咕刮刮嚷着。这回小胖子摒住气，踮着脚尖，猛地就冲了过去。

吱！——脚在冰上一滑就摔了一交。

小胖子刚要哭，可是窗子里的人都格格地笑，于是他也只好笑起来。

麻雀抓不着。期期可不高兴，大声吵着：

“我要麻雀，我要麻雀。”

“乖乖不要吵，乖乖……”

“我要麻雀，我要麻雀，我要麻雀……”

“买给你，买给你，叫小胖子去买……”

期期可哇的哭了。

“我不要买的，我不要……”

“乖乖不要哭，乖乖。……麻雀一点也不好玩。吃橘橘，橘橘真好吃，乖乖……”

太太抱着期期，撅起嘴唇亲他那粉墙似的脸。奶妈榨着嗓子跟着说橘子比麻雀还好，一面走了出去，可是回来的时候还是空手：橘子吃完了。

期期从来没碰见过这些不称心的事，他又大声哭起来，一面吃力地咳着，脸给涨得发紫。

太太大吃一惊：

“怎么又咳！乖乖你不舒服么，乖乖你……奶妈你打个电话给老爷……奶妈你叫车夫去接师大夫来看看。……乖乖你没有什么不舒服么，你肚子里……”

“我要……我要……”

“橘子就去买，叫小胖子去……小胖子，小胖子！……小胖子你会买橘子么？”

“会的。我们买过的。”

外面风更大，迎面刮过来象要挡住你不叫走路似的。嘴呀鼻孔呀都给风遮住了不给透气。灰色的云压在脑顶上，仿佛是一块大得要命的大铁板。小胖子怕风把他吹得退回家里去，他就用脑袋使劲地向前面顶着走。两条腿象踏着水似的那么吃力。天上那块灰色板子越压越重，叫你肩膀都发酸。等小胖子买了橘子回家之后，半空里就飞起雪来。

雪老是撒米粉似地撒了两天。

太太很高兴，因为期期喝了师大夫的药就没咳过第二声。太太把期期一把搂着：

“期期真乖，期期肯吃药，一吃就好了。期期真乖，等天晴了叫小胖子堆雪人给你看。”

“我要雪人，我要雪人！”

小胖子起劲地把舌头在颚上碰了一声：

“达！我们会做雪人。我们还会搓雪球。我去……”

这么着小胖子就一口气奔下楼，跑到了院子里。雪堆到了他身上，盖到他睫毛上。他又蹦到了厨房里去，想偷一把铲子来。

厨子把那大脑袋回过来。瞪着眼叫：

“走！”

“越越越！”

“告诉周妈揍你！”

小胖子空着手逃到雪地里对着厨房嚷：

“大头大头，

下雪不愁：

别人打伞，

他拿个大马桶在头上一嵌。”

“滚！”

“操你的妈，呸！”——对厨房那边射一口唾沫，可是吐到了自己衣襟上。

期期跟着太太奶妈在客厅里喊着他的朋友。可是太太打断了她：

“小胖子来了，小胖子来了。快点呀：我们期期要看哩。期期，我们这里是特别包厢。”

小胖子蹲着：两只脚完全埋在雪里，屁股也在雪上面——

破棉裤绽出来棉花，衬着雪就显得更脏。小胖子一个劲儿在捞着雪，搓成一个个丸子，手冷得痛起来，就放在嘴边呵了一下。

可是期期觉得这特别包厢还不大满意。

“我要到外面去。”

“外面冷，乖乖，要生病的。”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眉心上那块青的突了出来。

太太堵着嘴：

“我不喜欢乖乖了，我。”

“哇——！”期期哭了出来。

“好好，我们到廊子上去看。奶妈你把他皮斗篷拿来，还有围巾。”

期期给包得象粽子，只露出两只眼睛。奶妈提个脚炉挨着他。他尖声喊小胖子，对他说着些什么，可是嘴给掩在围巾里，别人听不明白。小胖子一个劲儿把那些雪丸子扔着跑着。有几个落到雪上，就陷到了雪里面，有几个钉到了墙上，就成了个白白胖胖的大扁脸。

“小胖子，扔得高，扔得高！”

“我们这个扔得高。”

这扔得高的一个雪球落到了小胖子脑顶上，给摔得粉碎。石榴皮似的脸上全是白屑，嘴呀眼睛都睁不开来。小胖子不知道这到底是应当笑还是应当哭，他打不定主意，就干叫着。

还有些雪粉从衣领里掉了进去，打脊背一直冷到腰边。接着小胖子又搓第二批雪球，又扔。玩了幾次玩得膩起来，小胖子就突然扑的倒到雪地里——仆着。

期期吓了一跳，叫道：

“小胖子，小胖子，你快……你快……”

马上小胖子又爬了起来：

“你们看！”

雪上印下了一个人模子：象小胖子再象没有，鼻子上也有黄鼻涕。太太也说印得真象。

这么着一共在雪上面印了五个小胖子的模子。

小胖子身上冒着热气。

“我们衣裳结了冰了。”

“小胖子鼻子里也有水。”

“我们鞋子里有水。”

太太打了个寒噤，叫期期到里面去。她带着八成鼻音告诉期期：期期是乖孩子，乖孩子是不在外面受凉的。

小胖子全身都是水绿绿的，冰冷的，仿佛光着屁股躺在雪里。他就溜进了屋子，靠在火炉旁边。期期也跟着走进来，瞧着小胖子身上冒着热气，象厨房里的大烟囱。

“你有水，”期期手指触在小胖子身上又缩回来。

“我们有许多水：我们有十担，有十八担，我们有……我们有五担哩。”

这么多水一下子可干不了。一直到睡的时候还没干。周妈瞧见小胖子的衣裳就骂了起来。

“小鬼！死家伙！玩雪玩得……玩得……”

小胖子一钻进被窝里就嚷肚子疼，滚着。可是屁股上给捶了几下：

“睡！不许喊！谁叫你自己……”

咬着牙嘟哝着，可是周妈到底到楼上去问太太讨万金油。

楼上正在乱忙一气：期期白天着了凉，肚子疼。老爷在打电话给师大夫。太太抱着期期在屋子里一来一回地踱着。

第二天老爷整天没出去，在期期房里陪着。期期肚子不疼了，只是咳嗽，发热。

小胖子呢就泻着肚子，一坐上抽水马桶就开自来水龙头似的，叫你听着不知道他是在拉屎还是撒尿。一拉完就轻松起来，蹦蹦跳跳到期期房里。

天晴了。积雪成了硬块。屋檐下倒挂着一条条的冰柱子。小胖子想叫他那位朋友看他溜冰，可是期期老病着。

“期期你别生病了罢：生病有什么好玩呢。”

一连几天期期只是咳嗽着，额头烫得烤白薯似的。

太太一天到晚红着眼睛。老爷打电话给这个大夫，给那个大夫。许多西医诊得没有什么办法，于是花五十块钱请了一位中医，期期给灌了三贴药，那天晚上热度突然加高。半夜里临时请姓缪的那个德国鬼子来，他也摇摇头，姑且打了两针。

大家提心吊胆地瞧着期期，象等着什么似的。只要期期稍微动一动，他们心里就一跳。

期期哼着说：

“我要橘……我要……”

缪大夫说橘子可以吃，太太就发脾气似地说：

“小胖子，去买……”

小胖子一拿着钱就往外跑。月亮发青，跟着小胖子跑。从水果店里买了橘子回头，忽然肚子又疼了起来。他嘴里“达”

了一声，可是更难受起来：肚子里的鬼东西直往下面坠，象有十个秤锤吊着似的。他满脸的汗：淌到龟裂的地方就疼得发抖。

“要出来了要出来了！”

四面瞧瞧：月亮照出来的光象是结了冰。店家都关了门。大街上可不能拉屎。肚子里咕噜咕噜响着：那鬼东西只是想要钻出来。

他站住了一会儿，两腿夹得紧紧的。一面还用手捺在棉裤上，象塞瓶塞子。

肚子里响了一会儿，那鬼东西倒放松了一点。可是他走了几步它又想跑出来。一个不留神——那个倒楣的地方一阵热。他哭丧着脸说：

“一定是它，一定是它！”

这么走走又站站，站站又走走，到底回了家。他手象枣子似的颜色，手背比往日厚了半寸。破的地方淌着血。

“橘子！”

他把那袋橘子一扔到期期房里就往楼下跑。几乎来不及揭便桶盖——那鬼东西就进了出来。抽水管坏了点儿，水不断地流……小胖子奇怪自己肚子里那鬼东西干么老拉不完，他就在桶子上坐了三个钟头。

第二天小胖子象往日一样，他到院子里瞧瞧地下的光滑滑的东西，他拣一块砖头放在冰上，一只脚踹上去，那只脚一撑：叭儿——吱！

“一二三！期期病好了。期期来看我们溜冰了。”

九点多钟的时候，忽然奶妈在楼上大声哭了起来。小胖

子踮着脚尖一到期期房里，他就在门口愣住了。他们大家围住期期。太太在抽咽着。老爷揩着眼睛。期期静静躺在床上，太阳照着他那白得发青的脸。那橘子放在床边椅子上，还没谁吃过。奶妈哭着嚷着，象吵嘴似的：

“期期，你怎么就去了……期期！……”

窗外瞧见对方屋子的檐下挂着一条条的冰柱子，下面尖尖的，象山羊下巴上那撮毛，给太阳照得一闪一闪地在发光。

作于 1934 年

笑

“强三你看，发新嫂这张脸倒白漂哩。”

强三大笑起来，一面翘起个大拇指：

“九爷你眼界高，眼界高！俺，我说的。”

“田夸老家有这样一位嫂子真是奇怪。……这块白漂肉叫发新衔在口里，鲜花插在牛屎堆上。我们发新嫂是……发新嫂你说是不是？……”

九爷那张脸渐渐往发新嫂跟前靠近——灯照得他的脸子半面黑半面红，那上面的又粗又大的汗毛孔也瞧得清清楚楚。两个嘴角给腮巴上的纹路扯了开来，规规矩矩露出了他那排歪头孔脑的牙：陷进去的几颗是黑的，突出来的几颗是黄的。闪着亮的是那两颗金牙——古铜色。据李道士说这并不是真金，只是洋鬼子包粽子糖的纸，九爷打什么地方捡着就拿来贴在牙上了。

不过这是从前的话。现在谁也不敢说九爷一句闲话。就是李道士也改了口气：

“九爷手上那个金戒指是真赤金哩。”

跟着就叹了一口气，谈到村子里不太平：

“这几年真是！唉，劫数！我们大家还能够勉强过日子，

全靠九爷，要不然的话……”

“九爷倒有几手。他从前……”

他从前——可没谁瞧得起他。可是不知怎么一来给他混出了一条路：他手下有几十个打手。他们包运着全县的特货。去年死了那个抽一辈子“高射炮”^①的老陈，可没见着他那尸身——听说是九爷他们偷去卖给东洋人的。

民团也在九爷手里。

九爷神通大着哩。要不然的话怎么明举人那么相信他——他俩还拜了把。明举人当着这团总，可是不管事，把什么都交给了九爷。

“有我，”九爷拍了拍胸脯。“你放心，地方上要是出了事——问我！”

不是夸口的话：九爷觉得这地方上的人不难对付，不论女的男的。杨发新那混蛋——九爷已经对付下了。发新嫂也不费什么劲：只不过叫强三去跟她说上了几句话，她就上了钩。

于是九爷把眼珠子冲着发新嫂——越钉越近。眼球上涂着红丝。左眼只有右眼一半那么大。

发新嫂不敢看他的脸，只把眼睛对着他那大绸夹袄的扣子。

可是一只手抓住了她肩膀。接着一条冰冷的舌子舐到了她腮巴上——凿刀似的。

“不要……不要……”

她一抽身——退了几步，挨近着那扇门。她那褪了色的

① 原注：抽海洛英的人，把这白粉装在纸烟头上，点着一抽，就了事。因为怕药粉掉下来，故抽时必须把纸烟竖着，那不象高射炮么？

蓝竹布衣衬在门上就显得格外分明。

强三正端着那碗烧酒送到嘴边去，这里突然大笑起来，差点儿没把碗摔到地上。

灯在冒烟：天花板那儿象有黑云压着。

九爷可一下子把脸绷了起来，右眼更大了些。他尖着嗓子，拖着声音——

“噢——！”

老实说，他十几年来没碰过这么个钉子。

女的颤声说：

“九爷九爷，我求求你老人家……”

“怎么，你不干了么？”

“九爷你老人家是……”

屋子里只有这么三个人。强三觉得再笑下去没什么意思，他就正正经经呷了一口酒，用手背擦擦厚嘴唇，偷偷地瞧到了九爷脸上。

“不对劲，不对劲，”他想。

九爷的脾气他知道，做一桩什么事——顶怕的是扫兴。要是这回发新嫂不识抬举，叫九爷扫了兴，他强三可得挨骂。

“呃，发新嫂，”强三站起来往她那儿走过去。

她那张“白漂”的脸带点青色。

“发新嫂你自己想想，自己想想。俺，我说的，你还是好好伺候九爷一晚，免得……”

他打了个嗝儿，偷偷瞅了九爷一眼。

“唔。哼。唔。”

九爷鼻孔里响着：象在咳清嗓子里的痰，又象是冷笑。

“本来是她自己愿意的。我九爷还怕没有雌头！我不在乎她这……”

三个小老婆，再加上城里包定的几个花姑娘，还有零买的。发新嫂真不算什么，九爷只是想尝尝新，并且——

“并且叫杨发新晓得我九爷的厉害！杨发新不过是个田夸老，他竟敢到我头上来动土——哼，老实不客气，叫他吃点王法！还叫他老婆也上我的钩！看他姓杨的斗不斗得过我！……”

可是发新嫂把汗涔涔的手按着门，瞧这劲儿她是想跑。

九爷坐了下来，右眼角一抽一抽的。他那大影子把屋子都挡得漆黑。

那第三个瞧瞧九爷又瞧瞧发新嫂。他打了个嗝儿，有些东西冒出了食道，可是马上他把它咽了进去。

“发新嫂你要看开一点，看开一点，不要……”

突然——门一开，发新嫂一抽身就跑掉了。

强三马上冲出房门——一把拖住她：

“跑不得跑不得！”

她挣扎着。

“呃呃呃！”强三警告她似地压着嗓子。“你们发新还要命不要，要命不要？”

沉默。发新嫂僵了似地站着，有点喘不过气来。

“九爷的脾气，你晓得的，”强三把喷着酒味儿的嘴凑过去，拼命压低着嗓子，可是震着对方的耳朵。“九爷把你们发新抓了来，你们发新的性命，就在九爷手里，你要是不依……”

“我是……我是……”

“呃，听我说听我说。”

于是他四面瞧瞧，怕谁偷听了去似的。这时候他忽然打了个嗝儿，叫他自己吓了一跳，就赶紧用右手把嘴掩住了一会。

“九爷要把发新当土匪办，俺，我说的。他会……”

发新嫂尖叫了起来：

“他怎么是土匪！”

“嗨，不要叫！”

闭了会儿嘴，强三的话就来得慢条斯理的：

“你听我说。九爷跟明举人常说——常说——近来乡下人都不大安份，都是发新带头，他带头，我说的，呃，九爷说的。我看……我看……呃，那天发新竟敢顶九爷几句，还骂九爷是什么什么的，还动手动脚，俺，我说的，呃，九爷自然要抓他。……发新在民团里吃王法，你是晓得的。要是你好好伺候九爷，我说的，九爷一定放掉他，一定放掉他。要是……”

强三紧瞧着她的脸。

打门缝里射出了一条亮，在发新嫂身上转了弯。

“你想想罢，”强三说。

发新嫂瞅一眼那扇门。

房里那位九爷在干什么？也许已经安安静静坐在那儿喝烧酒，满不在乎地微笑着，右眼角在一抽一抽的。可是也说不定他在发脾气，嘴角边那两条皱纹一直拉到鼻子边，眼球上涂着红丝，想着要给发新吃点苦，然后咬一咬牙说他是土匪：砍他的脑袋。

一到第二天，发新的脑袋就得挂在树枝上。明举人他们

准会请九爷吃酒席，拍拍他的肩膀——

“全靠你，为地方除一大害。”

明举人跟发新本来是对头。

于是发新嫂一家人——那又瞎又聋的老太婆，那两个孩子，连发新嫂自己，他们都得……

强三知道发新嫂全明白这些事，他就又打个嗝儿，咽下一口唾涎，三遍四遍五遍地说着：

“你想想罢，你想想罢：俺，我说的。”

他安然自在等着，只要她身子动一动，或者嘴动一动，他就容易向九爷交差了。

可是那个只咬着嘴唇。

房门里面忽然訇的一声响，把门外面的人都吓了一跳。

四只眼睛钉着那扇门：听着看有没有下文。

静悄悄的。

强三用手背抹了抹嘴，就怪体己地跟发新嫂谈起来。他觉得屋子里那么訇的一响了之后，他就非赶紧办完了这件事不可。他叫发新嫂知道九爷是个大方人，只要她肯依他——

“九爷是不在乎钱的。”

他问她现在是不是要钱用，接着打了个嗝儿，象代替她回答了一声。

“你正短钱用吧，是不是，是不是，俺，我说的？——啾！”

她家里是怎么个情形——强三当然明白，并没“啾”错。她那两个孩子在等着她给吃给喝，嘎着嗓子哭着喊妈妈。那两岁多的小丫头在地上爬，拖着寸来长的鼻涕，把泥土抓着往嘴里塞。老太婆也等着她去照应，张开干瘪的嘴，一天到晚啾

啾着——谁也没去听她胡说些什么，她也要填饱肚子。她还不知道儿子给九爷抓去吃王法哩。

民团里那些副爷那里也得使钱，塞几个到他们手里——好叫发新少吃点苦。……

这里强三叹起气来，好心好意地再叫发新嫂想一想。

“想想罢，想想罢，”他学着明举人那年劝说灾民出境的那种劲儿，哭丧着腔调，似乎一个不留神就得淌下眼泪来的。“你也真可怜，唉！你是——嘖！”摇摇脑袋，伤心得连脸都抬不起来。“不过九爷是肯救发新的，肯救的，俺，我说的。你要是依他——好好伺候着他……他又肯花钱，又肯救你们发新。你要是不——不——不那个的话……”

只要九爷横一横心，就什么都完了。

发新嫂打了个寒噤。可是那些利呀害的她都想不上来。她眼面前只显出九爷那张嘴，闪着那两颗古铜色的牙，那张嘴要是肯动一动，发新就能够自由自在地回家。

她害怕地四面瞧一眼，又回到了屋子里。

“九爷，九爷，发新是……你老人家放了他罢。……”

九爷高兴地叫道：

“哈哈，我晓得你要回来的，我晓得的。……嘖，怎么要扮这样一副苦脸：快活一点呀。”

那双一大一小的眼睛就往房门口膘了一下：那儿站着强三。

强三知道那个在夸奖他，可是他拚命装着个满不在乎的劲儿。

女的脸发青，眼睛里泡着泪水。

“你老人家高抬贵手——放了他。……他脾气不好，冒犯了你老人家，他是……一个种田人总是……”

“来，香一个嘴！”

墙上那大黑影子一晃，就举起了起重机似的东西：九爷两手捧着她的脸。

她没挣扎。眼泪淌到了腮巴上，在灯光下面闪亮。

“九爷你老人家……”

“呃，呃，呃，”九爷他老人家警告似地叫着，可是声调还算客气。“你来到了我这里，就要好好的，我花钱买你一张哭脸么！……你要的是钱。我要的是快活。……呃，呃，呃……”

房门口那个人瞧着他俩，一等他们有谁拿眼睛扫过他身上，他就赶紧把视线移开。他两只脚在地上轻轻擦着：他不知道还是走近他们跟前的好，还是退出去好。

九爷嘴角往下弯着，那两条纹路给灯光照成一大条黑的，象用墨笔勾了一下。

强三就叹了一口气说：

“唉，发新嫂你想想罢，你想想罢，我说的。”

可是发新嫂只瞧着那双涂满了红丝的鸳鸯眼。

“九爷九爷……”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呃，笑一个看看，笑一个。”

“九爷你老人家总要……”

“不行！你先笑一个给我看看！”

“他是……他是……”

“先笑一个再说！无论如何要笑一个！”

两双眼对着。两张嘴闭着。

平日九爷有什么心腹事总叫强三办：强三挺能干，九爷有什么麻烦他都解得了的。于是他就插了嘴，一面挺挺胸脯，似乎在办地方上的一件大事：

“发新嫂你就笑一个罢：这又不是赔本的事。笑一个罗，笑一个罗，我说的。你想想罢，你是……哦！”

他赶紧咽下一口唾涎，抹抹嘴。正打算再往下说，可给九爷抢说了去——

“笑一个！——不笑不行！”

发新嫂喘着气。

愣了这么分把钟，发新嫂就咬着牙，吃力地笑一下，跟着一大颗眼泪滚到了脸上。

那个把这张水绿绿的脸拧了一把：

“喂，这才象样！”

强三瞧得有点不好意思似的，低着脑袋，把又短又粗的脖子害臊地扭了一下，仿佛是个十七八的闺女。这时候他脖子里猛的爆出了一声嗝儿——

“哦！”

那边那个男人冲着发新嫂的脸笑着，挤出他那歪头孔脑的黑牙和两颗金牙。

女的嘴唇用劲地动了几动，可是声音给梗住了不出来。她拚命忍住哭，装个挺卖好的脸色对九爷仰着。

“九爷你老人家晓得发新是……发新是……”

“什么？”

“你老人家放了发新罢，他是……”

“发新？”九爷似乎吃了一惊：到这里他才行她跟他谈着的

是发新的事。“发新，哼！”他停了会儿，瞟强三一眼。“老老实实告诉你：我九爷就最讲究个礼数，他这回——他竟敢……”

“发新是好人，不过脾气……放了他罢，放了他罢，他实在……”

“那——”九爷摇摇脑袋。“哼，没有这么容易。”

他用指节敲敲桌子。他脸上刚才那副嘻皮笑脸劲儿给收拾掉一点儿，只把肌肉绷得不松不紧。

不用说，这里该来一套正经话。

“现在呀，哼，”他右眼皮在抽动，嘴角下面裂着两条短短的皱纹。“现在这批乡下人简直不成话。发新是——发新是——我晓得的，许多坏事都是发新领头。这些事我九爷都明明白白……你们这些田夸老……”

“阿弥陀佛，你老人家不要冤枉他……”

“呃，呃，冤枉？他有意跟我作对，跟明举人作对。他竟冲撞我：骂我祖宗，还动手动脚要打我！这简直是土匪！——我对土匪是一点不留情面的：我自然要抓他！……王家的抢案一定有他，他跟他们……”

“你老人家……”

九爷可微笑了一下。右眼张大得关不住眼珠：让它突得高高的。嘴一动一动的象在吃什么东西。

“呃呃呃，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发新只要吃点王法就会放的。……不管它，你好好伺候我一晚——包你有好处。九爷是明白人，我九爷。”

他拍拍胸脯。

强三咂咂嘴，想插句把话，可是没什么说的：要说的也不

过是翻来复去那几句。

九爷眼珠那么一旋——左眼全露了白，右眼眼黑可还没挨着边。然后这双眼珠停到了强三身上。

“真奇怪，发新嫂嫁了这么个男人——又粗又蠢又混帐。要是这位嫂子跟了我九爷，那——强三你说是不是。”

那个赶紧大笑起来。

“九爷你的话不错，你的话不错。俺，我说的。……发新嫂你看？”

发新嫂用手抹抹脸上的泪水，用力地瞧了九爷一眼。

可是九爷一把搂住了她，左眼眯着，右眼角在一抽一抽的，用着温柔透了的声调说：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好嫂子。”

接着——一把凿刀似的舌子舐到了发新嫂脸上。

强三把个隔儿闷在嗓子里，“咕”的一声。他装做没看见他们似的，脖子一扭，轻轻退出了房门，脸上堆着微笑。房门关上之后，他还在门缝里张了会儿。

房里的那一套——是他强三的得意之作。

于是他轻松地透了一口气，回到了自己的房里。

“九爷会给她多少钱？”他消遣地问自己。

乡下货比不上城里货，总得便宜点儿。

不过九爷并不在乎钱，九爷只要叫杨发新受点儿气。一到明天，他强三就得叫杨发新知道这回事。

“好，你跟九爷作对罢，只要你斗得过。……老实告诉你，连你的老婆都跟上九爷了。……你这土匪，你这你这你这……”

还得骂句把什么，可是他想不出：没有比骂他做“土匪”再

适当的。

“土匪要砍脑袋，要砍脑袋，我说的。”

杨发新那家伙当然也逃不了这一着，九爷跟他说过。老实说，发新嫂好好伺候了九爷一晚——也救不了她男人。

“留着这土匪叫地方上遭殃么，俺？”

强三爬上床，伸长着脖子把灯吹熄。

他眼睛一阵花。

忽然——杨发新的影子矗在面前。身上一条条青的红的。两条腿因为上过了踹棍，有点站不住。

“不要找我，”强三镇静地说。

这家伙离死不远，灵魂脱了窍。可是他能怪别人么。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数，我说的。……谁叫你跟好人作对，谁叫你犯法？”

那天强三去派团防捐，杨发新他们硬说没钱，还和强三顶嘴。强三吃打了一拳。现在肋子骨还有点疼哩。

“唔，看罢。”

他放心地把被窝蒙上了脑袋。

外面有个女人在叫魂，声音发抖，不象人类的嗓子。叫人听着汗毛直站起来。

一只狗嗥声叫着，象有什么大祸就要到来似的。

这年头真奇怪：就是有九爷那么个能干人，可是地方上也还不安静，明举人还时时刻刻怕有什么大乱子。

强三就轻轻嘘了一口气。

不知道睡到了什么时候，可连这所房子里也不安静了。

九爷在他屋子里大声嚷着，象老虫发了脾气。

匐！敲着桌子什么的。匐，匐！

“怎么！”强三赶紧坐了起来，连呼吸都屏得紧紧的。

“你你！”——九爷似乎咬紧了牙。“今天这一晚是我包定了的……你随我摆布！……”

过了会儿——

“你敢！……看你逃到哪里去！……”

匐隆匐隆匐隆！——一阵乱步子！

女人的尖叫。

强三把衣一披，两只脚移到床下找鞋子——脚板就在泥地上乱擦着。右手伸到了桌上，摸洋火。

这会儿没一点声音。

突然——九爷的大笑声，象鸭子叫似的。

“呃呃，这样……乖乖地伺候我九爷……”

强三右手放在桌上没动，侧着脑袋听着。

只有狗叫：听不出一声一声的“汪汪汪”，而是联成一整片——拖长着叫着，声音还带颤，仿佛有个女人在凄厉地哭。

这叫声使强三不舒服起来。

“操你娘的！”他又躺下去，把被窝蒙着脑袋。

过了十分钟他就打起鼾来，这么舒舒服服地睡着一直到天亮。这中间只给九爷吵醒过一次，可是也不是什么乱子，九爷只叫了一句——

“呃呃，怎么！我告诉你——今晚是我包定了的！”

强三起来的时候，九爷已经要打发发新嫂走了。九爷在荷包里拣了老半天，掏出了一块钱。

一块龙洋。擎在九爷手里——亮闪闪的。

“发新嫂你笑一个：笑一个才给你。呃，笑呀！……喂，这才对！”

叮！——那块龙洋扔到了桌上。

九爷瞅了强三一眼，嘴角上的皱纹动了几动。

发新嫂抓着那块钱，手哆嗦着。

“谢谢九爷呀，”强三带五成鼻音叫。

突然发新嫂痛哭起来，全身都发抖。

“哪，哪，哪，”九爷把嘴唇撮着，右眼皮抽动了一下。“我不欢喜看人哭：你不要在这里哭。”

女的一转身就走，可是九爷揪住她膀子：

“来来来，我们到底还是有恩情的，让我……”

她咬紧着牙，用力挣开他的手。

九爷跳了起来。

“不行！——我花了一块钱哩！……你晓得我九爷的脾气是拗不得的！”

一把拖了她过来，用右手在她大腿上扭着。

发新嫂全身一震，尖叫了一声。扭第二下的时候她可没再开口——扭一下她就颤一下，九爷膀子上的肌肉也就跳一下。

强三瞧着他自己的左手背，象看西洋镜似地那么出神。

最后九爷扭到了发新嫂脸上——扭了两把，她腮巴上就有两块紫红的。

“滚罢！”——一推，让发新嫂跌出了房门。

房里两个人大笑起来。

“九爷你花了一块花边……”

“唔，这是吴八杆子那块钱，”九爷扣着扣子，一面忍不住又要笑，露出那排五颜六色的歪牙齿，右眼皮也抽得更厉害了些。“她会来换的，她。”

一点也不错。下半天发新嫂到清风阁找着了九爷，请九爷换一块钱给她。

“请你老人家换一块钱给我罢，这一块是……”

发新嫂脸子成了灰白色，腮巴上有两块紫的，还透着青，肿着。

九爷那对鸳鸯眼打发新嫂脸上移开，把茶店里的人都瞧了一遍，又盯到了原处。大声说：

“为什么？”

“这块钱是铜的，我给许多人……”

她给许多人看过：铜的。可是发新在牢里等着钱去救命，家里那老太婆和几个小鬼也等着米下锅。

“我怎么会给你假洋钱？”九爷的眼睛又四面扫了一圈。

发新嫂咬着牙。身子摇了几摇，她就用手撑着桌椅角。

“你老人家早晨给我的那……”

九爷眼珠子旋了一转，眯着个左眼，嘻皮笑脸地把脖子扭了一下：

“我九爷怎么要给你钱？我欠了你什么不明白的账？你说出来，当大家的面说，我马上换一块给你。我怎么要给你钱？”

大家都打起哈哈来。

“真的，九爷为什么凭空给你一块钱？”

“风流债，风流债。九爷欠了她的……”

“呃呃呃，其中必有道理。九爷你……哈哈哈哈哈！”

“九爷倒喜欢乡里货，唔。”

“有其夫必有其妻，”一个老头说完了瞧瞧大家，可是大家在笑着嚷着，于是他把这句话说了七遍。

强三笑得差点儿没昏过去，一口气笑完就捧着肚子喊“哎唷，哎唷”，跟着就提高着嗓子——把一切声音都压倒：

“她跟九爷是有缘份的，有缘份的。俺，我说的。”

发新嫂哭着，一个劲儿求九爷换一块钱给她。

“九爷你老人家修修好……”

“啧啧，又来了！……哭脸我是不高兴看的，你要……”

“喂喂，”强三插了进来。“还是笑一个，还是笑一个，我说的。”

“喂，强三对。……好嫂子你就笑一个罢。”

大家又哄出了笑声。

茶客全都拥到了这儿。

“她问九爷要钱，叫他……”

“她男人就是那个，就是杨……杨……”

“杨发新。”

“唔，杨发新。如今乡下人都不安份，他是……”

九爷掉过脑袋去插嘴：

“上次王家的抢案就有他。”

“好买卖，好买卖：男人当土匪，堂客卖娼。”

话声笑声打成了一片：清风阁从没这么热闹过。

九爷一会儿摆摆手叫大家听他说话，一会儿扭扭发新嫂的腮巴子。

“笑一个笑一个！我九爷只要……”

“九爷你告诉我，她要几个钱一晚？”

“嗨，你要割九爷靴子么？”

又一阵雷似的哈哈。

“杨发新还要跟九爷作对哩，连他堂客都……”

九爷呷了一口茶，右眼皮没命地抽动着，把黄牙黑牙都笑得露到外面，摆摆手叫：

“办了杨发新——叫这小寡妇怎么挨呢，这样白漂的脸……”

“跟你九爷，跟你九爷，我说的。”

“跟我九爷么，那是……”

忽然——一把茶壶飞了过来。

九爷眼面前那么一闪，他赶紧让开：没打着。这点本领在九爷并不算稀罕。

哗啦！——茶壶在地上摔个粉碎。

一下子把笑声话声都打断。五六十只眼睛都钉着发新嫂。谁都紧张着脸子。

这茶壶是发新嫂摔过来的。她脸色发青，腮巴上那两块又紫又青的疤——似乎更肿得厉害了点儿。她没命地咬着嘴唇，手抓着拳，身子哆索得象要倒下去。

九爷一跳：

“嗨！”

发新嫂又抓起一把茶壶来要摔，强三他们可揪住了她的膀子。

“嗨，这年头连堂客们都……”

发新嫂腿子一软，脑袋倒了下去。脸成了石灰。嘴里象螃蟹似的冒出许多白沫来。

原载 1934 年 8 月 10 日《现代》月刊
第 5 卷第 4 期

温柔制造者

天晴得没一丝云。太阳影子挺光烫。

日历上的字是红的。

这一点不含糊是个好日子。公园那些地方全是些人：女的男的一对对紧挟着走，生怕对手逃去似的。

一些打单的家伙可不怎么舒服，叹口长气。

“这天气真无聊。”

“要是有个把娘们儿挟在手里……”

“麻烦劲儿。这天气叫人什么事也干不了”

“真奇怪，我们脸子也不见得比老柏坏到哪里，他恋得着爱我们就恋不着爱。”

那个所谓老柏只笑了笑。

“老柏，你舅爷没写信告诉你太太么？”

老柏摇摇脑袋：

“连我那位舅爷也没知道。”

“她家里可知道？”

“谁？”

“家璇家里。”

老柏又摇摇脑袋。

停停。

“她哥哥把我当个忠厚长者哩。”

“真糟糕。她哥哥也许以为你是个天阉吧。……那位哥哥也太天真：竟放心交个妹妹给一个男子汉去照应。”

点着一枝烟卷，老柏坐到椅子上。他觉得朋友们对他还有点误解，就吐了口牛奶似的烟，哇啦哇啦谈起来。

“我跟家璇的那个可不是偶然的。……”

他一提起爱呀恋的那些字眼总怕肉麻，就老是拿“那个”来替代。

“我对于那个——可一点也不随便。我不象香肠那种态度，香肠的烙蛮死^①是……”

别人打断他：

“我知道，我知道。别耽误你的工夫，你赶快去幸福罢：有人等着你哩，唉。”

说了又哭丧着脸叹了口气。

“对不起，”老柏戴上帽子就走。

没有一点儿风。全身被太阳晒得软软的。

老柏右手插到衣袋里，打算着今天跟家璇到哪儿去。她那学校的会客室里可不能久坐。况且这么个好日子——不出去逛一会也不成话。

可是上哪儿逛去，每次他俩见面的时候就把这当做个难题。

“上哪儿去？”他问。

“随便。”

① Romance(罗曼司)的谐谑性音译。

“大便还是小便？”

女的就响着电铃似地笑起来。

男的想着，搔着脑袋——头发里落下些灰白色的雪片。

“城南公园行不行？——有海棠。”

“好罢。”

“怎么你老是不出一点主张？”

“我觉得你一切都是对的：我随你。”

这么着就是城南公园罢。

他俩在海棠树下走着。手抓着手。靠得紧紧的。女的比男的矮一个脑袋。

一些蜜蜂嗡嗡地叫，听着这声音就疲倦得要瞌睡。

树下有些一对一对的走着坐着。那些打单的总得注意地瞧他们一下。

老柏把步子放慢，掏出一枝烟卷来点上了火。

“这儿人太多，讨厌。”

“假如只有咱们俩，那也没意思。”

她瞧着他，过会儿又说：

“我希望都是些一对一对的：譬如是一——譬如是一——是我们的配角。……我老觉得这世界只是我们两个人的。”

两个人在树下弯弯曲曲走着。

“你那篇恋爱论文写完了没有？”她拚命跨大着步子好跟他的步伐一致。

“没哩，”男的轻轻嘘口气。“你对我那篇文章的立论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我是完全同意的，可是……可是……不过我老是想

到……”

“想到什么？”

没答。只是伸出右手，拦过老柏的腰后去抓住他的右手。

走一步，他俩的肩膀就挤一下。老柏发现他跟她的步子走错了，于是换了换腿。

“你想到什么，嗯？”

“我老是害怕。”

“你还是那句话——怕我不那个你，你真……”

“我还是那么想：爱是容易幻灭的。”

她眼盯着地下，过了那么两三秒钟又猛地回过脸瞧着他，抓着他右手的那只手也紧抓了一下。

老柏四面望望：这儿没别的人。他停了步。

“我不是说过的么：小姐少爷们的那个当然得幻灭，可是我们……至于我们的那个……”

他手撑在一棵树干上。她两手搭在他肩上。

“总而言之是这样，”他瞧着她的眼睛，她眼白上有一小块青的，“正确的那个是不至于幻灭的，那个是……那个那个是……咱们坐下来罢。”

接着老柏就把说过三十六遍的话又说一遍。

她眼珠子动也不动——一个劲儿盯着他。

他嘴唇挺吃力地在运动。嘴上下巴上稀稀的几根胡子，象地下的青草。右耳边贴着一个圆疤，光滑得仿佛是一面铜镜。他嗓子提高的时候，那面铜镜和那些青草什么的就地震了似地波动起来。

“我们的那个不是偶然的：我们是……”他打了个呵欠。

忽然他脸上痒了起来：他才发现她的脑袋已经搁到了他肩上，他就伸出手围住她的背。

话可总得说完它。于是背书似地告诉她：他反对小姐少爷式的“那个”，他反对喝水论的“那个”。顶标准的“那个”应当建在僚友关系上面：两口子走着一样的步子，能合作，“这就是说，配偶要是个同志”。

而他俩的“那个”正是这么回事。

是啊，正是这么回事。

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

“你很有希望，”他两手捧起她的脸来，“你将来……我们将来……是的，我们的‘那个’能促进我们的工作……”

两个鼻子相隔只有半寸远。

老柏鼻孔里呼出一股大葱味儿，叫家璇感到受了压迫似的。

“又吃过大葱了吧？”她小声儿问。

“唔。你讨厌这味儿，是不是。”

“一点也不。”

仿佛是要证明她的不讨厌这味儿，他俩亲了个嘴。接着两张嘴又撮在了一块。

她箍着他脖子。

他接着她的脊背。

她的眼睛闭着。

他的眼睛——那是张开的：瞧着她，相隔得太近，他的成了斗鸡眼。

她呼吸得有点急促。那可不知道是因为激动了，还是因

为他的大葱味儿压迫着她。

这么着过了两三分钟，两张嘴才分开。

“你胡子刺人哩，”她还箍着他脖子，瞧他眼睛，瞧他腮巴子，瞧他的嘴，象在赏鉴一件艺术品。

“我有三个星期没剃了。”

这些胡子到底不怎么漂亮：在嘴上画成了个“八”字，人中附近一根也没有。还有几根是黄的。还有几根是棕色的。

而且鼻孔里还有一根毛长到了外面，也不去剪一剪。

她觉得男的仿佛是故意装成这模样。头发从来没梳一下，背头不象背头，分头不象分头。鞋子上全是黄泥。蓝布袍子上还有两块油迹。那张脸——不知道为什么，看来似乎他今天没洗过脸。

干么他不修饰一下？

“你要是打扮起来的话……”她微笑着。

“什么？”那个吃了一惊。

“我觉得你的……你的……嗯，真是。我想不出一个相当的字眼来说。……你从来没修饰过么？”

男的在女的腮巴上亲了一下，啾的一声。

“我上你这儿来——可没想到要修饰过。我这张尊容，对不起，修饰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

家璇把鼻尖子皱了一下：

“你故意这么随便的，我知道。你把我当回事。”

“怎么，我……喂，你又来了，怎么你老是……”

“我知道，我知道。反正是我追你，你以为怎么样我也得爱你，你把我……譬如，譬如……”

老柏笑起来。

“你叫我打扮得象兔子^①一样么？”

“不单是这件事。总而言之你对我……”

箍着他的两只手松了下去。眼睛盯着前面。

瞧这劲儿可不是说着玩的。

“我从来没对你随便过。我对于‘那个’，我是，喂。你知道我生活跟我的思想是……”

“真是。别谈理论了罢。一说起来就是那么一大套。”

“可是我……”

他一把抓住她的手，她手背上贴着一小块橡皮膏。

“手破了么？”

对面有一双男女踱了过来。女的眉毛一直描到了两鬓里面，腮巴上糊着橙黄色的粉。男的低着头在跟她叽里咕噜，只瞧见他那一脑顶头发——亮得叫人打喷嚏。

老柏难受地想：家璇叫他学那样的男人么。

那一对在他们前面愣了会儿，又折了过去。

家璇从地上捡起些花瓣，拿在手里揉着。

“我太爱你了，我每天……”她瞅他一眼。“我什么事也做不下，一天到晚做梦似的。可是你……”

“喂，你得想想更重大的事。两性间的‘那个’可并不是生活的全部。”男的抱起她的脑袋来。

“你总是……”她脸子被捧得仰着，视线就横过鼻子的两侧到他脸上，隐隐地瞧见了自己的鼻尖。“你总是不把我当回事，我就想到……譬如是一——譬如是一——你将来会不爱我，

^① 旧时对男妓的译称。

会……”

她一只眼睛里一泡水，慢慢打眼角流到两鬓那儿。

“别乱想罢。我永远是个你的……”

亲嘴。

一刻钟之后他们踱了出来。想喝茶，可是那些茶座都已给占满了人。

他们慢慢走着，瞧着喝茶的那些男男女女。他们谈着那个女人头发烫得成了大头鬼，这个女人的眉毛画得打了折。还有，你瞧那个带绿领结的男人，扭得象唱青衣的，叫人长鸡皮疙瘩。那边那个削肩膀的女人……

老柏又点着一枝烟。他挺着胸脯：他老实有点感到骄傲。他的骄傲可不是没来由的：他常分析他们的“那个”，他认为一点也没不正确。

她比他小十一岁。本来他不过受了她哥哥托付，对孩子似地照应着她。他象个做爸爸的：他禁止她拍粉涂口红，指导她看些什么课外书。可是后来——他们“那个”起来。

这谁也想不到：一个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的角色，一个那么冷冰冰的家伙，他会……

可是——

“我们的‘那个’是很第亚来克谛克的，”他对朋友们说。“她进步得真快。我们将来……我现在叫她先认识认识这世界，叫她……然后走上这条必然的路……”

他瞧瞧朋友们的脸子：他生怕自己说过了火。

其实顶懂得她的当然是他自己。她现在已经在他合作：他计划着一部分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大著作，她就自告奋勇要

给他整理一部分材料。

不过她着手得很慢。

“那些东西整好了没？”

“什么东西？”——她一下子想不起来。

“哪，皖北那几县的——关于高利贷，关于佃租什么的……”

“没哩，”她笑笑。

“干么还不动手？”

她就轻轻叹口气。

“我什么事也干不下，只是想着你……”

“噢，你不至于做个恋爱至上论者罢。”

“我知道不对，可是……”

每回见面总得问一遍，星期二那天他又提起这回事。

没动手。就是他给她的几本书也没看完。

在个小饭馆拣了座，老柏就把家璇的两臂抓着，告诉她——除开两性间的“那个”，还有更重大的事。

“你得老记着我为什么会‘那个’你，我对你的期望……”

这句话反复了好几次，然后亲她的脸，一直到店里的伙计进了门他才坐到自己椅子上。

可是十点钟回到自己的住处，老柏又想起还有许多正经事没跟她谈。

“凤阳那几县的材料非常重要的，”他象对人说似地在肚子里说。他打了个呵欠。

当时并不是没想起，只是太噜苏了怕她不高兴。

“她还有孩子气，往后总得……”

他想上床。可是觉得有什么拖住他似的，他又回到了桌边，点着一枝烟。

一大堆事可不是今晚上干得了的。许多信没回。劳工法的讲义得赶快往下写。他还得跟许多人去谈话。桌上还放着一个学生写的关于远东情势的文章，他压根就没翻开来过。

电灯上叮着几个小虫，他就觉得他心脏上也叮着了一些虫子。

嘘了口气，把没写完的恋爱论拿来看一下。他打算写得非常通俗，非常有趣味，叫谁也读得懂的。可是这儿的那些文字全不对劲：象他的劳工法讲义那么没点儿生气，还堆上了许多术语，有些句子里排着三四个句子长得叫人透不过气来。

“对不起，得重写。”

可是忽然又有点灰心：叫他写这类文章未免太不合式。

于是这篇文章一直耽搁了两个多星期。他下课回来只想到写信，想到把讲义干下去。不过他没动笔：他打了个呵欠，顺手把那学生的文章拖过来。

什么地方有人睡午觉，牛叫似地打着鼾。

他又打个呵欠，眨几下眼睛，瞧着那篇东西。

那字小得象些蚂蚁，一行行在纸上爬着。每个字都是左边高右边低，长脚长手的。

“他准是学的康有为的字，”他想。

忽然他非常烦躁起来：他想到的许多要做的事都没做，就象给被窝紧蒙着脸似的难受。

还是赶快把讲义弄起来罢。

他在书架上找书。

书架永远没有干净的一天，东西横的竖的乱堆一起。还有很多烟灰：不知道什么时候那烟盘斜在一堆纸上。

刚把烟盘拿回到桌上，来了电话：家璇的。

“你干什么还不来？”

“不是约好了明儿来找你么，”他眉毛轻轻皱着。

“呃，今天。约好的是今天。”

接着她告诉他——她不放心的，她什么也不做地那么等了几个钟头。她说得很快很尖，一个不留神就得把一大串话溜了过去。

“你到底来不来，要是没工夫的话……”

“好罢，就来，”他叹了一口气。

又到了她学校的那会客室。

他坐到一张旧椅上，把右腿搁上左腿。

许多学生打这儿穿过，谁也得诧异似地瞧他一眼。他摸摸下巴上的胡子，埋怨这学校干么要把会客室当作个过路的地方。

墙上的钟摆响着：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

这会客室可不大高明。中间那张大菜桌子全褪了漆。那些椅子上说不定还有臭虫。墙上挂着些颐和园的照片，玻璃成了黄色，密密地铺满了黑点子。

老柏懊悔没带本书来。他打个呵欠，他想在那张大菜桌上睡一觉。

二十分钟后——家璇到底到了他面前。

她的话很多。她告诉他一整天没做事。

接着第二步：他们商量着到什么地方去。

“对不起，你们这会客室可太……”他打了个呵欠。“到哪儿去走走罢。……今天非你说不可：哪儿去。”

“随你。”

“这真比写文章还难，”他两手交叉着放在后脑勺上。

“你今天怎么没精打彩似的？”

“嗷，累得慌：睡眠不足。”

这天他们上了北海。他们钻着山洞，谁也没言语。

“啧，真是。你今天怎么回事。”

“我想着一件事，”他嘘口气。接着谈到那个学生的文章。“他把日本内阁跟军人对华政策的不同，解释成资本主义跟封建势力的冲突……”

女的忽然站住，把他身子挪过来对着她。

“每次你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譬如……譬如……”

停停。

“你跟我在一块的时候你感到厌倦，我知道。你对我已经……已经……”

她眼睛往上移：眼睛里堆着水。

男的想，她需要温柔。

于是结结实实温柔了一番。他捧着她的脸：脸是长长的：他打额头那儿亲起一直亲到下巴上，很费了点儿时间。

他眼睛在她脸上移来移去象在爬山。尖尖的鼻子是山巅。额骨呢，一块大崖石。什么都瞧得格外分明：那一脸的肌肉是一条条细小的短短的皱纹结成的，上面铺着黄色的汗毛——可是一到了嘴边就黑些粗些，象胡子一样。

这会儿他的嘴唇正叮在她眼睛下面。这儿有三粒雀斑。

这下面呢：两个淡红的小颧子，隔得远远地对着。于是经过一颗痣，再经过一点路程，就到了嘴边。嘴唇密密地结着皱，象一块生牛肉。好了，再过去是下巴：不错，就是那长着几个面疤的。

“你真的爱我么？”她仰着脸。

“我真的‘那个’你的。”——啾，啾，啾。

于是休息一会儿，他工作做累了似地透了一口气。过了四五秒钟，四片嘴唇又叮在了一块。

他嘴是辣的：他刚抽过烟。他舌子是粗的，象猫舌子。

她嘴里有种象散拿吐瑾^①的味道。

各人的嘴还原之后，他就问她今天吃过什么东西。

“吃什么东西：连饭也吃不下，”她轻轻地说。“我老是想
着老是害怕，我总觉得……譬如是一——譬如是一——是个不好的预兆。……”

“不好的预兆？”他打了个呵欠。

她结实瞧了他一眼：

“呃，不说了。真是。”

女的慢慢走起来。男的跟着。

“喂，有话就说罢，”他两手放在她肩上。

没说。沉默。

忽然——她伏在他胸脯上哭起来。

男的抚着她的脑顶，一面挺吃力地想：

“对不起，她需要温柔。是的，是的，她需要温柔，喂。对不起，她可真……”

① 一种西成药。

他就用有疤的那边脸贴到她头发上。

她还那么抽咽着。她感到心头空空洞洞的要一个什么东西去填满它。她讨厌老柏近来那种劲儿：他一高兴就敷衍她，不高兴的时候就老没精打彩的，老打着呵欠。就是那句话：他不把她当回事。

“你不知道我怎样的对你……对你……我太爱你……”

可是他就压根没那回事似的。他只记得那些材料，只会谈那套理论，什么什么的出路，叫别人别拿恋爱去耽误正经事，叫别人别做出那付爱娇的劲儿。

她希望他俩老是在一块——搂着不断地亲嘴。他得发疯似地说着“我爱你”，“我爱你”。他得把她当做全宇宙顶重要的东西。

可是他连那些字眼都要避免，只是——“那个”！“那个”！

“他爱得太随便，”她一想到就得掉下泪颗子来。

譬如说罢，他来找她的时候故意那么——瞧瞧他那胡子，他那头发，那双鞋！

有时候她可就发起脾气来。老柏一问那些书，那些材料，她就大声嚷：

“真是！见一次问一次，腻死了！你简直把我当作什么事也不懂的家伙。你简直是——简直是——是侮辱我！”

“噢，问都不能问么：我瞧你近来……”

“我被你侮辱惯了的，我被你……”她哭。“你老说你丑，你分明是挖苦我丑，你老是……”

“怎么回事，你……”

“我知道，我知道：我什么都明白，你别当我傻子。……你

狡猾。你分明不爱我。……可是你的方法很巧妙：你说什么不要把恋爱耽误了正经事，你说你有许多事没做，这样你就可摆脱我，你可以……你可以……”

她想他会一把抱住她。可是不。

“什么，”他脸绷着。“假如你这么想，那可……”

“你明明不爱我，你明明……可是你有大篇理论来做辩护，你当我是……”

“这你可连原则上都……”

“又是那一套，又是那一套，你要是……你可以走……”

男的叹口气。

“那还谈什么！”咬着牙说。“我到现在才知道你是……”

戴上帽子就走。

女的追。

奔了那么一二十丈远，女的跑上去揪他回来。

“怎么？”他站住。

“刚才是我说着玩的。”

她笑着。身子摇着。脸斜着瞟着他，揩揩眼泪。

于是他又说了那么一套。她相信他的。谈呀谈的又问到那些书那些材料。一面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还是什么事也没做。

“这么着可真不是个劲儿：你得克服。”

“唔。”

“那些个材料你还我罢，我交给别人去……”

“不，”她撒娇地摇摇脑袋，连身子也摇了起来。

男的耸了耸肩。他想叫她往后别那么扭扭摇摇的，可是

不好怎么开口。

那些材料就在家璇那儿搁了一个多月。见一次问一次：他问过她十二次。

老柏每次都回得很晚，在洋车上打盹。一想到什么事都没做，他就着急起来。有时候想发脾气，可是不知道这应当怪自己，还是应当怪别人。他上床好一会睡不着，耳朵边老叫着她那说得又快又尖的一大堆埋怨话。

“真糟糕。”

朋友一问到他——他就这么句话。

“怎么？”

他皱着脸说：

“她要温柔：除了温柔就没有世界似的。人身上怎么出得那么多温柔呢。精力总得用在更重要的一方面呀。”

他去找她的时候就老觉得有个重东西压在他脑顶上。不错，他得安慰她。他得想出散步的地方来。他得搜出一大堆话来说。他得忍住呵欠，而且不提到那些要做的事。

于是亲嘴：这成了例行公事。他一面抱着她一面想：

“将来同居之后一天得亲几次嘴呢？三十个。……对不起，也许是三十五个。”

要是少了一两个她准得哭，“你分明不爱我了，你分明不爱我了。”这么着他就得把那些纸张推开，一把搂住她——也许还得打翻了蓝墨水瓶，书上纸上都弄得乱七八糟。

“对不起，将来我得用墨盒子写字。”

他瞧着她眼球上那块青的。

“为什么忽然想起这个来？”

“没有什么，”他把右手合在她左手上一——比她的长半寸。

她在数着他的眉毛似地盯着他的脸：他眼角上刻着几条横皱，象蚌壳上面的花纹。眼白上有几条红丝。眼黑空洞地对着前面的地下。

“我看出你的确厌倦了，”她拚命装着平静的声调。

男的瞅她一眼，舌子给拴住了似的：

“我觉得我们这么下去……喂，真糟糕，我每回来找你——我老觉得是——是——还一笔债似的。……”

沉默。

他掏出火柴来点了烟。

“你现在简直什么也没做，这么下去……我呢可也一大堆事搁着，我一想到我就……”

家璇捡起地上那根用过了的火柴，一段段把它折断。

“我知道你的话对，”她瞧着手里一根根两分来长的东西。她手指被弄成了黑的。

“这么着两个人都没点儿好处，都受了阻碍。”

说了他吐了个烟圈。

她拿右手搯去鼻子跟前的烟，费劲地笑了笑：

“解放罢，那么。”

停了好一会儿他俩没开口。

烟卷还有一半，老柏可把它摔掉了。他站起来。

“我真得做点事，我真得……我那儿的……喂，这么下去怎么办——什么都丢了，要紧的事……”

“那你去做你的……你上我这里来——耽误了你的……”

男的满脸皱纹都打着结。停了会儿，他猛地抬起脑袋来；

“咱们隔些时别见面罢：我得……”

她的眼睛发亮。

“好罢。”

一直沉默着。

分手的时候他们亲了很多嘴：对不起，说不定不止三十五个。

家璇圈着老柏的脖子：亲他耳边的疤，亲他眼角上的皱纹，亲他下巴上的胡子。她闻着他那股大葱味儿，烟味儿，头发里的油垢味儿。

老柏的亲嘴也比往日上劲，不过还是装成一副斗鸡眼在瞧她的脸。他觉得她今天比哪一天都可爱。

嘘了一口气，老柏开步走。

她站那儿瞧他走。

“老柏，”忽然她颤声叫起来，赶上了老柏一把抱住他，逗得他呼吸都不大灵便。“我觉得这是……我觉得现在最后一次，最后……；你……咱们再吻一次。……”

她下了死劲忍住她的抽咽，鼻孔里嘘嘘嘘的。

他的脸贴上她水绿绿的脸：满嘴的咸味。

老柏跨上洋车的时候已经十二点钟。街上的店家都把门关得紧紧的，再也想象不出白天里那种热闹劲儿。什么人也沒有，只有一个巡警象木杆似地桩在街上。

“解放了，对不起。”

他心脏忽然酸疼起来，他几乎要叫洋车打回头。

“对不起，请克制一下。”

第二天他什么也不想，只安排着回来之后做些什么事。可

是有时候也会触到“那个”上面去。

“真糟糕，”他说，“谁都以为自己的‘那个’是对的，是了不起的。老张你说惭愧不惭愧。可是我和她在生活上……”

他点上一枝烟，坐到桌子边。啐一下嘴，他轻松地嚷了起来：

“对不起，得做点工作了。是的，得做点正经事。是的，是的，对不起。喂。”

原载 1934 年 5 月 1 日《现代》月刊第
5 卷第 1 期

移 行

一

台灯的流苏给风飘得一荡一荡的。桑华瞧窗子一眼，又把眼睛盯到台灯上：她的脸子给映得象一颗山楂。

窗外有谁在唱昆曲。桑华轻轻皱一下眉毛，嘴里忽然有了许多唾涎，仿佛在吃着酸梅子。于是她拈一粒糖送进嘴，说起话来就含含糊糊的：

“六姐你往下说罢。”

那个所谓六姐正抽着烟，眼睛盯在一幅画上。

“唔？”六姐转过脸来。“我刚才说到了什么地方？”

“你对我的批评。”

“唔，”那个把身子坐正点儿，敲了敲烟灰。“你的生活好象是，我说你……”

桑华紧瞧着那位六姐，不过有时候也得瞟镜子一眼，瞟一下就得把自己的姿势稍为改动一下。她把嘴里的糖轻轻嚼着：不叫出点儿声音。她每逢别人谈到她的时候就拚命注意着。她爱别人批评她。

谁都夸她好。她有钱。她喜欢热闹：湖上唱昆曲的那批

男男女女就是她请他们到她这别墅里来过夏的。

还有呢——

“桑华好象天生的就这么高贵。”

从前她和她老太太过着清苦日子，可是她并没半点小家气。

有些人就叹口气，羡慕她丈夫那些橡皮买卖和糖的买卖，那些银行里的存款。并且她花钱的方法挺有道理：

“她真会寻快活。做人做到象她这样，就再也没什么缺憾了，她真是。”

那些话并没说过火。桑华一听见别人谈到她，她就得拚命把得意的颜色关到肚子里，装出挺小心的样子，象小孩子在等着挨骂似的。有时候她可忍不住轻轻笑一下，肩膀也就跟着扭一下，然后就瞥镜子一眼：看看脸上的红粉给汗洗走了样子没有，坐着姿势够不够漂亮的，等等。

这回她躺在沙发上的姿势正合式：唔，不用改动，只要注意地听着就成。于是她就紧瞧着六姐那张动着的嘴。

可是她有时候想了开去：

“男子跟女子的分别在哪一点呢，象六姐这样……”

六姐这么个怪人——不男不女的。脸子就只是一张脸子，一点人工加上的花样都没有。头发剪得很短。腰板挺直。哇啦哇啦谈着。她说起话来就象有根绳子拴住着你——叫你跟着她走。

话锋转到了这年头的那个。

“瞧瞧这年头儿！”六姐吐了一口烟，给风吹得潮似地滚着翻着。“你到底想过没有：你这种舒服日子还能过几天，嗯？你

做人的方法是，我说你……”

停停。

“我说你是故意不去想外面事，连报纸都不看，瞧一个劲儿躲在别墅里。就如现在橡皮跌了价，那你们……外面的事你不敢去想，一想到就未免太煞风景，是不是？其实象你这种聪明人……”

她瞧着桑华的眼睛。

桑华的眼睛盯着她自己的手：指甲是朱红色的，油油地发光。她挺有礼貌地吞了嘴里的糖，嘘一口气。

“别谈那些罢。……我是——我是——活一天就享一天乐。”

“一个大变乱一来呢，那你怎样去……？譬如象一二八那样……大变乱什么时候到来是没准儿的，也许几十年之后，也许很近——也许明天。……也许你们那橡皮生意……”

“明天！”桑华把眼睛抬了起来。“那我就宁可死：明天来我就明天死。”

那个笑了一笑，站起来对着窗子站着。过会她掉转身子把脸对着桑华。

“五叔五婶给你的那种教育大概很有点分量的，”她说。“他们只有，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他们就把你造成一个……”

“造成一个什么？”桑华习惯地瞟镜子一眼，可没移动一下她的姿势。

“一个什么：一个娇小姐。”

桑华微笑起来：

“怎么办呢？”

“怎么：他们什么都依你，叫你快活。他们教会你种种的小姐劲儿。他们把你弄成个怪高贵的娇小姐。然后——然后——嫁给一个大阔老，那你一家人就都挺舒坦，挺……”

“呃，那不。我没这么听话：那年爹爹要把我许给一个什么金家——我不是怎么也不肯答应么。你知道的。”

站在窗子边的人把烟屁股往窗外一摔：

“现在呢？”

“嗯，那是两回事，”桑华的脸发着热。“现在的结婚是我自己的那个，我自己的……”

六姐那些短发给风吹得披到额上，她用手撩开一下，就回到原来的椅子坐着，把右腿搁上左腿。

“你现在这种生活哲学，当然是你小时候所受的教育的结果。不过我不知道你这十来年是……”

她紧瞧着桑华的脸，用种满不在乎的样子说着话。她虽然算是桑华的堂姐，看着她长到十几岁，可是近十年来没见过面。只听说这位娇小姐还没读完大学，找着个职业混了些时。六姐就猜她这十来年所受的教育也不过是这么一套：只是现在这种太太生活的准备。

“你一定是，我猜你准是给小姐气氛包得紧紧的，什么事也不知道：你只准备着现在这种结婚生活。你的结婚跟你那种生活哲学是一贯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

只是桑华忽然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打断了她：

“嗯，那完全不对！”

“不对？那么你……”

“俺，不对。我跟他的结婚是……是……我们并不象你说

的什么自然而然。我还是为了——为了——为了那个才跟他接近起来的，为了……”

桑华挺庄严地站着，可是没忘了要摆个好看的姿势：这已经成了她的本能。腰板轻轻弯着。手撑在桌上。右脚用脚尖顶着地。

窗外湖面上那唱昆曲的声音被风推了进来：屋子里的人于是想到那胖子在哭丧着脸榨出这些腔调，还淌着汗，脖子上的青筋有三分来高。

六姐就皱了皱眉毛，象在分担了一点儿那胖子唱歌子的痛苦。

可是桑华还一个劲儿让她的脸子庄严着，把刚才那句话重复着：

“我跟他接近起来还是为了那个，为了……”

“为了什么？”

“为了——为了——为了革命。”

“为了革命！”六姐老实吃了一惊，身子给震了一下。

“你从前是个革命者么？”

“唔，革命者。”

革命者，她从前！而且……

六姐傻了似地瞧着她，又瞧瞧桌上的东西：糖果，台灯，剩了半杯的威士忌苏打：要是没有这些——桑华可活不了的。

“想不到吧？”桑华刚才那副庄严劲儿全给放松，嘴角上扯起一丝勉强的微笑。接着轻轻嘘了一口气。

谁也得当她是开玩笑。她每天总得有四五个钟头花在脸上做工夫。她不论到什么地方总得邀些亲戚朋友什么的来

给她消遣：喝酒，打牌，再不然就跳些什么，唱些什么。她一个人的零用，每个月总得花上一千两千。她差不多每年要买一辆新汽车。可是，她说她从前是革命者，而且她跟她丈夫……

“不过那些事我不愿意再说，过去的让它过去罢。”

她抬起膀子来兜着风，眼对着窗子：屋子里那么亮，外面的月亮就显得没一点劲儿。她知道六姐在瞧着她。可是她老不放心似地要膘对方一眼。可是两双眼一对着的时候，她又把视线移到桌上：顺手就拈起一块糖来。

“怎么你们的接近是为了革命？”六姐问。“你不愿意说，是不是？”

“嗯，也不是什么不愿意说。啧！”她就无可奈何地笑一声，脖子也跟着扭了一下。“每次一想到从前的事，我心里就会……就会……”

她移着步子到窗子跟前，抬起脸来瞧瞧月亮。

月亮象一瓣肥肥厚厚的桔子，摆在天中央。

从前——也就是在这么一瓣桔子似的月亮下面，她跟连文侃常常靠得很紧地走着那些脏巷子。

二

连文侃比她高一个脑袋。他的手老是冰冷的，掌心上有许多汗。她的手被他抓着，就象给个铁圈箍住了似的。

两个人的影子倒在地上变成了一个：钉在脚下跟他们走。那瓣桔子似的月亮也跟着他们走。

“你一定有把握么？”——连文侃象在咬着牙的声音。

“嗯，这是……这是……”她笑了一下。“这只要有技巧。”

“不是这个意思。这没关系。我说的是……”

前面有一个大块头走了过来，他就住了会儿嘴。

桑华忽然全身感到一阵冷，打了个寒噤。她觉得对面走过来的那大块头身上似乎在发射一种什么毒气，逼得她气都透不过来。一直等那一大坯跟连文侃擦了一下膀子走过去，她才偷偷地回头瞟一眼，轻轻嘘了一口气。接着她就瞧瞧她同伴的脸。

那个还是原来的样子，脸上的肉一丝也没动。他只把刚才的题目谈下去：

“我刚才是想问你……你筹钱到底有没有把握，在那个姓……姓……姓什么的呀，那个人？”

“李。”

“哦，李。你在那姓李的那里是不是一定可以……呃，那姓李的知不知道你？”

“当然不知道，”她又笑一下。“不然的话——一切的技巧都没用了。”

她想等他笑一下，再不然就得谈到她所谓那“技巧”。她瞟他一眼，身子更靠紧他一下。

可是那个没一点表示。他紧紧闭着嘴，眼瞧着地下：象在发愣，又象在想着。有时候步子跨得太大了些，两个人的脚步一乱，桑华就给挤得一摇一摇的。

“小胡一定在家么？”她小声儿问。

“一定在家。他今天在床上躺了一整天。”

桑华眼前浮起小胡那张青灰色的脸，眼睛下面铺着咖啡

色的雀斑，她叹了一口气：

“他那个病真要医一下才好哩。”

“怎么医呢，”连文侃还是绷着脸。“生肺病的多着哩，大家都去医病养病——那工作谁做。这是……”

女的牙齿轻轻咬着自己的舌尖，下腭在颤着。心脏上象有根什么东西在刺着，慢慢地往深处里钻。她仿佛瞧见小胡咳出一口痰来——淡绿色，还带着血丝。她胸脯就象给缚住了似的。

“你身体也要小心哩，”声音有点颤。

“那怎么顾得到，”男的用鼻孔笑了一声。“反正总有一天要死的：不死在病手里，就死在北老儿手里。”

桑华又叹了口气：叹得很轻——不叫别人听见。接着她又咬咬自己的舌尖，咬呀咬的忽然觉得舌子渐渐胀大起来。里腭也变得有些分量：重重地只是要往下面掉。她用力撑住劲，它就哆嗦得更厉害。

“小胡还能活几天？”她想。

一到了小胡那里，她全身的肌肉就颤动了一下。

小胡在发热，青灰色的脸上有点红。他一咳嗽，脸就皱得紧紧的，全身也都抽动着。咳出了一口痰，他才觉得轻松了点儿，把脸仆在枕头上，闭着眼喘着气。接着他又跟连文侃谈起来。他嗓子是哑的。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臭味儿，仿佛那些桌呀凳的都是涂着小胡那口带血的痰。

连文侃坐在小胡床上，跟他说着话。小胡一咳，他就得停一会儿。他告诉小胡：桑华有个机会能够筹一笔钱，这么着目

前的一个大困难就能解决了一半。

于是小胡吃力地把脸抬起来，冲着桑华笑了一笑。

桑华坐在靠窗的一张凳子上，正把手绢遮着嘴和鼻子。她跟小胡的眼睛一对着，那拿着手绢的右手，就放松了一会儿。

“要是没办法筹钱，现在这斗争是无法持续下去的，那是……那是……”小胡喘着气。“还有被难的那些同志也是要……”

又是没命地一阵咳，全身都在抽动，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一口气咳出来。脸给胀得更红，青筋突着有两三分高。

“要不要喝点水？”连文侃问。

小胡痛苦地动动手：也不知道是表示要，还是表示不要。

坐在窗边的人就象给叫醒了似的，她伸手到桌上去拿热水瓶：里面可是空着。于是她瞧瞧连文侃，一面把水瓶小心地放到桌上。

“我去冲点来，”连文侃提个铅壶走了出去。

那张板床给小胡震得格勒地响，一直到小胡咳出了痰它才安静点儿。于是小胡又把脸仆着，张大了嘴在吐气。他眼睛半闭着，可是过不了一分钟他又拚命张开：瞧瞧桑华那张难受的脸。他微笑一下，似乎在说他的病是不妨事的。

“工作要是顺手，就能象香港一样，给他们……给他们……”

他喘着歇了一会，又抬起那张瘦脸来：

“只要能维持，现在这局面是……是……你大概能够筹多少，那个李什么的不知道你的关系么？”

桑华摇摇脑袋：

“那李思义——我跟他是在我姨母家里认识的。听说我姨母想叫他做女婿。那家伙只知道我是我表姐的表妹，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不过——不过——不过他很巴结我。”

她笑了起来。接着说那姓李的很讨厌，可是她管不得那么多，只要达到那个目的，她可以对他用一点技巧。

于是第二天她跟李思义一块儿吃晚饭，还喝了许多酒。他们到兆丰公园散步，听音乐。她那张脸给粉呀胭脂的涂得象颗熟杏子。她老是笑着。

“今天月亮真好呀，”李思义吃力地讲着一口台山官话，他每一句话的语尾总得加个把口旁的字，而且拖长着声音，象在故意开玩笑。“你是不是快活呢？你有没有吃醉呢？我们要不要在这里坐一下呢？”

“嗯，好罢。坐一坐。”

要站起来走的时候，李思义就弯着一条膀子伺候着：让她把她的膀子挂上去。于是他就挺着他那大肚子，挽着她的手臂踱着。

他年纪大概四十上下。脑顶有点秃，可是头发还梳得光光烫烫的，他不时用他右手无名指去搔头发。跟人一提到在南洋的橡皮买卖和糖的买卖，他眉毛就得动起来。可是他对小姐们不大谈那些，只是把眼睛眯着，手摸摸大肚子，叹口气说这世上了解他的人太少。

“人家不了解我呀。人家都说我肥，其实我哪里肥呢。我不过肚子大呀。”

他接着就告诉别人：他肚子是喝啤酒喝大的。

桑华瞧一眼他那光油油的脸，那排有点突出的牙。她想

到她表姐总有一天得偎在这么一个人的怀里，她就忍不住要笑。

“你为什么笑呢？”李思义挺温柔地问。

“我笑宝真。……她要是看见我们——她会吃醋吧，你说是不是？”

那个叹了一口气，用右手无名指搔搔头发，接着又把头发理一下。

“她不会了解我呀。……你呢，你是……你觉得我怎样呢？你是不是讨厌我呢？”

她笑了一笑，把挽着的膀子挟紧了点儿。脚也踏得起劲起来。

风吹到身上，她觉得自己浮在了云端里似的。一些什么东西的香味儿往她鼻孔里送，她感到舌子上有一阵甜。可是她辨不出这还是花香，还是草香，还是人造的香味。

许多游人在慢慢地踱着，脸上都显得那么轻松，仿佛这世界上就没叫人操心的事，也没使人吃苦的事。

桑华嘘了口气：

“真美丽呀，这个世界！”

她几乎是跳着似地走着。嘴里话也多了起来，用不着笑的时候她也笑出了声音。她全身的哪一部份都活动着来帮助她谈话的表情：一会儿扭扭脖子，一会儿把左肩耸得高高的。要掉转身来走的时候，她就用着华尔兹的步子。

“在上海，居然也有生活。嗯，我平常是……我平常是……”

“你是不是喜欢上海呢？如果不是同你一起玩，那也没有

什么……”

“唷！”

李思义舐舐嘴唇，眯着眼睛瞧她一下：

“唉，我觉得只有你是……”

“是什么？”

“只有你是了解我的呀。”

停停又把脸靠近她点儿：

“是不是的呢？”

女的只笑了一笑，顺手摘下一片树叶子。

前面草地上有几个孩子在打滚。一个八九岁的抓一把沙洒在他同伴身上，两个孩子就打了起来，一面嚷着笑着。

“这里的人都是自由自在的，”她想。

她仿佛许多时候被人用什么堵住嘴呀鼻子；现在可一下子解脱了开来。她又回到了从前的那些日子：任意地尽她玩，尽她吃，尽她跟同学们谈着神话似的将来。只是为了要使她快活，叫她过得舒坦，所以才长出这世界来的。

“我小时候顶顽皮，脾气顶坏，”她软着嗓子说。“你看我现在……”

“现在不顽皮呀。现在你还顽皮么？”

“嗯，怎么不顽皮！”她脖子扭了一下。

现在她可希望别人说她孩子气，说她天真，不懂事，活泼，等等。一面她问出些大人不会问的话：要是那男的一个不留神答得不对劲，她预备马上就把嘴堵得高高的给他看。

可是她没堵嘴的机会，那个老是奉承得好好的。

月亮给薄纱似的云挡着，地下的影子就模糊起来。风也

大了点儿，刮得她的衣裳飘着叫着。

“你冷不冷呢？”——一只肥肥的厚手搭到了她肩上。

“不太冷。”

“要不要送你回去呢？”

回去！——她心往下一沉。那男的没知道她的真住处，只以为她还在学校里。

“嗯，不回校去了，”她吃力似地动着嘴。“送我到姨妈家去罢。”

上了车，他把光油油的脸凑过去：

“我如果能够给你永远服役就好了。是不是的呢？”

桑华不言语。

“要是今天同玩的是文侃就好了，”她肚子里答。

可是绝对没那回事的：今天这么玩一次可花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工夫。

那件事她还没向那姓李的开口。她约他明天见面。明天她得对他扯谎：譬如说她要买件什么东西，再不然就是——“我有些债务急于要还”。……

她瞅着他笑了一笑，就闭着眼。

“今天乐了一个下午。”

可是这是有目的的，只象演了一回戏：这真有点那个——所谓煞风景。在今天这时候她老实感到轻松，感到快活。可是一会儿就过去了：一会儿她还得回到她亭子间里去，偷偷摸摸地活动着。……

不错，还有明天一天哩。

她累了似地叹了一口气，张着眼睛问：

“你明天几点钟来找我？”

又是晚上。月亮长胖了些，象大半个桔子。

有四五个人在小胡屋子里照拂着小胡。小胡在放坝似地吐着血。

桑华坐得离床远远的，她不敢瞧小胡一眼。可是等小胡一咳，她又忍不住瞟过眼睛去，她就气都透不过来，拿两手掩着眼睛。

什么都静悄悄的。上十只眼睛紧张地瞧着病人。

“他完了，”大家都这么想。

连文侃拿一些臭药水洒在地上。老徐扶起病人那瘦小的上身，让他半躺着。叶阿信坐在床沿上，两手托着小胡的尖下巴。

隔什么两三分钟小胡就得咳一声，跟着嘴里就潮似地冒出一口血。叶阿信两手就接着这捧血，洒到个小面盆里。大家都不叫小胡动一动：一动就吐得更厉害。

被窝褥子上都洒着血点。小胡的下巴和鼻孔下面都涂成黯红色，象用旧了的朱漆桌子。他眼闭着，蜡黄的脸上一点表情没有。只有咳的时候就全身抽动一下，于是哗的一声冒出血来，嘴边又变成了殷红的。

连文侃着急地看一下桌上的闹钟，嘟哝着：

“医生怎么还不来？”

大家互相瞧了一眼，又把视线避开，似乎在说：医生来也不大有办法。许多脸都绷着，瞧瞧小胡，又瞧瞧小面盆里的那些血——和着臭药水，变成了很混杂的颜色。

“咯！”

那个叶阿信赶紧用手去接着小胡的嘴：血冲到了他手上，两只手中间的缝里漏出一条红丝注在被窝上。

小胡使劲把眼皮睁开来，要用眼珠瞧瞧大家，可是没这力气。他淡淡地笑一下，这笑叫人看得哆嗦。血糊糊的嘴唇动了好一会，才发出了一点声音：

“你们……你们……”

“不要说话，不要说话，”连文侃走过去轻轻按住他的膀子，脸跟脸离得很近，象在哄孩子似的。“不要动，不要动，千万。……真是！不要动啊，我的爷！……安静点罢：有话明天再说。……”

可是小胡仿佛有什么事不放心似的，他想挣扎。他心一跳，于是又一声咳，又一大口血往外射。

桑华忽然恐怖地哭了起来。她拚命要叫别人不听见，就拿手用力地堵住嘴。可是没办法：嗓子里在咕咕地大声响着。

其余的人猛地回过头来：脸刷着空气，似乎还听得见豁的一声响。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连文侃走到她身边。“给病人听见很不好的，他又会……”

“我受不了，我……”

她全身颤着，指尖发冷。

“连同志你送桑同志回去罢。”

桑华那双腿软得撑不起一点劲，连文侃带抱带拖地扶着她走。她用手抹抹脸，忽然抓紧了拳头，压紧嗓子叫着：

“这算什么，这算什么，这种生活！人生……人生……这

么苦, 这么……这么……到处有危害, 到处有死亡, 这种……”

“别嚷别嚷,” 他抓紧她一下。

“人生为了什么! 这么偷偷地躲在地下活动着, 一点自由也没有, 一点……一点……小胡——他一辈子完了, 他得到了什么, 他只是……”

“别嚷啊, 我的爷!” 他紧紧地扶着她, 加快了步子。

一回到桑华的亭子间, 桑华可又嚷了起来:

“人生为了什么, 人生! ……象小胡那样: 痛苦了一辈子, 又这么死得……死得……看着这许多活生生的青年, 死在肺病手里, 死在黑屋子里, 这么……这么……”

连文侃一把抓住她的膀子:

“呃, 干么这么黑死得痢。安静点罢, 安静点罢。”

女的挣开他的手, 倒到了床上。手脚都发冷, 不住地沁着汗, 象刚在水里泡过的。全身的皮紧紧地绷着, 胸脯在吃力地一高一低, 一高一低。

他眼睛盯着她, 轻轻地皱着眉。

枕头边那个火车表在的达的达的达地响, 象在给她急促的呼吸打拍子。弄堂里传着小贩的叫声——闷闷的:

“檀香橄——榄, 卖橄——榄。”

这叫声似乎刺了她一下, 她坐了起来。

“算是什么, 算是什么, 这种生活!” 她声音颤着。“老潘他们受了那么些苦, 末了死得那么……那么……现在……现在……这就是人生, 人生……为什么不好好活着, 为什么不……”

“好好活着?——活得了么? 只是因为活不了——所

以……所以……”

他坐到床上，紧紧地闭着嘴，眼睛对着地下。他听得见桑华的心在跳，感得到她在发抖。忽然床轻轻一震：她的脑袋倒在他肩上。

“我常常想……”她似乎在拚命镇静着自己，声调就很不自然。“我想……我想……呃，人活着有限的几十年，怎么要这么去讨苦，这么……”

“你的那种……”

“嗯，你听我说，”她很快地打断他。“怎么要这么苦呢，一个人。我常常想着——想着——想着自由……快乐……光明……公园里换换空气。……现在这日子，现在这……我们现在连呼吸空气都……好象是偷着别人的空气来呼吸似的，连阳光也是偷偷摸摸用的，阳光也……”

一直等到她完全闭了嘴，连文侃才开口。他苦笑了一下，就把常对她说的话说起来：

“要自由自在地活着就得……你自己也常说的，怎么你……”

桑华把脑袋抬起来，她的嘴离他的腮巴子只有寸把远。

“我们这辈子能够自由自在地活着么？”

“我们这代要是不能够，我们的下代总……”

沉默。

女的嘘了口气。

男的拍拍她的背：

“你今天受的刺激太深了。你安静下来，把自己分析一下看。……明天上午我来跟你详细谈一谈。”

“你别走。”

“小胡那里……”

一提到小胡，她就象给打了一拳似的。

“别走别走！我怕！”

连文侃踱到了床边，象个母亲那么跟她说说着好话，叫她静静休息一会儿。

“睡罢，好不好。”

他扶着她躺下去。她融化了似地瘫在床上。深深叹一口气，温柔地瞧了他一会：

“好，你去罢。”

可是又——

“文侃！”她两只手抓着他的。“嗯，我刚才简直疯了，真是所谓……下次你要毫不客气地说我骂我。……”

瞧着连文侃给她关了灯，带上房门。听着他下楼，出了后门——訇的一声响，就只有隐隐约约的步声：渐渐隐约到没有。

桑华怎么也睡不着：她老瞧见小胡嘴里喷出来的血。她全身的肌肉都缩了起来。她不敢闭着眼。可是一张开：黑的。只有打窗子外射进了一块方斜的光，不知道是月亮还是路灯。

她跳起来开了灯。开关那么一响，她自己可吓了一大跳。

“谁？”——嘴唇哆嗦着。

四面的墙仿佛在一步一步逼紧她，外面一些穿黑长衫的大汉子在等着她。……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她又往床上一倒。“何苦呢，一辈子只有几十年，那理想的日子自己看不到，只是……这理

想——这果真会实现么？”

她手放到额头上：额头发烫。她爬起来看看镜子：脸上没涂上红的，就显得发青；腮巴子有点陷了进去。说不定她已经有了肺病。……

这晚她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梦：一会儿瞧见小胡在吐血，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在李思义家里，一会儿又发见后面有个黑影子在钉她的梢。

第二天她没等到连文侃来找她，她写个条子，找到一个女工叫送给连文侃：她要休息一个月，叫他向他们提出。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提个小皮箱就到姨母家里去。于是什么可怕的事也没有，只是瞧瞧宝真那又矮又胖的身子，想到自己比宝真漂亮可爱得多。

三

住在姨母家里已经有一个礼拜，她天天跟李思义一块儿玩着。

李思义虽然不太逗人爱，可是他能够想尽方法叫她快活。她想要什么，只要有点儿暗示，那姓李的准给办到。她觉得姨母对她有点不大那个：似乎怕她抢走了她的女婿。可是这管不着：桑华得享受一下现在的快活日子。

这是真的快活，不是扮演。

每晚回来总得到第二天上午的一两点钟。她全身给粉涂着，给酒味儿泡着。脑子昏昏的，肚子里在滚着一个什么热东西。手呀脚的都软软的：不知道是醉，还是疲倦。

当然什么事也没做。连报也不看，顶多翻一下报屁股和电影广告。

“这样的生活……”

啞啞嘴：嘴里有股苦味，干得象咸鱼的嘴。

什么东西——那轮廓都有点不清不楚。耳朵里似乎在叫着，叫声象根铁条似的箍紧了她的额头。她想以后总得少放肆点儿：她还有很多的事要做。

她嘘了一口长气，眯着眼瞧镜子，喃喃地说：

“我堕落了么？”

要是她已经在堕落，那就是李思义的罪过。他引她过那些放荡的日子，尽量地拖她到奢侈的世界里去。他可有目的，也象她前向时对他一样。他在追她：这可是明明白白的事。他知道她的家境没什么了不起，他就带着她到放纵的生活里，叫她快活，叫她退不出来，于是买了她。

那姓李的在她跟前比狗还听话。那姓李的送给她许多古古怪怪的吃的玩的，把她在威士忌里泡着，在茄力克里熏干着，在巧格力里蜜渍着，还把她装在新买的道其卡里溜着。

“哼！”

一把推开面前的镜子，象准备打架似地跳起来，倒到了一张沙发上。也不管脸上的那些粉，就伸手一抹。她想发发脾气：恨不得把屋子里的家具打碎，把楼板踏破，跳下去抓着宝真告诉她：

“你放心你放心：我不会抢你的买主的！你卖给他罢！”

现在姨母和宝真那种疑心劲儿，对她那种冷冷的眼色，这简直是——

“这简直是一种侮辱！”

那姓李的对她的那种巴结，那种奉承——

“这也是侮辱！”

她觉得这屋子怪闷的，她站起来要打开几扇窗子。

可是窗子全都是开着的。

又坐了下去，拿手贴着额头。指尖搭在太阳穴上，感得到那儿在一跳一跳的，仿佛有谁在一下下捶着。

要是别人知道她是个战士，他们就得发觉对她的那个只是白费痴心，白费打算。

“我能上他的钩么？”

窗子外面有风流了进来，她舒坦了点儿。她换上睡衣，拖上拖鞋，顺手在茶桌上拿一支茄力克点着。

身上那件睡衣是宝真借给她的。茄力克是李思义送给她的。

虽然她发过脾气，她可没那傻劲儿——要把这件睡衣剪破，把茄力克摔到窗子外面，或者把李思义送的东西都扔进垃圾桶。这可不必。能够享受还是享受一下，她只要享受这么一个月。

她对李思义——也不过是利用这冤大头让她自己快活这一个月。

“只有一个月呀，”她嘘了一口气。

这时候“那边”是怎么个情形？她请的这一个月假也许没有通过。也许他们在说她怠工，在批评她。也许甚至于——开除她。

轻轻咬着舌尖；牙齿也有股苦味。身上象有烧烫的针在

戳着似的，疼不象疼，痒不象痒。

她觉得她没有依归。

把烟在烟灰盘里弄熄，站起来走到窗子边。

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一片黑色的天上有些淡淡的白影子在流动着。

“嗯，回去看看罢。”

可是第二天她又给那姓李的邀了出去。又是尽兴地玩。有时候念头一触到“那边”，她心头就一紧。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种什么感觉。是不是有点怕“那边”的生活？还是觉得现在这么着有点对不起谁似的？于是她拚命把这种思想赶走，她就倒出方瓶子里的酒来吓人地狂喝着，跳着，大声说着笑着，然后把身子倒在李思义的胸脯上——把那挂着金表链的胸脯当做一张沙发。

“总得好好享受这一个月，”她打定了主意。

这一个月象短短的一生，快活的一生。这一生就会溜过去的。

不过李思义想把这一生延长：他要永远叫她快活。

“我要永远给你服役呀。是不是可以的呢？”

他告诉她——他打算把他所有的那些橡皮买卖和糖买卖都献给她。他问她爱住些什么地方，他得在那些地方造房子。他得伺候她一辈子。一面说一面在搜着顶漂亮的字眼，一句后面那个口旁的字也就拖得更长，于是用右手无名指搔搔头发。

“你是不是肯答应我呢，你是不是……”

两只肥厚的手箍在她肩上，光油油的脸也凑了过去——

瞧这劲儿他是想要亲嘴。

桑华推开他，烦躁地说：

“不要这样！不……不不！”

那张给推开的脸皱了起来：

“为什么呢？你是不是讨厌我呢？”

她知道李思义不久又得到南洋去：她一拒绝了他，他会冲着宝真求婚的。

让宝真卖给他罢：宝真那么又矮又胖的一坯，跟他再相称也没有。……

忽然——她自己也奇怪，她心头竟感到一种轻轻的刺痛。她就得把她现在这地位让了出来，叫宝真去占着，然后姨母对她桑华骄傲地微笑着：她们——大得全胜！

桑华在吃醋么？——没那回事。她压根就没把这些男女瞧在眼里。可是——她总有点那个的感觉，叫她不大快活：这是连自己都压制不住的。

她瞧着那姓李的。

姓李的表情一点不假。这老实人显见得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一会用右手无名指搔搔头，一会摸摸金表链。脸上苦着，眼睛一个劲儿盯着她——象生了根。

“你是不是讨厌我呢？”

女的觉得轻松起来：刚才那种刺痛的感觉消灭了。她能够一手抓住这个李思义：要是她不放松，十二个宝真来了也不行。于是她艳笑一下：

“我怎么会讨厌你。……嗯，你这个人真是！”

不管怎么着，她总得把这一个多月消受完。还有两个礼拜

才满期。这两个礼拜里她得紧紧箍住那姓李的——不叫松半点儿劲。她就对李思义说：她两个星期以内答复他。

给车子送回姨母家，那个小表弟就告诉她有个姓刘的来找过她。

这是连文侃。

“他留条子没有？”

“没有。”

“他没说什么话么？”

“他说他来看看你的。没有什么事。”

桑华皱着眉，慢慢拖着步子往房里走。她眼膜上印着连文侃那高高的身材，那张绷着的脸。他也许在责备她。他说不定是带个什么坏消息来的。

“嗯，我这样真不对呀。”

也没管走不走得开，她就离了“那边”。她过着这放荡奢侈的日子，别人可在苦着干着，吐着血。小胡也许……

她打了个寒噤。

说不定出了乱子。也许有包探跟着连文侃，连这里也给注意着：等她一出去就有几只手抓住她。

外面有步子响。她吃了一惊。

四面瞧了会儿：桃心木的家具给五十支光的蓝色电泡洗得发青。这儿可没文件，也没什么书。屋子里的一切都干干净净，而且发着一股说不出的好闻味儿。这儿没有肺病霉菌。

“这里安全倒是安全的。”

透了一口气坐下来。这儿可能够自由自在地呼吸，也能够放心地去享用阳光。

她打算上床，可是姨母走进了房门。

姨母坐在一张摇椅上，托着水烟袋，不住嘴地跟桑华谈着。她问着学校里的同学，谈着现在这年头交个朋友真难。于是笑嘻嘻地说到那个“姓刘的同学”。

桑华满不在乎地瞧着她那张嘴——笑得张了开来，露出两颗长长的金牙。

“那姓刘的同学同你很好，是不是？”

“还算好的。”

那位老太太就夸那“姓刘的”品貌好，将来有出息，听那口吻仿佛是她一辈子才见过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她说了一遍又重复一遍，眼睛老盯着她姨侄女——注意她脸上的表情。

桑华笑了一声，瞅姨母一眼。她肚子里恨恨地叫着：

“用不着来探口气，用不着！……我偏偏不爱他！我偏偏要抓紧了李思义不放给你们！”

姨母走了之后，桑华把裤子脱了，发气地摔到椅子上。

“哼，我偏要紧紧抓住姓李的！”

还有两个礼拜。她只能把姓李的抓紧两个礼拜。她这种自由自在的没拘束的日子也只有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一过去，她又得回到“那边”去，躲避着别人的耳目，老搬着家。她得忘了她自己，机器似地活动着。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她老是那么提心吊胆的。还有呢，也许得了肺病。再不然就被人抓去审问着，踹杠压在她那细腻白嫩的腿子上。

“痛苦地活着，痛苦地死去，”她咬着舌尖咬得痛起来。

她参加这种生活只是为了好玩，别人一提起她：“哪，革命者！”于是她痛快地干，痛快地死。可是现在才知道全不是这

么回事。只是偷偷摸摸地干，尽干尽干——还没亲眼瞧见成功。

“为了什么呢，为了什么呢：不干就活不了么？”

可是两个礼拜之后她得回去。她并不是想着有要做的事，也不是对那感到有兴味。她只是为了要面子。要是她不肯回去，大家就得批评她，看着她现在这种生活他们就得说：

“我们桑同志卖给那个大腹贾了！”

桑华呼吸急促起来，她紧紧抓着床上那块白褥单。

还瞎想什么：总而言之只有两个礼拜了。……

“完全象梦一样，象梦一样，这人生是……”

似乎觉得她自己给判了死刑，只能活两个礼拜。这生命真太短，影子似地一闪就得过去的。

抓着白褥单的手一放，她脸仆在床上。她肠胃里象有些滚烫的水在流着。她想大哭一场。

“他们能不能原谅我呢，文佩能不能原谅我呢，要是我……”

他们现在怎么批评她：也许他们已经开除了她。

她坐了起来，稍为感到了轻松点儿。她抹一下头发，眼睛空洞地瞧着褥单：那上面有一块给她抓得起了许多皱。

两个礼拜！——这象一颗疮似的钉着她。

可是——她要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对李思义那么点一点脑袋，这段梦似生命就能延长，一直到她死为止。

“能够么，能够么？”

能够是能够的，只是有点儿那个：顾忌。她不愿意别人骂得她太糟。

站起来踱着，可是走了两步又觉得拖鞋不合式：太大，似乎不乐意载着她的脚。那件睡衣也仿佛紧得叫人不自在：真奇怪，其实宝真的衣裳，可以装得下一个半桑华的。

她到洗澡间去细细地洗着脸。她齐胸脯以上的一段给映在镜子里。她退了两三步，镜子里的影子就加长了些：打脑顶起一直照到大腿上。镜子里那个桑华在扭着腰，动着肩膀，接着把手伸了开来。这么着动作了两三分钟，又把睡衣紧紧揪着，她那胸脯到腰板子的那一段就显出两条曲线。于是又照刚才那么把全身关节都运动了一遍。

瞧着镜子里那副身段和那些姿势，桑华忽然有点感伤起来。她替那镜子里的人悲哀。

“算什么呢，算什么呢？”她伤心地问自己。

那么一对饱满的圆肩膀，配着那高高的胸脯，然后又打胸脯画两条滑溜溜的曲线直到大腿上：这么一段身材——要说一句“真漂亮”！那可没过火。皮肉也那么白嫩。

可是——她得把这漂亮的身子躲在黑暗的世界里，让肺病霉菌啃着，用些一点也不好玩的危险事务去折磨着，末了还许给塞到刑具里——倒灌水，匝箍，剥指甲。“算什么呢，算什么呢？”

她眼睛一阵花，就赶紧退一步叫脊背靠着墙：身子歪着。

用手把眼睛挡住了一会，又瞟到那面镜子上。她才看见她现在这姿势再优美不过。那滑溜溜的曲线格外配得调和。不管怎么着，她的姿势总是漂亮的：她有那么一副身段。于是她想起美学上有个术语，叫做什么截的。

“截”？——这身子也许会给“截”成两段！

她脸发烫，嘴唇不由自主地在一动一动的。

靠着这么十来分钟，她透了一口长气，四面瞧了会儿，就又回到原来站着的地方。她把热水放掉，注上了冷水，拿毛巾蘸着贴到脸上去。

于是又看镜子。

脸上洗去那些红粉，就白得带灰色。她先前就是这么一张脸子：为了跟女工们混在一起不叫侦探注意，她不搽粉也不画眉毛——让剃掉眉毛的地方光秃秃的，瞧来她那双眼睛就似乎没处生根。

这是连文侃的主意。这就是“那边”的……

思想一触到“那边”，她心头又一阵紧：她仿佛是欠了一笔印子钱。

她于是又想发脾气，又想把这些磁盆玻璃瓶什么都打碎，然后冲破天花板，一口气奔到连文侃跟前——对他大声嚷着：

“好也是一辈子，坏也是一辈子！……我再也不顾忌了：你们要骂就骂罢，要挖苦就挖苦罢！……不，不能折磨我自己的生命！——那种日子我过不来！……”

一个人尽有自由行动的权利，干么他们要骂她要挖苦她？干么他们不让她自由自在地活着快活着？

冲出了洗澡间，她就倒在床上。她太阳穴跳得胀痛起来，于是拿冰冷的手去贴到额上。

她没有想什么，只是还在忿怒：她认为现在这种痛苦都是连文侃他们给她的。

隔壁有人在嗦啰嗦啰说着话：似乎是姨母在跟宝真谈天。

“多卑鄙，多卑鄙！”她两个嘴角用力地往下弯着。“宝真

这么想要卖给他，哼！……我偏不放！”

她骄傲地站了起来，点着一支茄力克。

“偏不放”——她当然办得到。可是怎么办：答应他的要求么？

“答应他？”

桑华愣了会儿。她仿佛又瞧见了那个大肚子，那排有点往外突的牙。那根肥厚的右手无名指搔头发之后，就用那沉重的嗓音说起话来，每句的末了一个字老是拖得长长的：“呀——”，“呢——”，“么——”。

她皱一皱眉，瞧着自己手里的烟。一想到李思义，她就有吃了一勺蓖麻油似的感觉。要是让他挺着大肚子，拿那双肥膀子搂着她，可有点不大那个。他的脸偎着她的时候，她那搽了粉的腮巴上准得沾上一块油迹。

抽一口烟，叹一口气，就连着烟吐了出来。

“要是文侃做了李思义就好了。”

可是她没有再从文侃身上想下去。文侃也许在嘲笑她，在绷着那张冰冷的脸子。于是她觉得李思义老叹着气说别人不了解他是很有点道理的：叫别人了解可不是容易的事。她桑华——就连连文侃都不了解她。

一连五六天，她那欠了一笔印子钱似的感觉老钉着她：逗得她难受，叫她时时刻刻想要发脾气。她仿佛老听见连文侃他们在挖苦她，骂她。于是她决计要跟连文侃详详细细谈一下。

到了连文侃的住处，她心就一阵乱跳。她拚命镇定自己：一面上楼一面想着怎么措词。

可是那扇熟悉的门里只出现了一张陌生的脸子：

“找谁？”

“刘……刘……”她瞧着那张圆圆的胖脸。

“这里没有姓刘的。”

她走了出来：她知道那张陌生的圆脸在疑神疑鬼地看着她。

桑华一连找了好几个熟人，都没找着，只碰着一些疑神疑鬼的眼睛。最后她才找到了一个老朋友：王招弟。

这位老朋友并不表示怎么欢迎，只冷冷地瞧着她，问一句答一句。

忽然桑华热烈地抓着对方的膀子，把脸子靠过去，颤着嘴唇：

“招弟，怎么你……呃，你告诉我文侃的住址罢：告诉我是不要紧的——告诉我。我有要紧事找他，我要……”

那个静静地笑了一下：

“我真的不晓得呀。”

桑华忽然身子一震，心也跳了一下。她想把招弟一把搂住，叫招弟别撇开她；她想对招弟哭一场。可是她没动。这么愣了好一会，她就咬着牙忍住自己的眼泪，离开了招弟。

在路上她的神经似乎有点麻木：也没有什么难受，也没有什么舒坦。

“这不能够怪我，这不能够怪我：是他们撇开了我的。”

第三天她又去找王招弟，带着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请她在遇见连文侃的时候交给他。信拿在手里很重很厚，封得紧紧的，封口上还签了两个字母：“S.H.”

这封信她写了两个晚上。她先叙述自己的性格。然后又说到她这种性格跟那种生活太不调和。于是又谈人生。她要自由自在地活着，快活着。“好也是一生，坏也是一生”。她埋怨他们撇开了她，同时又叫他们了解她的生活态度。末了她叫连文侃“多多珍重”，她说她永远想念着他：要是他肯的话，他们得永远保持私人的感情。

写到这里她鼻尖酸疼起来，她就把脸抬起点儿，不叫眼泪淌下去。

“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他呢，我走了之后就……”

她打定主要要走：姨母家再也住不下。可是不知道要往哪儿跑。她不愿意回家。

这一个月算是她一生顶快活的一段，这一段马上就得过去的。

在这几天她比前几天还难受。她觉得没有地方站得住，仿佛在海里漂着，四面瞧不见陆地，也抓不到一根木头什么的叫自己别沉下去。她想到她脱开了“那边”，她就有种异样温度的水淋着全身似的感觉：她不知道这件事还是该懊悔，还是该庆幸。

什么都象一个幻觉。苦日子脱开了。可是这怪好受用的日子也得溜过去。她说不定会去进尼姑庵，什么都看得开点儿，这些狂乐的生活让宝真去过去。

以后宝真就得象个皇后似的：威士忌，巧格力，香粉……

以后宝真就得跟姨母笑着，说着，最后的胜利是她的。

桑华跳了起来，两手抓着拳。

“我真傻，我真傻！……我为什么要出让，要……”

于是到了那天，桑华落到了李思义的拥抱里。

她瞧着他那秃了的顶，那张光油油的脸，那排有点突出的牙，她又感到吃了一勺蓖麻油似的。可是她拚命地对自己说：

“我爱他，我爱他。的确的，我爱他。”

李思义那个大肚子很不合式地挺着，那双腿似乎经不起这么重，给压得弯着。他膀子还在搂着她，把油脸偎过去亲她：她嘴呀腮巴的都接触了他那排突出的牙齿：他的牙齿是冷的。

“我提议……我说我们在我到南洋去之前结婚呀。好不好呢？你说是不是好的呢？”

“我没有意见，”她吐了一口长气。

他那排突出的牙齿又先触到了她的嘴唇，五六分钟之后才离开。他喘着气，仿佛领结紧得叫他难受似的。脸上可在笑着，眼眯瞧着她，于是又用肥肥的右手无名指去搔搔头发。

忽然——桑华倒在沙发上痛哭起来。

“做什么呢？做什么呢？”李思义吃惊地说，还带着两成扫兴的样子。

好一会儿桑华才抬起脸来。眼泪巴巴地瞧着那男的，她挺吃力地媚笑一下，颤声说：

“没有什么。”

跟着她又哭起来。

四

湖面上给月光照成青灰色，几艘小艇子摇进了烟雾里。

桑华站在窗子跟前瞧着湖心：月亮影子在一晃一晃的。有时候水里咕咚一声响，水面上就滚着无数的同心圆。

她颤着嘘了一口气，渺渺茫茫地想着：

“文侃现在在哪里呢？”

六姐又点了一支烟，站到了她旁边。

“过去的事——你不愿意告诉人，嗯？”

桑华侧过脸来，对六姐抱歉地笑了一下。她一只眼里一泡泪，给月亮映得发光。

沉默。

风吹动六姐的头发，可没吹动桑华的头发——她头发叉上十来个铁东西给坠得重重的。远远的昆曲又给风带了进来。六姐就微笑着：

“黄六先生真是何苦：这么大热天榨得满头大汗。”

“嗯，他爱唱，”桑华用手绢揉揉眼睛。

“而且他老是这么一套：永远是惨睹里面那几折。”

“惨睹？”桑华似乎吃一惊。可是马上又把脸色还了原：那种“惨睹”跟她是没相干的。

六姐把烟灰拍到窗子外面，瞅了桑华一眼。桑华刚才卖关子卖得一点不放松，她就更想要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他们的接近是为了革命？她从前是革命者？

于是六姐说着大儿子跟一个女同学相爱的事：她不象是在叙述，只是把这当做一个问题在讨论着。然后谈到一般的恋爱，她问桑华：恋爱和事业有没有冲突，这所谓事业，革命当然也在内的。

桑华没表示意见。

“嗯，这问题我没有想到过，”她轻轻地说，象故意要叫别人听不见。

别人可坐到了椅子上，把右腿搁在左腿。吐了一口烟，她又说到李思义：这位堂妹夫她还没见过面。她用种试探的口气谈到一般的结婚生活，于是问到桑华自己。

“你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象一般人的……”

“嗯，我爱他，我一直爱着他！”桑华发命令似地说。她脸上发烫。

可是六姐当然不知道李思义那种劲儿：挺着个大肚皮，突出一排牙，用右手无名指搔着头发。桑华的嘴上腮巴上似乎已经触到了他那冷冷的牙齿，肩上堆着他那双肥厚的膀子。他越对她讨好，她那种吃了蓖麻油似的感觉就越浓。

“干么要这么想！”她在肚子里压制自己。“我爱他，我爱他。的确的，我爱他：我一直爱他！”

“他最近有信没有？”

“有。”

“那边情形怎样？”

“嗯，那边——那边——现在想着法子，不然……”

“我听马先生说……”六姐站了起来，瞧着桑华的脚步。“要是不能够限制橡皮的生产……”

要是限制不了，橡皮价钱再往下跌，李思义的买卖就得完了蛋。桑华不愿意想到这上面去。

“别说了罢，别说了罢，”她勉强笑一下。

两个都不言语，这沉默有点叫人难受。桑华咬着舌尖，眼睛不安地瞧瞧这样，又瞧瞧那样：避着六姐的视线。

这么着过了七八分钟，桑华忽然给谁推醒了似的：她把脖子一扭，偷偷地嘘一口气，就用华尔兹的步子旋到了六姐跟前。她两手搭在六姐肩上，腰板轻轻弯着：眼睛往下面扫一眼自己身上那优美姿势和那滑溜溜的曲线，就象小孩子那么爱娇着，带着九成鼻音说：

“六姐，我们弄个小划子去划划好不好？还带两瓶酒去，嗯，两瓶酒。……就去就去：不去可不行！……”

作于 1934 年

欢 迎 会

为通告事兹定于本日下午二时在大礼堂排演
《还我河山》第二幕凡我演员务希准时出席为荷特此
通告

编剧兼导演兼后台主任赵国光印

注 意 奉

校长李面谕缺席者以旷课论

全校都起劲地忙着。那位编剧兼导演兼后台主任赵国光先生更比别人紧张：他相信这回演出包得定是成功的。

“我这剧本是理想派的，也就是未来派，”他指着这油印的册子给李校长看。“情节完全是理想的。俺，唔，当然是理想，不必说。而且——而且，李先生你看看，这也是写未来的事实：因此——俺，未来派的戏在外国非常之的通行，象英国，象美国，还有——还有……不错，还有意大利……”

可是李校长忙着叫校役请庶务主任来，眼睛一直没盯到那油印册子上去。

那个擎着油印册子的手有点发酸。

“我这剧本……俺，唔，不晓得李先生对于……对于……”

不晓得我这剧本有要改的地方没有。……”

等了那么一分钟才落下了那双校长的眼睛：

“那个……那个……那个还可以，不要改。很好。对的，很好。……不过赵先生你要叫他们快点练习；万巡视员说不定会提早来。对的，那个应当要快一点……”

赵国光先生把那双红眼睛尽量地张大起来，凑过脑袋去，压紧着嗓子问：

“提早来？……不是先到汶县巡视了再来么，不是么？先到汶县巡视，是不是，是不是？”

“昨晚游县长对我说：说不定会提早，那个……那个……至于……总之我们什么都已经预备好了，提早来也不怕。对的，不要紧。不过你的戏……那个那个……对的，最好不要临时抱佛脚，万一万巡视员提早来的话……知道吧。”

拿着那油印册子的手挂了下去：

“是的。”

校长眼睛也没瞧着他，只点一点脑袋，擦擦下巴，摇头晃脑地走开去。

剩下的那个愣了会儿，就把油印册子在肋窝里一挟，摇着胸脯回到了自己房里，嘴角上挂着微笑。他料定自己这回准有个新出路：万巡视员准会赏识上他的艺术天才。这么着他就得跟那位大人物回省里去发迹，再也不在这师范学校当什么体操教员了。

“俺，唔，一定的，不必说。”

可是这么想着的不只是他一个：全县的一二等人物都在打这个主意，譬如象游县长，李校长，女师梁校长，王举人，吴

局长,诸如此类。

他们筹备个欢迎会,打算把会址放在师范学校——这是全县顶漂亮的地方:校舍新的,校园又宽敞又好看。

“诸位,本县长,大帅身边一位秘书告诉我,说是……这位秘书是本县长的至友,他特意关照的:他说万巡视员是新派人,叫我们最好是……所以欢迎会的节目最好是从新派。欢迎会最好是设在……”

就这么议决。欢迎会的节目都是从新派:不放爆竹,叫保卫团临时组织军乐队。游艺是跳舞,演新戏。晚上摆酒席。

于是体操教员赵国光先生就有了发展他那艺术天才的机会。

他兴奋得全身都痒起来。

“俺,万巡视员是新派人,不必说。”

那位大人物总得过了六七天才来。赵国光先生已经跟第一舞台打过交道:到那时候向他们租布景。在这五六天里——《还我河山》顶少还能排三次。

可惜有些事是会叫人料不到的。

县长忽然来告诉李校长:刚接到电报,万巡视员改了主意——不先巡视汶县就马上到本县来,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上午。

“糟糕!”

六七天的事挤在一个下午完工。

李校长和教员们赶着全校学生和校役动手:大扫除,写欢迎的布旗子,挂灯笼结彩。庶务主任督促工匠在校园搭舞台。赵国光先生还得教学生们那些欢迎的礼节。

“立正!行礼!……”

《还我河山》的第二幕没排演成。

万巡视员是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来的。

欢迎会的筹备人临时邀来了各团体代表，还有那位驻在本县的丰营长。女师校长一面派全校的童子军去放步哨：打小火轮码头起，一直到男子师范校门口；一面布置其余的女生排着队在码头上唱欢迎歌。

保卫团的临时军乐队——一共六位乐手，就把仅有的四把号吹起来，没命地打着小鼓大鼓。谁也不知道他们吹的是什么调子。大家于是跟在欢迎的队伍后面走着。他们前面是女师学生；再呢——许多代表。再前面是二三十顶轿子——万巡视员的打头。开路的是保卫团的官和兵。

这么着就到了师范学校的欢迎会场。

天气一点不热，也没风。你只要抬起脑袋一瞧：那片没底的蓝色空气里干干净净的，没留半点渣子。

可是赵国光先生怎么也安静不下来，他满脸的汗，他不能专心顾着演戏，别的许多方面他也得管。

“真糟糕，当体操教员真麻烦，真太……”

“赵先生，表演的时候要到了：快准备！”

赵国光先生用手绢揩揩额头：

“《还我河山》要放在顶后面演。唔，自然是先表演跳舞那些，不必说。”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出戏是压台戏！”他把胸脯挺了一下，可是马上又缩了进去。“真糟糕，没有来得及排演，不必说。哼，演员连情节都不知道哩：总得讲一下这个……”

女师里几个表演跳舞的可还没到。

校长又派校役来催一次。

“他妈妈的！”赵国光先生咬紧着牙。“好，上演就上演。……上装，你们！快！……梁先生呢？”

那些要上演的学生们就往梁先生跟前挤：抢着叫梁先生把些桔红色的油涂到脸上去。

赵国光先生冲到化装室外面，马上就又趔了回来。他手揩着汗，嘴里骂着。他有点事要回到化妆室里，一冲进人堆里可又忘了。于是顿一顿脚又往外面跑——自己也不知道要往哪儿去。

“我在这里做什么？”他停了步。

有才干的人总得镇静自己的，不管事情怎样忙。着，一桩一桩的来。

“严俊，严俊！”

他交代着严俊几句话，一面可又想起借不到布景——第一舞台自己要用的。一会儿他又打定主意找历史教员老陈做他的帮手。

“韩福，快去找陈师爷来，说赵师爷请他帮忙。快去！……他妈妈的这死东西，听见没有！快去……快！……”

屋子里乱七八糟的：演员们嚷着跑来跑去，一会儿在找木炭，一会儿叫着不见了胶水，还有一个在嘴上沾着黑胡子，下巴上可胶着白毛。大家都哄出了笑声。

赵国光先生觉得脑袋都得爆破，他就又走了出去。

那位历史教员象一位历史上的人物似的——用着八字步子疲倦地走来。

还没走过那个亭子，赵国光先生就冲过去一把抓住他。

“老陈，帮帮忙帮帮忙！”他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你在北京当过票友的，你是……真糟糕，我一个人太……不必说，总而言之请你帮帮忙：在后台照拂照拂……”

“我不懂你的戏呀，可是。我连情节都不知道。”

“告诉你就是，告诉你就是。来来来！”

使劲把老陈一拖，两个人在亭子里坐着。老陈闭上眼睛，赵国光先生掏出手绢来揩着汗，舐舐嘴唇。他拼命镇定着自己。他打算用顶简单的几句话把这情节说出来。

“这是理想派的……俺，唔，我说情节罢。大概是有一个大国——很弱，常常受强国的欺侮。有一个小国很强，抢了这大国许多地方，于是这大国里……”

于是大国里出了个大英雄，叫醒了全国的人民。这是第一幕。

“俺，唔，当然的，不必说。第二幕是那很强的小国打来了，这位大英雄就抵抗，俺，抵抗。自然是胜了，敌人就躲在桌子底下讨饶，这是……这是……”

说故事的人在这里就大笑起来。

“俺，还有一点是非常之的要紧的，就是强小国——俺，唔，这国的名字就叫做强小国。那个呢——弱大国，不必说。强小国就买通了弱大国的一个卖国贼：这就是第三幕的伏线，不必说。……呃老陈，你听呀。”

“说罢，”那个还是那么闭着眼象在打瞌睡。

“你听着：第三幕非常之的紧张的。强小国大举来攻，叫那个卖国贼来杀弱大国的百姓。俺，那位大英雄就领着男男

女女的老百姓去打——跟强小国打，之后就……”

之后就——当然打胜仗，于是——

“弱大国万岁！弱大国从此就强起来了。……”

赵国光先生接着就嘱咐陈先生，叫他指示一下演员们的动作。嘴里说着，手就把陈先生往化妆室那儿拖。

校长又派校役来催，叫马上就表演。

“你们快点名，”这位后台主任拍拍桌子。“让我先到台上去讲一下大意。快！点名：快！谁也不许走开！”

“我要去大便。”一个扮白胡子老头的叫起来。

“不许！为什么不早点去……”

“我突然肚子疼，怕要泻哩，”白胡子老头哭丧着脸。“让我去出个恭罢，现在我真……”

“不许！”——第二个字还没叫人听明白，赵国光先生已经走上了台。

拍手。观众的眼睛都盯着那站在幕布前面的大导演：他穿着藏青色的西装，腿上一条麻黄的猎裤，黑袜子，淡蓝色的篮球鞋。

台上的人也瞧着观众。顶前面横放一张大菜桌，整整齐齐摆着鸡蛋糕之类，还有茶。一圈的藤椅上坐着本县的大人物。万巡视员和丰营长面前的东西真多：一大堆瓜子，花生米，十来块牛乳糖，七八块鸡蛋糕。

后面就是一排排椅子，象普通的戏院：坐着些团体代表，各学校的教员，然后是男女学生。这些人可吃不到鸡蛋糕。顶后面就站着保卫团的兵。右边角落里呆着那队六个乐手的军乐队。

赵国光先生一点不着慌，挺着胸脯，用教操的嗓子说着。

他先告诉别人他是编剧兼导演兼后台主任。然后他说到这《还我河山》是未来派兼理想派的剧本，同时也就是爱国派的。于是又叙述这剧本的情节：弱小国压迫弱大国，弱大国出了个英雄。

“这位大英雄的名字叫做艾国魂，这位大英雄就是代表我们的……”他认为现在的姿势得庄严点儿，就举起了一只右手，“这是代表我们的……”

突然——那六个乐手的军乐队吹打起来：这回大家都听得出他们奏的是“孟姜女”。

赵国光先生可愣住了。他闭了好一会儿嘴，揩了好一会儿汗。他摆摆手叫军乐队停止吹打，别人可没注意。他只好嘟哝一句“报告完结”，鞠了个躬，钻进幕布里去。

军乐把“孟姜女”奏完了十二个月才打住。接着舞台一声吹哨，给拉开了幕布。

静默。只有游县长嗑瓜子响。

万巡视员拿起一支烟卷，李校长就赶着擦一根火柴给他点着。于是他们隔着一层烟雾瞧着台上。

台上空的，布景是淡绿色的布。

听着后台低声吵了会儿，就有二十多个人上了台：穿着不同的衣裳，排队似地走着。那哭丧着脸的白胡子老头排在第十四。

他们站在台上，摇着脑袋，叹着气谈着。

“唉，我们弱大国的老百姓，好苦呀。”

“唉，我们弱大国被外国人欺侮得好苦呀。”

“唉，我们被强小国……被强小国……被强小国……”

旁边的一个对淡绿色布低声叫：

“严俊，严俊！——快提一提呀，你妈的！”

严俊呆在光线不大好的后台里，使劲地翻着那册油印的剧本。这册子用两个铜钉钉着的，可是只剩了一个。字印得见鬼地模糊，还沾上许多脏手印。

台上那个说着话的演员象石头似地愣了一两分钟，到底严俊提上了，他就绷着脸叫着：

“被强小国占去山河，并且时加屠杀。想我弱大国只有五分钟热度……五分钟热度……热度……热……想起来真是悲哀，那是如何的痛心哦……心哦！”

台下的人拍手。可是台上的人轮流着在叹气：

“唉！”

“啊！”

“喂！”

“唉唉！”

“俺！”

那白胡子老头还是苦着脸：

“亲爱的同胞呀，莫哭莫哭。哭有什么用呢？唉，我们还是爱国吧。不知各位的高见以为如何。”

“好，那就决计爱国罢。”

有个高个子迟缓地往前面跨了一步，对白胡子老头鞠个躬：

“老翁之言极是。但我有一言不得不为诸位告者，即我们弱大国需要一个英雄是也。唉，斯人不出，奈……奈……奈唱

圣河^①。因此……因此……有一个爱国之英雄，我们便可以跟他去打强小国矣。不知各位爱国同胞高见以为如何。”

“极是，极是，”二十来个同胞同声说。

于是大家——嘴也不动，身子也不动。台下的观众都伸着脖子等台上起点儿变化。

变化起在后台——有个粗嗓子大叫着：

“大英雄艾国魂来了！大英雄艾国魂来了！大英雄艾国魂来了！”

接着打后台走出八个人：手里拿着手枪，马刀。他们站定了好一会，就让一条路给大英雄艾国魂走出来。

英雄上了场。台上弱大国的百姓都喝采，台下的观众也打雷似的拍着手。

扮这位英雄的是全校的足球队长，身子又高又大，膀子有别人腿那么粗。赵国光觉得选上这个学生当他的主角是再合适没有。

所有的眼睛都盯在那大个子身上。

导演在后台轻轻地叫着：

“快站到桌子上，快站到桌子上。”

“哪里有什么桌子？”那位大英雄小声儿说。

“真糟糕！”

两个校役把一张方桌子抬上台的时候，台上的人已经静默过七分钟。

观众的脑袋正要不舒服地动起来，台上那位大英雄艾国魂可跳上了桌子伸出个食指在演说了。

^① 此句应是：“斯人不出，奈苍生何！”这里不是“剧本”就是演员出了毛病。

“亲爱的同胞呀，此何时乎，”他的食指指着台下。“我们弱大国被外国如此之欺侮，被强小国如此之宰割，亲爱的同胞呀，好苦呀好苦！因此我们主张大家同胞一齐赶快爱起国来，不爱国的人就是亡国奴，五分钟热度的也是亡国奴！我艾——艾——艾国魂！我发起了一个自卫会，大家要打强小国！大家速速跟我来，你们速速跟我来！不爱国的人就枪毙他！不打强小国的就枪毙他！我是华盛顿的后身，我是俾斯麦的后身，我是拿破仑的后身，我是……但不知各位同胞的高见以为如何。”

“赞成，赞成！”二十来个群众叫了起来。

“好，通过。”

这位艾国魂食指凌空着沉默了好一会儿。

群众里面那个白胡子老头忽然往后台走去。

赵国光先生在后台里着了急：

“不许走开，不许走开！”

“我要大便，实在胀得太急，”老头儿停了步，皱起脸来低声说。

“不许！你一走开——我就叫训育处扣你品行分数……不准走！”

台上那位扮大英雄的忽然就给惊醒了似地，猛可里叫道：

“不许走！”

白胡子老头急了，大声嚷着：

“我要拉屎。我肚子疼。我要泻了。胀得什么似的，你不能叫我拉在裤子里……”

后面的提示人把嘴呀眼睛的都张得大大的。赵国光先生

的脸成了灰色。前台的艾国魂咬一下牙，就临时杜撰出一句台词来：

“你走，老子就揍死你！”

赵国光先生用拳头在捶自己的腿：“这个戏演糟了，这个戏演糟了！”

他头发上冒着热气，他拿自己的帽子扇着。嘴唇一动一动地在嘟哝些什么，连堆着汗颗的鼻尖子都牵动起来。他觉得……

“赵师爷，校长请你去。”一个校役走来恭恭敬敬地说。

“我怎么走得开！”

“校长说是万巡视员吩咐的……”

“什么！”赵国光先生跳了起来。马上理一理领结。

怎么岔：戏演糟了要听教训么？再不然就是——那位大人物赏识上他的艺术。

他心脏差点没蹦出嘴里来。可是他得镇静：他四面瞧了会儿，没瞧见老陈。到了化妆室才知道老陈仆在桌子上打盹。

“老陈老陈！……唉，要命！……老陈，后台的事拜托你了，不必说。俺，我有点事去。……老陈你醒了没有，听见没有？”

“啊啊啊——噢哦……唔，你放心去好了。”

赵国光先生一掉脸就走，他一面在考虑一个问题：见了万巡视员的时候——到底应该三鞠躬还是一鞠躬？

可是白操心：还没见着万巡视员就被校长在半路里截着。校长很快地告诉他：万巡视员谈起很爱看国术，因此演完新戏之后顶好叫学生表演点拳术给看看。

“那个……那个那个……这是我的意思……你顶好马上

就预备起来……”

“国术？”赵国光先生咬咬嘴唇——给汗腌得有股咸味儿。
“平常只教过十二路潭腿，一套青龙拳。”

“这就行：很好，唔。”

“不过不过——他们早就忘记了。”

“赶快练习练习。马上去。那个……对，来得及的。”

两个匆匆忙忙地分了手。赵国光先生就只好撇下了后台的事。

这时候后台正热闹着：女师那些表演跳舞的全到了。她们的跳舞教员跟这里的庶务主任交涉着：请他拨一间屋子给她们上装，她们不能跟男学生共一个化妆室。可是化妆室只有一间，于是有几个女生就堵着嘴扭着身子：

“甯，甯！哼！我们不表演了，看他们怎么办！”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庶务主任笑嘻嘻地说。接着又挺温和地请《还我河山》的演员让出那间化妆室：因为演员们反正已经全化妆好了，这是一；二呢——女师的几个人总是客人，得待她们客气点儿。庶务主任说话向来是这么有条有理的。

那位仆在桌上打盹的陈先生也给请了出去，他就又用八字步子疲倦地拖回自己卧室里去，还不断地打呵欠。他昨晚在他妹丈家里打了一晚牌，觉老是睡不够。

这么一乱，严俊可忘了他那油印刷本丢在什么地方。等着第二幕要开幕，可老找不着。

“怎么办怎么办，找不着！连谁先上场都不知道了！……”

“你妈的！怎么一回事呀，你！”

“你骂人！”严俊早已烦躁得要跳起来，就更容易动火。

“骂你！……连自己手里的书都管不住——不该骂！”

“你配骂我！你你……”

“呃呃呃，别耽误了演戏，”别人劝着。“谁也不能怪。……呃，赶快想法子吧：再找一本来……”

“再找一本？往哪找？我们那三册剧本都在宿舍里。”

外面保卫团的军乐队在奏乐：“无锡景”。吹打了十五遍，台上还没拉幕。

可是严俊到底找着他那本油印的书。他在化妆室门外挺有礼貌地请她们看看屋子里有没有，她们的跳舞教员才打地下捡着，开开两寸半宽的门缝塞给严俊。“俺呀，有了。谢天谢地！”

不过那本子一个铜钉也没有了，一页一页的纸散乱着，有几页给踹得成了黑色。严俊就捧着这卷纸往布景后面直奔。

嚯！——拉开了幕。还是淡绿色的布。还是一张桌子。

英雄艾国魂和那八个拿手枪马刀的上了场。他们静静地听着严俊在后面提，他们就把提的台词在台上放大。咬字的轻重和腔调也全是跟着严俊的。要是严俊偶然咳嗽一声，演员也就大声咳一下。

顶先开口的是那位英雄。

“现在大家都信仰我艾国魂了。那是如何的高兴哦，高——高——高兴哦。你们八位……八位……意以为如何。”

“会长呀，”那八个人一齐叫。“天下事大定矣。爱国同胞都加入——加入——咳！加入自卫会了。”

“会了，”——有一个说得慢了点儿。

那位英雄把胸脯挺出来，庄严着脸子：

“唉，想当初我们弱大国之同胞——自己打自己，自己破坏自己，如此之事，不胜枚举，不——不——不胜备载。那是如何的糊涂哦。……今我振臂一呼，同胞都信仰我艾国魂，便可以打强小国矣。这乃是——千载一时，千载一时，千载一——时——他妈的下面看不清楚！”

台下那位万巡视员轻轻皱一下眉毛，拿起一支烟来。

舞台上的九个人不言语，也不动。

忽然后台大声响了起来——**叻咚叻咚，叻咚！**

舞台上的九个人还是不言语，也不动。

又是**叻咚叻咚叻咚**，艾国魂到底开了口。

“啊呀。炮声隆隆，强小国进攻矣。我艾国魂誓死与你拚个你死我活。岂非——岂非——岂非炮声……炮声……你们八位意下如何？”

“极是极是。极为赞成。”

沉默。

严俊在布景后面急得想上吊。他这提示人简直兼了导演，可是剧本上的字瞧不明白。要是让演员们出了丑——他严俊可挨不起这顿揍，足球队长那对拳头不是玩意帐。

他不能老叫那九个人钉了桩子似地愣着呀。他把那卷纸乱翻着，汗滴到那些模糊的字上：一个不留神，湿着的那块给掐了个窟窿。

又过六分多钟，他找着了办法：强小国的军队上场。

“严俊，我什么时候上场呢，我？”

“你演什么的？”

“卖国贼。”

在这卷纸里翻着，怎么也找不到卖国贼什么时候上场。页数全给弄乱了，第二幕末了几页插在前面了，还有几页不知道丢到了哪里。

可是台面上那位英雄跟强小国的军队面对面愣着已经持续了十来分钟。两方面用枪对着：不说话，也不打仗。

“喂，快提呀，”强小国的军官不耐烦地动着嘴唇。

“‘我要踏平你们……’”

“我要踏平你们……你们……我要灭亡你们……”

还是不动。

演大英雄的发了毛：

“严俊，我该怎么说呀？”

那剧本第二幕末了几页是强小国吃了败仗，躲在桌下求饶。那几页正插在中间，给翻着了。那些鬼字怎么也瞧不明白。严俊就只念着清楚点的字：

“躲在桌下，作求饶状。”

台上的大英雄吃了一惊，可是没办法：他就往桌下一钻，照严俊念着的说着：

“好汉饶了我也，饶了我也。我磕一个大头，大英雄饶了我也。好——好——咳哼！好——苦呀。想当初我们轻视你们，期在必胜，却不道你们有如此之英雄……之英雄……之英……”

观众们的脸动了起来。这儿那儿都在小声嘟哝着。

不知怎么一来那强小国的军官在骂人似地吵着。吵呀吵的忽然又对桌子下的艾国魂笑嘻嘻的——

“依我的办法最好，我给你二十五万。若不——若不——若不——不——不依我，必置汝死地，必……必必……咳哼！”

“惟命是听。那是如何的快乐哦。”

“你务必听令，听令……咳哼！你必须杀你们弱大国之人民，杀你们之……之……”

那位艾国魂还蹲在桌子下面，点着脑袋答：

“极是极是。从今而后，我遂为卖国贼矣。想我为卖国贼，当——当——当——咳哼！当……”

忽然提示人住了嘴没往下提。

“糟透！”严俊肚子里叫。

他不管页数，只管往下念。这是强小国军官和卖国贼的对话，可是演卖国贼的没上场，他的台词让艾国魂说去了。他求救似地四面瞧瞧，使劲抓住自己的衣襟。他那张皱着的脸发了青。

“怎么办怎么办？错了！糟透！”

戏总得往下演。台词总得往下提。

这么着演卖国贼的就一直呆在后台没上场，那脚色让艾国魂演了下去。

台下的观众没先前那么静。这儿那儿的常有两个三个脑袋挤在一堆谈着什么。

游县长没嗑瓜子，只把围着大菜桌的几张脸瞧一转。各人的脸有各人不同的颜色：李校长的顶红，直红到脖子上，眼角在一动一动的。

放在万巡视员面前的蛋糕什么的还是没动。这位大人物的腮巴上隆起一条筋，象在紧咬着一件什么。有时候脸发白，

有时候脸发灰。时不时跟旁边的丰营长面对面瞧一眼。于是丰营长就咬咬嘴唇，把手插到袋子里去。

一个孤零零的苍蝇在鸡蛋糕上玩了一会，又飞到李校长鼻子上停着。李校长把它扇开，就怕失了礼似地偷偷把眼睛瞟那位大人物一下，一面在懊悔着——没有把那剧本仔仔细细看一遍。他怕看台上，可是又不知道看着什么好：他视线没有地方可以给他搁。

舞台上放下了幕，军乐队又吹起小调子来。

后台里可吵得厉害。演员们都围住了严俊。

“怎么回事呀？”

“我怎么知道呢，”严俊苦着脸说。“我只是照着这上面念的。”

那位大英雄把别人推开，挤到了严俊跟前：

“剧本上是这样的么：那个英雄作了卖国贼么，喂？”

严俊用袖子揩揩额头，脸红得象生牛肉：

“这上面的字看不明白，看不明白……”

“我就一直没上场，”演卖国贼的叫。“装得好好的呆在后台里，这算什么！”

外面的六个乐手在使劲地吹打着，似乎催这第三幕快点儿动手。

观众也等得有点撑不住劲。要照往日的习惯——他们就拍手顿脚。可是今天有大人物在这儿，来这么一手似乎不大那个，就只撮着嘴轻轻嘘着。

谁也想看看末了这幕是怎么回事。刚才是那位大英雄艾国魂做了卖国贼，话还没说完就闭了幕。这下面怎么交代呀？

“你猜下面怎样?”

“谁知道!”

“我们先不该拍手的。”

“嘘，嘘嘘!”

“嘘，开幕了!”

开了幕：台上的布景和陈设还是老样子。

没人上场。后台在吵着。

“人齐了没有?——快上台呀!”

这回是弱大国那二十来个老百姓先上场，可是不见了那白胡子老头。

“他呢?”

“拉屎去了，一直没回来。”

“少他一个不要紧。……快上台，你们!”

于是这些老百姓出了场。严俊又坐在淡绿色的布后面提示着他们。

“哈哈，快乐呀，快乐呀。我们弱大国之英雄出世矣。那是如何的快乐哦。”

“哈哈快乐呀，快乐呀。我们弱大国的人皆爱国，跟艾国魂英雄去打强小国……打强小国……咳哼!”

“哈哈，快乐呀，快乐呀。但愿——但愿——但——但但但愿……”

说话的人愣着没往下说。观众看着他，他也看着观众。

突然他又大叫起来：

“但愿大家加入自卫会，以……以……不是！咳哼！哦，群策群力，群——群群！”

“同胞呀，这乃是众志成城，快乐呀哈哈。”

“哈哈快乐呀。”

“哈哈，大家皆快乐呀。但不知各位高见以为如何。”

“极为赞成，极为赞成。”

又是第二幕那一手：后台里——**咚，咚，咚，咚，咚，咚**！

没挨上三分钟，就有二三十个弱小国军队上场：手里都拿着木头做的枪。

弱小国的军官往弱大国的老百姓那边跨进一步：

“现在本大将率领三军，大举来攻，必必——必——必踏平你这弱大国而后快，而后快……本大将**咳！咳！咳！咳！咳！咳！**——**哈——吐——！**……**嗯哼！**那是如何的威风哦。想尔弱国……弱国……灭此……**哈哈**，如探囊中物耳：那是如何的容易哦。”

这位军官闭住嘴，四面瞧了会儿。

看戏的人都把脑袋仰着。只有万巡视员把铁青的脸凑到丰营长耳朵边轻轻说着什么。

台上那弱小国的军官红着脸，忽然给吓了一跳似地身子震一震，就对他的兵士叫起来：

“儿郎们！”

“有！”

“拿枪对着他们！”

二三十支枪就对着弱大国的老百姓。

全场静悄悄的：显然是观众都给那紧张的场面吸去了注意力。只有后面化妆室里隐隐约约漏出了尖锐的笑声吵声。

“啊呀不好了！”台上那些弱大国老百姓叫。

“啊呀如何是好！”

“啊呀，想我辈手无寸铁，如何是好。唉，那是如何的着急哦。”

“啊呀事急矣。看他们——看他们——咳哼！看他们支支枪对着我们，就要开枪矣。那是……那是……咳哼！不知各位同胞高见以为如何。”

“极是极是。”

“有理有理。”

对面强小国的军队还拿着枪——紧张地对着他们。

观众看看这群老百姓，又看看敌国那队军队：只要那些枪动一动可就……

弱大国那群人里有个戴瓜皮帽的往前面踏出两步，然后掉转身子来对他同胞们鞠一个躬：

“亲爱的同胞呀，彼横蛮之强小国军队若开了枪——开了枪——我命休矣。事已万急……万急……万万急……十万火急……请各位少安毋躁，要从容以……以……以以……咳哼！据兄弟的意思，以为我们可慢慢商量，再作道理。但不知各位高明以为如何。”

“赞成，赞成！”

“通过。”

那队擎着枪的军队一动不动，等着对方慢慢商量。

“亲爱的同胞呀，”戴瓜皮帽子的说，“现在兄弟有一妙策，不得不为诸位告者：即马上去找我自卫会会长艾国魂先生亲自出马，率领我们，杀得强小国小鬼片甲不留是也。”

“极为赞成，极为赞成！”

“哈哈，想你强小国之小鬼末日到矣。”

“哈哈，我弱大国要灭你强小国……强小国……冷哼！”

“哈哈，那是如何的痛快哦。”

那强小国的军官大叫起来：

“呸，不得妄自夸大……夸大……本大将独不屑亲自杀你们，你们……你们……冷哼！我命你贵国之卖国贼杀你们可也。……卖国贼，速速出来！”

台上台下的人都瞧着后台。

“卖国贼速速出来！”——又喊一遍。

没答。三分钟之后：

“卖国贼速速出来！”

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

十分钟过去了。于是十一分钟，十二分钟。

怎么回事呀？

唔，这一场可有点问题。

“谁上场呢，这回？”演大英雄的那位足球队长问。

严俊抓着脑顶——头发里湿绿绿的全是汗。

“先是弄错了的，”他皱着脸说。“这回再错下去就太笑话，还是叫……叫……”

他四面瞧着，找那原来是演卖国贼的那位同学。

那位卖国贼坐在一张三脚凳上，拿一张皮纸在擦脸上的油彩。

“怎么，你？”严俊没命地揩着汗，压着嗓子直嚷。“怎么就下妆：这一场是……是是……”

那个瞅他一眼，满不在乎似的：

“用不着我上场嘛。”

“糟透！”严俊顿顿脚，就往大英雄跟前直奔。愣了会儿又跑过去，可是站也没站定就又冲过来。“怎么办怎么办，糟透！呃，糟透！”

后台里的人都愣着。前台上一个劲儿在催“卖国贼速速出来”。

“谁出场呢？”

“谁出场呢？”大英雄象应声虫似的。

演卖国贼的往这边瞧了会儿，就走了过来，手里拿那团皮纸打着手势：

“我第二幕没出场，这一幕当然不能出场。第二幕卖国贼是谁演的当然还是谁演。”

“那……那……咳哼！那……”

“你想想：上一幕是他，这一幕忽然换了个我，那才是个大笑话哩。”

“可是——可是——上一幕是弄错的呀。”

“那有什么办法呢！”手一扬走了开去。

又愣了好会儿。

“还是我去！”那位足球队长毅然决然地。“他的话对，这一幕换了人那真是笑话。……这没办法。我去！”

“你去么？”

可是严俊还没答允，那个就上了台。

可是严俊却放了心：

“是他自己要去的，出了笑话可不能怪我。”

于是他揩揩汗，又坐到淡绿色的布后面去提台词。

那个强小国的军官挺着肚子：

“卖国贼听令！你去杀你们贵国之人民，不得有误！”

台上动起枪刀来。后台的人拿棍子敲着板子，当做枪声。

“好苦呀，好苦呀！”

“强小国之小鬼真可恼呀！”

“卖国贼真乃丧尽天良呀！”

这紧张的场面可还压不住观众：有人走了开去。那位丰营长离开那张大菜桌，跟万巡视员互相瞧了一眼，就到最后一排对一位军官说了几句什么，走出了这里。

许多脑袋动着，低声谈着话。万巡视员和游县长就靠得紧紧的在说着什么事。

舞台上还在继续那个场面。大英雄艾国魂和那军队站在一边，对那边的二十来个人挥动着刀呀枪的。后台里使劲在敲板子。

这要打到什么时候为止？严俊可没了主意。

这下面本来是赵国光先生自己认为顶精彩的地方。整出戏的顶点也就在这里。这位天才艺术家把这弄成了非常紧张的场面：先是强小国跟那卖国贼打弱大国的老百姓——许多伤的死的。于是在那十二万分危急的时候，观众都给弄得挺愤怒的时候，嗨，大英雄艾国魂领兵来了。当然是打了胜仗。当然是——强小国求和，把抢去的地方还给了弱大国还不算，另外还割了点地给它。然后叫三声万岁——幕。

可是现在——

“糟透，演不下去了。”

演大英雄的错成了卖国贼：叫谁去救呀？

台上已经打了二十多分钟。

弱大国那群人给打得一个个倒下去。在地上躺了好一会，瞧瞧没别的下文，只好又爬起来，对方可还一个劲儿在开枪，就又装着死。可是全躺下之后，别人还是不住手：没一个活人还打谁？——就又爬起来。

这么倒下又爬起——每个人总轮到了不止二十次。

看戏的人可不把这顶点当作一回事。他们想瞧瞧这下面怎么发展，可是没等着。

“怎么回事呀，死了又活？”

“为什么打不累的？”

有几个人嘴里嘘着，轻轻顿着脚。

“走罢。”

“看看下面罢。”

“要是一直打下去呢？……走罢，明天再来看也不迟。”

走了不少的人。

大菜桌子边也少了两个人：万巡视员和游县长。下面还有国术也不看，甚至于——连女学生的跳舞都不看！

台上还在开枪，死过二十几次的人们又活了过来——爬起身来让别人打。

观众发见那位大人物不在这儿，他们就放心地拍手顿脚，嘴里也大声嘘着叫着。

李校长那双腿仿佛是跟一个冒失鬼换了一副：一会儿闯到这里，一会儿闯到那里。整个身子都发红，连眼球也涂上了血丝。他一想到万巡视员，五脏六腑就那么一荡。

“那个……那个那个……他不高兴了么，他……他他……那个那个……”

说是跟县长去有点儿事：当然是托词。

拍拍胸脯叹口长气，伤心地瞧瞧那张大菜桌：点心和花生瓜子什么的还寂寞地堆在那里。两个苍蝇在牛乳糖的包纸外面站了会儿，就又飞起来钉到淡黄的鸡蛋糕上：瞧来象嵌着两颗葡萄干。

着急的不只是李校长一个，还有赵国光先生也挺那个。

这位戏剧家满衬衫的汗。袜带掉了，黑袜子翻落在篮球鞋帮儿上，露出一截毛茸茸的腿：他就用这双腿跳着，把麻黄色的猎裤震得直哆嗦。

“真糟糕，真是……我把……我把……唉，我把舞台上的事丢下了去教他们练拳，好容易那十二路潭腿一套青龙拳温熟了——他倒走了，不看了！……我真是……我真是……”

于是他赶紧去看看戏演得怎样。

他的代理人在后台里正咬着牙。听说万巡视员一走，他马上叫人吹哨闭幕。

那位扮强小国军官的一到后台就问：

“完了么？”

“有什么办法呢，”严俊还咬着牙，喘着气说。“下面不好怎么演。……而且——而且——万巡视员也走了，没有再演的必要了，而且……咳！下面是……”

演强小国士兵的——擎枪擎得老实有点酸疼，大家都伸伸膀子，在空中豁几下。

赵国光先生赶来的时候已经迟了点儿：演员们都拿着几

张皮纸静静地在擦着脸。

“陈先生呢？走了么？……这位仁兄！……戏演得怎样？严俊你是不是在……”

“赵先生这不能怪我，这个……这个这个……咳哼！这个……”

那位大导演等着严俊的下文，可是这小伙子只拿袖子没命地揩着脸上的汗。

“严俊，到底怎样，出不出色？”

严俊没开口，那边化妆室里可开了口：那些女学生在吵着叫着，声音里带着哭腔——一听就知道是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大悲剧。

这边的人就紧张地沉默着听着。

“简直是看我们不起！看我们不起！”

“唉，这真是一桩极其不幸的事！”——跳舞教员的声音。“我们一片热诚，赶到这里来预备表演，万巡视员说也不说一声就走了。这不但是你们的不幸，也是我的不幸，也就是——也就是本校的不幸。现在我们当然不用表演了，你们也……你们也……”

“我受不了他那种……那种……”

有几个似乎在打算要哭一场。

赵国光先生听了会儿，又想到了自己的戏剧。他把那翻落的黑袜子拉上来，把脸对着严俊。

“我这剧本是理想派兼未来派，也就是爱国派的，不必说。俺，唔，那个——那个——那个到底好不好，那个……”他这里拼命在记一个术语，结里结巴说了老半天才想了起来：“俺，

唔，那个——那个——效果有没有？效果？”

那个一下子摸不着头脑，就随嘴说：

“效果……效果……咳哼，效果当然总有点儿的。”

“唔，效果当然总有一点儿的。”

于是，这师范学校忽然被军队包围了起来，抓走了一些人：李校长，赵国光先生，《还我河山》的演员们。

全校给搜了一遍，又第二批抓走了些教员学生——都是留长头发的人。女师也给搜了一遍，跟男师的正相反：全校只有一个教员和两个学生剪了发的：就带走了这三个。

赵国光先生眼球成了紫色，衬衫上的汗也更多，嘴唇老颤着：

“这是——这是这是——什么道理呢，什么……唵唵……我是……我是我是……”

万巡视员可没那回事似的，在静静地等着大帅的回电。他打过一个电报到省里给大帅，详详细细地把欢迎会的情形叙述了一下。他想到大帅准得亲自回电，还得嘉奖几句——表示以后更信任他。

回电在半夜两点多钟接到，不过是督署的军法处长拍的。关于大帅的话只有这几句：

“奉帅座密谕：着将赵国光等六十七名解省，交军法处严办。……”

原载 1934 年 6 月《作品》月刊创刊号



团 圆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5年12月初版

《文学丛刊》第一集第三种

团 圆

满天的云。满天的蜻蜓。这天是好日子。

这天好日子老是要下雨。这天好日子大根的鼻孔也老是要下雨。大根吸着鼻涕：鼻涕太多了就拿脏手撮掉它：撮得不耐烦，他就骂起来。

“操你妹子的哥哥，鼻涕那么多！”

二根瞧了大根一眼：

“哥哥有鼻涕，我没有鼻涕。”

“有鼻涕才能当大总统。”

二根不相信，又瞧了大根一眼。二根把眼睛溜了开去，就忽然——

“小狗子同痢痢！”指指河边上。

两个孩子在河边打水飘飘。这两个是大根的平民夜学校里的同学。这两个是坏蛋。

痢痢一听见二根嚷，马上把他那花脑袋扭了过来。

“哦，杂种来了。我水飘飘打不好，我倒楣：我一看见这两个杂种来了我就倒楣。他们娘是烂污货。”

大根放了二根，吸一下鼻涕走了过去：

“你说什么？”

“我没跟你说。”

“我操你妹子的哥哥，你……”

“你骂人！”

“骂你！”

小狗子横了大根一眼就拖痢痢走开河边，嘴里嘟哝着：

“你妈妈的，我们说话也要你来管！你妈妈的……”

“我不要我不要，你的妈妈我不要！你妈妈是老货，我知道的。”

蜻蜓到处飞。有风。大根衣襟上破了个大洞，风刮来怪凉快的。嘴上象长了胡子：用手再撮一把鼻涕，嘴上就又多一绺胡子。

“二根，我们走。”

小狗子和痢痢走前面。大根和二根走后面。那对和这对——中间隔什么丈把远。

痢痢回脑袋来瞧了一下，就对小狗子大声说起故事来：

“有个人的妈妈是烂污货。豆腐店里的连司务一个月同她睡四五回觉：睡一回，就给四毛钱……”

“唔，”小狗子拿鼻孔应一声，回头膘一下。

“这个人你晓不晓得？”

“不晓得。唔，后来呢？”

“后来……后来……哦不错，还有阿水也同她睡过觉的。还有老牛。还有许多人——许许多多许多。……这个人的妈妈是靠卖……”

突然大根冲了过去。大根左手抓住痢痢的肩膀，右手撮着鼻涕。

痢痢一掉转脸来——一把鼻涕给抹在嘴上。

“干什么！”

“打你！”——劈！

两个扭了起来。

小狗子要送大根几拳，可是大根踢着腿子，不能挨近他。小狗子卷起衣袖，捞起竹布长衫的衣襟，一左一右的蹦着嚷着：

“你打人，你打人！晚上告诉先生，晚上……”

大根把痢痢抱住摔倒了地下，就往小狗子跟前跳过去。

“你打人，你打人！你妈妈的，你……”小狗子抓着衣襟拚命逃，顺手还在二根脑顶上打了一下。

二根哇的一声哭起来。

“操你妹子的哥哥！”——大根追。

太阳打两堆云中间挤了出来：地下奔着两个人影子。跑一步，他们的脚就和影子的脚相拍一下。这么着小狗子跑得更远了。

没追着。

大根站住。大根喘着气，对后面的二根招招手，接着就用这只手撮鼻涕。

“来，二根！”

“哥哥，痢痢哭了。”

“痢痢是哭死宝……操你妹子的哥哥，快！”

前面柳树下有些女孩子在咕咕刮刮的。大根吐口唾沫，拿出一付大人的架子。

“你去瞧瞧圆姐姐可在那里。……我叫她别跟阿巧玩的。

我操你妹子的哥哥！”

圆姐姐的确在那里。圆姐姐跟她们在跳房子。圆姐姐抱着三根，旁边挨着小圆，尖声嚷着：

“阿巧你抱着三根，让我来跳。”

“桂圆！”大根叫。

她掉转身子来愣了不到一秒钟，就跑了过来。她靠近大根——正正经经告诉他一件事：

“爸爸回家了。”

“什么!？”大根惊了一跳。

二根张大了眼睛瞧着圆姐姐。二根就简直记不上他们还有个爸爸。他把食指塞到嘴里，怕人听见似地小声儿问：

“爸爸是不是跟吴三公公一样？”

圆姐姐可提起一条腿来要跳房子。

“爸爸什么时候回家的？”大根绷住脸。

“你们出去了一会儿就……”

唔，算起来爸爸已经到家了两三个钟头。

大根撮一把鼻涕撒到地上，在衣襟上抹抹手。

“我操你妹子的哥哥！”

那边女孩叫了起来：

“桂圆，快来跳。你不跳我跳了。”

“来了来了。”

大根手还在衣上抹着，眼瞧着桂圆。桂圆一个劲儿在跳房子，头发一飘一飘的。小圆在后面要扯她的腿，可给别人拉开了。

天上靠西的两堆云并在一块，太阳又给埋了进去。

忽然二根叫起来：

“哥哥，一个蜻蜓！”

大根瞧二根一眼，脸上的肉没动一动。鼻涕偷偷地淌到嘴上，大根没理会它。

后面痢痢揩揩眼泪爬起来，小声儿骂着，就远远地逃掉。痢痢跑几步就得侧过脸来瞧瞧大根的动静。

大根没追。大根舐舐嘴唇：咸的。大根用手在嘴上狠命地一抹。大根有心事似的。大根觉得他爸爸有点……

爸爸从前在奉天兵工厂做活。后来一个炮弹落到宿舍的过道里，就跑到南方。后来没饭吃。后来出去找活做。一出去就是那么久：一年多。人也没回来，信也没回来。可是今天忽然这么一下子——爸爸回了家！

就是这么个爸爸。爸爸这回也许发了洋财。爸爸也许年轻了点儿。爸爸也许老了点儿。……

“我去瞧瞧，”——就跑。

“爸爸出去了，”桂圆叫。

可是大根一口气跑到了家。

爸爸不在家。妈妈在家：在抹眼泪。

吴三姥姥坐在板床上，那张瘪嘴颤动着。她瞧着妈妈那块发青的脸，用鼻孔嘘了口气，就谈到爸爸。

“长寿也不是个糊涂人，他总……他总……”

妈短促地呼吸着气。突出的颧骨上全是水。脸绷得象一面鼓：手一抹上去，脸上的肌肉一动都不动。

“对他……对他……我对不住……”

大根走到桌子边，装做找什么东西。他撮一把鼻涕抹在

桌子腿上，桌子腿就叽咕一声。他眼睛在桌上扫一转。他那本千字课压在一只饭碗下面：他把它抽了过来。

沉默。

吴三姥姥瞧着妈妈：象是可怜妈妈，又象是瞧不起妈妈。她眼睛和妈妈的一对着，就移开去盯着席子。

“顶好瞒着长寿，我们大家都……”

席子上爬着一个臭虫。吴三姥姥就没往下说，只把手指在嘴上蘸蘸唾沫，拈起那个臭虫抿死它，还送到鼻孔边闻闻。

“瞒不住的，”妈妈声音发抖。

“实在瞒不住就拉倒，”那个象生了气。“长寿是明白人。这一年多，这一年……有一年多了吧？他是前年……”

“前年十一月出门的。”

“唔，一年多。……他没寄一个钱。你拖着五个小鬼，你去……你做这……哼，你还对不起他？”

门口有三个孩子在张望着，叽哩咕噜的说着。

大根跳起来。

“滚！”

不动。

可是大根一奔出门来，那三个赶紧就跑。

“大根你不要神气：你爸爸回来了，你妈妈卖屎卖不成了。啊呀，卖不成了。啊呀，啊呀！……”

“操你妹子的哥哥！”——大根追。可是大根还得听听妈妈跟吴三姥姥说什么。他抓一把泥使劲摔过去：也不管摔着没有，就回到了屋子里。

“干么去撩他们！”妈妈拿手巾擦着脸。

“活该。”

“下回不许！”

吴三姥姥把瘪嘴咂了几下，还是说着那么句话：

“长寿是明白人，他出去了这些年……他是……”

大根拿着千字课本坐在小板凳上翻着，眼睛可溜着她们俩。鼻涕差不离要淌到了书上。他赶快吸一下，可是马上又往下流。

“操你妹子的哥哥！”——手捏着鼻子一擤。

鼻孔空了：一股烂腌菜似的味儿就向鼻孔里钻。

风从门外流进来。天上的云慢慢地织成一片。

一阵脚步声给风从门外送进来：象给云压住了似的，闷闷地响着。

怕是爸爸。大根站了起来。

不是。

妈妈一瞧见走进来的两个人就着了慌：

“连司务你快走，你别……你别……”

“怎么？”

“长寿回来了，长寿！”

连司务手里拿着一瓶酒。和连司务一块进来的还有一个人。连司务对那个人笑一下，满不在乎地把腰板挺了起来：

“我不怕。你卖——我就买。我花了钱的。反正同你做这买卖的不止我一个。”

“修修好，修修好，连司务！……你是……”

吴三姥姥又象是生气，又象是特别要好似地瘪瘪嘴，用右手打着手势：

“连司务你也是明白人。长寿嫂是没法子才来……才来这个……她男人回了家，你总要……你总放明白一点，连司务你说……”

“放明白一点？”连司务把那瓶酒在桌上一顿，瞪着眼。“老子不明白么！”

“你喝醉了酒别在我面前使性子！”

两个就吵了起来。妈妈抖索着嘴唇，挺快地说上一大串好话请连司务走。连司务捞起袖子跟吴三姥姥哇啦哇啦，唾沫星子直溅。和连司务同来的那个拉连司务走，可是——

“不行！老子花了钱的。老子还有钱放在她那里……”

“钱我还你，钱我还你……修修好，修修好，连司务连司务！”

大根叫了起来：

“滚！操你妹子的哥哥，你到我们……”

“小鬼，你！……老子偏不走，看你们怎样！”

“还你钱不就好了么！”吴三姥姥嗓子尖得刺人。

“好，就还来！——还得找回我一块现洋带两毛钱。”

“我明天就还你，我明天……修修好，请你就……”

连司务可一屁股坐上板床：

“嘿嘿，那不行。……老应，我们今天乐他一乐。”

大根偷偷地摸着了一根劈柴。

可是，他妈妈向连司务扑过去：两手抓着连司务两个膀子，膝髁屈在泥地上，脸仰着，颤声说着好话：

“修修好，你快走，你做做好事。……连司务连司务！”

“笑一个，笑一个！我花了钱总不能看你绷住脸呀：笑一

个！老子今天总得在这……”

突然——嘎！连司务脑顶上吃了一棍。

连司务一把推开地下的女人，跳起来对付大根。一手抓去——抓个空。

“操你！”大根冲过去抱住连司务的腿子咬起来：那腿子肉硬得象牛筋，可是牙齿也陷进去了分多深。

不知怎么一来大根给拖了开去，大根就老实不客气对连司务小肚子送了一拳。接着马上往外跑，顺手拖一条板凳挡住门：连司务差点儿没摔一交，就没追出来。

大根边跑边嚷：

“操你妹子的哥哥，待会儿我得摔你到粪缸里——淹死你！”

这会儿他忘了撮鼻涕——它给糊在嘴上：一说起话来，两片嘴唇中间就扯动着橡皮似的鼻涕带子。他举起袖子把嘴呀鼻子的擦了一下。仍是往下骂着。

往日他也骂着连司务那些人，可没当面骂过。这一年多妈妈老是哭着，老是说着爸爸，可是连司务或者阿水那些人一来，她就得苦着脸笑：不笑——他们就使性子。大根不爱瞧妈妈那种笑：宁可叫妈妈哭。有时候他们搂着她摸着揉着。有时候叫大根他们五个小鬼到外面去呆那么两三个钟头才开门放他们进去。有时候那些人拖她出去整晚整晚地不回家。有时候她病在床上也给拉起来。这么着妈妈就能拿几毛钱来叫大根去量米，去买腌菜，买萝卜干。没人来的时候她就又哭，又谈着爸爸，还埋怨五个小鬼累着她。

这么着就活过了一年多。

“操你妹子的哥哥，他们……他们……”大根放慢了步子。可还喘着气。

飞着的蜻蜓少了下去，只有四五个还在空中荡着。风吹得柳树轻轻地摇头。太阳斜在西边的云堆里。

一瞧见柳树下一团人，大根可就愣住了。

桂圆他们不跳房子，只围着个男子汉咕咕刮刮说笑着。

谁呀，这男子汉？大根睁大了眼。

身胚象爸爸，不过瘦了点儿。脸子象爸爸，不过老了点儿。

那男子汉抱着三根逗他玩。三根不要那人抱：嚷着。

大根忽然不舒服起来，象有什么戳着他身子似的。

“桂圆快来！……来呀！”他压着嗓子叫。“快去告诉妈妈——爸爸回来了。快！”

“妈妈早就知道爸爸回来了。”

“别管！快去告诉，快！”

大根一个人往柳树跟前走。

那男子汉张大了眼瞧着大根，忽然叫了起来：

“嗨，小鬼！我回来的时候你死到哪里去了，呃？……嘿，长高了许多！认识我么？”

“爸爸！”

爸爸手里的三根向阿巧伸着手要她抱，嚷着“姐姐”。阿巧一抱过来，他就伏在她怀里偷偷地对爸爸溜着眼睛。

二根把手塞在嘴里，张大了眼傻笑着。

小圆拉拉爸爸的腿。爸爸一瞧她，她就格格地笑着逃了开去，躲到别人后面。

爸爸蹲了下来，两只手搁在大根肩上。

“我当你是个老矮子哩。嘿，竟长高了，这小鬼！……怎么，脖子上抓破了吗，呃？”

“抓痒抓的。”

前面又溜出了那两个小鬼：小狗子和痢痢。他俩不敢走近来。

大根瞪着眼远远地盯着他们。

爸爸没注意。爸爸瞧瞧大根的脑袋，又瞧瞧大根脚。

“你惦不惦念我？……瞧你！——这许多鼻涕！”

“妈妈惦念。妈妈每天说着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怪爸不给信。”

“你呢？”

大根笑，手在鼻子上撮了一把。

那男子汉轻轻地叹了口气，接着就噜里噜苏地问了起来。他嗓子有点异样，象怕冷似的。眼睛有时候盯着大根，有时候瞧着地下。他问妈妈骂他没，他问他们挨饿没挨饿：他听说妈妈给人缝补衣裳过日子，这么着一家六口子可吃不饱的，并且妈妈身体那么坏——撑得住么？

问呀问的，爸爸就拿手指揉揉眼睛。

“妈妈没吃药么？”

“没。”

妈妈晚上睡不睡得着觉？臭虫多不多？那两张板凳什么时候买的？妈妈常打小鬼么？小鬼老哭脸吧？——那么一大堆。

痢痢和小狗子在前面大声说起话来，爸爸就住了嘴。那

两个小鬼象玩把戏的人那么着——一个说一句，一个跟一句。

“那个乌龟！”

“乌龟。”

“长寿的老婆——睡一觉四毛钱。”

“唔，四毛钱。”

“长寿的老婆，天天卖×——烂污货。”

“烂污货。”

爸爸陡地一抬头，两个小鬼就跑了两步。

“他们说什么？”爸爸问大根。

“屁眼里说的没好话，我操你妹子的哥哥！”

他们爷儿俩面对面愣了会儿，左眼对着右眼，右眼对着左眼。

可是那边的两个又那么叫着：

“长寿的老婆四毛钱睡一觉：卖给阿水，还卖给老牛，还卖给许多人，许许多多许多。哦，不错，还卖给连司务。”

“是呀，还卖给连司务。”

爸爸站起，脸子沉了下来。

孩子们都瞅着爸爸。只有二根一个人瞧着紫灰色的天。

大根咬着牙。又热又透不过气来：仿佛有滚烫的布条捆住他似的。他对那两个小鬼瞪着眼。瞪呀瞪的——一蹦就冲了出去。

揪着小狗子往地下一摔。吐些唾沫在小狗子脸上。拈着小狗子的脑袋在泥地上擦着。

一回头——不见了爸爸！

“操你妹子的哥哥，糟！”——放了手就跑。

小狗子哭着嗓子嚷：

“你敢再来！——狗彘的！”

“狗彘的骂谁？”大根一面跑一面叫。

“骂你！”

“狗彘的骂了我。”

“骂你！你妈妈的，你……”

“我不要我不要！老货！”

小狗子还嚷着些什么，可是大根渐渐跑远，耳朵边那些叽里刮喇的声音就小下去，小下去——听不见了。

爸爸的背影！

连司务那两个！

“操你妹子的哥哥，操你！”大根偷偷地捡了一块大石头：他准备帮爸爸打架。

爸爸手抓着拳。

连司务怪丑的样子对爸爸笑一笑，说了几句什么。他客气地点点头就走。他怕爸爸。爸爸瞪着眼瞧他们走了，就一直往前冲。

大根用手背抹抹鼻涕：他奇怪自己的手干么一下子那么重了起来：他忘了自己手里有块石头。

一到家——爸爸正抓住妈妈两只手。

吴三姥姥仿佛不知道要怎么着才好：又想笑，又想不笑。她眼睛在席子上找着看有没有臭虫，一面拖泥带水地说上许多话。

桂圆站在门口，慌张着脸。

爸爸咬了会儿嘴唇，对妈妈瞪着眼。

“我心里不舒服，我怪……我怪……我问你，我问你：你骗了我没有？你……你……我走了这一年多……”

妈妈哭起来。

那个把大拇指的指节狠命地拊着她的手背，她疼得尖叫。

他可轻轻地问，声音颤着：

“你骗了我没有，你骗了我没有？”

“长寿你！”吴三姥姥拖他。“今天你回家，你们两口子团圆，你有什么……”

“爸爸，我不准你打妈妈！”大根跳着。

那个可没理会，只对着吴三姥姥下气不接上气地说：

“干妈您知道，您干女儿……您干女儿她……”

“爸爸，我不准你打妈妈！”大根拿着那块石头在门板上敲着。

“干妈您在这儿。……她骗了我，她说缝补衣裳过活，我……我……这不是冤我？——缝补衣裳养活六口子么！……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操你妹子的哥哥，爸爸！”

“小鬼你走！”

“我不准你……”

阿巧她们拥在门外。桂圆接过三根来抱着，可是三根向门里伸着手嚷着要妈。

小圆靠在吴三姥姥跟前，脸子躲在吴三姥姥腿上。吴三姥姥摩着她。

二根在门外，背贴着墙蹲缩成一团。他撒了一泡尿，他自己还不知道哩。

爸爸脸子发青。

“明明是冤我，明明是冤我：缝补衣裳养活六口子，她自己又……”

“你知道养不活，你出去那么……你……我拖着五个小鬼，我……我我……”

“自己的媳妇……自己的媳妇……干妈您给我想想！”

忽然妈妈又尖叫起来。爸爸在打她。

大根跳过去。

可是爸爸给吴三姥姥拖开了。爸爸坐在那张小板凳上，吼着气，牙齿把下唇咬得雪白。吴三姥姥就说了，说上许多时候，告诉他——妈妈这一年多过的是什么日子。

“五个小鬼不能让他们活饿死，她身体那么糟，那么……那么……她一个娘儿们，她……”

爸爸傻似地瞧着墙。

其实墙有什么好看！——糊了些报纸。有浆糊的地方给蚰蜒啃成几千几万个小洞，还弯弯曲曲地扭着几条发亮的东西，那是蚰蜒爬过的路。报纸发黄。报纸上缀满着臭虫血——给手指抹的：象图画里画的竹叶子。

吴三姥姥还是说着。说呀说的，糊墙的纸渐渐变成了灰色，渐渐成了黑色。小圆靠在吴三姥姥身上打盹。

门口三根哭起来，吴三姥姥就把说话的声音提高一点。

二根做贼似地溜进来，凑到大根耳朵边：

“什么时候吃晚饭？”

妈妈伏在铺板上抽着肩膀。

吴三姥姥把小圆费劲地抱起来，放她睡在铺板上。小圆

醒了一下，叫几声什么。吴三姥姥拍拍她。嘴里可没停过：

“从前我也怪她，到后来……到后来……你叫她怎么办——一家大大小小的……这能怪她么……她其实……她其实……你自己想想：你一年多没睬她，连信也……连你的……”

爸爸轻得听不见地说：

“我找不到活，我找不到活：怎么能怪我……”

“谁怪你。不过你给她想想，你说她……”

大家闭了会儿嘴。只听见小圆抓痒，接着她翻了个身。

屋子里瞧着瞧着黯了起来：似乎上下四面都一阵一阵冒着黑雾。仿佛还听得见冒出来的声音。

忽然爸爸小声说起话来：嗓子不是爸爸的嗓子。

“我知道她……我知道她……”

大根连出气也不叫放出一点声音，拚命听着。可是爸爸没往下说。可是过会又——

“干这些事的都是没办法，都是……我明白，我明白。可是……可是……干妈您想我多难受，多那个：这些事出在我自己家里——就是她！……这一年我老是想……想着……”

那么大一个爸爸——可哭起来了。

“长寿，长寿！”

“我……我……”——一下子爸爸站了起来，咬着牙齿，说起话来就有点含糊。“我在外面钉心地惦念她。……我没办法。……她冤了我！……她干这……她干这……你说话，你说，你说！你，你你！”

大根象有个什么重东西压在身上似的。他叫：

“爸爸你！”

“我没话说，我没……”妈妈说不下去。

“长寿，长寿！长寿你……”

“哇！”——二根害怕得哭起来。

“你说，你说！——我不能让我的人干这……！”

桂圆可抱着三根奔到妈妈跟前，隔在爸妈中间。她尖着嗓子发慌地嚷：

“你们……你们……！三姥姥您……您……！”

“干妈您给我想想，给我想想，她……我我……”

“谁都不准动妈妈！谁要是……”

“你！你你！你说！”

“暖唷干妈干妈！”

“长寿你怎么！”

铺板骨碌骨碌一阵响。

桂圆尖叫了几声，尖得戳到了别人心窝里。

小圆醒了——把脸躲在吴三姥姥脊背上抖索着，发疟子似地哼着。小圆不敢哭。

“你说，你说！——我要你说！……”

“长寿！”

“操你妹子的哥哥，爸爸！”大根两只手在地下乱摸：想摸一根劈柴。他又记起先前那块石头。鼻涕拖了下来，他又想拿鼻涕来用一用。他打不定主意。

“长寿！”吴三姥姥推开爸爸。

“妈！……妈！……”

妈哭得更厉害：

“不怪长寿，不怪……是我错，是我错，我……”

爸爸象水牛那么叹了一口气。

“冤孽呀！……”

黑雾里动着妈妈那身子：瞧过去象是隔了一层毛玻璃。

妈妈用肘撑住身子。妈妈用手撑住身子。妈妈爬了起来。

“是我错。……我没办法：没吃没喝的。……五个小鬼……”

她停了会儿匀匀气。她站着：

“今天你回来，今天你……五个小鬼我交给你，长寿。……我对得住你。你……你……”

突然——妈妈往外面飞跑：快得连脚步声都叫人来不及听明白。

屋子都给她震得一跳。

大根跳起来。

“妈妈……妈妈你到……”

“妈！”

“操你妹子的哥哥！”大根奔出门去。

吴三姥姥乱喊一气：

“呃，你你你！……长寿你瞧！长寿！……”

爸爸冲到吴三姥姥跟前，尖着声音，说得象电铃那么快：

“干妈我不怪她我不怪她……我不能怪她我不能……”

吴三姥姥起身就追，伏在后面的小圆一倒——仆在铺板上哭起来。谁也管不了她。

爸爸着慌地抢出了门。

二根跳着，害怕地叫着。

桂圆放下三根往外面跑。

铺板上的小圆和三根哭成一堆：要妈妈，要姐姐，要姥姥。

外面黑地里乱七八糟的脚步响。

爸爸跑得比谁都快，嘎着嗓子：

“大根妈！……大根妈！……”

“妈！……妈！……”桂圆抖索着叫。

他们不管地上有什么，只是跑着嚷着。脚尖踢着石头也不疼。踏到水荡里也不知道。

大根摔了一交。

“操！”——只来得及骂一个字，爬起来又跑。鼻涕淌得嘴上痒痒的，也没工夫揩它。

可是爸爸赶过了大根。

“大根妈！……大根妈！……”

“妈妈！……”

“大根妈！……我没怪你，我没怪……干妈您……干妈您……我没了她我活不成，我不能……”

他怎么也得追上她。他怎么也得叫她回去。他怎么也得跪在她跟前——叫她别埋怨他：这一年多苦了她。他怎么也得……

没有月亮。没有星星。轻轻的风在地面上流着。漆黑的几个人影在地面上奔着。

“操你妹子的哥哥！”大根骂自己的腿子——摔得有点疼。

“妈！……妈！……”

“大根妈！……”爸爸哽咽着嗓子。“好象是，好象是，前面……大根妈！……”

乱七八糟的脚步子就响得愈加快起来。

原载 1934 年 11 月 1 日《现代》月刊第 4 卷第 1 期

奇 遇

妈妈抱着豫子出了大门，跟着那个陌生的妈妈走，比哥哥上学那劲儿还忙。

豫子赶着奶妈叫“妈妈。”老爷呢：“爸爸。”跟老爷老是在一块的那个是太太，也是妈：“太太妈。”

太太妈今天跟那个什么婶婶出去的时候跟豫子说过的：“放乖点，待会儿洗了脸叫妈妈带你上公园去。”

太太妈就在豫子脸上闻了一下：太太妈的鼻子冰冷的。

那个什么婶婶也在豫子的腮巴上亲一下：那张红嘴撅着，“啵”的一声。豫子脸上就成了湿的，还有个红印。

豫子不爱干那件事。

爸爸也是。白天里没有爸爸的，一到快吃晚饭的时候就忽然有爸爸了。

“来，斗个胡子。”

爸爸嘴上的那些个刺呀，嗯！

谁都爱干那件事：有什么办法呢？这比哥哥扭她膀子还不好玩。就是妈妈跟豫子那么好——还得跟她干那件事。

可是今天那个陌生的妈妈跟别人不同：她只跟妈妈说了些什么，妈妈一抱着豫子就跟她走，象是有桔子等着她似的。

那个陌生妈妈的鼻子旁边还有一个鼻子——圆的，比中间那个鼻子小得多，象个玻璃球。她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

这两个鼻子的妈妈是个什么妈妈呢？是不是上公园呢？

往日上公园可没这么干脆：妈妈先得拿那个毛茸茸的布在豫子脸上擦着，这布热烫烫的，还冒着烟。等到豫子的头上也冒烟，妈妈就得把一些白灰拍上豫子一脸。

豫子也不爱干那件事。

别人可总得叫豫子吃点苦他们才高兴。妈妈跟她麻烦了那么一大套，妈妈就称了心，于是把豫子放到那车子里——推着上公园去。

可是今天没有那些事。今天连车子也没有。

豫子没开口。她瞧着街上——有许许多多象太太妈似的人走着，手里还牵一个爸爸。还有些太太妈可站在玻璃里面，穿着花衣裳，一动也不动，只笑嘻嘻着地瞧着豫子。

妈妈鼻子上有水点，眉毛眼睛都扭在一堆。

“五姐，”妈妈喘着气，“那个鬼还是……还是……”

原来那个叫做五姐妈妈。

五姐妈妈回过脸来——两个鼻子！

“他还是那样。男人家总是！”

妈妈咬着嘴唇，再也不言语，只跨着短步子挺急地走着转了几个弯。

这些地方一点也不好看。路上扭着一条条的小槽，槽里淌着藕粉似的黑水。那些屋子的下半截全给埋在土里，屋檐差点没碰着豫子的脑袋，一些竹竿上挂着红红绿绿的破布，象万国旗似的：妈妈和五姐妈妈一走着这儿就得鞠个躬——打

这下面钻过去，不然这些竹竿就老实不客气打她们的脑顶了。

妈妈还是咬着嘴唇不言语。过了会儿妈妈张一张嘴：牙齿和下唇中间就扯着几条丝，在太阳下面闪光。

什么地方呀，这是？

忽然——大家钻进了一个屋子里。

也是这么鞠个躬——一进门，身子就低了下去，外面的路象一道墙那么高。接着一股泔水似的味儿直往鼻子里冲。

豫子张大着眼睛四面瞧着，可是屋子里漆黑的。

妈妈可叫了起来：

“那个鬼呢，那个鬼呢？”

豫子全身的皮肉都缩紧着，连哭也不敢哭。豫子没瞧见过鬼，可是知道它是种不大容易说话的东西。哥哥老是拿这来唬她：把灯一关——“豫子，鬼来了！怕呀，怕呀！”豫子就给吓得叫起来。哥哥说鬼白天里不出来，晚上出来。

这屋子里正是晚上，屋子外面才是白天。

她把脸子贴在妈妈怀里躲着，可是忍不住要偷偷地溜出双眼睛来看。

一个鬼！

那鬼靠墙坐着。那鬼瞧见了妈妈，就站了起来，对妈妈啾啾了一声——

“七姨。”

妈妈可还是发脾气似地：

“他呢——那个鬼呢那个鬼呢？”

“木三出去了，他刚才……”

看来那靠墙的一个不是鬼：鬼出去了。豫子把脸侧过来，

耳朵还贴在妈妈怀里：她听见很急很响的——冬，冬，冬，冬，冬！把她腮巴子都震得一跳一跳的。

在黑屋子多呆了一会，眼睛就也能瞧见一些东西。可是豫子东看看，西看看，怎么也想不出这是个什么地方。

靠墙歪站着一张小桌子，象豫子的那个洋娃娃一样：两条腿站不直的。墙上有一张花纸，比哥哥的书包还脏。地下排着许多东西：瓶子，罐子，锅子。靠着里面还放着个大东西——也许是一张床，可是……

可是那个五姐妈妈干嚷起来：

“你怎么放木三走！我刚才……我刚才……我出去的时候他还在这里……”

“鬼，鬼！”妈妈的声音尖得刺人，“死没良心的！小连儿就不是他的儿子么，他还……他还……五姨爹你给我想想：那个鬼可还有一点良心，那个鬼……”

豫子瞧着靠墙的那个——妈妈刚才叫他“五姨爹”的。他很大：身子也大，脑袋也大，牙齿也大——嘴唇没力气挡得住，就让那排大牙挤在外面。那张黑的大脸上——又不象哭，又不象笑，就仿佛哥哥摔破了新石板那么个神气。

忽然——那大脸子往后面滑了过去：妈妈抱着豫子冲到了那床似的东西跟前。

“小连儿，小连儿！”

妈妈喊谁？

床上没有人。床上有些被窝，可是这些被窝是没有皮的，颜色象老王的洗碗布：卷成一个大鸡蛋卷直放着。还堆着些破尿布似的东西。

这里可另外有种味儿：豫子一闻着就知道床上有那种吃的东西——可是豫子叫不出名字来。那玩意儿是黑的，豆子似的，老王常把这放在豆腐里的。那到底叫做什么？

“小连儿，小连儿！”妈妈要哭脸似的。

原来叫做小连儿。

妈妈把豫子交给五姐妈妈抱着。妈妈俯下了身子，两手撑在床上，脸子贴近被窝做的鸡蛋卷。接着用手动一动那鸡蛋卷。

忽然那卷子头里出现了个怪东西——

一个小脑袋！

这脑袋顶多也不过皮球那么大。脸色象个梨子：黄里带青。嘴唇白得牛奶似的。眼睛张开一小半，黑眼球盯着上面，一动也不动，鼻孔里在轻轻地出气。

妈妈对那个脑袋说：

“小连儿，小连儿，你认识我么，你认识妈妈么？”

可是那个脑袋不跟她好，不睬她。

五姐妈妈也瞧着那个脑袋：

“喊一声妈，小连儿。”

干么要他也喊她“妈”？

豫子挣扎着，向妈妈伸着手要她抱。可是妈妈没理她。五姐妈妈就抱得更紧，豫子腿都疼了起来。豫子可真有点不舒服。豫子要去看叫着跑着的汽车，要去看玻璃里面的太太妈，要去上公园。可是只叫呆在这屋子里。这里是晚上。这里还有那个叫人害怕的小黄脑袋。

这屋子是不是人家家里？

人家家里——太太妈和妈妈带豫子去过的。人家家里有楼，有玻璃。还有许许多多好东西：桔子，婶婶，牛皮糖，镜子，伯母，茶，猫咪，爸爸似的人，花，叭儿狗。别人得给她东西吃，不过别人也得干那件事：闻她的脸。

可是这里什么都是可怕的，那个什么“五姨爹”还露着他的大牙。哥哥说这种黑皮人身上有许多虱子的，“虱子是要啃豫子的脸的。”

“妈——”

妈妈一个劲儿不理她。

五姐妈妈有点抱不住豫子，就把豫子在个什么上面一顿——撒了手。

豫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妈妈连头也不掉过来一下，只把脸子贴近那个古怪的小黄脑袋：

“小连儿，妈妈都不认识了么，小连儿？”

接着回过脸来擤了一把鼻涕，擦擦眼睛：她自己可不拿那冒烟的毛茸茸的布去擦脸！

“妈。”豫子哭着叫着。

那个什么“五姨爹”拍拍豫子，嘴张得更大：

“小少爷，不要哭，不要哭。”

五姐妈妈轻轻地改正他：

“是小姐。”

“喔，小姐。不要哭，不要哭，小姐。”

他在桌子上瞧瞧，就拿个盒子给豫子。这盒子很硬，敲在桌上会响的：笃，笃，笃。

豫子可不敢靠近他：她怕虱子啃她的脸。他那坏大身腰上挂着个东西：他动一下，那东西也动一下，这玩意就靠不住。

她吃力地爬着要下地来。手里的盒子比她先溜到了地下。妈妈一屁股坐到床沿上，匍的一声响。

“五姐，我没了主意，五姐，”妈妈一面说一面唏里呼叻象在喝稀饭似的。“我不能瞧着小连儿死，我……我我……那个鬼就简直的不管小连儿，他倒……他倒……”

说呀说的就抽起气来。

那个“五姨爹”的胸脯高起来一下又平了下去。

“喂，木三也难怪，他也……”

“本来嘛，”五姐妈妈走到了妈妈跟前。“你埋怨他做什么：他也……”

“不怪他怪谁！他在外面赌，他在外面喝酒，孩子病到这样他也不管，他倒……他倒……”

豫子扶着走着：她也不管扶着的是什么东西。她好容易拐到了妈妈跟前，就靠紧着妈，仰着脖子，向她伸出两只手。

“妈，嗯，嗯。”

“孩子病到这样，谁知道他又死到哪里去了！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带奶，赚的几个……几个……”

“妈，嗯，嗯：帽。”

“讨厌！”

妈妈拿个小板凳放在屋子中央，把豫子拖到那上面坐着。五姨爹把这条腿搁到那条腿上：

“七姨我说你……”

“我不是要找他的错。五姨爹想想，我在外面带奶，丢下

小连儿……那个……那个……他老子一点也不管，一点也不管，孩子瘦得这样，还是……还是……”

豫子坐在这小凳上可不大舒服。她站了起来，可是四面临空着——没东西可以扶着走。她瞧瞧这个，瞧瞧那个。她看看她跟妈妈中间隔着有多远，要是扶也不扶直冲到妈妈跟前，那可保不定有危险。于是豫子又摇摇地坐了下去。

“喝点水。”五姐妈妈端只饭碗送到妈妈嘴边，接着嘟哝些什么。她脸上的肉打着结。她两个鼻子成对儿在哆嗦着。

忽然五姨爹挺直着腰，把身上挂着的虱子拿起来：打虱子里掏出些什么装在一根杆子上。

擦！——屋子里亮了一下。

“噢。”豫子笑起来。

接着五姨爹嘴里冒烟，那根杆子也冒烟。豫子就打了个喷嚏。

妈妈叱的一声又擤了一把鼻涕：

“五姐你说怎么好呢，怎么好呢。……我没有主意，我没有……我没有……”

五姐妈妈跟妈妈并排坐着，哇喇哇喇说上一大堆话。那个五姨爹也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那根冒烟的杆子衔在嘴里吱吱吱地叫着，有时候就拨开这根杆子让那张大嘴来插几句话——

“噢，是啊。你埋怨他也没用。”

妈妈可分明在哭脸。妈妈丢着豫子睬也不睬。妈妈不象是妈妈了。

怎么回事呀，这是？

可是豫子总得叫妈妈来：她要撒尿。

“妈，嘻——”

没人理她。

喊了妈妈之后，尿就似乎更急了些。豫子向妈妈抬着手叫着，站起来又坐下去。她老实有点着急，脸胀得发红，可是没谁来给她把尿。

“妈。妈。……嘻——”

真有点熬不住。要是坐着撒可得挨骂。可是怎么喊怎么嚷——妈妈也不管。

屋子里那些味儿也叫豫子不好受。泔水味儿。煮豆腐那种黑东西似的味儿。那根杆子冒出的味儿。豫子的鼻鼻尖就仿佛有签子刺着似的。

“啊吡！”——喷嚏一打，忽然尿也撒了出来。“哇！”哭了。

这回哭了多久豫子自己也不知道，豫子想妈妈来抱她，可是尽哭尽哭妈妈还是不睬她。她哭得没意思起来，就只干叫着，声响也低了许多。

屋子里忽然一阵黑：豫子就连干叫也给吓得噤住。其实不这么着豫子也得住嘴的：豫子太累，只是想睡觉。

打门口走进了一个人，就把那一点儿亮也挡住了。

“她来了么？”——一进门就问。

一下子妈妈跳了起来。往那个人身上一扑了过去。一脑袋撞在那个人怀里。

“你这鬼！你这死没良心的！你这枉死鬼！你这你这！……你要下炸油锅！你你你……”

这是真正的那个鬼！

豫子就又哭了起来。她一个人临空着。坐在中间没地方躲，真害怕。

“怎么怎么！”那鬼尖声叫。

许多人忽然拥在了一堆，许多人忽然又散了开来：五姐妈妈扶妈妈坐到床上，那个五姨爹拖那个鬼去靠墙坐着。

那个鬼——个子比那五姨爹小些，脸上又黑又红。五姨爹跟他说话他象没听着，只是把眼睛盯着对面墙上——其实墙上一点也不好看：灰黑色的，还有许多黑点子。

忽然那个鬼的眼睛扫到了豫子身上，豫子就赶紧拿两只手把脸子挡起来。

妈妈哭着。

“我早知道这样我就饿死也不出去带奶，我……我……你这个鬼！要下油锅的！……几个带奶的钱，几个……你倒拿去推牌九，喝酒，丢下小连儿……”

那个鬼说：

“哼！”

他吐了口唾沫。他象哥哥挨了骂的那么副脸色。

“喂，”五姐妈妈瞧瞧妈妈又瞧瞧那个鬼，“往开想罢：现在吵死了也没用，反正……”

妈妈突然大声叫了起来，使豫子吓一跳：

“五姐想想，他这……他这……现在五姨爹五姨都在这里，给我评评这个理。我带奶，我我……他呢，他呢：小连儿病成这样他还……他还……”

“我还怎么我还怎么？”那个鬼站起来又被五姨爹捺下去。

“要是我自己带小连儿，小连儿也会长得象这个这么好。”

妈妈指指豫子。

大家也都瞧了豫子一眼。

豫子不知道别人干么要牵到她身上来。她感受到一种压迫似的，仿佛会有桩祸事临到她头上。她忍不住把嘴一扁。

“妈——”

“……小连儿死了我也活不了，我要跟你拚命！你这鬼！你这枉死鬼！你死了要炸油锅！……”

“再说！”

“你这畜生！你要上滑油山！……”

“捶死你！”

“你捶！你捶！”妈妈挺着个胸脯跳起来。

“呃呃，”五姐妈妈好不容易把妈妈攥着坐下去。“你呢——”五姐妈妈瞧着那个鬼，“你也有点不是：小连儿到底也是你的儿子，你简直丢下他不管，丢下他……”

那个鬼深深地抽了一口气。

“叫我怎么管呢，五姨！……家里要还有一口稀饭——忘八蛋才跑进城来！我自己一直没找到活，叫我怎么……”

“没办法！没办法！你倒会去推牌九，会去喝酒！”妈妈的声音是哑的。

“操你妈！——再说！”

每逢那个鬼一说话，豫子就觉得怕：那声音很粗很急，一下下打到耳朵里——似乎还有点疼哩。就是那个鬼不说话，豫子也就够难受的。她裤子里全是水。她想站起来，可是没东西扶。她老实想睡觉，可是老得临空着坐在这里，脑袋都没地方可以靠。这一屋子的人——谁也不睬她。

那个鬼也在嘴里嘟哝着：

“在外面带奶的——没一个不变坏的，你还说我，哼！……你也是丢下了小连儿不管呀！……把奶子来喂别人的……”

五姨爹把那冒烟的杆子在地下敲了几敲，地下就有几点火星。他咬着杆子弄出一声“叱——”就慢慢回过脸去对着那个鬼：

“你不要说这些话。七姨不出去给人家带奶，大家等着饿死么。都是没有法子的事。七姨你也不要怪木三：他也是……男子汉总是……小连儿——木三也是伤心的，他跟他说起……”

“小连儿我说他……我说他……”那个鬼嗓子里咕咕地响了起来，说不下去了。

地下的火星冒着一丝烟，摇头晃脑地往上升。豫子咳了几声。

妈妈又擤了一把鼻涕。

“我丢下小连儿给人家去带奶，赚的几个……赚的几个……他干么要赌钱喝酒，他……他他……”

豫子又咳了几声，擦擦鼻子。那个五姨爹就把火星踹熄，一面嘴里结里结巴的：

“男子汉总是……酒是……木三是想赢几个，他是……”

五姐妈妈用手抹抹眼睛。

“你们就往开想罢：年纪轻轻的还怕没有儿子，你们……你们……”

“不过小连儿太……太……小连儿！……小连儿！……”

妈妈抽着肩膀哭起来。豫子从来没瞧见过妈妈象今天这

么难看。妈妈头发披散着，几条绳子似的扭在肩膀上。妈妈的眼睛堆了起来，成了两个红泡。妈妈脸上水淅淅的，也不拿东西去揩一下。妈妈脚跟前——给搦得东一堆鼻涕，西一堆鼻涕。

为什么妈妈要跟那个鬼打架？为什么那个鬼现在一动也不动？她为什么哭脸？

豫子仿佛也非哭不可，她也就哭起来。

“妈……妈……”

可是妈妈要那个小黄脑袋喊她“妈妈”：

“小连儿，叫一声妈，叫一声妈，小连儿。……连妈也不认识……小连儿你真……你真……你要是……要是……”

妈妈哭得更厉害起来：嗓子里“嗷嗷嗷”的叫。

忽然屋子里一阵黑，一个怪熟的声音在门口喊起来：

“奶妈，奶妈！”

来的是谢妈！

豫子一把攥住她，摇摇地站了起来。谢妈抱起豫子，脸还对着妈妈：

“太太回来了，还有位章太太要看看豫子，太太叫我找你。……怎么？”

五姐妈妈扳着妈妈的肩头：

“去罢，去罢：太太喊你。”

一面就给妈妈理头发。

那个鬼抽了一口气。

豫子得了救。可是豫子刚才受过了一肚子委屈，她就把脸伏到谢妈胸脯上，伤伤心心地哭起来，眼泪鼻涕在谢妈衣襟

上糊成一片。

妈妈还是不睬豫子，走到了门口，妈妈忽然又打回头，到床边俯着身子，嘎声喊那小黄脑袋，还跟那小黄脑袋干那件事——闻他。

“小连儿，你不要走……不要丢掉妈妈走，不要……不要……你不想想妈妈么，等妈妈再看见你一回……”

那个小黄脑袋还是不动，眼睛也还是张开一小半——眼珠子老盯在那个地方。

五姐妈妈在揉眼睛。五姨爹瞧着地下，仿佛地下有花似的。那个鬼呢，他在吃他自己的手指，什么也不言语。

一走出门，豫子的眼睛给光刺得几乎睁不开。

妈妈不抱豫子：让谢妈抱着豫子，她自己跟在后面走，嗓子里一会儿咕的响一声，一会儿又是咕的响一声。

到大街上豫子就止住了哭：她瞧着那些叫着跑着的汽车，瞧着玻璃里面的太太妈，她又高兴起来。

刚才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可怕的小黄脑袋。妈妈跟那个鬼打架。那些泔水和煮豆腐那东西的味儿。那屋子里的晚上。那乱七八糟的地下。那黑灰色的墙。那有两个鼻子的五姐妈妈。那个五姨爹身上的虱子，那个……

全象是个梦。

太太妈和爸爸知道不知道这回事呢？

可是打这天以后，妈妈就不那么爱说话，就不那么爱笑。妈妈常哭脸，常把豫子交给谢妈，她自己一个人跑出去。有一天妈妈竟跳着哭着叫着。太太妈跟妈妈说了许多好话，叫妈

妈快活点儿。

“你看：你这几天心里不快活，奶子也没从前好了，你应当要顾顾……”

有时候豫子半夜里醒来：张开嘴哭，妈妈就忽然一把搂住豫子，尖声地喊：

“小连儿！小连儿！……”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载 1934 年 4 月 1 日《文学季刊》第

2 卷第 4 号

报 应

—

泰一在廊子上走着：一脚一脚踏得怪小心，象怕一个不留神就得踹碎了石板似的。

一些和尚们乱忙一气：从门口奔进来，又打里面跑出去。庙里今天可比往日不同。

怎么，又得做水陆道场了么？

可是泰一管不着这些。他低着头，眼珠子盯到了自己那双脚上：沾着黄泥，黄泥似乎比皮肤的颜色还白嫩点儿。脚那么往前一步一步地跨，就画成一条条黄色的线，酱油色的线。

往日走惯了高一脚低一脚的田塍，一在这镜子似的石板上走起来——就老是仿佛怕摔交似的。步子响得有点古怪，这些石板下面准是空的，也许这下面还埋着金子哩。

大殿上撞起钟来，老半天还在颤着声音：“嗡嗡，嗡嗡。”泰一的五脏六腑就浮在这“嗡嗡”的上面，给飘得一荡一荡的。

突然后面有人喊住了他。

“喂！”

泰一赶紧掉转脑袋来，心跳得很响。

后面那位红鼻子的和尚在招着手。这位师父常到城里去的，隔不了三天五天就得下一回山。泰一可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只认得他那堆红鼻子。这回他逼着嗓子叫喊，鼻子就发起紫来：

“喂，快告诉老师父：轿子已经到了头山门。”

什么！

可是泰一前面老远地有人答腔：

“啊？”

把脑袋掉过回望前面：唔，红鼻子是跟那个香火老袁说话。老袁站在那个花厅门口。

“他们迎钦差，”泰一放了心似地又往前走：步子比先前快了些。

大殿上的钟又“工！”的一声响，泰一的身子就往下面沉一下——一阵发软。

他一走近老袁就吃力地笑着。他听见当家师在花厅后面跟谁说话，可是他还小着嗓子问老袁：

“老师父在……？”

老袁对厅后面努努嘴，就往红鼻子那儿走过去。

泰一那双脚象有几百斤重，一步步拖到了花厅后面。

当家师在库房里，右手抓着一串钥匙，伸出个食指在挥动着，嘴里洒水似地说着什么。泰一不敢跑进去。他偷偷地瞧瞧库房门里，可没瞧见当家师在跟谁说话，只是那和尚的侧面影子挡着门：扁扁的鼻，平平的嘴；打额头到下巴，几乎成了一道直线。

“老师父，老师父。”

声音轻得象蚊子叫：他希望老师父听得见，又希望老师父听不见。

门里的侧面影移成了半侧面。突出的颧骨倒象是只鼻子。

“唔，你。”

当家师摇摆着走出来，“海青”^①的下摆往两边晃。

“怎样？”

“我们明天割禾，我来……”

“那好，”那个放心不下似地瞧了库房门一眼，“生谷……十六担生谷先担来。捞干净些，茅谷我不要。”

“老师父，我们……”泰一笑得怪费劲的，腮巴子直发酸。

“怎样？”

“老师父菩萨保佑，赏我……赏我……老师父让我……”

可是老师父有点不耐烦。手里那串钥匙锵郎锵郎响了几下，眉毛中间打起结来：

“有话快说！”

“今年……今年……我想转八担生谷到明年。……”

老师父结结实实瞧了他一眼：

“那不行。”

“老师父老师父……”

老师父可转身回到了他的库房。

泰一下半截身子象浸在冷水里。他不走。他瞧着老师父在指指点点。他想走过去，两条腿可象生了根似的。他一直等到库房里走出几个小和尚，捧着五颜六色的绣花被窝和些

^① 僧尼穿的宽袖便服长袍。

包袱出了花厅，他才往前面移动了两步。

“老师父老师父，”他还那么笑着，不，其实不能算是笑，他只不过是掀开嘴唇把牙齿露了出来而已。

“怎么？”那个跨出房门，用种很熟练的手法把房门锁上。
“我说过了不行。”

“老师父是菩萨的人，老师父让我转一半……菩萨心肠……”

“一年了一年。我不跟你麻烦。”

手里的钥匙锵郎响了一声，老师父掉转那张扁脸就走。

泰一追了上去，嘴里念佛似地叫着老师父。

那个正撩起海青的大襟来正要跨过这尺把高的门槛，可又站住了。瞪着眼瞧着泰一：

“怎样！”

“老师父是菩萨……菩萨……我今年……田也是老师父的，还了生谷，缴租就……赖缴租就……”

“这我不管。租谷——我自然会叫人来称：我也不能多要一粒，你也不能少给一粒。我也不管你八折九折，反正照称。明天你先把十六担生谷挑来再说。你们这些乡下人哪，哼，我是……”

“生谷……生谷……老师父，老师父！……我加利钱，我加利钱，转八担到明年再……”

“不行！”——跨腿就出了门槛。

泰一嘴唇动着，可没发出声音来。口虽然张着，但是象给堵住了似地——呼吸老是不大方便。眼珠子盯着老师父那一晃一晃的海青。

忽然老师父又站住掉转脑袋来，把拿钥匙的手伸出一个食指对泰一指指：

“不错，还有福田捐，你是写了捐的。”

“写了捐的。”

“这回一起还。”

“一定还。菩萨的钱，阿弥陀佛。卖了谷子就……”他全身颤了一下。

卖谷子？这回顶多只能收四十几担，还了十六担生谷，再一缴租，连自己吃的都……

怎么也得求求老师父。

“老师父老师父！”他跑上去拖住老师父的“和气袋”。“生谷……生谷……老师父老师父！我一家人……”

鼻尖子有点疼，话就不大说得出来。

“说过不行就不行！……这也是菩萨的账，不怕罪过！你们这些人——总是赖一天算一天，你们……”

“老师父，老师父！”

“放手！”老师父这么一叫，就喷了泰一一脸唾沫星子。

“老师父……”

劈！——泰一吃了一个耳掴子，拖住“和气袋”的那只手就凌空地伸开着。

老师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拍拍“和气袋”，一晃一晃地走了开去。

泰一——脚也不动，眼也不动，手也不动。胸脯一起一伏的。大殿上的撞钟仿佛是撞在他肚子上，钟“嗡”一声，他心头就发酸一下。眼面前的屋子也象在跟着那余音的浪头一会儿

高，一会儿低。

忽然大树上的叶子沙的一声响，一只乌鸦飞了起来：“哇，哇，哇。”

他吓了一跳。他发狠地吐口唾沫。

“呸！操你……！”

马上他又记起了这是在庙里。他瞧瞧四面看有谁听见没有，打了个寒噤。

“罪过，”他自言自语着往大殿走去。“罪过罪过。”

大殿里给香烧得全是烟，眼都睁不开。他选着角落里一个蒲团，跪上去磕头。也许是给烟熏得难受，老是要淌眼泪。

“生谷……生谷……一家人……菩萨保佑我……”

二

一回到家，安安的妈妈就挺着大肚子，手扶着锅盖，用种问话的眼色瞧着他。

泰一不言语。他抽着潮烟，唾涎流到烟斗里吱吱地响着。他知道安安的妈在瞧着他，可是他眼睛一对着了她的眼睛，他就得动火：

“尽看着做什么！不认得我！”

安安在别人禾场里拣了一兜襟禾穗子，拿来倒在臼子里，一面吸着鼻涕偷偷瞧他爹。

泰一横了安安一眼，接着眼珠就落到了那些禾穗子上，一个人嘟哝着：

“哼，今年就只吃这个。”

“老师父那里……” 安安的妈在柴烟里面回过脑袋来，接着咳嗽了一声。

“说过今年就只剩了这些吃的！”

安安两手捺在白子里的禾穗上，象怕他爹抢去似的。瞧妈一眼，把嘴堵着：

“这我要做粑粑的。”

“粑粑！——粑你的脑壳！”

沉默。

远山成了紫色。只有玉佛山还瞧得见黯绿色的树丛，山上大路边的松柏，就象是些黑瘦子顶着个大脑袋。最高的地方隐隐约约描出了一抹白粉墙：泰一就得挑十六担生谷到那儿去！

他狠命地把烟杆向泥地里一敲。嘘一口气，嘘在烟杆里：嘶——！

瞧瞧天：天上零零碎碎的云缀得一块红，一块青，象他家里的被窝。

明天倒是晴天。

田里稻子黄得发亮：一根根都沉重地把脑袋倒在地下，仿佛在给谁磕头。

“生谷……”

泰一全身一软。欠了老师父二十七块现洋，现在得还他十八担生谷，这么一来他可……

把烟杆使劲一摔，他突然站了起来。

“我不还，我不还，”他咬着牙。“老师父……我操你……”

女人赶紧跑到他跟前，用手堵住他的嘴。

“做什么做什么！”她喘着气。“不怕雷打，你……？”

安安两手掩住脸，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泰一打了个寒噤。瞧瞧天，嘴里颤声说：

“阿弥陀佛……”

她不放心地瞧了他好一会，才回到锅边去。

“安安，不要哭。”

“我怕，我怕，”安安瞧他爹一眼。

泰一把安安拖过来：

“不怕，不怕。……爹是好人，妈也是好人，雷公不打好人的。”

“俺，”安安拚命忍住哭。“好人。”

“不怕。”

“不怕。”

可是泰一自己有点怕，象在绝壁上望着下面几万丈的深坑，皮肉老是发紧。不知怎么一来横了心，嘴里竟这么胡说八道。他肚子里念着阿弥陀佛。他承认刚才是有鬼附在他身上。

脸子发着热。左边腮巴子更热：左边腮巴子是给老师父打了的。

安安的妈咳了几声，带着嘎声说：

“十六担生谷是菩萨的账，总不能……”

“先挑去，先挑去，”泰一使劲把自己的声调抑得和平点，可是咬着牙。

就这么着，割了禾之后把十六担生谷挑到了玉佛寺。

老师父用手捞了一把，没说什么，只是——

“叫你捞干净些，捞干净些。你看！”捞出了一根草在泰一

面前扬了几下。

跟泰一同去的一个张五横子就瞪老师父一眼，对地下吐口唾沫。下山的时候他说泰一老实。

“泰一哥你真是。要我——我就！”

“生谷不挑去么？”泰一颤着喉管嘘了一口气。

“挑去就挑去好了，他拣精拣肥的做什么！要是我就受不住！”

“这是……这是……”

“要我我就告他！”

“告他？”泰一吓了一跳。

“如今不作兴放生谷债。印子钱也……”

张五横子也不知是打哪儿听来的，说现在借钱的利息只准……

“只准两分，好象是。不记得两分还是一分六。”

那个不大相信，瞧了张五横子一眼。张五横子有点不舒服，就大声说：

“是真的。再多就告他，他得坐牢。”

反正张五横子是个光棍，没女人靠他吃饭。只抬抬轿帮帮零工，没欠什么债，就口口声声叫泰一“你告他你告他”。自从玉佛寺包下了东乡到玉佛寺的轿子，扣他们的轿钱，张五横子就——一提到老师父总没个好脸色。

泰一又嘘了一口气，把一句话轻轻地嘘了出来：

“他是老师父哇。”

“老师父又怎样！”

“罪过的。”

大家都不言语。张五横子用鼻孔哼一声，就紧紧闭住嘴。泰一巴不得不往下说：他怕一个不留神连带着他自己也得罪了菩萨。

他不敢想到老师父：一想到——他的肌肉就得跳起来，心头也象谁突然一把抓住了似的。老师父挑了他十六担生谷，转一半都不肯。老师父劈了他一个耳掴子。老师父还差那个红鼻子师父和老袁来称租谷，老是嫌捞得不干净。

“老师父说过不要茅谷。你们这些人！”

“还嫌不干净！”张五横子瞪着眼叫。“要就要，不要就拉倒！老子手捞酸了。”

那个和尚的鼻子发了紫。瞧了张五横子好一会儿：张五横子这劲儿象不大容易对付，他就只嘟哝了一句：

“这谷子又不是你的，要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张五横子两手一洒。

泰一心头松了一下，嘴角上闪一闪微笑。接着他又想：张五横子这么着是不是罪过。

“五横子，不要这样。”

“怎么”，那个吐口唾沫。“怕他？”

得罪这红鼻子也许不碍事。可是老师父……

泰一又象吃打了一拳似地难受起来。

“菩萨保佑我……”他肚子里说。他一辈子没做过坏事，他还常买了香烛在菩萨跟前磕了头的。

他老愣着，一直到第二天也没开一句口。拿起烟杆来，瞧一瞧又把它放下。

“今年……今年……”嘴唇动着，可没说出声音来。“今

年……”

老师父那张侧面的扁脸浮了起来。接着转成半侧面——
突出一个颧骨。耳朵边响着斩钉截铁的“不行，不行！”劈！——
左边腮巴子上一阵热。……

“吃饭，”安安的妈轻轻地。

“走！”他跳起来。唾沫星子直溅着。“吃饭！——吃你的
骨头！吃……吃吃吃……今年……今年……操你妈一口气十
六担生谷，十六担……”

安安的妈怕他再说出什么乱七八糟的话，想去堵住他，可
又不敢。她抖索着嘘了口气：

“罪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她听得见那男人在出气：唏，咻，唏，咻，唏，咻，……

忽然她袖子给什么扯住。她吓了一跳。瞧一下：安安拖
着她。这孩子用怕的眼睛盯着他的妈，把身子向她愈挨愈紧。

泰一睁大着眼四面扫一转。他发一阵冷，全身长着鸡皮
疙瘩。额头上的青筋象春蚕那么粗。鼻孔一掀一掀的。

“今年……今年……”

那么大一个男子汉，他可淌下了眼泪来。

安安小声儿地喊：

“姆妈，姆——妈。”

姆妈用手指擦擦眼睛，接着撮一把鼻涕揩在板凳脚上。

“姆妈，我们……我们……”

“完了，”泰一颤声说。“菩萨只逼我们……逼我们……老
师父他妈的……他……”

“阿弥陀佛，阿弥……”

“菩萨只是……只是……”

拜了一辈子菩萨，可是转八担生谷到明年都不准。这是菩萨的账！

“菩萨害我没路走，我……我……”

“话头小心些。头上三尺有神明。不要……”

“要你说！”他咆哮着。“死了顶多炸油锅！总比这活罪……这这……”

“安安爹！”

“走！”

泰一还想说什么，可张张嘴没说出来。他瞧瞧安安，瞧瞧他女人那张黄黑色的枯脸，瞧瞧她的大肚子。

饭的热气冒进他鼻孔里，他呼了口气。

他怎么也想不透：好心干么没好报，他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也没对神明不恭敬过。

眼珠子往上翻——瞧着天。他想对神明祷告，可是忽然感到一阵冷，什么话也不愿意说。从来没想到过的，如今可滴溜起来：罪过，他竟想问问菩萨到底有没有眼睛。

包老六逼死过春桃，还打过老师父一顿，可是他偏偏有福气：出出进进是轿子，每天在家里烧烧烟，陪陪三姨太。到现在老师父倒跟包老六要好起来，他俩打得火热着。

“老师父……”

老师父是菩萨的人：菩萨总是保佑他的。

泰一把右手放在额上。他想到张五横子那蛮劲儿，他胸脯上绷得紧紧的东西就松了一下。

三

老师父做人可一点不含糊。泰一问他借三十块生谷债，老师父说要折二十担给他。

“一块五一担么？”泰一吃力地笑着。

“这几年谷子不值钱。”

“老师父是活菩萨，少折一点，算是……”

“包六爷放的算一块四，我是体恤你们：阿弥陀佛，你真不知足。”

“老师父好歹是……老师父想想我……”

“好笑！——我又不赖着要放给你，是你自己问我……”

这么着就借了二十七块。这么着就把十八担肥肥的生谷挑了去。

老师父那绷着脸的影子老是在他眼面前晃。

泰一嘴唇发了白色，陡地把桌子一拍。

“要遭天雷劈！……”

“哪个？”安安的妈妈吓了一跳。

男的自己也吓了一跳。他一下子可不敢说出来是谁。他舌子打着结。

“我是说……这是……我是……”

停停。他拚命抽了口气，颤声说：

“逼得我没路走，我们……我是……今年……老师父太……太……”

下面的话谁也没听见：他只把嘴唇动了几动。

“今年……”

他不敢再往下想。他全身发烫，热得象烤白薯。皮肤里有什么东西在膨胀着——想裂开皮肉迸出来。

安安的妈妈用了嘎声轻轻地——

“老师父总是老师父，他是……”

那个可把肚子里的气都爆了出來：他一跳：

“什么老师父！……操你妈，老师父！……”

“话头……话头……”

“滚你妈的话头！……我宁可在阎王老子那里拔舌子，我宁可……我宁可……”

他四面瞧瞧，愣了会儿。

安安靠到妈跟前，瞧着他爹。妈脸上滴下了一滴水在他脸上，流到嘴边：咸的。

“安安，念阿弥陀佛。”妈擤了一把鼻涕。

泰一皱一皱眉，可没说什么。瞧了那娘儿俩一眼，他就跨出门去：似乎他一家人就只他一个人犯了罪，免得在屋子里牵累了好人。

“菩萨开开眼罢：我敬神有这许多时候……”

一连几天他老想着老师父那脸色，老想着他自己，老想着包老六跟老师父——菩萨待他们可不同得多。一连几天那些讨油账讨米账的人来，他只叫他们等几天。

可是等几天还是不行：他没谷子卖钱。

日子长着哩。除着的油盐账总得还。一家三个半人总得吃。他胸脯给胀得更紧，全身也更烫，他咬着牙骂了起来：

“老师父——老师父总有一天不得好死！”

“你……你……”

“我怎么！”他瞪着眼。

“我们命苦——怪不上哪个，我们总是……”

“什么命！我们……我们……”

闭了会嘴，他换了一种口气——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做一辈子好人，敬一辈子神，得这么个报应！”

包老六逼死一个丫头，打过老师父一顿，老师父还跟他要好。菩萨也保佑他。包老六也只有两只眼睛一张嘴，跟他泰一一样。

还有张五横子……

泰一把手抓着拳：

“我告他，我告他！我宁可……”

他去找长福先生：吃官司的事总得跟长福先生打交道。

下着毛雨，泥路的颜色深了些。薄薄的黑云在天上浮着，偏南的地方破了一个洞——露出一块青的。

泰一脸上洒着雨丝，感到一阵凉意。他突然想到了一些事，步子就慢了起来。怎么，他真的去找长福跟老师父打官司么？

“张五横子的话……”

谁知道那家伙的话靠不靠得住。

他掉转身走回来。可是没几步又打回头：问了长福先生再说，那位先生什么道理都懂得的。他象跑似地走着。脚也有了劲：仿佛在下山的斜坡上走着，慢点儿就站不住。

要是张五横子没哄他，他就得出出这口气。老师父害他今年……

这么走了十来丈路，他可又睡醒了似地骂起自己来：

“操你妈，真糊涂！”

刚才只是叫自己痛快一会，全没想到——他凭什么去打官司：吃的都没有，还有钱儿去干这玩意！

站在那里愣了什么四五分钟，他又拖着步子走回来。

安安的妈妈瞧见他那张脸发黄，可着了慌：

“你怎么你怎么？”

“我不怕，我不怕，我……”他眼珠子盯着地下，喃喃地说。

他腮巴边的咀嚼筋突出着，嘴唇带了白色。

娘儿俩都睁大了眼瞧着他：他不动，眼珠子也不动，只对地下射出一口唾沫。

傍晚他肩着锄头往门外走。

安安的妈妈追了出来：

“哪里去哪里去？”

只有步子响。

“哪里去哪里去？”她要去拖住他。

泰一把锄头抓在手里要打人的样子，嘴里咆哮着：

“就回来的！追什么！”

四

他抄一条小路走上玉佛山。

雨还是不停地下着，针似地戳在他身上。泥土象湿米粉，踹上去就有点粘脚板，吱杂吱杂地响着。

只有他一个人走，可是他老是仿佛听见后面有人似的。一

回头：什么也没瞧见，只是黑雾雾的一片。

“鬼么？”他打了个寒噤。

加快了步子，他又掉转脑袋来瞧一下。

山下黑魆魆的树丛里仿佛蹲着个什么东西。

“咳哼！”

没回音。

前面观音阁顶上那盏天灯象一颗大星星。

有了菩萨还怕什么鬼。他放了心，一口气走到粉墙边，他走得更快，可是踮着脚尖。黑色的影子沿着白墙象走马灯似地移过去，跟着墙往东转弯，拂开水绿绿的树叶子，边着短短的土墙走，他从塌了一块缺口里爬到了里面。

里面静悄悄的。雨下得大了些，只听见滴水响。

东一点西一点的灯光瞧来象隔着一块纱。

泰一仿佛在自己家里走着似的。可是一走近老师父那所屋子，他心就狂跳着。

有谁在说话。院子对面在练习敲铙钹：冬冬锵，冬冬锵。这些声音忽然使泰一非常烦躁起来。

“操你！”

走廊上响起了空洞的脚步子，泰一就赶紧进了花厅。

厅上没点灯。墙上挂着的那些对子中堂，就成了模糊的白影子，象是一排什么鬼怪，仿佛还瞧见他们的白衣在飘呀飘的。

泰一把锄头紧紧地抓在手里，用劲得手都发胀。他拚命咬着嘴唇，踮着脚走到后面。

老师父屋里有灯光：打门缝里射出来，在黑砖地上画了条

白线,交叉着一条蛇似的东西——蹒上去它没动。

他眼睛发红。他牙齿差不多陷进在下唇里,他用锄头把房门一推。

房门不耐烦动一下叫一声。可是没开。

“操你……”——房门锁着的。“老师父呢?”

四面瞧一瞧,他打了个寒噤。

突然——他有象赌孤注失败了似的感觉。心脏凝成了冰块。腿子不由自主地抖索起来,几乎站都站不住。

他不去找老师父,只靠在板壁上一动也不动。

嘴唇给咬出了血。

“阿弥……”肚子里念着。

怎么回事呀?——他可糊涂了。他忘了自己刚才跑来是干什么的。他喘得肺都要爆破。

过道里有谁走路。他马上溜到花厅的角落里。

墙上那排白影子向他扑了过来,可是刚要扑到他脑顶上来的时候,它们还依然在墙上。接着又向他扑。就老这么倒过来又倒过去。

泰一要逃:脚步一动——擦达!

听着这响声他自己吓了一大跳,毛孔都张了开来。

“菩萨,菩萨……”他求饶似地动着嘴唇。

菩萨准会罚他。他上山来瞧见的那黑东西当然是个神明。老师父房门锁着——也许是菩萨指使的。

白影子又向他扑过来,他全身的肌肉缩了一下,马上跳出门槛。

“锄头呢?”

锄头还在厅后面。

他很快地穿过花厅又到了老师父房门口。那条蛇似的东西仿佛在动着，他跳开了一步。手抓住了锄头，眼珠子盯着那条蛇：它没动，还是跟那一线灯光交叉着。

“哼，一根麻绳！”

跟老师父房门对面的那库房也锁着，里面没一点光，可是听见格勒格勒地响。

“阿弥陀佛，财神菩萨在里面守着。……”

他拖着锄头走了出来，腿子没一点劲，全身发软。

哪里去，回去么？

膝踝子一软，他差点没倒下来。他可不愿意回家去：家里一个小鬼和一个大肚子女人眼巴巴地等着吃。也许这时候安安偎着他娘身边在哭着，妈妈抬着那张干枯的脸瞧着天，眼睛水绿绿的。也许方庆春到了他家里，抽着潮烟，在问她讨油账。也许恒记派了人来催米账。也许……

现在还只是十月初！

他又咬着嘴唇：可没先那么紧——这回牙齿在抖索着，没了劲儿。他想到厅后面那根麻绳。……

空中忽然有一声惨叫：“哇！”接着树叶子响。

泰一身子震了一下。他眼尽眨着，眨呀眨的就挤出了一粒水颗子——挂在眼角上。

“安安妈呢？”他自言自语着。

仿佛瞧见那女人跪着在念佛，大肚子压得她腿子很难受似的。想着这肚里怀着的不知道到底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他眼角上的水就流到了脸上。

屋檐上滴着水：笃，笃，笃。

他短促地吸了两口气，颤着吐出来。把身子用劲地抖了一下，他就又往花厅后面跑。

“安安……”象给什么东西塞住了不能往下说。拚命忍住别叫自己抽咽起来，嗓子里就咕咕地响。他捡起地下那根绳子，打了个结，爬上香几把绳子拴在一根粗木梢上。

听了会儿：只有远远的有步子响。

“安安……”

他把绳子绕个圈，伸着脖套进去，把两只脚滑开了香几凌空着。

五

泰一给人救了醒来。

“醒了醒了。”

“阿弥陀佛。这真是！”

“泰一！”

“这家伙叫我们吃人命官司，他在这里……”

“揍他！——问他还敢不敢！”

可是那位红鼻子师父摆摆手叫大家别嚷：

“拖他到方丈里去！我去请老师父来问他的话。”

老师父在新造的楼上陪着那位大施主，他亲手给方老太爷铺被，嘴里留方老太爷多住几天。

“要不是嫌小庙伺候不周到……”

“哪里哪里。……呃呃，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老师父真

是！”

“老太爷还是……”

“明年正月再来看梅花罢，现在二小儿来信……”

老师父干笑了一声，就斜坐在一张凳上。

“可惜今天下雨。要是象昨天那样的天气，就陪老太爷到……”

可是房门口出现了一个红鼻子。在老师父耳朵边说了几句什么，老师父马上换了脸色。

“告罪，等等再来陪老太爷，”老师父右手做着合掌的样子，弯着腰退了出来，撩起衣裳下楼，往自己住房那里走。

“在方丈里。”

“唔。”

方丈里点着一盏保险灯，地下黑丛丛的一堆人影子。

大家让一条路给老师父。

“怎样？”

泰一坐在一张矮凳子上，脸色黄得象菩萨。眼睛瞧着他自己的脚。鼻孔里牛似地喘着气。

“你怕不怕罪过，你？……我什么事亏待你了，俺？”

那个瞧了老师父一眼，没言语。

“幸得我们看见，”老袁挺着腰板子。“要不然出了人命官司……”

“你想害我们，是不是？”

“打了他再说！”红鼻子师父去拿戒尺。

“换个别的：戒尺是干净东西。泰一，你凭良心说：你是为什么？我亏待你没有？”

泰一眼睛还瞧着地下：

“我……我今年……今年……”

“你想在我们这里诈死，叫我吃官司，是不是！”

红鼻子师父拿了根棍子来。

“你说，你说：你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诈死！”

七手八脚把他拖开凳子，在他大腿上就是一棍。

泰一腿子一弯，身子往下倒，可给人扶住了。他尖声嚷着：

“你打人，你打人，我操……”

“打你！——看下回还敢不敢来诈死！”

“你你你！你们……”

可是又打了过来，泰一还穿着单裤，棍子敲在结实的皮肉上就有了弹性：红鼻子师父打着可并不吃力，下去得越重，弹回来得越快。在这小厅里就只听见这拍拍拍的响声。裤子上几块补钉堆得厚厚的，打在这上面就疼得刺到心窝里。

泰一咬着牙叫着，脸上满是一些汗颗子，喘着气。他想挣扎，可是别人捺住着他。

“操你！你们……你们你们……”

“这是菩萨罚你！——报应！”

报应！棍子就下来得更快更重了些。

那受着报应的人嘴角上堆着白沫，昏了过去。

“冷水，冷水！”

“别理他——他装佯！”

“好了好了。”老师父举着一只右手。

老袁衔了一口冷水，连着牙齿上的零碎东西——一齐喷在泰一脸上。

沉默了一二十秒钟。

“怎样？”老师父把那张扁平的脸对着泰一。

“我是……我是……”

“你下回还这不这样？”

“你们……你太……你太……”

“怎样！”

那个张大了嘴，可不言语，只短促地出气。他要咬着牙，但是这么着就更透不过气来，于是两片打颤着的嘴唇又分开得远远的。

“不说！？”——棍子摇了一下。

“你们太……你们太……我……”

拍！——棍子又打了下来。拍，拍，拍，拍。打一下——那红鼻子里就使劲地“嗯！”一下。

泰一两只手在地上乱摸，乱动，接着手也给人抓住了。他就嘎声叫着。

红鼻子上也迸出了一颗颗的汗，喘着气。棍子一举，臂膀就得发一阵酸。他想：还要不要打下去？手于是停了会儿。他瞧瞧所有的人——看有没有象他这么大力气的人来换班。

老师父摆摆手就对泰一皱着眉。

“怎样？”

“操你……我……”

红鼻子师父拚命忍住气喘——叫别人听不见。他小声说：

“看样子他还是要来诈死的。”

“你会不会，俺？”

泰一脖子没命地扭着，嘴呀鼻子都在咻嘘咻嘘的。

“怎样？”

“再打！”——鼻子往上一翘：鼻子发紫。

“好了好了，”老师父摸摸脸。“可怜也可怜。让他走罢。”

“要是他下回再……”

“他不敢！”那个挺有把握似地抿抿嘴。“我自然有法子。”

红鼻子师父有点不满意，可是到底也把棍子扔到了地下，用手揩揩鼻子上的汗。

老师父把脸绷着：

“泰一，只要你下回敢再这样！”

大家都瞧着泰一。泰一咬着牙，什么也没表示。

“你下回要是再来诈死——嗯，”老师父点点头，“就有更厉害的报应：告诉你！”

“走！”

泰一爬起来，跨了一步，撑不住劲地要倒，老袁扶住他。他眼睛空洞地瞧着门槛，嘴角痉挛地动着。他把全身的劲都用在腿上——一步步往门口移。可是他跨那高门槛的时候，又差点没摔下来。

几十只眼睛送他走。

忽然泰一站住了，求饶似地说：

“我的锄头……我有一把锄头……”

“滚你的！——哪个替你管锄头！”

可是泰一自己也忘记那把锄头丢在了什么地方。

“回去罢。”老袁轻轻抓住他的膀子。

老袁他们同着他走：又象是扶着他，又象是拖着他，带他走到靠东的后门，开了锁叫他出去。

“走罢，啊呀。”

“还有锄头……”

“明天来拿！”

门叫了一声要关上，可是到半路上又停住：老袁伸出个脑袋来：

“喂，你刚才是怎样进来的？”

泰一指指着塌了墙的那方：

“那里……那里……”

突地——他象孩子似地抽咽起来。

“哭什么！”老袁粗里粗气的。“你要害他们吃人命官司，他们自然不放过你。……走罢！……”

这回门真的关上了，还听见上锁响：嚓！

雨打在泰一身上。一片黑地里隐隐约约有几点亮：也许是鬼火，也许是萤虫，也许是什么地方的灯光。那些树象是给浓墨涂成的，衬在这夜空里，那轮廓就非常模糊。树叶仿佛在摇着，发出沙沙的声音。

泰一用手在脸上擦了一把，紧紧地抽了两口气。

上面有什么鸟飞过。尖声哼着——愈哼愈远。

他瞧那后门一眼，往山下慢慢走。从屁股到大腿，热辣辣地发疼，肌肉在一跳一跳的。

“报应……”

报应！可是他搅不明白——这报应是菩萨给他的，还是老师父和红鼻子给他的。

两条腿似乎支不住他的身子，他用手扶着树干。

他又听见前面有什么声音：仿佛是脚踹在泥水里。他用

力睁着眼睛：可不是，树下又是那个黑东西在动着。

想要快点走，可是腿子不听话。

“南无阿弥……”

那黑东西渐渐地向他移过来。

泰一退了一步，一面嘴里求菩萨饶了他。

可是那黑东西——象猫捉耗子似地一扑，一把抓住了泰一。泰一叫：

“救……救救……”

一只大手按住了他的嘴。

“你是哪个？”东乡口音。脸子瞧不明白，只看见一只黑眼珠子。

“我是山下的，我是……”

“你是不是庙里出来的？”

泰一知道这是一个人，还瞧见他手里有一根发亮的白东西。

“我是……我是……”

沿着墙又有这么样的两个人偷偷地走着过来。

泰一想脱开，可是两个膀给抓得象箍着铁似的。

“你给我们去叫门！”——那东乡音的“叫”字说得象个大舌头。

这意思很明白：要泰一叫开门让他们进去，要不然庙里不会开门的。他们进去总得……

那家伙手里还有那把发亮的白东西！

泰一心头松了一下，象有一盆炭火打他跟前走过似的发一阵烫。他的锄头还在庙里。他那十八担生谷也在庙里。他

要是带他们到庙里去可不难——爬过那处缺了的土墙……

他的手发冷，嘴角上的肉在跳着。他不知道究竟还是带他们到庙里去好，还是回家去……

家里有娘儿俩张大着嘴等着他。

“我带你……我带……”他下气不接上气。

箍着他的两只手慢慢松了下来。

要是到了庙里……

他有许多东西在庙里。可是——老师父和红鼻子也在庙里，那根棍子也在庙里。

泰一突然尖叫起来：

“我怕罪过……我怕……我不……”

对面那把发亮的白东西闪了几闪。

“你……”

“有报应……我怕……”

沿墙走过来的两个——那矮小的一个跳了过来：

“泰一哥么？”

“你……你你……怎么？”

怎么，那是张五横子！

“放了他罢，他是泰一。”

沉默了五六秒钟。泰一僵了似地站了五六秒钟。

“泰一哥，今晚的事不要对人说，说了——你就不得了。”

“我不……我是……”

“走罢。”

泰一一口气跑下去，脚象溜冰似地滑着。他忘记了疼，忘记了家里的娘儿俩，只疯了般往山下奔。跑呀跑的腿子发软，

身子向前面倒，他赶紧把右手攀住一棵小柏树。可是指节酸疼起来，没了劲儿——一松，身子滚到了下面，躺在泥水荡里。他挣扎着要爬起来，又象有块大石头压着似的，动都动不了。

六

第二天大家都谈着玉佛寺的事：闯进了几个强人，都是东乡的轿夫。有一个给打死了。可是庙里也有个师父给砍了一刀：伤不轻。

“哪个师父？”

“名字我不知道，他是双红……”

“红鼻子！”

“不是。是双红眼睛。”

这天快到吃中饭的时候，红鼻子师父和几个警察到泰一家里，一把抓住泰一。

安安哭着拖住他爹。

女人跪在红鼻子师父跟前。

泰一叫着挣扎着。

“冤枉！……冤枉！……”

“亲眼看见你的！老师父也看见！……你带的是一把锄头。……”

“菩萨没有眼睛！菩萨……”

“我有眼睛！老师父同我都有眼睛。”

“师父！师父！”安安的妈用膝踝向前移一步，手拖住那师父的灰布袍子。“安安爹是好人，安安爹是……师父师父，师

父!……”

红鼻子师父把眉毛扬了一下:

“什么法子呢:这是报应!”

泰一瞪了眼,露出了牙:

“报应!操你妈,报应!——你们给我的!你们好狠,你们!我今年……”

他给拖了出去。

安安抓住他爹的裤腿子,一脸眼泪鼻涕地嚷:

“爹爹!……爹爹!……”

有人推开他。他摔倒在地下,哇的哭了起来。

女人追出去,对着红鼻子在烂泥里跪着。

“师父!师父!师父!……”

师父已经走到了前面。她爬起来追上去,又跪下来叫着。这么跪着追着,追着跪走,走了二十来丈远。髻子散了,两绺头发披在肩上。

“师父!……师父!……”

她用膝走两步,追不上,就又爬起来。可是给人拖住了不能再往前。她左手撑在泥水里,右手向前面伸着,嘴里尖声嚷着。

泰一给六七双手推着走远了。泰一自己的手给紧紧地绑着。他咬着牙老说着那么一句话:

“……你们给我的报应!……我今年……我今年……”

原载 1934 年 2 月 1 日《文学》月刊第

2 卷第 2 期。

初收 1935 年 3 月上海生活书店版《春桃》(合集)

小 账

一连几天没点几风。热得透不过气来。

大老板把肚子贴着柜台，两只手在砧板上一个劲儿对付那三截腊肠：挺快地切着，又薄又匀。不时还抬起眼睛来盯那位老买主一下：

“热呀！”

“唔，”老买主就瞧一瞧店门。“你们这里晚半天凉快些，朝东。”

店门那里挂着一块布挡住太阳，可是还不行，玻璃上“松记酒家”四个红字似乎慢慢地在融化，盘子里那些个熟菜差点儿没烤焦。一路挂着那些火腿香肠什么的都在滴油。

“今年比去年热，”大老板笑那么一下，一脸的汗就聚到了下巴尖子上，愈聚愈多，一撑不住劲就掉在腊肠里面。“热天顶要紧的是卫生，卫生我们最讲究。货色总得干净，清爽。我们连小徒弟都干干净净的。”

“对呀，卫生是……”

“我们连小徒弟都……”

大老板赶紧就喊起一个小徒弟来，仿佛要他在这位老买主跟前露露脸似的。

“小福子，小福子……小福子……”

没答。

切着腊肠的刀在砧板上搁了一下，他脸对着里面咆哮似地又喊了两声。声音大得过了火，叫得嗓子有点发燥，他就咽了一口唾沫。

老板娘胖得象香肚那么一大堆，赖在大藤椅上打盹：嘴张得大大的在打鼾，唾沫从嘴角那里往下流。这一下子可醒了过来。赶紧拿手背抹一抹下巴，她也帮着喊。

“小福子，小福子！”

没答。

“尫娘的。他又在那里睡觉！”

她捞起那把掉在地下的芭蕉扇，一站起来就往里面跑。

“小福子！”她站在一个房门口。门上那块“内设雅座”的牌子旁边掉下一根蜘蛛丝，一个小蜘蛛在绕着腿子。“尫娘的你这小鬼……还不起来！”

一点没错：小福子这小鬼仆在油腻腻的桌子上睡觉。

“看看你——睡成这个死样子！死贱种！死没出息的！一天到晚只知道睡觉。你的饭是屁股里吃进去的么……总有一天还得好好抽你一顿……”

小福子揉揉眼睛，摇头晃脑地走了出来。

大老板眼瞪得象金鱼，对小福子叫着：

“你妈妈的死懒虫！歪屎生的！烂鸟屎的……到后面帮小和尚洗鸭肠子去！”

唾沫星子跟着他的叫声溅了出来，胡椒面儿似地给洒在腊肠片上：大老板就马上用荷叶包着交给老买主，还笑嘻嘻地

说着“回见回见”。

老买主笑着瞧着小福子。小福子对老买主装了一下鬼脸。老板娘还站在“内设雅座”的门口嘟哝着。她扇着扇子，一面发表她的意见。

她认为一个孩子总不能偷懒：老板给他饭吃可不能白给。给一份饭总得捞回一份饭的本钱。她说她亲眼瞧见小福子吃饭不是打屁股里吃进去的，这么着总得长点儿力气。可是怎么老要睡觉？——

“这么懒！——真是烂鸟禽的！……禽娘的总要仔细你这身……”

忽然门上挂着的那只小蜘蛛落到了她鼻尖上。她用那只戴着银圈子的左手捻死了这虫子，就把话锋转了方向。

“这么多蜘蛛丝也不去弄干净。禽娘的越来越不成话！死贱种！死没出息的！抽死你这……抽死你这……抽死你这……”

她一下子不知道得安上个什么字眼才好。对小福子他们的那些称呼刚才都用到过，用重复了没意思：隔壁蒋三嫂子夸她会说话，会说话的人总不能老来那么一套。要用个新的术语她可又想不出。

可是小福子早已经拔开门到了后面小院子里。

“妈的！”小福子吐了口唾沫，掀起油光光的围身布在脸上揩了一把。“老子睡睡觉也不让睡。”

小福子在小和尚对面蹲了下来，眼皮象有十来斤重，费着怪大的劲才睁得开。

“老板娘自己才睡得厉害哩，”小和尚没抬起脸来。“她眼

眶子一圈儿黑的。”

“睡多了眼眶子就会黑？”

“唔。”

“为什么？”

小和尚笑了一笑。小和尚年纪比他大，懂得的东西比他多。可是小和尚老爱卖关子。

“老子才睡着，……”小福子嘘了口气。

什么地方知了叫，一个劲儿拖着声音。要是做个知了多舒服：在柳树上面尽睡觉，可没谁来吵醒你，叫你去洗鸭肠子。可是，它偏偏不睡，尽那么一口气嚷着，叫人听着更加打不起一点劲儿来。

他俩低着头弄那些鸭肠，一案板腻腻的水从缝里往地下滴。到处都拥着几千几万个大头苍蝇：头红得仿佛涂过胭脂，身子绿得发光，象个艳妆女人似的那么美丽可爱。只要你的手一动，她们就似乎怕你弄脏了她衣裳，“嗡”地叫着就暂时飞开去，一会儿又拥着来。

小福子又打了个呵欠。没劲儿地拖一条鸭肠子来，用剪子开一条缝，拿手一抹，把肠子里那些黄灰色的东西洒到地上。他又打个呵欠。

“妈的。”

要是能让他睡一觉，他宁可挨老板一顿抽，还愿意三天不吃饭。晚上伺候那些喝酒的客人，总得到两点钟才能睡。早晨四点钟他的带师^①秦师傅来宰鸭子，他们就得起来帮忙。他

^① 原注：带师即带徒弟的师傅也。他教徒弟习“手艺”以及一切必要的生意经。这种人本是店里的“职员”，不过承老板的意顺便带个把徒弟，故除额定工钱而外，不另取“教授费”的。

眼睛老是红红的想打盹，接着又打了个呵欠。

呵欠真象会传染似的，马上小和尚也张开嘴来这么一下，接着挺一挺腰板，脚一伸——可踹到了油水荡里去。

“糟糕！”赶紧缩回脚来，瞧瞧那只鞋。“老爷就只有这双鞋子，可还……可还……喂，你奶奶！”

“老子也得买鞋子。……还不知道到哪一年才分小账哩。有半个月没分了吧，有没有？初十分过的，后来就一直……”

“喂，初九分的。”

小福子汗淌得眼都睁不开，他拿胳膊抹了一下：

“妈的！”

“哼，再这么下去老爷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赤脚。”

“赤脚？”小福子顿顿脑袋。“那么着老板娘又得来调戏你！”

“怎么：你不许别人赤脚你就分小账。老爷可没钱买鞋子。……老板娘调戏我就叫她贴老爷鞋子钱。你奶奶！老爷这几天……这几天……”

小和尚生了气，就把鸭肠使劲一抹：肠子里那些黄灰色的东西和着油水溅了一点在小福子脸上。

“看你！”

“怎么，给你开开荤还不好？”小和尚笑起来。笑呀笑的突然射来一阵油水星子——给喷满了一脸。

“叫你也开开荤。”

小和尚跳了起来。可是小福子逃到了墙边，站在太阳下面。膀子上的汗放光。

“你奶奶，老爷总得……”小和尚从地上抓起一把黄灰色

的东西，举起手对准小福子要……

忽然——门开了开来。

两个人赶紧回了原位，没那回事似地抓起一条鸭肠。他们并不抬起脸来瞧瞧跑出来的是谁。

是阿四。

阿四提着两个大篮子放到厨房里。接着端一桶冷水放到院子里，拿一块黑色的手巾洗着脸。他跟二老板去买了菜才回来。全身的水：裤子贴着皮肉。可是汗还不住地淌：仿佛竟听得见它的声音——哗啦哗啦似的。

“阿四，小和尚今天开了荤。”

“小福子先开荤的。”

那个回头瞧他们一眼，又一个劲儿抹他的脸。他年纪比他俩谁都大，可是资格比他们浅：他才来了五个多月。皮肤比他们黑得多，他就拿着那条手巾在黑膀子上擦着：手巾里浸透了油质，擦起来滑腻腻的。

前面二老板的声音叫了起来：

“阿四，死到哪里去了！面放在这里就不管了么！滚出来，这贱骨头！”

阿四吐了口唾沫，抬起他那水绿绿的脸嚷着：

“洗脸哩！总不能脸都不让人洗！”

接着那边大老板叽哩咕噜骂着。接着老板娘又发表了她的意见，不断地说着，还夹着芭蕉扇拍着什么东西响。说呀说的她往她房里走去，突然就放大炮似地叫：

“不好了！不好了！”

“怎么！”

“这么臭呀，这屋里……阿四，怎么倒马桶也不洗洗干净，这贱种！死没出息的……拎出去刷……阿四，阿四！”

“操你的五百代！”阿四狠狠地揩一把脸就走了进去。

“小和尚把面拿去！”

院子里就剩了小福子一个人。他眼珠子发胀，眼皮老要掉下来。他有点儿埋怨他爸爸：干么要送他到酒店里来做学徒。别的店里也许好些：他觉得对面那铁匠店里的徒弟比自己舒服。世界上的人都比自己舒服。做个烂腿的叫化子还那么自由哩。接着他又羡慕那些当兵的：他亲眼瞧见兵队里面还有比他年纪小的。

他发脾气似地把一堆鸭肠使劲一把拖过来，那些大头苍蝇就吃惊地乱窜：有许多撞到了他脸上，象冰雹似的那么有劲道。

“妈的！”小福子使劲把脑袋摇一摇。

可是他的妈妈全不知道他过着些什么日子。她希望大着：她等着小福子将来赚钱，也象老板那么开家酒店。这么着爸爸就不用一天到晚提个篮子去卖五香豆。妈妈也不用给人洗衣裳。弟弟跟两个小妹妹还得给送到洋学堂里去念书哩，嘿！

小福子嘘了口气，嘴动着骂了一串子：他自己也不明白在骂谁。他不骂妈妈爸爸。妈妈洗衣裳洗得手长泡；爸爸不管太阳不管西北风地去卖五香豆，捞那么几个子儿给一家人喝稀饭。他能埋怨他们么？

大头苍蝇又拥到了鸭肠子上。

小和尚带着一篮子面跑出来，对小福子装个鬼脸就走进厨房里。小福子瞧瞧他想跟他说几句什么，可是那个专心地

在弄那些面：小和尚对付面条可挺有本领。他用种圆熟的手法把面放到那锅水里烫熟，捞出来装到笊筐上，浇着些豆油什么的，就用筷子一绺绺挑起来，拿那把没了边的芭蕉扇扇着。他打算就便给自己扇一点风，就挨近着那笊筐，可是风里卷着面的热气：吹在身上又暖又潮湿。

前面老板娘还在嚷着骂着。阿四大声嘟哝着——声音愈来愈近，愈来愈近，那扇门就一下子开开：阿四冲了出来，一直往后门外走去，手里拎着个褪尽了红漆的马桶。

“我又不是你的姘头——连马桶都要我管！……”

后门外面横着一条河：水绿得象茵陈酒，面上还浮起些泡沫不象泡沫，烂棉花不象烂棉花的东西。河滩只有尺多宽，堆满着煤屑，虾子壳，西瓜皮。阿四一踏上去，苍蝇就象开花筒似地往上一轰——差点儿没把阿四连马桶抬走。

老板娘把她那一大堆挤出了院子的门。她一口气骂着阿四。阿四刷马桶的声音比飞机还响，连知了也戛的噤住了它的长叫。这么着老板娘就不能不把嗓子提得更高，连假嗓子也喊了出来。

“贱种！没出息的贼胚……你倒越过越……越过越……你这你这……你这……”——一下子憋住了气，想不出下面的话来。

刷马桶的声音停了会儿：

“我生来就这样！”

老板娘觉得自己准得昏过去，就把戴着银圈子的手撑住墙：

“这还成话，这！——说一句顶一句……你给我滚！这

真……这真……”

“滚，行！你把我那四十块钱押柜钱还我——我马上就滚！这半个月的小账也得分一分……”

接着马桶刷子又咆哮起来。

她自己还该说些什么呢？阿四这家伙可真硬：涨得她一肚子气几乎爆破。她总不能就这么下台，她还得说几句厉害的话，再不然就打他一顿。可是别人提到了押柜钱和小账的事：要是阿四真的一走……

可是二老板来解了她的围：

“大嫂，进去罢：同这种人有什么好较量的，他是……他总是……阿四，看你越没个上下了……你好好的，我们自然抬举你。这样……这样……”

阿四没开口：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听见。他只是一个劲儿使着刷子。

二老板打了胜仗似地四面瞧一眼，拿扇子在那身反穿着的香云纱衣裳上拍几下，接着用左手摸摸右膀子——上面刺着一些花：一面五色旗和一面龙旗交叉着。

“操你的五百代！”阿四在外面咕噜着。

阿四没再顶嘴：他怕别人硬着劲儿真撵他走，他没地方吃饭。可是老板娘也没叫他滚蛋：要是叫他走——那两个也得走，上个月就有过这么回事。那三个家伙连成一气的。叫他们走不碍事，可是马上就得还出他们三个的押柜钱：三四一百念^①！并且另外找徒弟都是些生手，可也麻烦。店里当然不能去雇些伙计来：雇伙计得月月出工钱呀。

① 二十，或写作“廿”，与“念”通。

“都是烂鸟禽的！”老板娘咬着牙骂了一句，就坐到一张小藤椅上闭起了眼睛。手里摇着芭蕉扇：愈摇愈轻，愈摇愈轻，手就停落在大腿上。接着就打起鼾来。

小福子他们来来去去的，走过她跟前就故意放重了脚步，可是她睡得动都不动。直到要吃饭的时候，大老板推推她，她才在嗓子里“唔”了一声。

“吃饭了，嗨！”

“啊？”她拿手背擦擦嘴角上的唾涎。

那三个徒弟在厨房里忙着老板们的饭菜。小福子打了个呵欠，顺便就吐口唾沫在老板娘的饭碗里，把饭装了上去。小和尚到天井里抓了一把鸭肠里的黄灰色东西，打算加到那饭碗里。

“让老板娘尝尝。”

可是阿四反对：

“暖，不好，这看得出来。饭里有了狗尿尽够了。”

“你的才是狗尿哩。”小福子说。

于是小和尚手里的那把东西给放在一碗糟鱼里。

他们满没那回事似地端着盘盘到前面去开饭，老板娘就慌张地起了身：她屁股紧紧地嵌在小藤椅的两个靠手和靠背中间，一站起来——小藤椅也跟着凌了空。

小和尚格格格地笑。突然挨了大老板一下嘴巴。

“笑什么！”

苍蝇都聚到了这几碗菜上：特别爱那份糟鱼。老板们挺大方地让它们钉在那里。

虽然三个徒弟在后面给他们打扇，也不叫顺便扇走它们。

不过筷子一伸过去，那些苍蝇就不好意思地暂时避那么一下。

小福子瞧瞧糟鱼又瞧瞧阿四。阿四可没理会，只认真地在二老板后面给他扇扇子。

“吃了饭没力气么，贼胚！”老板娘横小和尚一眼。小和尚就更使劲地扇了起来。

进来一个黑脸孩子——谁都知道他是对面铁匠店的小徒弟。

“两毛钱烧鸭。”把一个菜碗放到柜台上。

阿四走了过去。他微笑地瞧着那孩子的黑脸，一面从盘子里拖下小半个烧鸭来切着。

“只有这么一点点么？”黑脸孩子瞧着荷叶上的鸭子。“再添一点再添一点。”

二老板回过脑袋去笑着：

“你只要少偷一片就足够了。”

“嗯，”黑脸孩子尖声嚷，“谁偷吃？买少了我们师傅就得打我。还偷吃，这么好！”

“哪哪哪……”阿四切下鸭屁股添上去。

“不要屁股。”

“不要屁股——要卵子！”

“你妈的！……再添一点，阿四，再添一点。”

其实阿四巴不得老板贴本，两毛钱拿十只烧鸭给他也算不了回事。可是阿四他们吃着老板的饭，就有这么一种任务：跟买主吵嘴——来挣老板的好处。

“不少。你自己看看。”

“再添一点，阿四，”黑脸孩子求他帮忙似地说着好话。“我

们师傅的性儿你是晓得的。”

阿四瞧着他亲热地微笑着，切了一大片脯子肉给他。

大老板眼睛盯着那黑脸孩子出了门，滑稽地笑一下。

“你看人家当徒弟的真苦。我们这里的徒弟比比看。”

他瞧小福子他们一眼。接着他就谈起那铁匠店的老板来。他说得怪高兴的，只有咽下饭菜去的那秒把钟停一停嘴。他不一定是对谁说，眼睛只在那几碗菜上移来移去。他告诉别人：那家的老板老去赌摊，老板娘爱打花会，不到中秋节那家铁匠店总得招盘。这些故事他说过不止有一百四十四遍。

店门外马路上一走过汽车，就把屋子震得哆嗦起来。大老板担心似地瞧一瞧天花板，又满不在乎地往下说，一直到吃完了饭还没说完，可叙述到了那铁匠店的徒弟生活：当然没有什么小账不小账，并且那赌鬼师傅的儿子女儿也动不动就揍小徒弟。——

“这真不成话，连小鬼头也打起徒弟来！他们徒弟真苦。小账是当然没有的。”

大老板把这段情节说了六遍，于是嘘了口气：又象是说累了，又象是叹息那边的小徒弟可怜。接着就——

“你们快收拾好了去吃饭。”

小和尚抹着桌子，一块肉骨头掉到了二老板脚上。

“看你！”一拳狠命地打在小和尚脊背上，小和尚往前跌了两步。“秃娘的眼睛做什么用的，眼睛！”

太阳往西偏了一点，使劲地晒起对街的店面来。阿四帮着二老板把门口挡着的布一收下，就一口气奔到“内设雅座”的屋子里去吃饭。这是他们今天的第一顿饭。各人面前一小

碟腌菜，中间一碗“神仙汤”^①。他们拚命地先喝汤。自己那份腌菜就留着慢慢地吃。

“他们吃糟鱼吃得真上劲，”小和尚连喝了三瓢汤，正要去舀第四瓢。

阿四把小和尚手里的勺子抢了过来。他舀得太快了一点，勺子里的汤水就淋漓在桌上。那两个不放心地瞧着他。

“唔，”小福子干脆把剩下的小半碗汤倒进自己那碗饭里，“要是他们知道糟鱼里加了什么佐料，那又得……”

“老板娘好久好久没有调戏老爷了。”

小和尚接着把两片嘴唇弄得巴巴地响着，口里嚼着的東西就掉下了些在他的饭里。

汤喝多了可不是个劲儿：一下子汗就淌得更厉害——一滴一滴地往饭碗里掉。

阿四拿起桌上的黑毛巾在脸上揩了一把。他忽然用劲地侧过脑袋去，瞪着角落里呆着的那只铁纱柜。柜子成了黑色，腻腻的仿佛也在滴油。可是它跟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配得怪相称：那三张歪桌子也似乎绞得出一些汁水来，十来张凳子一坐上去就得粘住屁股。柜子里只放着一碗生鸭子和一盘子醋蒜头——阿四就轻轻地捞了三个小的和大家分着吃。

下半天大家都忙了起来。大老板坐在柜台旁边对付买主。老板娘也帮着称秤。只是二老板睡了两个钟头中觉，才起来忙着收钱找钱。他们不停嘴地喊着阿四他们的名字，有时候乱叫一气：阿四就贴在大老板后面切着酱肉，大老板还是溜着

① 原注：一大碗开水，加一点酱油，就是这么一种汤。至于为什么名曰‘神仙汤’，那得请教一批专家。听说这名字是扬州人叫出来的。

嗓子喊：

“阿四……阿四……这烂鸟禽的死到哪里去了……阿四……”

阿四没理会。大老板喊声更高。阿四不耐烦起来，就放炮似地叫：

“喂，在这里！”

大老板吓了一跳，赶紧掩住了耳朵：

“这歪戾生的！”

接着老板娘就喊起小和尚来。

他们忙着手忙着脚，还忙着舌子：总得和买主们搭几句嘴。小福子也象小和尚那么——一会奔到后面，一会跑到柜台，一会又得称秤切菜：连揩汗的工夫也拨不出。要是来了个把老买主，他们还偷空儿对他装装鬼脸。

挨墙挂着一排火腿，对面象灯笼似地吊着许多香肚，成了一条小巷子。他们在这巷子里挤着，鼻子里老吸着象老板娘头发似的那么一种油垢味儿。

小福子希望着早点来个把喝酒的客人，那么着他就得专门到“雅座”里去伺候，没这么忙。可是没一个来的。

“妈的！”

一直到三点多钟才来了两个客人：一个胖子和一个红鼻头。

“二位！”

“喂，”小福子怪高兴地跑到“雅座”里。他蹦蹦跳跳地去烫酒，溜着嗓子起劲地叫：“两毛排骨，两个松花！”

小和尚走过“雅座”门口总得嫉妒地往里面瞧瞧，鼓着腮

巴子呼气。嘿，小福子可享福着哩：他让那两位客人吃着喝着，他自己把膀子靠在桌上，仆着脑袋睡觉。

“哼，这睡得真……”

不客气的话，就是戳小福子两刀他也还是睡了觉再说。

“茶房，茶房……”那位红鼻子瞧着打盹的小福子，一面用筷敲着菜盘。“茶房！……”

大老板赶紧跑了进来，堆上不自然的笑容。

“什么，先生？”

“再烫半斤花雕。”

“是！”大老板用着挺快的手脚扭起小福子的耳朵，那只手就顺便给了小福子一个嘴巴——劈！可不轻。“烫半斤花雕……只是睡，只是睡，这歪戾生的！烂鸟禽的！死懒虫……睡不死的……”

可是小福子冲到了外面。灌半斤黄酒在串筒里往厨房里走，他嘴里操着别人的娘，祖宗，妹子，等等。

“我操你，老子……”他吐口浓浓的唾沫在酒里，用食指去和了几下。

大老板可又和谁吵了起来。

“怎么连鞋子都不穿，规矩都……规矩都……都是些烂鸟禽的……我们这里顶讲究的是卫生，你竟赤脚，你竟……”

“我鞋子坏了，”小和尚的声音。

“买呀！”大老板咆哮着，嘴里溅着唾沫星子。“你鞋子坏了跟我说什么！”

“我没钱……一个小账也不分，叫我……”

小福子端着半斤酒走了进来，提高着嗓子嘟哝着：

“半个月一个镞^①子不分给别人，还不许人赤脚……他妈的你到上算！……”

大老板瞪小福子一眼，青筋突出得高高的，他张大了嘴要对付，阿四可在柜台边叫了起来：

“小账当然要分……一年忙到头的算是……”

“好，分就分！”大老板嘴角上挂着一堆白沫，又跑到砧板旁边去招呼买主。

二老板赶快接一句：

“反正一共只有一块钱。”

“老二，分给他们！烂鸟禽的！不识抬举的家伙：老子不过是一片好意，你倒你倒……”

“阿四，拿去！”二老板打抽屉里拿出一张两毛大洋的票子来。“你们三个人的。”

真凑巧，不多不少地一共是一块钱！分法是，大老板和二老板每人有两毛。老板娘称秤，帮着骂骂打打，算是给店里做事，所以她也得分两毛。秦师傅两毛。剩下的两毛就给三个徒弟去分。这是老规矩，小账向来分这么五股的。

“你奶奶，他一家人倒分了三股去！”

可是阿四没说什么。小和尚自言自语地埋怨着：不够买鞋，脚上的鞋可破得不能穿。

小福子一路地嘟哝着，瞧了那两个喝酒的一眼，就坐在凳上，脑袋靠着板壁。他撑住劲儿不叫打盹，可是眼睛它自己闭了起来。他身子飘着，他觉得自己躺在床上，不过席子上有个锥子似的东西梗得他的脊背不大舒服。一会儿他瞧见他妈妈

^① 俗称最小的硬币。

跑来接他回去。一会儿他妈妈变成了老板娘，扭着他的耳朵在街上走。一会儿秦师傅拍拍他的后脑勺，夸他能干，叫他……

突然——一个什么东西飞到了他嘴里。

他一张开眼睛就跳了起来。吐出嘴里东西：一个纸团。

小和尚往后面跑。小福子一直追着到院子里。

“操你祖宗，老子睡得好好的，他妈你来撩……你……老子得……”

两个人跑着，扭着。小和尚笑着。可是小福子认真着。

“茶房！”——当当当当当！仿佛想要把菜盘子一口气敲破似的。“茶房……茶房……”

小福子奔了进去。一站住，汗水就没命地往下倾。

“喊你为什么不来！”——又是那个红鼻头：瞪着眼，咬着牙。“切五个卤面筋！”

切五个卤面筋。

可是那个红鼻头尽麻烦：他吃了一片，把筷子一顿，盘子一拖：

“坏的！”

小福子可把委屈什么的都忘了。他肚子里乐着。他最爱的是买主跟老板闹别扭。可是他嘴里的和心里的是两回事。

“怎么坏了？”他满不在乎地到他们桌子边。

“酸的！你闻闻，你闻闻！”

“我们这里都是新鲜货，当天做当天卖，我们……”

“喊你老板来！……你当我头一次吃么！……喊你们老板来！”

那位胖子也结结巴巴帮着说上一大套：酸了的面筋吃下

去得害病，有碍卫生。他们算是客气的，不然叫巡捕来还得罚店里几个钱哩。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换一盘来，不许算钱。他叫小福子去对老板说，不然的话他就得……

红鼻头还那么一个劲儿嚷着：

“喊你们老板来，喊你们老板来！”

小福子瞧着红鼻头那副要吃人的劲儿，肚子里说：

“你要把我怎么样罢，你要把我怎么样罢，妈的！”

“看住我干什么？摆着脸子给我看么！”

“嘿，了不起！”

“什么了得起了不起！”红鼻头跳了起来。“你是什么东西，你！”

红鼻头对着小福子的胸脯就是一掌。小福子身子撞到了板壁。那些电线给震得一抖，上面钉着的几千苍蝇就嗡地飞了开去，瞧来象那些电线爆裂成许多金星似的。墙上挂着的“群贤毕至”的玻璃匾也摇晃得几乎掉下来。

大老板冲到了“雅座”里。跟红鼻头说了几句什么，他一把扭住小福子的耳朵，劈着小福子的腮巴子。

“你规矩都不懂！……你敢得罪客人，你这烂鸟禽的！歪民生的！……抽死你这个贱种……”

阿四跑了过来：

“凭什么客人可以打我们！我们……”

劈！——阿四又挨了大老板一下嘴巴子。

“真是！”老板娘念经似地嘟哝着。“禽娘的，越过越……越过越……死贱种！死没出息的！贱胚，真是……真是……”

十几秒钟以后就什么又都平静下来。大家还是忙着对付

买主。红鼻头和胖子听了大老板说许多好话，就又满不在乎地吃着喝着。临走还丢下五个铜子做小账：小福子故意提高着嗓子叫——

“外赏小洋二分！”

倒楣的还是小福子。他等到秦师傅来了，就对秦师傅诉起苦来。秦师傅摸摸他自己的光头，微笑着听着。秦师傅待他们三个都好：他在这儿的话，他们三个就少挨点儿骂，也不会挨打。可是秦师傅不老呆在店里：早晨四点钟来宰了鸭子就走，晚半天五六点钟来也不过坐这么两三刻钟就回家的。秦师傅跟大老板拜过把，可是常说大老板不是人。

“将来出了山就好了。年纪轻轻的谁不吃苦。”

“这里太……这里太……”

“到处都一样呀。”秦师傅拍拍小福子的背。

“我宁可去当兵。我宁可去做叫化子。”

“瞎说！”秦师傅正经着脸色。“你爸爸盼着你出山哩。要是他知道你有这种念头，唔，你看看罢，你爸爸妈妈都会去投河。他们想着你……”

“一位！”外面小和尚叫。

“喂。”

一位小胡子。他是个老主顾。他自己说他姓蓝，可是小福子不相信：“世界上就没有姓蓝的人。真有这样的姓么，红黄蓝白黑的‘蓝’？”不过叫还是叫他“蓝先生”。

“蓝先生，为什么好几天不来了？”

“唔唔。没有空呀。”蓝先生瞧着小福子装的鬼脸笑一下，接着就告诉小福子要一盘卤面筋。

“别叫面筋。面筋是前天的陈货。叉烧吧，好不好？”

店里电灯全都开亮，显得更闷。天上横着一堆桔子色的云：哼，明天还得热。

小福子仆在桌上放心地睡起觉来。蓝先生不吵醒他，要洋火要手巾什么都自己去拿。小福子一直到小和尚喊他吃饭的时候才醒。这顿是中饭。

蚊子在桌子下面叮他们的腿，拿扇子一拍，就嚅嚅地哼。苍蝇飞到他们的头上，飞到他们的腌菜盘里，怪细巧地搓着腿子。小和尚一手抓住了两个苍蝇往地下一摔。

“为什么苍蝇蚊子不能吃呢？”

“你吃罢。”

“要是可以吃，老爷可就享福了。”

那位蓝先生听着笑了起来。

“你们三个人真馋。”

“我们不馋，”小福子瞧蓝先生一眼，去弄手巾把子给他。
“馋还肯吃这样的菜？你看。”

“你们店里只有徒弟没伙计么？”

“伙计？——有的是！”阿四笑一笑。“我们有二十个伙计，昨晚上忽然肚子疼，都回家了。”

小和尚满嘴的饭，哼儿哈儿地说：

“要是我做了老板也不雇伙计，只用徒弟。多上算！我还……我还……喂，你奶奶！”

老板娘踱到了“内设雅座”的门口。小福子瞧她一眼，她马上装做很忙似地瞧瞧这样，瞧瞧那样，又到门外的一个柜子里拿什么东西。其实桌上排着的几瓶汽水从来没谁来动过，

瓶头上堆着一两分厚的灰。似乎那些汽水在盘古还没有开辟天地的时候就放在这里了的。老板娘一面轻轻地骂着徒弟偷懒——这柜子弄得这么脏，一面在注意“雅座”里面给那位蓝先生算账。

蓝先生放下二十多个铜板做小账，另外掏四毛钱给小福子让他们三个分。

“四毛哩！”小福子偷偷地告诉那两个。“马上就换么？”

“明天换罢。”

“也好。先放在老子这里。”

小和尚老张着嘴笑：要是那些主顾都这么着，他就能买一双鞋子了。

可是一直到睡觉没再来一个主顾。小福子可不能在“雅座”里打盹，也跟着他们忙着：招呼买东西的，洗刷一些东西，到厨房里弄明天的菜，收拾老板的房子，捉臭虫。大老板二老板喊着他们的名字，叫他们做这样那样，嘴里不断地骂着“烂鸟禽的”和“歪戾生的”。老板娘靠在大藤椅上也骂着说着，说呀说的就闭着眼打鼾，嘴角上淌着寸多长的唾沫。

第二天上午一点多钟，小福子他们吃晚饭。

第二天上午两点多钟，小福子他们把堆在角落里的席子摊在地上睡觉。打了几个哈欠，就做起梦来。

老板娘可没睡着。她对大老板叽咕了老半天，告诉他——小福子他们瞒小账。

“我亲眼看见的。”

她亲眼瞧见蓝先生给小福子的四毛钱，他没交柜。他们三个把这四毛钱吞下去了。

“分了没有?”

“没有。钱在小福子身上。”

“哼，看明天!”

挺快地就天亮。四点钟。

二老板比闹钟还准：他扭醒那三个小伙子，瞧着他们咂咂嘴起了身，就又回到院子里竹床上去睡觉。

这天象往日一样，一年得做三百六十五次的。他们骂天老爷干么亮得这么快，就起来开店门，卷席子。帮着秦师傅宰鸭子。阿四一个人掌柜台，秦师傅走了之后小福子和小和尚拿鸭毛当武器——扔来扔去地打架。二老板照例八点钟起来，泡碗浓浓的红茶，卷起香云纱衣裳的袖子啃了葱油饼，于是坐在柜台上抽烟。茶一喝够了就带阿四去买菜，叫小和尚招呼柜台。十点钟大老板和老板娘都起了床，买主就全由大老板来对付。

“小和尚，去洗鸭肠子去!”

老板娘就在那时候梳头。她老是拿一面镜子七次八次九次地照，她觉得已经没什么地方不光烫了，就拿着芭蕉扇慢慢地扇着，靠在大藤椅上打盹：嗓子里呼呼地叫，嘴张得大大的让唾涎流得顺利点儿。……

今天她可没那么着。今天她对着镜子梳头的时候，就叫小和尚去给她买篋子：她把扎头发的毛绳咬在牙齿缝里，说起话来听不明白。小和尚问了老半天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只照了两三次镜子就站起来。她不去打盹，只是喊小福子。

“小福子!……小福子!……”

小福子仆在“雅座”桌子上睡觉。

老板娘用她臃肿的手扭起小福子的耳朵摇着，她脖子上的肉也就一荡一荡的。虽然她在发脾气，她可也没忘了她往日那种美好的姿势：她现在是用一种所谓“兰花手”的姿势扭他耳朵的。

“来！”

小福子跟着她走出来。他那双干燥的红眼睛老霎着，用围身布揩着额上的汗。一个花蚊子叮在他肩膀上，他连知也没知道。

大老板两只手叉在腰上，对小福子瞪着眼：

“我问你：昨天蓝先生给了多少小账？”

“不是二百二么？”

“放屁！”——老板娘说这第二个字的时候，两片嘴唇中间迸放出许多唾沫星子。“贱种！贼胚！饭是屁股里吃进去的么：连数目都说不明白！……贱种！……我亲眼看见他给你四毛钱！”

“那是他给我们三个人分的。”

“你瞞小账，好！”大老板把自己那条皮裤带解了下来，把裤头子卷着，就紧紧抓住那根皮带。“赏了四毛二百二，你倒瞞住四毛钱不交柜！……烂鸟禽的，你这！”

“他赏我们三个人的，你们又想要……”

拍！——皮带抽在小福子大腿上。

“瞞小账！”——拍！“瞞小账！”——拍！

“操你祖宗！操你……他是……他是……”小福子挣扎着，可是那四毛钱给老板娘掏了去，皮带还不住地抽来：他忘记了疼，只是热辣辣的，仿佛是火星子溅在身上。

“还了得，竟敢……竟敢……”

小福子冲过老板娘身边，往后面逃了开去，一直冲出后门。河滩垃圾堆上的苍蝇就嗡嗡地飞了起来。一个癞皮狗在找东西吃，这么一来就拚命地沿河逃走，还回头瞧了小福子两次。小福子可也照它跑的方向跑着。

大老板跨出后门。他有点担心：怕小福子投河。

“回来，小福子！……小福子！”

那个捡起地上脏东西扔过来，还摔一块大石头在河里：绿色的水一溅，沾上大老板一身。这么着，小福子就在前面一个大粪缸旁边转了弯。大老板放心地追，刚要转弯到那一条……

孔！——突然一块大石子射到了粪缸里：力量不小。

“呃唷，俞娘的！”

小福子可到了街上。往家里走。

“妈的，老子不干了。宁可……宁可……老子宁可饿死，老子……”

太阳烧得正起劲着，天上一丝云也没有。那些给晒着的屋顶在一漾一漾地颤着，瞧着叫人眼花。汗没命地淌着，一流到打破了皮的地方就疼得连五脏都抖索起来。小福子用膀子揩揩脸上的水，一个劲儿地走。他没想到拣阴处走，背上就象背着一个火炉似的。街上车子行人什么的他都没瞧见。他一会走着人行路，一会走到街心里：影子跟着他划过不平的地面，挺快地扭着。手臂跟着脚步的快慢在空中豁着，仿佛觉到了有点儿风——可是热的。

小福子什么也管不着，只是要回家。连下一秒钟的事他也没想到：似乎一到家就什么都有了办法。

家里呢？

可是小福子一进了家门就楞住了。这蒸笼似的屋子里流着一种脚臭不象脚臭，发霉不象发霉的味儿。小三光着屁股，爬在地上哭着，汗和着泥土糊得他满身都是黑的。小福子瞧见他嘴里已经有了四颗牙齿，可是还那么瘦：脑袋就显得特别大。许多苍蝇拥在他脑顶的疖子上。妹妹在旁边逗他玩，想止住他的哭，可怎么也办不到。她就用食指捞起一些灰黄色的浆糊似的东西塞到小三嘴里。妹妹似乎比以前更小了点儿。她打着赤膊，一条条肋骨突了出来，脸色黄得象豆腐干。她一瞧见小福子，就张大眼盯着他，不自然地笑着，露出褪了红色的牙床肉。

小福子忽然觉得身子象蜡似的融化起来。他回家怎么办，他回家？他轻轻地问：

“妈妈呢？”

妹妹傻了似地瞧着他。

“妈妈呢？”

她眼睛动也不动只把手指了一下，小福子机械似地朝那方向膘一眼就走了出去：妈妈每天得在那塘边上洗衣的。

巷子里怪热闹的：空黄包车，鸡粪，藕粉似的沟水，生满了烂疮和痱子的小鬼头，大头苍蝇，破竹床，蚊子。这一带的人都认识小福子：对他笑，对他打打手势。可是小福子没工夫招呼他们，只一口气到塘边。

妈妈跪在柳树下，对付那些衣裳。手臂只有杵子一半那么粗，她举起杵子来，就很费力：打一下——嗓子里一声“哼！”

“妈妈！”小福子声音打颤。

她吓了一跳，手停了动作。突然柳树上的知了就大叫起来，叫得小福子脑袋发胀。

“怎么回来了？”妈妈喘着气。两个月没见面，她腮巴子陷进去了许多，脸上似乎又添刻了些皱纹。她那双手板给水泡得发白，象死鱼的肚子。

“我……我……今天……今天我……”

瞧他一会，她又拿杵子打起衣裳来，水星子沉重地溅着。树上的知了一下子就闭住了嘴。

“有事么？”杵子又停一停。

小福子汗淌得眼都睁不开，他用围身布揩一下。身上打破皮的地方象有刀刮着，他张开嘴喘着气。他紧瞧着妈妈，忽然鼻尖上给谁刺了一下似的。掉过脸去，他小声儿说：

“我回来看看的。”

妈妈叹了口气：

“要看什么呢。……吃别人的饭总得小心，没事就别回来。老板总是……老板总是……你常请假总不好……”

“本来……本来……我是顺便。”

“这孩子！……十六岁了还那么娃娃气。早点回去罢。也许你师傅等你去……”

叫是叫小福子早点回去，可是她忍不住对小福子说上许多话。她告诉他，爸爸近来咳嗽得更厉害，晚上睡不着觉。她自己常腰疼膀子疼。他们都希望小福子好好儿在老板那里呆着，将来出了山能贴补贴补家里，娘老子就得轻松点儿。她说得挺吃力，常停住好一会，深深地吸口气。她老用手指擦擦眼睛，接着就撮一把鼻涕出来豁在地下。于是谈到他妹妹弟弟

们这么下去怕不能长命。这里妈妈的嗓子就给什么哽住了似地不能往下说，又擦擦眼睛撮把鼻涕。

“你瘦了，”妈妈闭好一会嘴，瞧瞧他：从头到脚。“老板待你好不好？”

小福子仰着脸，用手抹抹眼泪：

“好。”

“怎么这么瘦？”

“热天总要瘦点的。”他吃力地笑着。忽然妈妈瞪着眼瞧着他裤子，他裤子上有血。“这是……这是……嗯，臭虫血。”

“臭虫血？”

“哦，鸭血。”

太阳快到了天的中央，他们的影子缩短了许多。妈妈又催小福子回店里去。他抖索着腿子走了几步，又站住回转脑袋来瞧着妈妈。他笑着。他嘴里咬着牙忍住疼，太阳穴上隆起一块肉。汗水拚命往毛孔外面钻，沿着腮巴子聚到下巴尖上往地下滴。

突然——他往妈妈跟前冲过去，扑在妈妈身上抽咽起来。

“怎么！”——妈妈不知为什么。可是妈妈也淌了泪水。

过了这么十多分钟，小福子还是走：不回去不成。他还是走着老路。腿子没了力气，象洋火棒那么容易折断似的。裤子一贴着肉：他就得打个寒噤，于是，手把它提空些，可是，身上还那么钉心地疼。走得怪慢：挨着太阳炙不到的一边——一步一步地拖。忽然他眼睛又水绿绿的瞧不见东西了。他用膀子使劲地抹一下，骂了自己一句“妈的！”……

“小福子！”——嘿，阿四。“害我找得累死了。……操你五

百代，通也不通知一声就走！——这够朋友么！”

“我没走。……要走也不成，我只……我只……”

“操你五百代，你这晕头！——就这么怕！……”

这么着阿四就扶着小福子走了去：又回到了松记酒家。

原连载于1933年9月23日、30日、
10月7日、14日《生活》周刊第8卷第38、
39、40、41期。

蜜月生活

一 新郎和新娘

那天晚上尽下着雨，一直到天亮。就在那天晚上——小焦和如意姑娘结了婚。

“如意你瞧，咱们这间新房多阔气！”

“真是！就是化五百万两银子也买不着哩。”

“如意你脑袋抬起来一点儿，待我把这绣花垫被拉一拉。”
过了会儿。

“小焦你还不起来？……咱们今儿吃什么？”

“随便弄点儿吃吃。别太多，多了咱们俩吃不了。只要烧三只鸡，烤两个填鸭，弄一碗红烧鱼翅，再打二十五斤里脊肉炒炒，其余就切十六斤羊肉片涮着吃：这么着就够啦。多了吃着怕伤食，那可不是玩意账。”

“酒呢？”

“喝外国酒罢。那叫什么呀，……那个……那个外国名字叽哩咕噜的我可记不上。菜的话——你要是不够再添一碗海参罢：别太多，十五六斤就成啦。”

“我不爱海参。真是，海参多腻。”

“不吃海参就改对虾。行不行？”

新娘新郎都笑了起来。

二 洞 房

他们俩怎么结合起来的？

说起来很简单。只是为了房子的问题。不，还是为了这里造成了马路才有这姻缘。

两个月以前这条歪头孔脑的山路给辟成一条光光烫烫的柏油路。砍了些树。挖掉许多坟堆。路南的土丘留下了几个棺材洞：小焦就住在这么一个洞里；离这七八丈远的洞里——住着如意。

昨夜的雨打得如意在洞里呆不住：洞门口比里面高，雨水一点不客气地往里灌。

“真是！”她就爬了出来。

没地方躲雨。她把一块麻布盖着脑袋也还是不成。她瞧瞧马路对面那座小洋房：一圈篱笆抱得紧紧的。洋房里透出来的灯光——象给水浸湿了似地发毛。

这近处本来有一座茶亭，可是马路一造就给拆掉了。

于是如意躲到小焦住的洞里。这儿比她自己的宽敞得多。里面比门口高，水灌不进。

这就是他们的洞房：他们这么着就结了婚。

新娘十七岁。新郎二十岁。

天亮一醒来他俩就谈着今天吃什么。他俩不愿意起床。

白玉似的虱子在他们身上忙着。新娘消遣地捉起一个两

个来，用左手大指甲和右手指甲轧死它，就清脆地发出一声响——剥！接着她就四面瞧瞧：她很中意这间高大的洞房。眼睛瞟到上面：天花板上爬着两个大蚂蚁在找着什么。她拿手指去抹死它们，就有几小片潮湿的黄泥落在他们脸上。

新郎左手攀着她的肩，右手食指放到舌尖上蘸蘸唾沫，在她脖子上擦着：把黑垢搓成一粒粒丸药似的，搓成一根根油条似的，散乱地滚下来。

天早已晴得没一丝云，雀子在树上吵着。洞房里蒸出热气，弥漫着一种怪难闻的味儿。

他们俩还是躺着不起来，可是他们的一些朋友跑来了。

那些朋友把小焦拖出洞门，接着就发见那里面还有一个人。大家都吓了一跳，睁大了眼瞧着那双新人：

“怎么回事呀，你们？”

“嗨，如意子同小焦成亲了哩。”

“怎么，告诉都不告诉一声么？”

“如意，你什么时候……”

“小焦，我们要吃喜酒！”

如意笑一笑，埋怨似地嚷：

“真是！你们这批家伙——东西也不送就嚷着要喝喜酒！”

小焦用他那黑指甲搔搔乱七八糟的头发，怪有把握地说：

“菜可早就弄好了。酒也有：叽哩咕噜的外国酒。只等你们送东西。”

“送送送！——我把这座房子买来送你们。阿祥你送什么？”

那个所谓阿祥只傻笑着，他那双打着皱的细眼盯着那位

新娘。

太阳照着新娘的脸，她的脸就显得更黄。膀子和腿子都只有小竹竿那么粗。黑脖子上画着一条条的淡红色：那是给小焦擦的。

忽然的，阿祥有了个不近人情的提议：

“让他们两口子歇三天，好不好？吃的喝的包在我们身上。”

新娘新郎听着这话就愣了一会。

三 来宾的礼物

两辆洋车爬上这条柏油路。

坐在车上的两个人都是大爷们：他们的夏布长衫给太阳照着，就白得耀眼。年纪轻点的那个瞧瞧路南的棺材洞，瞧瞧如意小焦那伙人，嘴里就谈了起来。一面抽着烟卷：吐出来的白烟遇顶头风——往后面一拖就在空中消灭了。

阿祥赶上去跟在两辆车后面，苦着脸哼着。

“老爷，赏一个铜子。老爷，赏一个……”

坐车子的两个人就闭了嘴。抽烟的那位把手伸到靠手旁边弹弹烟灰。

“老爷，赏个钱给买烧饼吃。”

没答。

可是阿祥老跟着。嘴里不停。脸上也满不在乎的样子。

抽烟的那位大爷拚命抽了几口，就用种很熟练的姿势把烟屁股往后一扔。

阿祥就突地站住，把烟屁股拣起来，跑回自己那堆人里去。

“这么长一截哩。”他用力地抽一口，连腮帮子都陷进去。老半天不呼气——舍不得放了肺里的烟。

“阿祥，给我一口。”

“阿祥，大家轮一下。”

可是阿祥又把烟屁股放到了嘴唇中间。有火的那一头怪猛地亮了一下，烟屁股又短了两分。大家耽心地瞧着。红烟灰顺着风飞，象流星似的。

“一个人抽——你心里下得去么，妈的？”

这话对。可是这么点儿——轮不过来。阿祥把大家瞧一转，就把眼睛停到了如意和小焦身上。他哑哑嘴说：

“给他俩罢：算是老子送的礼。喜酒可不能少。”

“真是！呵，这比老七说要送的洋房子好得多。他那洋房子……”

如意没工夫再往下说——别耽误了抽烟。大家紧瞧着如意。如意紧瞧烟头子：眼睛成了斗鸡眼。

忽然——擦达！对街小洋房的篱笆门开了。大家的眼睛给吸了过去。

门里跑出一个小黑狗，一抬头就对这批人嚷起来。可是不敢往前走一步。可是一等到里面走出了那个光脑顶的老头儿，它就大声咆哮着，仿佛咬死个把人是满不算回事似的——那么个英雄气概。

“小焦，我买下这只漂亮狗送你。”

“正合适，”小焦满不在乎地说，他用两片黑指甲撮着那烟

屁股到嘴边又抽了两口才扔掉。烟屁股短得象一粒药片。“我得把吃剩的红烧鱼翅，还有烤鸭什么的，好好儿喂它：过了一天它就得长胖，你信不信？”

洋房子的洋台上站着个年轻小伙子在抽烟。穿着鬼子的衣裳。头发大概使上了许多什么油，光得象那小黑狗的毛。拿着烟的那只手扬着，嘴里喊着那只狗：

“兵兵，别叫，乖乖地跟高升去洗澡！”

那光脑顶的老头儿也一个劲儿叫着：

“兵兵，兵兵！”

这么叫了老半天，那黑狗才勉强跟着光脑顶往湖边走去。

“这狗东西天天洗澡哩。”阿祥自言自语着。

“它脖子上套着那么个圈子——怕得值几个钱。”

“银的么？”

四 三 朝

又是早晨。

“如意，今儿是咱们的三朝。”

如意把脸伏在小焦的头上。小焦的黑头发上铺满着沙泥，变了黄色。她觉得他头发里有什么东西爬上了她的脸，她就用她那腻腻的手指梳着他的头发找着。过会儿她又把脸子贴着，懒懒地说：

“真是。今天我不舒服。”

“怎么岔？”

如意不舒服：觉得自己的身子在空中打旋，眼里瞧见的东西都长了毛似的。

小焦也不舒服：没一点劲儿，肚子老在叫着——咕噜咕噜。

“阿祥他们呢？”

“阿祥说过叫咱们乐几天，今儿他们喊也不来喊我一声就出去啦。”

两个都闭了嘴。外面汽车一走过，就震得他们脊背发麻，顶上也得掉下一些碎土。

一条蚯蚓爬出土来又爬进土里去：尾巴留在外面。小蚂蚁在那尾巴上碰了一下，那蚯蚓就没命地一阵子扭。如意瞧着笑了一笑。

小焦谨谨慎慎地把如意的脑袋捧起来放到那垫地的麻布上。

“去一会就回来。”他爬出那所洞房的门。

他不打算走远：走远了他放心如意不下。他想在对面那家的厨房里讨点冷饭来：怎么也得讨来：要不给——他就自己动手。

柏油路上干干净净的，一点灰都没有。

对面篱笆门开着：里面一些花草在摇头，种着的一片玉米——一个个都长得肥肥胖胖的。

“兵兵，兵兵！”

有四五个人笑着瞧着那小黑狗。小黑狗仰着脑袋瞧着洋台，摇着尾巴叫几声。

洋台上站着几个女的男的。昨天那位头发很光的小伙子

笑嘻嘻地靠着栏杆，手里拿着一块小石子似的东西。

“兵兵！”——小伙子手里的东西摔到了马路上。

小黑狗冲出来咬着那东西，几下子嚼就吞了下去，又仰着脑袋对洋台摇尾巴。

这是吃的东西！

小焦挺了挺胸脯。

那位小伙子又摔第二次。

“兵兵！”

这回小焦可不客气：他瞧见那小伙子手一摔，他就跨出腿子。他比那个什么兵兵动手得快：那东西刚掉下地——他就抓了过来。那东西象半个花红那么大，酱油色，仿佛是……

来不及瞧明白，兵兵可就冲到了他身上。

兵兵咆哮着，用尖牙齿咬小焦的衣裳，咬小焦的肉。

小焦要保全他抢来的那颗东西，就举着手叫兵兵扑不着。可是这还是不大稳当，他就塞到口里衔着——甜的。

光脑顶的老头儿跑出篱笆门前：

“妈的这混蛋！给兵兵吃的——你干么抢他的！你……”

洋台上那位光头发小伙子扬着手叫：

“高升，让他抢罢，高升！……兵兵，兵兵！”

接着吹了几声口哨。

小黑狗又跑回门里去，马上换了副脸嘴：摇尾巴。

那小伙子把手举起来要摔第三颗，嘴里对小焦嚷着：

“喂，上劲点儿！我摔二十个，你要是抢着了十个——我给你两毛钱。我一个一个地摔。”

“好！……刚才这个算不算呢？”

“就算罢。”

“好!”

于是那个小伙子微笑着,把手一摔。

兵兵赶紧跑。小焦赶紧跑。可是一个空:别人还没摔出来,只是装装样子的。

洋台上的娘儿们都大笑起来。

接着就是真的——一颗东西摔到了马路上。

小焦和那黑狗扭成一团的在地下乱滚。

瞧着的人都劈里拍喇地拍着手。

那颗东西可给兵兵咬住了。小焦想扳开它的嘴把那颗东西挖出来,可是没办到。

洋台上那小伙子大笑着叫起来:

“哈,这家伙不成:没能耐。”

摔到了第八个的时候,小焦可真没了能耐。他抢着了三个。他喘得气都透不过来,一步也跑不动。衣裳给撕得没办法再补。身上东一块西一块给兵兵咬破了在出血。

“喂,怎么,不来了么?——两毛钱哩。”

小焦只摇摇脑袋没说话:嘴里衔着那三颗东西不能说话。

那三颗东西慢慢在融化,满口的甜浆:小焦可撑住劲儿不吞它下去。

小焦一爬进洞房,就把那三颗吐出来放到如意的嘴里。

“什么,这是?”

“吃罢!”小焦喘着说了一声,就咂咂嘴,咽了一口唾沫。

“你呢?”

“有啦。别管我罢。”

“这是糖!……这是什么糖啊,这么股怪味儿?”

五 筹备宴客

半夜。

新娘跟着新郎在篱笆边爬着。新郎用了低得听不见的声音说:

“如意你待在这儿:把风。”

这对新人在那儿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只是他们早就想捞点东西吃吃,跟阿祥他们大家乐一乐。他们瞧上了这里面种着的一大片玉米,他们等着没有月亮的晚上;等了十来天,今夜可就……

今夜没月亮,只横着一条白烟似的天河。

地下发出一种土味儿。一些虫子唧唧唧地在叫着。

小焦用力地睁大着眼,四面瞧瞧,就又轻轻往前面爬。

突然——沙喇沙喇沙喇!

他赶紧把身子贴着篱笆,静静地等着。

没事。只是风吹着玉米的叶子响。

“妈的。”小焦在肚子里骂了一句又往前爬。

洋房里没一点亮光:四面都黑得似乎凝了起来。小焦爬得离那片玉米只有五六尺远。他眼睛怪精明的:他仿佛觉得还瞧出了那些玉米尖上一根根的须。

他一直往前面爬,渐渐靠近那些……

忽然狗叫。

接着——人的脚步响。

小焦很快地打回头，拖着如意就钻出篱笆下的洞。

篱笆圈子里狗叫着。人走着，嘟哝着，拿电筒四处照着：马路上就排着一条条的光——一会儿掠过来，一会儿掠过去。

六 项 圈

新娘新郎把晚上这回事对阿祥说了，阿祥就大声说：

“这狗东西！——我揍它！”

阿祥说了这话的第三天，洋房子里出了一桩事：那个黑狗兵兵死在厨房门口。

这事到早晨才发见。谁也不愿这怪可爱的兵兵死去，可是——一摸，冰冷的：死得连一点儿气都没有了。

那位头发很光的小伙子差点儿没哭出来。他叫高升去弄个木箱来，把兵兵的尸身装进去，埋到后面的空地里。他还拿一块木片写了几个字插在那上面。他还说他打算写一首诗来悼它。

这回事阿祥都亲眼瞧见的。

“我亲眼瞧见的，那小伙子还规规矩矩地送那木箱子到后面，嘴里嘟哝些什么。”

不过阿祥不知道那小伙子到底写了诗没有。

“他说他还得泻什么屎，我可没瞧见他泻。”

“那脖子上的圈子呢？”小焦睁大着眼问他。

阿祥愣了会儿就叫起来：

“埋进去啦，那圈子！”

“真是！银的哩！”

“也许铜的。不过……不过……”

“唔，总得值什么几个……几个……”

“俺。唔。”

又到了晚上。

天上有了几片云，连天河也瞧不见。

这回有三个人爬进篱笆。

小焦紧跟着阿祥。阿祥象在自己家里似的那么熟。

新娘站在前面一点：把风。

阿祥弯到一棵小树的后面去。

“这儿这儿！”

一根木标。

他们用尖石头挖着土，不叫放出一点声音。汗水往黄土里直滴。

风吹着树叶响，小焦可一点不怕。

挖呀挖的，忽然发出一种沉重的声音：这是木箱。

他们拿手掘。指甲里填满了土，指甲缝发胀。

“有钉哩，妈的！”

木箱钉着钉。盖子怎么也扳不开。小焦又摸起那块尖石头插进缝里去。他咬着牙，出气也不叫出一点儿声响，就喘得更厉害。

“开了点儿啦。用劲！”

阿祥两手就更使劲地扳那盖子。膀子用力得颤起来。

格达！——开了一只角。

两个害怕地四面瞧一下：黑的。

其余的钉子可就好对付了：手扳着容易用得出力气来。他们竟能一响也不响拔出了三根钉。

手指疼得不大灵活起来。可是不能停。

阿祥扳着那盖子，小焦把左手伸了进去。

一阵沙沙的响。地下的小虫子马上停住了叫声。只有外面的蛤蟆倒起劲地嚷了起来。

有人么？——阿祥猛地掉过脸去，可是什么也瞧不见。

小焦满不在乎地摸着：手抓着了那个圈子——冷的。那狗脖子比以前细小了点儿，圈子就松了一圈。

“摸着了么？”

“摸着了。拿不出来，可是。”

拿不出来：它的脑袋比那圈子大得多。

小焦把右手也伸了进去。左手捺着那脑袋，右手抓着圈子往上面脱。

不成。

一股冲鼻子的臭味儿打扳开的缝里往外迸。

轻轻的一阵脚步响：他们一听就知道这是如意。

“掏着了么？”

小焦没答。

“没哩，”阿祥咬着牙轻轻地说。“你干么走过来？”

“如意你还是去把风，别让他们……”

“真是。我怕。”

老是一会又有什么声音，一会又没有；又象是脚步响，又象不是。

阿祥害怕地东瞧瞧，西瞧瞧。

可是小焦专心地在对付那圈子。

“总得把它那脑袋割下来才成。”

如意紧紧地挨着小焦，她睁大着眼睛瞧着前面黑的……

突然——擦擦擦！

突然——一道光掠过来！

“哈哈，三个哩！”

七手八脚把他们三个抓住。他们三个的眼睛给光刺得睁不开。

“送到公安局去！”——那光头发小伙子的声音。

新娘新郎和阿祥——象木头似地站着。身上五颜六色的。汗臭和着木箱里的味道到处弥漫着。他们的手指疼得发麻，就轻轻地抓着拳。

“跟我走！”

地下那些影子就笨笨地移动起来。

原连载于1933年9月9日、16日《生活》周刊第8卷第36、37期。

请 客

“怎么还不来呢？”云守诚先生手指在桌上敲了几下，皱一皱眉毛。“老叶，现在几点钟？”

老叶看了看手表：八点零七分。

“不会不来吧，啊？老叶你看呢？”

“说过要来当然会来：胡科长向来讲一句算一句，决不马虎。”

于是老叶又满不在乎地去嗑那些赭色瓜子，拿他那肥大的手指去细心地剥着瓜子肉。

隔壁屋子里在撺拳，在大声谈笑：这边就更显得冷清。

云守诚先生嘘了一口气，肩膀不安地耸动了一下：汗透了的短衫粘在肉上，给电风吹着很不好受。他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可是侧面的“江南酒家”四个霓虹灯的字照得他眼睛发胀。

下面街上一些汽车在狂叫着，前面两盏灯耀得柏油路发了白，瞧着叫人觉得一阵热。黄包车直往街边上挤，拉车的跨着大步子跑着，车上的人就给弹得一荡一荡的。

只要有车子一停到附近，云守诚先生就心一跳，把今天下午理过发的平顶脑袋伸到栏杆外面去，突出一双眼珠子瞧着下车的人。

可是他请的那位客人还是没有来。他七点钟亲自到胡科长公馆里去催请了一次。回到这家江南酒家之后，已经到阳台上去望过五趟了。

“要是他不来……”

他五脏六腑往下一沉。他紧瞧着对面，那小胡同里正走出一对男女。于是他在肚子里对自己说着：要是那一对出巷口往东，那胡科长今晚上准会到一到。要是往西……

那对男女一点也没踌躇就往西转了弯。

“禽妈的！”云守诚先生嘴唇使劲动了几下。

隔壁那些叫拳的嗓子更粗了些，不时哄出大笑来：似乎故意这么着——要挖苦这边请客的人没面子。

这边的主人哼了一声。他仿佛为了要摆出一点自己的身分，就把凹进去的胸脯挺了出来，用种很大方的步法回到屋子里。两手叉到了后面，眼睛满不在乎地看看这看看那：竟象那回万局长去参观他们新民中学的那种派头。

“胡科长会来的，唔。”

老叶象在想什么。这里抬起脸来瞧了他一会，点点脑袋。

于是两个人都闭着嘴：两个人都觉着受到了一种压迫，谁也想不出一句话来。云守诚先生拚命忍住那着急的神色，不过坐不了一会儿就站起来踱着，过不了五六分钟又得到阳台上去瞧瞧，然后轻轻地叹着气。

听见一群一群的酒客下了楼。房门口时不时有个把伙计来张望一下。馆子门口停着的车子已经走了一小半。

云守诚先生掏出手绢来揩揩脸，又跑到老叶身边去看看手表。他搔了搔头皮，嘴里喷了一声。

那位就装出了一副过意不去的脸色，摆摆手劝主人别着慌。他老叶是胡科长的表侄兼属下，当然摸得准那位人物的脾气。

主人把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几下：

“并不是面子问题，我倒。不过你替我安排好这样一个机会，我总不能把它错过。说不定这回我竟可以转转运。……我的生活真是！俺妈的太那个了！”

一双金鱼色的眼睛盯着老叶的脸，在想着什么。

他打十九岁起就在新民中学当书记，一直呆上了九个年头。一天到晚在对付着那强硬的钢笔板。右手中指结上了一个桃核似的老茧。每个月只可拿它二十六块钱。他就这么着养着自己的老婆跟两个孩子。

可是现在有了个新路子。

他转过身来瞧着老叶，嘴角抽疼似地那么跳呀跳的。右手插到短衫口袋里去摸摸那两张五块的票子。忽然他非常感动起来，就又嘘了一口气。

对方那位到底够朋友。那个好消息正是那位告诉云先生的：他们那科出了个书记缺。那里的书记每月起码值得四十五只洋。介绍他去拜见胡科长的也是这位老叶，不过没见着。

今天可见得到么？

他用求救的眼色瞧着那位朋友。

今天请客的事也全是老叶替他安排的。据说胡科长吃不惯那些馆子里的菜，只有江南酒家还勉强。

他云守诚自己并不是没考虑过。结果他决计拚着干一干。他咬着牙到会计科去打了五六次交道，借到了十块钱——这

就把下个月的薪水都透支完了。目前他太太手里只剩了四毛钱做家用，他也管不着。

于是他拿右手摸摸衣袋，用挺小心的样子坐到了老叶旁边。

这回是老叶自己瞧了瞧手表。

主人颤声问着，好象谈到了一桩祸事似的：

“胡科长每天饭局很多的，是不是？”

这倒很的确：今晚上就另外还有一两处请胡科长吃饭。他跟老叶六点钟叫人去催请的时候，那边竟干脆辞了席。

云守诚先生又叹了口气：谁知道别人肯不肯提拔他！

把今晚经过了的节目细细地回想着，他打算拿自己对命运的经验——来推测这次请客的结果是吉还是凶。他心很急地跳了起来。太阳穴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敲着。

唉，其实进行得算是顺利的。他亲自到胡公馆去过：简直天意在凑合他——刚巧碰见胡科长出门！那位短小精干的人物正要跨上汽车，云守诚先生赶紧就走上去鞠躬。一双手捧上了自己的名片，嘴里结里结巴哀求别人赏光。哼儿哈的说了这么会儿——

“好罢。”

这是胡科长亲口对云守诚先生说的。

云守诚先生觉着皮肤上一阵热，把裤子拉了拉又站起来。手到鼻子上摸了一把——有点油腻腻的。

他一直没定下心来：坐着不舒服，站着又觉得腿子没劲。只要门外一有脚步响，他就一下子感到紧张起来，身子象给抓住了凌在半空里似的。

那些酒客渐渐散去了。连隔壁那批爱撻拳的家伙也下了楼。这馆子门口停着的汽车只剩了两辆。

“几点钟，现在？”他问。

“九点差五分。……呃，不对！”

老叶举起左手到耳朵边听了听：一点声音也没有。

什么地方的电灯开关格格格一阵，这间屋子里就一下子一下子变亮了些。

谁也不知道过了几分钟几点钟。想要叫伙计去对对表，他俩可都没这勇气去按电铃。

可是忽然——门外响起了一种挺有气派脚步声。

主人预感到了什么似的，马上站起了身。他赶紧把挂着的纺绸长衫抢下来披着，去扣扣子的那只手竟哆嗦得很厉害。

屋子里的四只眼睛都巴巴地瞧着那扇门。

脚步响得逼近了。响到了门口。可是——停也不停就响了过去。

云守诚先生一屁股倒到了椅子上。

“他不来了！唉！”他痛苦地尖叫着。“毫无希望，毫无希望！这真太那个！……禽妈的！……”

沉默。连空气都仿佛结成了固体，重重地压着人脑袋。

他们瞧见街上有几家店家上了门，瞧见大门口的两辆汽车也溜了开去。

最后眼面前突改了样子：什么东西都变得苍白了些。他们把视线移到阳台上：那“江南酒家”四个红字已经熄掉了。

主人把指节在桌上敲了一下，站起来在屋子里踱着。步子越跨越慢，到第五次回到桌边就停了脚，用种求饶的脸色问

老叶：这里定好了的菜可不可以退掉它。

然而胡科长从来不失约的。

于是——云守诚先生象忽然受了大打击似的，猛地蹦了起来。他虽然装得很镇静，心可跳得连胸脯都觉得发痛。

原来那位客人真的来了——就是那位胡科长！

胡科长是个小个子，脸色象他眼睛一样红。他一面打着嗝儿，一面脑袋仰呀仰的随便打着招呼。

样子显得很忙：看去当然是有许多事要等他去办。

老叶搓着那双肥厚的手，带着五成亲密五成恭敬的劲儿——帮主人招待那位上宾。

主人老鞠着躬，同时还忙着按铃喊伙计。他把上首的位子略为搬动了一下，拿袖子在那张靠椅上揩了几揩，然后又鞠一个躬。脸上想给笑得尽量些，腮巴子拉得挺费劲，瞧来反而显得有满肚皮不愿意的样子。

“科长——科长——科长很忙吧？”

“唔？呃。哦！”科长很痛苦地打了个嗝儿。

接着云守诚先生说了几句关于天气的话，舌子打着结。末了他又紧张地东瞧瞧西瞧瞧，想找出一个题目来。可是他太感动了：他觉得自己竟在那里拚命忍住眼泪。

那位科长不大爱说话，只是鼻孔里塞住什么似地嗯两声。

两个伙计捧上了许多东西，主人这就往前面凑一凑身子：

“酒是……科长吃什么酒，科长？”

老叶赶紧插进嘴来：

“威士忌威士忌。……伙计，来一瓶华开的威士忌！”

“华尔克，”胡科长公事公办地校正他。

这么着就什么都安排好了。菜都是老叶点的：没有一色合不上那位贵客的口胃，尤其是那一大盘红烧鲍脯跟一大盘鸡绒鱼翅。

谁都不言语。谁都怪有礼儿地要等别人先开口。

坐上首的客人只“啾！”地叫了一声。接着忙用手摸摸自己肚子。接着掏出个烟盒子打开来——空的。

云守诚先生马上叫了伙计进来，一面把身子抬起了点儿，好象有件机密事要请示办法似地问胡科长：

“什么烟，什么烟，科长吃的是？”

科长似乎没听见他的话，只对伙计动动右手食指：

“白锡包。”

老叶已经喝下了两杯酒。越喝越不开口，把眼睛盯定了那盘冬瓜盅。

做主人的站了起来，举起了杯子——颤得摇摇的。

“科长……科长……请科长——科长——科长干一杯。”

那个象笑不笑地拉动一下嘴角，摇摇脑袋。

站着的人脸发了红，他很不顺嘴地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

胡科长很响地打了个嗝儿——似乎发了脾气。那双红眼睛瞟到了对面墙上，好象这世界上压根没长出一个云守诚先生来。

这位撑着腿劲又站了几秒钟。他不好意思就这么坐下去。于是弯着腰舀了一勺鸡绒鱼翅，小小心心送到首席碗里。

他瞧着的：胡科长只啜了一小口酒。一听白锡包只抽了小半支。那双筷还没动过：胡科长只用勺子吃了一口鸡绒鱼

翅——在盘子里舀的。

“毫无希望，毫无希望！”他想。鼻尖上沁出了汗颗子。“我敬给他的菜——他怎么不吃呢？为什么呢，唉！”

这里——突然胡科长站了起来。

“谢谢，”那声音斩钉截铁的。“我还有点事。少陪。”

怎么！来了怕还不到十分钟哩！

云守诚先生全身都融化了下去。他那桔皮似的脸子苦巴巴地扭着，嘴唇象抽痉似地动着：

“呃呃，科长——科长——科长怎么……”

科长皱着眉毛点点脑袋：

“的确有事，的确……嗽！……嗯，呃，少陪。”

老叶庄严地舔舔嘴唇，代替要求主人原谅似地说明着：的确，的确，科长是很忙的。

这么着胡科长就匆匆忙忙戴上帽子，匆匆忙忙跨起了步子。

主人嘴呀眼睛的都张得挺大，可是一面自己感到心脏在收缩着，收缩着，竟停止了跳动。他这么愣了还不到一秒钟，忽然全身皮肉都抖动了一下，就象冲锋似的，屏住一肺的气——猛地奔到了胡科长跟前。

他这回能不能转运，就全靠这么一着了。可是喘得连话也说不顺嘴：

“科长……科长……想请科长栽培：贵科出了个——出了个——出了个书记缺……”

科长显然吃了一惊，尖叫了一声“嗽！”立刻把手遮住了嘴，还瞧见他咽下了一口什么东西。

“我怎么有用人之权呢，嗯？”他皱着眉闪一下微笑。“这样一个小小位置——噉！呃，这四五十块的小事也是司长决定的。……介绍的人已经不少；嗯，唔，王次长一封荐信……梁厅长一封荐信……噉！唉！”

云守诚先生差点没昏过去，桔皮似的脸子苦皱着：

“那么……那么？……”

那个不耐烦地摇摇脑袋，往前移了两步。接着就仿佛办好了一件大事的那种劲儿，把摇着的脑袋往后仰几下。

“就这样，就这样。……好，我先……噉！我先走一步。”

把胡科长一直送到楼下之后，云守诚成了一块化石。他没喝酒，也没吃饭。他一身的骨头都象脱了节。

老叶似乎很饿：作股正经地使着筷子勺子，嘴里很响地嚼着，腮巴肉一突一突的。于是又拖过那方瓶子来斟上酒，一气就把它喝完，还哈了一口气。有时候他冲着主人点点筷子：

“吃呀。怎么相应不理呢？”

末了他还吃了两盅饭。

主人颤着叹了一口气，十只冰冷的手指互相钩着。额上冒着汗，鼻子一动一动的：那脸色就象要呕又呕不出的样子。

那十块钱怎么说呢？他认为准可连本连利都马上捞得回的，可是见了鬼——那位科长不买账！

“毫无办法，毫无办法！……”

他嘴唇咬得发了白，瞪着眼瞧着桌上那些碗盏。他老实想跳起来嚷一通，哭一场，想结结实实把咂着嘴的老叶打一顿。

往后怎样过日子——他连提都不敢提。今天才二十一，

可连下月的薪水也透支得精光，会计科里再也借不到一个大。家里只剩了四毛小洋：谁也不知道要怎么对付。

现在看起来，熬着手痛去写钢笔板的苦日子——倒变成了小事。

鼻尖一刺痛，眼睛眨了几眨。他拚命忍住肚子里的别扭，用劲得嗓子都打着颤——提到一些别的事来减少自己的痛心。他喃喃地说着：桌子上剩了这许多菜，干脆叫伙计送到家里去。等到伙计表示很难办到的时候，他到底忍不住跳着脚咆哮起来：

“什么没有碗！什么！……借一借不可以么，禽妈的我还吞没你们的碗么！混账！简直是！混账！混账！……”

他等着打架似地捞捞袖子，挺着肚子站着。

老叶用手巾抹抹脸，顺便还擦了擦牙齿。接着带着关切劲儿劝着：他认为酒后发脾气是不大卫生的。现在顶好快点开了账，出去散散步。

三分钟之后，账单送了进来。那个伙计静静地在旁边等着，脸上一点表情没有。

可是云守诚先生那只右手没命地哆嗦起来，连那张账单也震得沙沙地响。脸子成了灰白色，眼珠上涂着红丝——瞪着那张长方形的纸。

总计是二十五块九毛六。单只是一瓶酒就花了十一块六毛。

那个伙计大概耐不住等，轻轻溜了出去。到门口还回过脸来瞧了他一眼。

“老叶老叶，”他咬着牙说。“借给我几个钱罢。”

“怎么?”

“你看,你看!……唉,太那个了!”

老叶眯起一双眼看看账单,说了句“不敢领教”。他慢慢走去拿下挂着的帽子,嘴里声明他只带了两毛钱。

“怎么不回家去拿呢?”

回家去拿?——俞妈的家里只剩了两个广东双毫^①!

那位主人觉得身子膨胀了起来,一会儿又紧紧地收缩了拢去。他双手一把攥住了老叶的膀子,眨着眼不叫泪水掉下来:

“不要走不要走,老叶老叶! 呃呃,不要走!……算三分利好不好?……你救救我,你救救我! 我给你磕一个头都可以,我给你……”

“啧,唉,不要着急罢。想想法子看。”

可是云守诚先生早先常在熟人那里一块两块地借钱的,现在他们一瞧见他就头痛。

他咬着牙瞪着老叶,手指用力地曲着。忽然他横一横心,眼面前象有种异样的光那么一闪,他猛地蹦了过去。一扑到老叶身上,就搔抓着右手去掏口袋。

那个挣扎着:

“你疯了,你疯了! 你你你!……”

口袋里的东西可给抓了过去。于是云守诚先生把老叶一推,自己退了几步:颤巍巍地来检查那抢来的皮夹。他嘴角堆着白沫,眼珠几乎打眼眶里突了出来。

^① 旧时广东省铸造面额为二角的小银币,后来“毫子”贬值,十二三个“毫子”才能兑换一块“大洋”。

一块现洋。两张一毛大洋的票子。

老叶喘着气，害怕地瞅了他一眼。然后用着战败者在胜利者跟前常有的那种脸色，惨笑了一下说：

“我还骗你么？不是只有一块两毛么？”

主人把手里的东西一摔，嘴里溅着唾沫星子骂了一句什么。两手绞了会儿，又去狠命地揉着自己的大腿。牙齿咬得咀嚼筋都发了酸。这回可再也忍不住眼泪了。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这么过了分把钟，他安静了点儿，不过不时地拿眼睛偷偷地瞟着老叶。最后他毅然决然地站起往房门口走。

“哪里去哪里去？”

“我去——我去——我去小便，”他哀求似地哼着。

“我也去。”

云守诚先生瘫了似地倒到了椅子上，眼睛一阵花。那一位已经趁这当口悄悄地溜了出去。他也没动：腿子成了麻木的了。

作于 1935 年

畸人集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6年1月20日初版

《良友文学丛书》

前 记

这册子里所收的东西很杂乱，似乎不得不交代几句话。

从开始学写真人真事的那些东西起，一直到最近的那些习作，都收集了一些。多半是照写成的年次排列——早点的给摆在后面。但也不一定规则，因为连自己也记不确哪些是哪时候写的了。

内中许多篇是经过朋友们的指摘，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而能设法改正它。这里我不打算把那些话来复述一遍，也不想多嘴，顶好让亲爱的读者来说话，那这册子里的习作有陈的也有新的，正好把它们比较一下看。然后——我想要请亲爱的读者老老实实告诉我：我所犯的那些毛病到底医好了多少，或是并没有什么进步。

既然想认真学点东西，当然要听取认真的批判和指摘。我硬着头皮告诉您罢：我是打算拿这写作来做我的事业的，我想要努力使自己对得起人，使读者不至于受我的骗，来叫我抱愧和内疚的心情稍自安些。

闲言少叙，还是请您翻开下面一页来罢。

不过还有句话得报告一下。有好几篇原是可以收进的，而竟没有。那是因为怕有点不便——“致于未便”的“便”。这

年头儿……

还是打住了罢。不方便。

还有：所附的两个剧本——算是我的试作。不知道到底成不成个名堂，因此也没轻易再试。这两篇要是扔掉，自己究竟有点舍不得，让它贴在这里拉倒了，马马虎虎。

作于 1936 年 1 月原题名

《畸人集》前记

畸人手记

家宴

天晴。院子里还有积雪。

中饭算是三叔请我们吃饭。从早晨三婶就忙着办这样办那样，表示很殷勤的样子。

为了顾到他们的面子起见，叫妻也到厨房里去帮帮忙。

三婶老是溜着个尖嗓子说：

“啊呀，怎么叫你下厨呢，怎么叫你下厨呢！”

谁也辨不清她到底算是客气还是一种讥诮。声音故意提得很高，叫满屋子的人都听得见。

三叔一听见就得微笑一下，仿佛别人提到他的一首好诗似的。我的眼睛虽然在对着姑妈，可也瞧见他偷偷瞟了我一眼。

姑妈在说着父亲临死时候的事。她眼睛发了红。

这的确是一个悲剧。

我只知道父亲恨我，咽着最后一口气，还叫三叔往后别寄钱给我，“令其自省”。

然而这都是忍着痛干出来的。这里姑妈用着颤声叙述着，

句子一点也不联贯，可是每个字都深深地打进了我的心坎。

父亲其实是在想念我。半夜里老是在梦中喊我的名字。白天里他可撑住硬劲：别人要是一提到我——他脸子马上发了白，全身哆嗦着，用全世界顶恶毒的字眼诅咒着。

“就在那一年——我们看着你爹一天一天衰下去。”

这屋子里到处起了叹声，好象埋在地下几十年，一下子迸了出来似的。

三叔眨眨眼睛，用无名指的长指甲去掏眼角。

我记起父亲那副冷冰冰的脸来，就是说着顶慈爱的话，也用着他那副严厉的甚至于是粗暴的声调。我记起上中学的时候也还是跟他同床同头睡，他每天早晨喊醒我，替我穿衣裳，然后一直送我到城门口。母亲死得早，他就兼有了那种母性爱。

我跟家庭断绝关系的那年，他那痛苦我是想象得到的。

于是我竟忍不住感到一种内疚，一种抱恨终天似的心情。听着姑妈那不接气的谈话，鼻尖子抽疼似地疼了起来。

从前我到底干了些什么呀，天！

是的，一种新运动，一种新运动：德先生，赛先生，自由恋爱！

反对旧式的撮合。死里八揪要离婚。于是自己找女人。

看看妻那副苍黄的脸子，她那副专心照顾女儿的忙碌样子，那副为得一张草纸一个铜子的小事跟我吵嘴的劲儿，我真不懂自己怎么那时候为她牺牲了这许多幸福。

然而当时——有的是勇气，有的是火气。

并且还写了些文章，写了些白话诗。攻击的目标正是父

亲那些老辈。那年三叔到了北京——我还不屑去找他。

这完全是毛头小伙子干的勾当。

这当然是年龄关系。过了些时，长得老扎了点儿，做事才会切实。

至于有些年纪大的，现在还是那么一股子劲，那我可不能了解。他们也许有什么生理上的缺憾。记得有谁说过：二十岁没傻劲的是低能儿，四十岁还有傻劲的是白痴。

着，正对。

如今那批二十来岁的年青人——算起来当然比我们小一辈。可是跟我同辈的人要去学小伙子那么胡闹，那明明是自甘退后一辈了。

他们不会做人。他们不懂得生活。

我老实有点懊悔从前自己的莽撞。

那一番所谓“奋斗”之后，我到底得了些什么呢！家里断绝了经济来源也不怕，宁可苦着生活，贱卖了自己的青春力，过了这许多悲惨日子。

眼巴巴瞧着几个老同学飞黄腾达，造了洋房，坐上了汽车。而我混到没有路走，不得不回到家乡来吃老米饭！

为了什么呀，我那时候的那股所谓勇气？

我们跟他们那些老辈当然是两个时代里的人。可是干么要对他们使性子呢——到头来还是自己吃亏。况且他们的确真心真意地在爱着我的。父亲的死也是为了我。

我所感到的悲哀纯粹是人情的。我在想着父亲那时候的苦处，那时候他内心的矛盾。

姑妈很坦白地谈到那时候他们对我下的考语：他们认为

我没有良心。

“生了儿子为的什么呢，象你爹那样苦法！”

有什么绑住我的胸脯似的，我深深地抽了一口气。

三叔跟姑妈互相瞧了一眼。

沉默。屋子里所有的视线都盯住了我，叫我感到了一种压迫。

“莫讲了罢，”三叔小声儿说。“一个人走的路总是弯的。唉，弯的。尽走尽走才得走回来：没事了，好了。人总是这样，总是这样。唉。”

接着他干咳了一声。把左手抓着的一壶米酒送嘴边去啜了一口，咂咂舌子。

我抬起脸来。他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眼睛没瞧着我，慢条斯理地把那些又重说了一遍。他认为我正是绕了这么个弯子。他这是表示了一般老辈的意见，大家当做我近几年是“败子回头”——又恢复了家庭关系。

这么一来——就给他们挣回了一点面子，表示他们跟我重新打交道是应该的。

我笑了一笑。我记得是我在社会上捞到点儿地位之后，他们先向我求和的。不是那年我在一个衙门里当秘书，三叔写了几首怀念我的诗——让同乡转带给我的么。

我用很随便的口气说明了这个，就注意三叔脸上的表情。

可是他站着的地方光线不够。

于是一直到吃饭的时候——都有不大快意的东西混在这空气里面。姑妈极力想说几句家常话来调和一下，可是别人都哼儿哈的不大答腔。

唉，姑妈真是好人。

那餐中饭吃得不算痛快。在座的人都时时刻刻瞟着妻，使她不得不低下头去，或者故意想着些事来看顾英儿明儿。

他们有时候也表示一下他对这两个女孩的关切：可是这一看就知道不过是为了礼貌，好象邻居们彼此联络联络——免得以后闹什么口舌。他们间或问妻句把话：关于她的装束，关于她的嗜好。姑妈还由这个题目绕了许多弯子，想打听她娘家是怎么个路数。他们显然是有点好奇，并且希望挖出别人的缺点来。

妻在这种家庭里的地位还是不固定：她不是明媒正娶。况且她生的两个孩子都是女的。

我有点不耐烦起来。

“姑妈想问她的娘家，是不是？她爹爹当过次长，如今那个刘省长是他学生，过年过节总要去请安的。她屋里有百多顷田，上海还有座大洋房。就这样。”

妻瞅了我一眼。

可是他们都吃了一惊。

三叔不顺嘴地问：

“那——那——你岳老子是留学的呀？”

“从前在屋里读老书，中了经济特科。三十好几了才出洋留学。”

“唉！”

三婶弄完了菜上桌的时候，他们马上把这些话告诉她。她老实愣了一会，似乎在想一想先在厨房里有没有开罪我妻的地方。

她说：

“你真是！——你硬要打发她下厨。”

过了会儿：

“英儿这样不肯长，怕要补补哩。买点阿胶给她吃罢。”

于是大家都觉得暖和了起来，趁点酒兴谈了些话。三叔似乎为了要对我表示坦白，就说到今年的收成，一般人的不老实——好心放了账给他倒说别人刻薄。末了他就好意地劝我：要是手头上有几个钱，还是拿去滚滚利息的好。

姑妈呢可只主张买田。

然后三叔摇摇头反对她：

“买田？——田拿在手里是个祸。一年干一年水的，好过啊？年成好罢，唉，谷子又不抵价。”

于是他开了话匣子：埋怨这种年头——弄得人心不古。如今那批年青小伙子又在那里绕弯路，胡闹。譬如鳌弟罢，就专门看些白话文的书，在报纸上写着文章讥诮老辈——说是吃血的！

“同你那个时候一样，一样。只怕比你那个时候还吵得狠些。季良跟他是一伙的，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他们常来往的那些同学都是这一路货。不晓得他们一天到晚想些什么：真不解！”

姑妈用力地瞅了他一眼。

“四妹呢？”我问。

“四妹——唔，长得比姑妈还高了，女孩子到底文静些。至于小和是——他又是一派：他只爱到城里去看影子戏。”

谈话就这么转到那些弟妹上面去了。我倒爱听这些：很

希望跟他们谈谈。也许因为他们也是无父无母的，引起了我的同情之故吧。

妻 的 地 位

在三叔书房里呆了一个上午。

他把一天到晚托着的一壶米酒放在烘炉上，时不时去啜一口。他拿出他最近做的诗给我看，还要我说点意见。

这可有点为难。我含糊地赞美了几句。我想要说得内行点儿，于是老实说他有点象李太白。

“李太白？那怎么敢学。唐诗我们千万不可学。我宗的是宋诗。唔，你看，有没有点江西派的味道？”

我唔了一声，脸上稍微有点发热。

“这里诗友倒不少，”他微笑，“大舅舅也是一个。大舅舅的诗极有才气，可惜味道还有点不醇。……唔，不错，你是会做白话诗的。”

“莫讲了罢。”

可是他把这题目钉了下去。

“那个时候你闹离婚，你寄了一首白话诗回来，我还记得……”

“唉，三叔！”

“我还背得哩：

不相识者做我的妻，
实乃是岂有此理！

我但知有神圣的恋爱，
那顾得旧社会如何放屁！”

于是他大笑起来。他脸红着，挂着皮袍子的肩膀吃力地抽动着。

这简直是个侮辱！一个人——谁没有过可笑的事！可是他老拿着这个做话柄。

他大概瞧见了我的脸色，就婉转地说明他不过是想到哪里谈到哪里，好象谈一个三四十岁的人——他小时候怎样溺尿一样。

也许为了要补过，他还跟我吐了许多体己话。他声明他对从前闹的婚姻别扭倒是谅解的，只是不该冲着长辈说那些不恭敬的话。至于现在我这妻，虽然不是明媒正娶，可是大户人家的好小姐。要叫她名分固定起来，顶好是再补行一次婚礼，在祖宗面前父亲面前举行一回隆重的仪式。

他把我妻称做“翟小姐，”不照习惯叫她“七嫂。”

我说我们是举行过婚礼来的。

“然而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把脸子凑了过来，怕外人听见似地放低着声音。“在祖宗面前，在你爹面前——唉，顶好是那个一下。而况而况，家门口的人——如今把她当什么人看待呢？”

我感谢他的好意。然而我认为举行这种事是有几分无聊的，并且要花许多钱。在外面欠了些债，等不到明年春天，我就得把谷子卖掉的。

不过这些话没说出来。要是他们知道我这次回家不单是

没带来现钱，而且还负了一屁股债，那他们马上就得对我改换脸色，虽然他们并不想敲我竹杠，或者问我借钱。

吃饭时候我把三叔的意见告诉妻，她没言语。

英儿似乎更瘦了些。以为住到乡下可以使她身体好起来的，可是她更黄下去，更不开口。

我提议带英儿去爬爬山。妻说她没工夫。

“我要把明儿的绒线衣赶起来哩。”

想一个人带英儿出去，她可不肯：她要钉住她娘。

哼，让这孩子去死罢！

可是妻倒嘟哝起来。她本不愿意回到我家乡的，而我“强奸”了她的“意见”。好罢，瞧罢，英儿身体变成了什么样子！

女人往往不讲理。她不是明明已经同意了我的话了嘛：在外面这么混下去还得打饿肚，家里我那份田每年还收得了两百多担租谷，干吗不回来。

“住在外面不是一样的？”她打绒线衫的两手停了停动作。“家里卖稻子的钱还是可以往外寄给我们。”

“呃，真是！我不是说过了么：我们要是不在家，那个管田的混蛋就一个大钱也不分给我们。懂了吧。我千不该万不该那时候跟家里闹翻。当时真是碰了鬼！……我们要不回乡来，他一直不承认我是他的东家呀，我的娘！……”

然而她还是埋怨着，甚至于掉下了眼泪。她看不惯别人那些鬼头鬼脑的脸色。

“他们当我什么看待？他们当我什么看待？——他们总当我是你的小老婆！”

这真忍不住要叫人发脾气。我们生活我们的，那些名义

不名义有屁关系！

“可是我呢，我呢？”她大声说，泪水打眼眶里满了出来。

英儿挨过了她身边，用种又怀疑又害怕的眼色瞧着我。

她们娘儿俩是一伙的。

我跳着脚，捶着桌子。愤怒得一句话也说不来。于是抢出了门——一阵冷气象刀子似地往我脸上削。

我不知道自己该到哪里去。

唉，我的脾气太暴躁了点儿。怎么三十好几了——还这么火气。是的，该涵养。不然的话徒然自己吃亏。

不是自己看着毛头小伙子的莽撞也觉得极其讨厌么？

妻的话到底不错。她这么受人歧视——不单是她，连我也感到不好受。我们究竟是在这种生活圈子里讨生活呀。

三叔真是见得到：他主张我们再举行一次仪式。显然他是关切我们。唉，在人本位说来，三叔其实是该感谢的。

这么具体地跟妻说了，她反而沉默起来。

“怎样呢，怎样呢？”我问。

她发了老毛病：平日她倒对你咕咕刮刮，一有什么正经话问她——她倒死也不言语了。

随她罢！

至 情

终日无聊。

大家忙着过年，我似乎没这个兴致。

没有几天鳌弟他们就得回来了。

三叔天天在外面催账：他打算把一切首尾弄弄清楚，到过年的几天可以跟诗友们痛快地喝几天。

晚上，他在书房里算账。桌子上一只算盘，一本账簿，一壶米酒，一个挺精致的小铜香炉里还点着檀香。

真是有趣的人！

催管田老艾卖谷子，他告诉我现在谷价只两块八一担。高清河来了许多谷子，我们的怕还放不出去。要是我急于要钱用，他可以设法去借——三分息。

这些事我有点茫然。

昨晚去问三叔，三叔叫我别上老艾的当。

“我跟地方上几个绅士议过的，不准别处的米到我们这里来卖。高清河的米船是装到下坝去的呀，七少爷。如今这里谷价飞涨的：三块二。还有得涨哩。再屯几天罢：我跟你的一起出柴。”

三叔对我的这番好意十分叫我感动，我于是竟老实地告诉他——我急于要钱用：我在外面欠了朋友们三百来块钱，他们急着等这笔钱应付年关。

他问我这些债是几分息。我告诉他这是朋友们好意帮忙，不算利钱的。有抵头没有呢？没有。

“噯，那你忙什么呢，”他说。“我还当你是内行哩。唉，哪个晓得你一点也不明白情形。”

于是他把笔放在账簿上当做书签，合上那本簿子，左手按在封皮上，侧转脸对我详详细细说起来。

原来这里正缺米。三叔预计谷价能够涨到四块六或者四块八。他劝我等到那时候再出手。

至于我欠的那三百来块钱呢——他劝我慢点还。这几年田事一点也靠不住，顶好趁此在手头上留几个现钱：放出去滚利。

“莫忙。我替你找几门债户来，包你稳当：哪个也不能赖我的账的。……你是我亲侄子，我才替你打这些主意。你千万莫对人讲，呃，莫对人讲。”

接着他又告诉我：做人应当放精明些，不然的话自己也保不住。我该到老公荡去看看自己的田，该去跟佃户们直接发生关系，别尽让老艾在中间过手挤油水。

是的，为了生活，我得学习，我得知道这一切。

三叔的话完全是真挚的，坦白的。他极其体贴我，照顾我。只有三叔会跟我说这些话，给我这些切实的生活上的教训。

想到从前给父亲给三叔他们的难堪，我感到一种深切的悔恨，抱愧。

父亲是为了我给他的痛苦而死去了的，这会给我终身的不安，一个内心的创痛。

要使自己的良心稍安，我只有好好地报答三叔了。

切 实 的 学 问

离开了大学就一直没机会摸书本子，想回家之后看点自己爱看的東西，可是没什么可阅读的。

鳌弟问：

“七哥一直没看书么！”

叫我看什么呢！

他跟季良所有的都是些新出版的。许多社会学经济学。还有些所谓文艺书籍，一些杂志。

可是他们声明他们并不想专门研究社会科学。他们说了一句不知打哪里学来的话：他们认为一个人总该有这方面的知识。至于他们的志趣——倒是在文艺方面。

我笑了笑：

“我没有读这些书的义务。”

我高兴看什么就看什么：我读书是为自己读的。我不愿意去学时髦。我尤其不爱理会那些宣传文字。

季良似乎要抢着说话，可是老艾来了。于是我随便在他桌上拿走几本文艺的刊物，匆匆忙忙跑去对付那管田的混蛋。

“来，老艾，我们到三太爷那边去谈谈。”

这回老艾可吃了瘪：我用种内行的口气训了他一顿。三叔还替我补充了许多。

老艾瞟瞟我，瞟瞟三叔，说起话来结里结巴的。

他走了之后，三叔小声儿告诉我：老艾总当是我跟三叔合不来，他可以在我跟前弄鬼。他想不到三叔会这么照顾我，于是他乖乖地给卡住了。

三叔瞧着我笑。我也瞧着三叔笑，透了一口气。

忽然他发现我手里的杂志：

“怎么，你也要看这些书啊？”

我脸热了起来。

“不是。我是……我是……呃，不过要看看它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干么我要这么说呢?——自己也莫明其妙。

顶奇怪的是,觉得看这些书就有点对三叔不起似的。

今晚三叔又跟我谈到现在的人心。

“愈来愈不成话,愈来愈不成话。要不挽这狂澜——那这世界真不得了,真不得了,唉。”

新 与 旧

大舅舅来。他打算在这里多住几天。

在三叔书房里围着炉盆,剥着花生米,喝着酒。

三叔指指我:

“思齐近来也欢喜看诗。”

“哦?”大舅舅喜出望外似的,鼻子竟扭了一下。“你如今还做白话文不做?”

三叔瞅了他一眼,意思是叫他别再提这件事。当然是为得怕我难受。

大舅舅把手里的纸放到桌上,取下他的眼镜。他仿佛不甘心别人打断了他的话,他就从新派跟旧派这个题目上发挥起来。他说得很热烈,食指在空中点着划着。视线多半停在我脸上。有时候似乎觉得我的眼睛盯得他太紧,他就不好意思似地把视线移开一会儿。

末了他竟脸红了起来。

“他们讲我们是旧派。旧派就是老朽。他们是——是——是进步!进了什么步呢?”

他瞧瞧我,瞧瞧三叔。嘴还张开着。食指停在空中。他

在等着回答。

可是三叔刚一张嘴——他又用力地给自己补上一句：

“其实是退步！”

他的意思很明白：一切礼制当然是文化，要推翻这个，那就是要回到没开化的野蛮时代去。

于是三叔叹了一口气。喝了一口酒，咂咂嘴，把大舅那番话复述了一遍，只不过改了几个字眼。

“你以为呢？”最后他问我。

这很不容易回答。我把眼睛盯着手里的花生，很慢地剥着，发着一种很爽脆可又很空洞的响声。

我当然不能在他们面前承认我过去的错误。可是我也无法驳掉他们的话。我自己也不十分明白：我到底是对他们这些大议论起了反感，还是象个胜利者那么怜悯他战败的敌人。

人与人的关系终究是复杂的。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跟他们无论如何是两路人——有些处所合不来。可是同时——很难明确地说出来的——我跟他们有几点是很融洽无间的。

那几点是什么？——那可不知道。也许是一种人情，一种骨肉之间的天性。因为对自己从前那些火气，对如今一般小伙子的那些火气——起了反感，甚至于起了憎恶，就打算把生活过得切实些，醇厚些。

我需要亲属们给我一点温暖：我喜欢他们那种朴实的有涵养的做人方法。

于是我一面顾到自己的面子，一面也其实是说真话，我迸出了这么一句：

“做人没有什么新派旧派。只有对不对。”

他们听了很感动。大舅把这句话反复了四五遍，轻轻动着脑袋，仿佛要把这个嚼出味道来似的。然后把那只不大灵活的眼珠盯着我，摆出一付奖励后生的脸色。

三叔很响地嚼着花生：听来他嘴里象是空的——只是咂着舌子表示他的得意。

这里他就轻描淡写地下了结论：一个人常常走错一些路，以为是新派，直到经验多了点儿才能改正过来，

“这呢——还不失为一个好人。”

然而以前那些错处往往有影响的。虽然自己改正了，可是还有些后生跟着那条歪路走。

“譬如——笔之于书……唉，真要小心。著书忌早。”

这又是说的我，不过三叔这时的脸色倒是严肃的，诚恳的：并不是一种讥诮。

我只承认我过去的行为有点莽撞——那么着使我生活里失去了许多东西。可是我那时候的思想没有大错误。我的那种信仰，那种观念，都是跟着时代跑的，至少——我尽了那时代的一个人应尽的义务。

不论如何，还是换一个题目谈谈罢。

我谈到白话诗。我把五四时期那些权威的理论说了一遍：中国古代本来是有白话诗的——白居易的诗，李清照的词，还有不记得是谁的曲子。此外呢，那位拥护古文的林纾^①老头儿也有过白话诗的。

“林纾？”大舅舅打断了我的话。“那个翻外国小说的啊？”

他打袖子里掏出一块折得好好的手绢来揩揩嘴，摇摇脑

^① 林纾(1852—1924)近代文学家。晚年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

袋,对那位翻译家发了些议论。他的话不大有条理,不过也叫人知道他的意见:他认为用古文写小说是不大应该的事。

这里三叔赶紧咽了一口酒。

“然而不然,”他坚决地反对大舅的话,脸上可保持了那种礼貌的微笑。“你去看一看他的小说就晓得,嗯,其实并不错。外国小说其实也有笔法,所谓章有章法,句有句法。”

大舅瞧了他一眼,哑了哑嘴。他俩有许多地方不同意见的,可是大舅只要一经三叔反驳了他的什么,他就不再多嘴:仿佛三叔是他的上司似的。

譬如他们写诗罢:三叔老是说大舅的味儿不醇,大舅可只睁大了眼睛对三叔的作品赞美着,哼着,轻轻动着脑袋,一看就知道他给感动得无可奈何。

他老说:

“真诗史也,真诗史也!”

可是五姨丈背地里说三叔的诗通都没写通。

在他们这些意见分歧的当儿,我是很难开口的。

于是大舅把脸转对着我,又把题目回到了林纾的白话诗。他觉得很滑稽的样子,分明脸皮下面藏着笑的:

“他也有白话诗?——同你从前做的那些一样啊?”

我含糊地应了一句:是的。并且我还老老实实承认——近来的白话诗原是学的那位桐城派的古文家。

三叔显然吃了一惊:要送到嘴边去的酒壶停到了半路上。

老实说,这是我的胜利。也许以后他们不至于再提我从前那些叫我自己也脸红的文字。

大舅瞧瞧三叔:大概希望别人说几句。

三叔把酒壶放到炭盆边沿上，把屁股坐正一下。

“然而……然而……”他停了一停。“如今那些白话诗我也看过的：唔，我要看看它是什么东西。呵，简直看不懂。还有些呢——那其实就是山歌子，田夸老唱的那些山歌子！这——这——也学的畏庐^①的啊？”

我毫无犹疑地就答复了他：

“如今那些新诗我也反对。我看不入眼：什么东西！只不过骗几个钱就是了。”

“骗钱？”大舅几乎是叫着地说。

唔，骗钱。他们想拿稿费。

这叫大舅吓了一大跳：

“什么，他们那些——那些山歌子！——卖钱？”

他站了起来，两手反着，在书柜跟桌子那短短的距离中间——一来一往地踱着。他十二分不安，嘴里咕噜着。是啊，他每年靠那点租谷卖钱，辛辛苦苦计算着放债的利钱，这么省吃省用才过得了日子。可是——只要写点儿那些东西就能赚钱！

这么着他就发起牢骚来：他不懂现在这个世界。他很激动，嘴里冒出了唾沫星子。他们这种人读了一辈子书，守着点祖产也提心吊胆的。而那些小伙子写些狗屁不通的东西——就可以卖到大花边！

“这样讲起来——你跟我还活在世上做什么呢！……”

然而三叔很镇静，慢条斯理嚼着花生，觉得有点可笑似地瞧着大舅。一直到他嘴里的东西吞了下去他才开口。他显然

^①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

是挺乐观的：

“莫慌莫慌。……你跟我守在这里：静以待之。他们瞎撞瞎撞，转了几个大圈子，依然回到我们这里来的。唔，当然会回到我们这里来。”

他瞟了我一眼。

这分明是拿我做例。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该觉得惭愧，还是该觉得骄傲。

沉默。只有剥花生的那种干脆的响声。

以后又是三叔开话匣子。他左手捧酒壶，右手打着手势，把将来的世道人心作个预测。他相信这世界总有一天上轨道的，大家能知道长幼尊卑的道理。现在他们可正在糊涂着，我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对他们严厉些。

他脸色庄严得象在宣誓似的。并且还问问我的意见。

接着又：

“你爹在世的时候……”

我心头一阵紧，仿佛听见别人提到了我的一桩亏心事。可是又有种不可知的力在牵引我，叫我用全神去注意三叔说的什么。

原来父亲晚年很受了些人家的气。华老五为了抵押白石墩那块山地的事，竟指着父亲的脸骂娘，说父亲强占他的地产。华老五虽然吃了点王法，可是父亲气得发抖，从此就有手颤的毛病。

“唉，你爹太厚道。”

我全身都发起热来。竟有人敢侮辱父亲！我觉得胸脯都会爆破。……华老五！——我还记得他的名字。这混蛋！我小

时候他当父亲的面巴结我，少爷少爷的叫得那么亲热。原来是这么一个家伙！

我得替父亲出这口气！生活给了我许多教训：我不能象父亲一样厚道——我们决不能宽恕那批家伙！我得设法弄死华老五那个王八羔子！

气有点喘不过来。我咬着牙问：

“那混蛋还在此地，是不是？”

“天报应。他比你爹死得早：痲痢死的。嗯，果报之道真是丝毫不爽：他死了连棺木都没有，摊了几天尸，地方怕染病，兜了几个钱才埋了他的。”

于是他又说许多地方上的混蛋，有时候大舅还补充一些。

这些都是于我有益的切实的学问。这些使我更知道一些做人的方法。人家对我们起了坏心眼，来了一种卑劣的手段，一种恶毒的诅咒，那我们就得连本连利还给他们！

人类恐怕永远是这么无救的。我没有三叔那样乐观：我自认比他看得透些。

然而我非常注意地听着三叔跟大舅的那些报告，一个字也不肯放过。

大概到了四点钟的样子，忽然四妹跑来了：

“七哥，鳌哥他们在你房里——要跟你谈谈天哩。”

“等下子！”

挨到将近五点我才回到自己房里去。

一屋子的人：三婶，鳌弟，季良，小和，还有四妹。

他们哇啦哇啦在吵着什么，似乎在谈论着一出戏，或者电影，或是一篇文章。

我进去了——他们只笑着看我一眼，仍旧吵他们的。

这些小伙子简直一点不懂礼貌。

鳌弟的声音顶高，连脸都有点发红。

“那个渔村出身的姑娘怎么要爱那个小白脸军官呢？”他右手摸摸学生装的扣子，然后又放到自己膝上。“她当然有她自己的审美观念，那个军官在她看来不会成其为美的。可是作者硬叫她爱他，那就是作者的审美观念还没有进一步，他还认为那个敌人军官那种贵族派头是美的。所以我说他并不比《旅伴》多走了一些。……”

“这未免说得太机械，”季良两手插裤袋里，叉开着腿子站在屋子中央。“那个姑娘在自己部队里是不能发生男女关系的呀，这是声明在先的。……”

他俩中间似乎有个争论。

简直不知道他谈什么。大概总不外乎恋爱：小伙子总是喜欢谈恋爱。他们大概还有许多隐语，叫别人听不懂的。

我耐不住了。我嘲笑地说：

“你们不是打发四妹喊我来的么？——有什么见教啊？……巴巴地跑了来，你们倒谈你们的了。”

“他们谈这个，”——小和拿本书扬了一下。

封面上有两个阿刺伯字，不知道到底是中国书还是外国书。我可没这闲心事去翻开来看。反正总离不了是恋爱小说之类吧——专门哄哄年青学生的。

“我不懂！”

我拖了一张椅子到床头前坐下。三婶跟妻在谈着家里的琐事，没理会鳌弟他们。我宁可参加她俩的谈话——倒切实

得多。

三婶还赶着妻叫“翟小姐。”她坚持着英儿该吃点补药，譬如阿胶之类。

可是季良象挑战似地喊起我来：

“七哥，七哥！”

他们要跟我谈谈天。

“好的，好的，好的，”我笑着。“你们的已经谈完了吧。你们谈恋爱——我是简直无法插进来的。”

绝对不让他们有打断我的话的机会，我一口气往下说。现在的青年只是谈些男男女女的事，比我当青年的时候可真幸福得多了。

这里我把嗓子提高了些。我告诉他们：我们做青年的时候可苦得多，每个人都在摸索人生之路，想把人生的意义弄得明确一点。我们替后辈创出了一条大道，我们的生活是刻苦的。

“现在你们呢？”

我看看他们的脸，停了会儿。

“我们只拿一点来说吧。我们那时候房里挂的装饰品都是苦闷的肖像画：尼采，托尔斯太，悲多汶。你们呢？——你们很会享乐：跳舞，看电影，屋子里挂的是嘉宝，南锡卡乐尔！……”

说着说着竟有点兴奋起来，脸发着热。

可是他们分辩着：我说的那种花花公子当然有，但不是全体。季良并且满不在乎地告诉我——他们刚才不是谈什么男男女女的花骚事件，叫我把那本书看一看就知道了。

这一场谈天并不怎么愉快。

我好几次实在要动火，可是忍住了。跟他们吵嘴是无谓的：他们反正没礼貌，只有火气，要闹翻了还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些什么事来哩，这是一；二呢——我年纪大得多，做人得有分寸些，能跟他们吵窝子么。

他们谈得很多：国际情势，文艺，乡下情形，戏剧，他们学校里那些教员之可笑，三叔他们的理论，诸如此类。

虽然他们象是提出些问题来请教我，虽然象是随便这么谈谈的，可是我到底听得出他们隐隐对我有种嘲笑。他们说到他们的教员——从前他们在学校里是不守本份的学生，现在可叫别人少看课外书，少管闲事。于是这几个小伙子觉得十分滑稽地笑了出来。

他们话里面还爱夹着些滥调，听着叫人肉麻。我简直不愿把他们的这些谈吐写下来。

我十分不耐烦。我告诉他们：他们的先生总是他们的前辈，比他们见得多些，看得到些。

“你们还是中学时期，只是在学常识，看课外书未免太早了些。你们先生的话不是没道理的。如今你们这批年青人太爱管闲事，到将来你们才会晓得你们实际的学问是不够的。”

四妹抢着问，脸红着，可是微笑着：

“实际的学问是什么呢？”

“是生活！”我粗声地答。“怎么样做人，怎么样过日子！女孩子嫁了人——就怎么样注意儿童教育！”

我瞧瞧他们各人的脸。鳌弟刚张一张嘴，我动一动手叫他别开口。我叫他们不要以为我是所谓落伍——不要用这些

滥调来说人。我从前也“奋斗”过，跟旧时代肉搏过。现在他们有点儿所谓新思想——那完全是我们那一代开辟出来的。

“我这个老哥哥决不比你们落后。倒是比你们明白些，所以讲这个话。我花了最大的代价跟旧时代战斗过的：那时候你们还吃着奶哩。”

四妹左脚搁在炭盆边上，肘支在膝上，下巴搁在手上。这里她嚷道：

“我们不作兴拿年纪来榨人的。”

有几个笑了起来。

我声明我并不是象她说的那样。我把右手摩摩她的短发，又拍拍她的背：

“譬如你如今把头发剪得这样短，如今坐着用这样一个姿势。那完全因为你是个黄毛丫头。唔，到将来你结了婚，生男育女，那时候你决不会这样。现在好象你是属于浪漫主义，年纪大一点就必定会进到写实主义。……”

说了我就大笑起来。

可是没有第二个人笑。往昔妻总是会附和我的笑，可是她现在成了麻木不仁的，仿佛没有了神经，更说不上敏感，什么东西都引不起她的反应，除开是为了一个蚌子一张草纸跟我吵嘴。

我这笑声竟象在空山里响着似的，我自己听着觉得可怕起来。

鳖弟甚至于睁大了眼睛——敌意地盯着我。

于是我努力把自己变得庄严些。

“说句正经话。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一个人总不要盲从

人家。我们从前是，哪，一定要彻底懂得一样东西，我们才会相信它。我们每个人都往苦处里面钻，每个人钻出一个自己的信仰来——嗯，自己的信仰！……如今这些青年呢？——不。一点也没研究就相信别人家的话，马上就舔了人家的馋唾，背出许多滥调来。到底自己懂不懂呢？想一想连自己也要红脸的。”

季良鼻孔里笑了一下，瞧瞧鳖弟。后者做了个鬼脸：我装作没瞧见。

“七哥你的话不错，”鳖弟说。“但是你自己讲的，你这十几年没看过什么书。没看书——你晓得这些书上讲了什么东西呢，那你怎样晓得人家没了解它呢？”

他脸上一点表情没有。不知道他到底是恶意，还是好意。他视线移到了地板上，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一个人总要——一定要彻底了解一样东西，我们才会批评它。”

我的脸不知道怎么回事——立即热了起来。想要开口可又没什么话说。然而在这当儿沉默着是要不得的。

我极力镇静着，很大度的样子：

“你要跟我抬杠，是不是？”

四妹很快地插了进来：

“七哥你放心。没有那个事，没有那个事。抬杠——还了得！……七哥我问你：你如今算是一种什么人呢？”

“什么‘什么人？’”

“你自然并没有落后，你不是旧货。新东西呢——你又看不起……”

她紧瞧着我，长着长睫毛的眼眶眨呀眨的。

这简直是戏弄我！这简直是一种难堪的侮辱！他们准是串通好了的，有步骤的，让我上这个圈套！……哼，三叔还说四妹“文静”哩！

我手抓着拳，大声地说：

“我只凭我自己的意向做人！我讨厌那些流俗的滥调！我讨厌那些毛头小伙子的火气！一句话：我最怕与流俗为伍！——就这样！”

大家闭了会儿嘴，季良才换了个题目，问我上次拿来的那些杂志看了一点没有。

“唔，翻了一翻，”我拚命把自己的气平下去，呼吸还有点急促。“我总觉得那些还谈不到文艺。”

他们似乎很惊异。所有的眼睛都顿到了我脸上。

我发表了一点意见。我认为现在这些所谓文艺作品免不了“俗”——这是顶要不得的。应当有一种美，有一种醞醞的艺术味，一种不可为俗人道的艺术味，而且要醇厚。它是超道德的，超出一切庸俗浅薄的感情的。作家该为写作品而写作品，他该有一种与凡人不同的修养：他得有一副艺术的头脑，一双艺术的手。

“所以我不承认职业的作家是作家：一个人为了钱而写文章——还有好文章那才怪。有所为而为是庸俗的。”

季良问：那么怎样呢？——作家不要吃饭的么？

可是我没禁止作家吃饭！我也不主张他有个另外的职业——去妨碍他的创作。他绝对不能拿家务事拿一些世俗的事去分他的心。他只要忠于他的艺术。

“然而如今那些所谓作家呢？”我用力地说了一句，就停了会儿。“他们拚命往俗处里走，拚命写些丑恶的事。他们是以丑为美的。譬如写乡下罢：大自然的美景不写，农家那种浑浑噩噩的乐趣他不写；只专门写什么破产，什么水灾旱灾。……嗯，这就是这一时的风气！……”

艺术就是艺术，绝对不是诅咒，不是攻击，也不是社会新闻，更不是一种劝捐的宣言。艺术就是艺术，绝对不为了别的什么。

我全身有点发热。于是离开了炭盆，一来一往地踱着。

可是他们不懂我说的这些。鳌弟甚至于拿出那种开讨论会的派头来，把我的话归纳成两点：第一，他以为我主张一个作家应该相当富有，生活要有余裕……

“那不！”我猛地站住。“我并没这样说。”

他笑起来：

“这就叫作家太为难了：不许拿稿费，又不许找职业，又不让他富有……”

其余的也都笑起来。

哼，这批家伙！那我可忍不住动了火。

“你分明是要戏弄我！鳌弟你要晓得——我不是这样好说话的！……无论如何我的年纪总比你们大，论时代我也是你们的老大哥。不客气的话——我怎样也比你们多懂得些。你们要谈这些问题还早哩：你们才只在中学时期呀！……”

鳌弟声辩着——他一点也没有要跟我吵嘴的意思，还劝我别那么肝火旺。他还打算把他的话说完，就提到了那归纳起来的第二点：我主张艺术是无所为而为的。可是——他

脸上毫无表情地问我：可是我从前写下那些诗，那些散文，分明都是为了攻击旧派人而写的，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呵，他尽挑眼！

我要退出这种顽劣小孩吵嘴式的谈话：我拒绝答复。

“那我们不服气！”四妹笑着叫，脸那么一侧，头发就蹦了一下。“你讲鳖哥挑眼，你就不要拿些眼来让他挑呀。你把这个眼填起来罢：你讲一讲你那些文章是怎样的。”

忽然我脸热得发烫。于是把脸子转过来背着窗子。

“我……我……”舌子不大灵活，“呃，那又是一回事。”

“怎么回事？”

“我……当然——我那时候……呃，当时我对文艺的认识还不大够。……”

我偷偷地扫了他们一眼。

季良跟鳖弟在交换着眼色。小和鼻孔里吹了一口气，装作满不在乎的样翻开手里的书，好象忍不住笑的样子。四妹可耸了耸鼻子，不知道她是吸鼻涕，还是装鬼脸。

我仿佛觉得感受到一种压迫。就是透了一口长气——胸脯那里还是紧紧的。

可是这些小伙子总得给开导开导才行。我拼命装得若无其事，两手反在后面，先舔一舔嘴唇，还咳清了嗓子。

我告诉他们我是个过来人，现在想起来——往事简直象一个梦。我保得定他们将来也会变得切实些，有涵养些：那么一切都得明白过来。

“我们从前还比你们如今闹得厉害些哩。年青人总要经过这样一个时期的。然而究竟一代不如一代：我们那时候比

你们有勇气得多，也深得多。”

于是叙述了一些当时写文章的情形，在天安门开会的情形。我还是学生会的代表：学界里大多数的人都知道我的名字。我一天忙到晚，到宿舍来找我的人每天平均总是十个以上。

新时代是我们那一代人开辟出来的。

我不单是个时代的先驱，并且还是个诗人，小说和论文的作家。有许多女生追逐我是不用说的，而我只是爱我现在的妻，跟家里闹翻了也不足惜——看看我的勇气！为这件事我还写过一篇小说，叫做他俩的奋斗，登在一个报纸副刊上的。

我们生活得很刻苦，很严肃，不象现在一般年青人的轻浮，浅薄，只会说些滥调。

“可惜你们生得太迟，我当时的许多文章你们都没读到过。现在有些图书馆里还找得出：我们的那些刊物都成了善本书。善本书——懂不懂？四妹你晓得善本书是什么？”

接着我还告诉他我写过一些什么文章，怎样的内容，登在哪些刊物上面，当时起了什么影响。

我有点兴奋——虽然过后想想自己也觉得未免有点火气。我声音越提越高。

可是正在这时候——大舅走了进来。

“嘿呀，好热闹！”他又象是惊奇，又象是在冷笑。

立刻这屋子里沉默了下来。三婶跟妻仿佛要回避似地站起来，可只对来人打了个招呼。

我当然打住了我的叙述。一下子不知道要说什么话才好，

只是——

“大舅请坐罢。”

接着又是沉默。这沉默是十二分难堪的，很不容易忍受的，好象有个什么千斤多重的东西压在了身上。

“艺术”的效果

做了一桩可笑的事。

由于三叔他们几次的劝告，我跟妻居然补行了一次婚礼。

然而我并没有完全对他们让步。我们取了个折中办法：不必采取普通那种娶新娘子的仪式，只是请亲友喝一回酒拜一拜祖宗。

这些本来不用坚持的，可是妻不主张拜堂。

“怎样呢，”她脸红着。“叫我蒙一块红布做新娘子么？”

于是跟三叔商量了几次，他们承认了我的办法。

那天磕了无数头——对祖宗牌位。对那些长辈。

那些礼节很麻烦，然而另外有一种风味。我甚至于觉得它可爱。怪不得辜鸿铭说中国这个“礼”字该译成“Art”哩。

从来没这么热闹过。可是只用了两百来块钱。一切差不多都是三叔经手的；姑妈也帮着问事，非常热心，老是听见她埋怨三叔这样没办周到，那样没办周到，哇啦哇啦象吵嘴似的。

他们多么爱我！

晚上还来一手所谓“闹新房，”不过新娘子比较一般的来得老练些，不怎么害羞。他们只说了些好意的双关话，逗大家

开口笑一笑：那是一种出于衷心的笑。

腿子弄得很酸。膝踝子也发了红。

可是我和妻仿佛又回到了年青时候一样，彼此竟使用了点儿十几年没有过的温柔。并且这局面延长到了五六天。

我没有怎么理会鳌弟他们。他们也不大理会我。

这几天还很忙：要到亲友家里去“谢步”。

很满意：大家叫妻叫“七嫂”了。

别 扭

鳌弟季良他们似乎鬼鬼祟祟的，有什么秘密事。

他们老在谈着什么，一瞧见我就走开了。还听见他们在窃笑。有一次小和出去到城里一趟，带回几个男女学生来。

他们好象有点怕我。他们准在背地里谈过我什么。

那天他们一个个溜了出去，据说学校里有点事情。

晚上我把四妹喊到房里来，问她——他们闹些什么花样。

“什么也没有，”她说。

怎么问她也不肯说。我竟感到窒息，还有点伤心的样子。他们显然对我有种歧视，回避我，小看我。

其实——我对他们还不了解么。

然而四妹什么也不说。

不知道为什么我近来肝火那么旺。我拚命忍住了我的脾气，用很严厉的口气警告四妹：

“好的。你们分明有什么秘密行动，你们怕我看不出？要是你危害到什么安全的话——嗯，我也不客气。”

“什么！”她眼睛张得很大。

我说我要制止他们这些盲目的莽撞举动。我得跟三叔商量一下去。

妻也害怕地瞧着我，仿佛预感到什么大祸事似的。

四妹吃了一大惊。她到底老老实实说了出来。

呵，原来他们是筹备演戏。

“怎么不来问问我呢？”我说。“我从前也演过戏的。”

她笑了笑。这件事当然瞒着老辈干的，不然的话那些老辈简直会把他们关起来。她这里又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们怕我去跟三叔他们说，因此对我也守着秘密。

我勉强笑了一声：

“呵，真滑稽！就这样防着我啊？”

这么她就不再开口了。问了两三句她不过“唔”一声，或者摇摇头。末了她走出了房门。

“四妹你来！”我叫。

没答腔。

我追了出去，一把攥住她膀子。

她回过脸冷冷地瞅我一眼，脸子有点发红：

“还要做什么？——你该已经很满意了。”

“这是什么话，这是！”

两双眼睛对着瞪了会儿，我放了她。

回到房里觉得非常无聊。妻死也不开口的，只忙着照顾明儿。英儿对我竟仿佛对陌生人似的，怎么样逗她——她也只有力没气地冲着你傻瞧，象她娘一样麻木。她成天地挨到母亲身边，不玩也不笑。

我于是走到了三叔书房里。

到底三叔关切我：

“怎么，你生了哪个的气吧，呃？”

“没有什么，”我嘘了一口气。“我真越想越奇怪：鳌弟四妹他们对我象仇人一样。”

三叔哼了一声：他更加看不顺眼。他一面劝我想开些，一面告诉我他们那些放浪，没规矩的样子。

他们瞧不起他三叔，也瞧不起许多长辈。今年三叔生日——他们竟约好了似地一齐不给他拜生。他们一天比一天荒谬。三叔本来还喜欢四妹的，可是她也变坏了。

这里他摇摇脑袋叹一口长气：

“唉，痛心，痛心！”

然后他又提高了嗓子：

“他们要是我自己的儿女，那——那——我简直要弄死他们！要不是你五叔你二婶托孤，那我也决不让他们住在这个屋子里！……”

这种愤怒谁也得有的，谁也忍受不了他们那种派头。

可是我认为三叔可以说说他们。

“我还能讲他们！”三叔瞪着眼叫。“姑妈疼他们呀！哪个讲他们一句——那就了得！哼，闹翻了天！”

他痛心地说道他们简直是祸根。二婶死后只留了那么一点点产业，五叔是可以说没有。三叔对鳌弟他们其实还接济过的，可是竟有人说三叔欺侮他们年小不懂事——揩了他们许多油。

“真笑话！——他们有油水给我揩？”

那些话是谁说的呢？

他摇摇手：他不愿意说出来惹是非。他告诉我家乡里有许多爱管闲事的人，只要别人有了点儿声望地位就讲短说长——显然是一种嫉妒。

“声望地位是自己挣出来的呀，妒忌得到的么？……你在乡下多住些时就晓得这些鬼把戏了。嗯，尽是一些鬼把戏！”

我想要安慰安慰他。我知道一个好人常常吃亏。他叫我做人该厉害些，泼辣些，可是他自己倒那么忠厚。虽然他有五十多的年纪，有些世故他还不大懂得，他不会对付。他还是很天真的。

“到底是哪些人，是哪些人？”我钉着问。

为了报答三叔的缘故，我竟想给那些说他闲话的家伙——一点厉害！

可是他不说话。这一点就是他的老实。他显然很愤激，连手都发起抖来，嘴唇用着力——微微露出几颗牙齿。并且我还看出他实在是在拚命忍住那股怒气，眼睛盯着前面挂的一副屏条，眨呀眨的。

于是他故意又回到原来的题目：诚恳地瞧着我，很着急的口气：

“鳖弟他们——你说说他们罢。他们想必还听你的话的，唔，听你的话。他们同你怕还合得来。……”

同我合得来？

忽然我起了一种叫不出名字的感情——不知道是得意还是失意。全身象有异样温度的东西通过似的。

三叔还以为我跟他们是一窝子的人——至少很接近。然

而他绝对不是讥笑我，不是讽刺我。他以为我懂的新知识多些，我是他们的前辈，而我同时又能涵养，能没有一点火气，能不盲目地瞎撞：我可以给他们一点教训什么的。

他完全是一种善意，他眼睛里似乎有点潮湿，有点发亮。

陡地我觉得要痛哭一会才舒服：要抱着三叔痛哭。我非常感动，连鼻尖子都发起痛来。

可是他忘记了我先前说的——“他们”简直当我仇人看待。

可是为酬答三叔的好意，我决计单独跟鳌弟谈一谈。

这实在是一种冒险。我跟鳌弟说话的时候——心怔忡着，嘴唇吃力得打着颤。

那小伙子不屑似的脸色，仿佛他有天大的大事等着要办，只能跟我谈一两分钟。

我从他们的排戏说起：问他们这剧本是谁做的。

“我做的，”他那张阔嘴上闪了一下微笑。

“写的是什么？——不能给我看看么？”

他右手食指跟大拇指在捻着个什么小东西，他视线盯在那上面。嘴上又掠过一道影子似的微笑，然后满不在乎地把眼睛盯到了我脸上。

“何必问呢：当然算不了艺术品。”

“你不要尽顶我，鳌弟，”我努力镇定着自己。“我同你讲正经话。写的是什么，告诉我？”

接着我声辩似地说明了我的用意：我也写过文章，我在大学里专攻文学的，并且我也演过戏——有过一点经验，这是一。二呢我比他们懂的世故人情多些，要是这剧本里面写了

些莽撞的东西，那——那——那不大妥当。

我这是一片好意。

他还瞧着他手里捻着的东西，眉毛一扬：

“七哥想要审查一下，是不是？”

我刚要开口——他又说：

“七哥你放心，并没有对你们有大害处的地方。”

他说这是一个喜剧，写他们的教员的。他蹲到了地下，摔掉了那捻着的东西，食指在地上画着些不规则的线。脑袋仰起了点儿，似笑非笑地动着嘴。他说话倒还有点本领：简单明白，而有条理。可是没一点感情，只象是在说明一问几何命题似的。

他说他们的教员从前是所谓要打倒孔家老店的战士，现在可叫他们的后辈到《大学》《中庸》里面去找真理。那出喜剧写的就是这个。同时——那些主人公的私生活可一团糟。

末了他装作很正经的样子问我：

“你觉得这个题材怎样？”

他又在戏弄我：

我手抓着拳，连指甲都陷进了肉里。我要跟他敞开了说。

“你们想挖苦我，对不对？……无论如何我是你们前辈，我不过好意告诉你们怎样做人。……你以为你的剧本很高明，是吧？讲了几句老实话——你们就老羞成怒，是吧？……老实奉告你一句：你的讽刺是浅薄的。我讲过要你们到《大学》《中庸》里去找真理么，我讲过么？——我讲过没有？”

鳌弟站了起来，鼻孔里笑了一声：

“你不要瞎操心：我不过写了几个常看见的人物就是

了。……看《阿Q正传》的人以为作者是骂他，那他自己就是阿Q。”

说了就走，并且走得那么大方，那么满不在乎的样子：不由你不动火。

于是我抢上一步拦住了他，脸跟脸靠得很近：

“什么，你说我是阿Q？你再讲一句看看！你莫以为你是大人——我却有资格捶你！”

“打架呀？”

这么着我跟他骂了开来。我恨不得勒死他，再把他那瞎了眼的同伙揍死。要不是妻赶出来拖我进房去，我真会来这一手的——不客气，俺！

一肚子气没处发泄，跟妻又吵了一家伙。

养 性

我跟鳖弟他们不开口：我不屑跟他们讲话。

随他们去罢，他们总有一天会知道我的话对，会在我面前忏悔的。那我也不理会他们，让他们对我流泪，或者甚至于跪到我跟前。我得嘲笑他们几句——只要几句就够。于是饶了他们。

现在也许是他们得势：这只是一种虚火。他们真正胜利了么，哼！

我为了要避免冲突起见，不愿意跟他们见面。他们说话没个分寸，全不留个余地。要自己耳边清净些，我一瞧见他们影子就跑开。

可是自己房里呆不住。就常到三叔那边去。

我问三叔借了一部《诗韵全璧》来，我决计学学做诗。三叔叫我从杜学起，再转入宋诗。可是大舅告诉我做诗是很容易的：他说“读得《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又云：“诗由放屁起，文自说话来。”他说了就瞧瞧三叔，很捉摸不定地笑一笑。

“做诗不比做白话诗啊。”

我脸热着回答我知道的。

做诗可以养性。

只要会生活，总可以有点乐趣。经济不成问题：三叔给我经手放了三百来块钱债——两分息。到明后年我还可以轮着管一年祀田，总有点额外的进账：不过这件事还没跟三叔谈起过。可是我相信三叔会让给我管的，他已经管了五年了。

我还在城里买了一个小铜香炉，预备点点檀香。喝几口酒，做几首诗：只要妻不吵嘴，明儿不哭脸，我可以过得挺舒服。

有时候我也踮着脚尖——悄悄地到鳌弟他们房外听他们说了些什么鬼话。他们大概在念台词，有些地方听着叫我十分愤怒，恨不得冲进去揍他们一顿。

这批无可救药的小子啊！

晴天霹雳

一个晴天霹雳，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姑妈的话大概是真的，可是——可是——怎么，三叔是那

么一个人？

在姑妈那里听到的那些话，真是了个了不起的刺激！

她说三叔对我要好是有用心的。他以为我这回回家来一定带了许多钱，他想挤出我几个来。他跟老艾本来打在一伙的，我不在家的時候——我那份收入就全上了他的腰包。可是他俩最近有什么事闹翻了，就叫我对老艾别放松。

他给我经手放债，那全是为了他在中间可以扣下点好处来。

“你去打听：他放印子钱的利息是多少。他呀——嗯，少说说怕也扣了你两分息。”

总而言之他无处不想捞点油水。就说我那次补行婚礼罢，他总也有七八十块上了腰。姑妈甚至于认为三叔要劝我举行一次仪式——也只是因为这个。

并且三叔背地里还说了我许多不堪的话。如果是真的，那三叔真是个十足的小人。他逢人就叹气，说我的妻是个放荡的家伙，娘家很龌龊。

“我们那位七少爷还瞎吹一气，说他那丈人老子当过次长哩。嗯，次长！要真的是个次长，怎么不替他女婿设设法——倒让他回家吃老米饭！……他想在我面前吹！……”

三叔的做人是——占不到便宜就得捣你的鬼。他很厉害：连大舅都怕他。同族的人也都不敢动他：他一个人竟管了五年祀田，怎么也不肯交出来。

末了姑妈还对我声明：她老实忍无可忍才说出来的，好在我不是外人。

“你住在家里要想有一口饭吃——就要提神对付他！”

从姑妈家出来之后，我完全发了晕。

“姑妈是个爽直人，姑妈是个爽直人……”我喃喃地说。

可是我一脚走到老公荡。在老艾家里憩了一夜，跟他谈到很晚。

我假说要放债，于是他很热心似地想了些门路，想了些方法。最后我套出了他跟三叔的关系：一点不错，他以前是替三叔张罗一切的。并且我还知道了三叔放债的利钱是三分五，有时候是四分！……

我不知要怎样才好。脑袋里象有个东西在膨胀着，在膨胀着，一个不留神就得爆开来。两只脚似乎凌了空，不知道踹着的路是硬的还是软的。

早晨一到家，我劈头第一句就跟三叔谈到祀田。

他用手指在剔着牙齿，嘴张得很大。唾涎流了下来，他连忙吸了一口。

“管祀田是——敬祖宗拈阄派定哪个管就哪个管。唔，敬祖宗拈阄。”

“那怎么你老人家一直管了五年呢？”

他赶紧把手打嘴里抽了出来，可怕地笑着：

“哈呀，这是赔钱的交易呀，管祀田。人家不肯管，只好我来硬着头皮吃亏，有什么法子呢。”

我讽刺地向他提议：今年还是再来拈一拈罢，免得老叫三叔赔钱。我还坚持着非这么办不可，于是我没等他的回答，没瞧一瞧他的脸色就走出他那边。我仿佛听见他用鼻孔哼了一声。

“他是什么东西！”——我走到自己院子里的时候听见三叔在嚷。“他是什么东西！……荒谬绝伦！……我还当他是败

子回头哩——哪晓得……哪晓得……”

我一进房就倒到了床上。手摸摸额头——滚烫的。全身瘫了似的没一点劲。我对妻说：

“泡点姜汤给我喝罢。”

尾 声

到处都有眼珠子在冷冷地膘我。到处都有嘴在偷偷地说我。个个都似乎在仇视我：三叔他们，鳌弟他们。

有人说我“荒唐”，什么也不懂：哼，还要做诗充假名士哩。

“哼，心术不正，做诗也是白做。”

另外可有人说我已经“腐烂”了——“还要倚老卖老地开教训哩。”

我回避着鳌弟他们，也怕听见三叔他们的嗓音。要出去的时候就偷偷地溜过院子，做贼似地悄悄抢出了大门。

可是路上有人好奇地轻蔑地膘着我，叽叽咕咕在后面说什么。有些家伙还故意走上几步，回过脸来看看我。

于是我只好溜回自己房里去，紧紧闭上房门。只要有什么人声，我就得大吓了一跳，全身一震。

我禁止妻出去，也不准英儿明儿出房门一步。我还咆哮着禁止她们开口：我要听听外面别人在说着我什么没有。可是我又害怕他们的声音。……

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以后怎样呢？以后怎样呢？

作于 1936 年

善 女 人^①

“我前世造了啥个孽呢，我前世……”

长生奶奶老是到菩提庵去对老师太诉苦。她那双大红眼眶一眨一眨的，泪水给挤了出来——跟眼角上两堆眼屎糊在了一块儿。

“老师太你是晓得的：我一生一世做的事——良心总是摆在当中的。我……我……唉，苦数，你看阿大那副样子，那副……那副那副……婊子儿子！他一讨了那个烂污戾进来——好了，连娘也不要了。他们两夫妻还巴不得我这个老太婆快点儿死，我是晓得的。……”

老太婆边说边撮鼻涕，用力往地下一甩，手在桌沿上擦了几擦。

“菩萨有眼睛，我是晓得的：阿弥陀佛，我从来不敢做亏心事。我总是……我总是……唉，为啥我的命这样苦……”

她在十五岁上就嫁给了那个死鬼长生：她想想她在婆家里过的这四十二年日子，她对天对地都说得过去。对不起人

① 虔信佛教的女人。

的只有一件事：她头一胎生了个女的。不过没满周岁就抽风归了阴。可是后来她到底替长生生了阿大，又生了个阿二。

“唉，我总算对得起那个死鬼了。……”

死鬼可不管这么些。他还是象以前一样：动不动就在她脊背上一拳：“娘杀格——贱胎……扫帚星！……”

这男人一大早就出去卖豆浆，回家的时候袋子里老是空的：不是推输了牌九就是喝了老酒。可是他自己也不舒服：钱呢？没钱怎么过呢？于是长生烦躁起来，拿大拳头在案板上一捶，连手连胸脯都向长生奶奶身上扑了过去：

“都是你这个白虎星！”

她不回手，顶多不过压扁着嗓子哭着叫皇天：从来做老婆的也只有这么个做法。做女人的要是对男人动了手——

“这是罪过的。女人是……女人是……观音菩萨修了九世，才把一双小脚修大哩。”

长生奶奶就这么熬着日子过，一直到那年热天——死鬼中了风给无常伯伯拖开了阳世。往后长生奶奶准可以享到点老福了：阿大学出了泥水司务，阿二也给送到慈溪学生意。这下半世她准备着当老太太。别人一跟她提到这些话，长生奶奶就笑得噙出了牙，一面用手背抹抹眼泪说：

“苦数，熬了这许多年——到底也看见阿大成了家。”

可是阿大成了家，她还是没享着福。她渐渐觉得她不上算。她拜菩萨吃长斋：这些苦行只为了要得个好报。可是她的那些苦行——一点也捞不到什么。她感到她生活里缺了一块什么。日子越过得多，这缺口就越变得大。阿大只要老婆不要娘：只有新娘子是他的亲人，他做人仿佛是替老婆做的。

“好了。阿大给那个狐狸精迷住了，连娘都不要，连娘都……”

老太婆没命地眨着眼泪巴巴的眼睛，睫毛全给卷到了眼珠子上。大拇指很快地拨着那串佛珠。

阿大那两口子跟她有冤似的：什么都要逗得老太婆受不了——他们才称心。长生奶奶只孤孤单单地活着，没一个亲人，阿二倒乖，可是他还在慈溪。

到底新娘子有哪些好处呢，阿大供得她比亲生娘还要紧？这烂污货嫁过来已经有了七个年头，可只替阿大生过一个没卵的阿巧——一天到晚拖长着鼻涕，嘴里瞎说瞎说的，没一点儿教训。

这些长生奶奶都看不顺眼。她从前当媳妇的时候那么苦，一年到头把颗心提得高高的不敢做错一点，老公还动不动就兜屁股上一脚。现在做媳妇的可爬得比阿婆还高，跟她说话她爱理不理的。瞧见了阿婆也不站起来，还是那么赖在床上，假说是肚子痛。那个烂污屎老说她肚子痛，可是不替她长生奶奶生个孙子。阿大只一个劲儿袒护着他老婆：就是她把整碗冷饭倒到泔水桶里——他也舍不得捶她一下。长生奶奶撑不住气说了几句，阿大就横一横心，瞪着一双眼睛，在新娘子脸上劈她两掌：这明明是发给老太婆看的。

老太婆看不顺眼，于是她又拐着那双粽子脚到菩提庵去。

“老师太你是晓得的，我……我……苦数！养儿子为的啥呢？……”

老师太瘪了瘪嘴，那张扁脸就短了半寸：

“唉，这都是前世的冤孽，前世的冤孽。”

长生奶奶嗓子里抽了两下气，擤了一把鼻涕：

“我今生今世是完结的了，我是晓得的。我只要修下一世。我要……我要我要……”

她打算等阿二出了师，讨进媳妇来成了家，就一心一意到菩提庵来修行。这件事她跟老师太商量过，老师太可高兴得眉毛都扬了起来，她希望长生奶奶不是说着玩儿的。修了行不单是这一辈子可以享点后福，下世还得过舒服日子。接着老师太瘪瘪嘴，计算了一下，就告诉长生奶奶：进庵子的时候只要带五十块钱来，就够用了的。

“五十块！”长生奶奶瞪着那双红眼睛瞧了她一下。

长生奶奶几十年来虽然积了点私房钱，可是只有二十来块：还短了一半多，她往哪里去捞！阿大那里是，哼！

“阿大的铜钿是只给那个烂污屎用的：老师太你是晓得的。婊子儿子，他总是说没铜钿，东家借，西家拉，拿来了给那个狐狸精去贴娘家。苦数，我这个老太婆，我这个……”

老师太眼睛里一亮：

“他常常问人家借铜钿？那就你也借给他吓——捞几个利钿。”

长生奶奶叹了一口气：这法子不成。儿子媳妇借了老太婆的钱——那连本连利都会给赖得干干净净：他们巴不得饿死这个老太婆，她是晓得的。可是老师太摇摇手：那圈佛珠还挂在手上，给摇得乱晃了一阵。老师太不是这个意思。她把那张扁脸凑到长生奶奶耳朵边，声音可并没放低：

“交给我去借吓，他只当是我的铜钿：他还敢赖账？”

就这么借给了阿大八块钱：三分利。手头上其余的十几块——长生奶奶索性都交给老师太经手去放。老师太的债比铁还硬，别人含糊不了：到了期就得老老实实还清，于是又去放给第二家。不过利钱总赶不上阿大的。谈上了一笔新买卖，老师太总要跟长生奶奶商量一下：

“陈大嫂要借五十块洋钿，我想把你的也凑十块。不过利钱……利钱……俺，不过利钿少了点儿：只有——只有——只有一分五。”

“一分五就一分五罢，总比摆在屋里头有出息。唉，苦数，我是……”

每个月收的利钱也还是交给老师太去放。这么着不过两三个月，长生奶奶闭着双红眼睛算一算，她全身就发起烫来。

“嗯，现在总有三十多块了。真是菩萨有眼睛。”

于是她换上那件新棉袍，又一拐一拐地去找老师太。她觉得菩提庵里什么东西都对她特别亲热：那扇黑大门似乎笑着等她去敲，里面那个阿黑就怪客气地叫起来——“汪汪汪”！接着一个尖嗓子很温柔地喊：

“哪个？”——一听就知道这是慧圆的声音。

门一开，长生奶奶眨眨眼睛，笑嘻嘻地瞧瞧慧圆：打头发瞧到鞋子：

“慧圆姐今天真漂亮！你们福气真好。唉，我是苦数，我平常日子是……我们那个烂污屎……”

慧圆姐笑着扭了一下脖子，那条长辫子就水蛇似的晃了一下。她算是老师太的徒弟。她家娘老子养她不活，九岁上

就给送到菩提庵来当优婆夷^①。穿着俗家衣裳，还有几成入时：那件旗袍一直拖到了脚面上。脸子挺白：大概搽过雪花膏什么的。她今年才十七岁，可长得很高。

那个阿黑摇着尾巴，在长生奶奶身上嗅着。慧圆叱开了它，四面瞧一眼，忽然把脑袋靠近了长生奶奶，小着嗓子说：

“昨日子晚半天黎太太来过，她说封二老爷要借两百块洋钿。五分利。黎太太要同老师太凑两百放给他。你为啥不凑几块呢？”

脖子扭了扭，移开了脑袋，又放大了声音：

“老师太在厢房里。……阿太，阿太，长生奶奶来了。……”

长生奶奶可还没移动步子，只用黑指甲掏了眼屎，让眼睛睁得大大的：

“真的五分利？五分……五分……阿弥陀佛！这一笔……这一笔……苦数，我活到了五十八了，还只有二十来块洋钿。我们阿大是——唉。你是晓得的。……五分利，娘杀格！我去问问老师太。……”

可是老师太不承认有五分利的话。

“唉，只有三分半，只有三分半。我想是想叫你也搭几块的，不过你手边没有那个……那个……”

长生奶奶的袋里的货色全给放了出去，只好眼巴巴干瞧着别人赚这五分利——呃不，三分半。

不过——

“不过阿大那八块钱到期了哩，”长生奶奶眼盯着老师太

^① 优婆夷 梵语音译，义为在家信佛的女子，俗称“带发修行”，这里指不落发的女尼。

那张嘴。“问他讨还来就凑进去，到底利钱多一点儿。我真苦数，我要积几个铜钲来修行，要叫菩萨……多放一个好一个。阿大有铜钲我是晓得的。婊子儿子，他……他他……老师太你去讨一讨好不好，我是……我是……”

“唔，好的。”

这天长生奶奶走的时候很快活，小脚趾上那颗鸡眼也不觉得痛。只有一件事不大那个，老师太怎么不请她吃了点心再让她走？她看了看窗子外面的天色，试探着说要回去，老师太马上就站了起来。老师太把嘴瘪了一下，没有留她的意思，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十九是黎太太生日，她要在我们这里拜药师忏。她叫你也来。”

不过也说不定菩提庵里的年糕已经吃得没剩得一块，弄不出点心来。长生奶奶就叹了一口气，自己对自己说：

“唉，她们也苦恼相的。”

于是长生奶奶完全轻松起来，一个劲儿走到家里。

她们住的这所房子住有十几家人家。十几家的女人都把泔水倒在天井里那个破桶里，让它打缝里漏出来——淌了一地，把垃圾堆都浸得湿漉漉的。墙角上一抹黄色，象挂了几百年的旧字画：这是十几家的男人撒尿的地方。

到处都滚着霉味儿，酸味儿，柴烟味儿。

长生奶奶打了个寒噤。她并不是觉得鼻子难受：这她可闻惯了的——大热天闻着这种味儿还可以预防发痧哩。她只是觉着这屋子不大吉利，似乎什么东西都跟她下不去。说不定突然会飞下一块瓦片来打到她脑顶上。再不然，就倒下这

座墙——哗！恰恰把她压在里面。

她加快了步子。嘴里念着老师太教她的《楞严咒》，手伸到袋子里掏钥匙。

阿巧蹲在泥地上，拿块碎瓦片涂上许多唾沫，用手擦着。她一瞧见长生奶奶，就把瓦片放下地站起来，手在衣襟上揩着，畏缩地叫一声：

“奶奶。”

奶奶没答。

那个怕奶奶没听见，这回叫得响了些：

“奶奶。……奶奶。……”

奶奶可猛地嚷了起来，嗓子给压得扁扁的：

“尽叫尽叫叫啥！——奶奶死了啊！……贱戾！……”

二

晚上十点多钟，大家都睡上了床，长生奶奶还在念《心经》。只要隔壁有一点响声，她就得侧着脑袋听——看那个烂污戾在阿大耳朵边捣什么鬼。

隔壁阿大在打鼾。有时候停那么一会，就听见他哼一声，啞啞嘴。这里面还夹着那娘儿俩出气的声音：一个呼吸得短些，一个可长得多——出了一口气停一会才吸。一听就辨得出哪是新娘子的，哪是阿巧的。

上床的时候长生奶奶又侧着头听了七八分钟，才轻轻地脱衣裳——不叫出一点声音。

她先脱那条棉裤。裤腰里有个特制的口袋——比裤子的

颜色浅点儿。她四面瞧一眼，仿佛怕人偷看了去似的。然后小小心心打那个袋里掏出一个灰黄色的小布包，轻轻揭了开来。

这里面有五个双角子^①，在懒洋洋的煤油灯光里闪亮。

忽然——隔壁又是一声哼，板床咕咚响了一下。

长生奶奶赶紧把钱包起来放回到袋里，心跳得喘不过气来。她注意听了好一会，阿大那粗大的鼾声又呼呼地响着，她才放了心。肚子里骂了一句“婊子儿子”！于是把五个毛钱仔细瞧了一遍，接着拿来对着嘴哈了一口气，用那块布擦着——手指动作得很轻，重点儿怕擦走了银色^②。

手头上就只有这十毛钱，还要三角多才凑得成一块大洋——那就跟阿大那八块一起交给老师太去放给封二老爷。长生奶奶嘴角上闪一下微笑。鼻孔里轻轻嘘了一口气。

“五分利……嗯，三分半。”

她把毛钱包起来，挺谨慎地放在枕头下面压着。她又静静地听了好一会，才钻进被窝里去。被面是枣红色的，可泛成了酱油色，中间还缀着红布补丁：只要把这床被窝一掀，就有种豆豉味儿往人鼻子里冲，跟着扬起一些白粉似的东西来。

长生奶奶闭着眼睛，可是脑子里比什么时候都清醒。她听着隔壁的鼾声，听着外面叫卖馄饨，她能够想象到各种各色的脸子。阿大准是眼闭得死死的，睡得猪一样，就是拿面铜锣在他耳朵边敲——他也醒不了。他瞧着老太婆熬着苦日子受活罪，可就称了心，觉也睡得甜。

① 即广东双毫，参见《请客》注释。

② 银子成色。

老太婆在床上翻了个身，伸出手来摸摸枕头下面的布包——看移开了没有，她似乎看得见那五个双角子叠在一堆放光，她就把脑袋稍为抬起一点来，又伸手到枕头下面去摸一摸。闭着眼，眼珠子在里面转动了一下。

“一块大洋还短三角多……婊子儿子，他有铜钿只给烂污屎用。……”

第二天一天亮，她听见阿大脚步响，就把脑袋伸出被窝外面叫：

“阿大，给一块洋钱给我：黎太太十九生日，我要送礼。”

说了她就把嘴闭得紧紧的，脑袋动也不动地听外面的动静。

阿大停了步子：

“一块洋钱恐怕……六个角子够不够？现在我……”

哪，阿大总是这一套！长生奶奶眼一瞪：眼睛全给眼屎粘着，不大睁得开，瞪得猛了点儿，就一阵痛。脸上的皮肉一跳一跳的，皱纹都打起结来。她压扁着嗓子叫：

“好啊，好啊，娘要铜钿用就没有了！这种日子……这种日子……哼，你当我不晓得！婊子儿子，你有铜钿给别人家去贴娘家，我问你要钱就……就就……苦数，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到这长这大，你倒……你倒……”

可是阿大还那么强嘴：他说他现在没生活做，一家人还得吃饭。他没那么多钱。他嘘了一口气，又埋怨他自己欠了债：菩提庵的那八块钱到了期，他可连这个月的利钱都付不出。

长生奶奶张大了嘴。可还透不过气来。她想象得到阿大这时候是怎么个脸色？他一定在皱着眉毛，两个嘴角往下弯

着。那个烂污屎准在旁边向他眨眨眼睛捣鬼，他边说边对她瞅几眼。总而言之他们在想尽了方法来对付她长生奶奶。

那么苦着把阿大养大，他可给那个狐狸精钩了魂去——跟老太婆作对。

于是老太婆坐了起来，把衣裳披到了身上。她大声嚷着。嗓子也给压得更扁，声音刺得别人脑袋发胀。她上气不接下气地数着自己的苦处。她觉得她不上算：她早先待儿子太好，现在可翻过来受儿子的折磨。

“我上了当了，我上了当了，我……我我……”

这里她就放大着嗓子哭起来，一面喊着皇天：

“皇天嘞！……呃呃嘞！……我的命好苦啊——啊啊啊
嘞？……”

“姆妈，姆妈，”阿大推房门，可是里面上了闩——推不开。“嘖，哭啥呢，我不过告诉你家里没有铜钿，我又不是……不是……姆妈，姆妈！……嘖！”

长生奶奶哭得更起劲了些，手在床沿上拍着。她希望阿大来劝劝她，可是房门还闩着。要是她下床去开了闩让他进来，似乎又太那个。于是她把哭嚷的调门又提高一个音。

房门又响了几下。

“姆妈姆妈！……真要命，嘖！……叫我怎样呢，叫我！……姆妈！……嘖！”

过了会儿，阿大似乎平静了些。他颤声说：

“我去借借看。好了吧。我一定……”

阿大那急促的脚步声音响了开去。

老太婆忽然觉得胸脯里一阵冷：阿大劝也没劝她一句就

走了。也许阿大本来想要来说几句好话，准是新娘子对他装了装鬼脸，他才没理会她这老娘的。他说不定在那里想——

“让那个老太婆哭死了倒好。”

老师太的话不错：这都是前世的冤孽。长生奶奶就咬着牙骂了一句什么，嗓子里“啾”了几声，颤动着嘴唇念起佛来。

往后她得把什么都看得开点儿：反正全是前世注定了的，她只要拜她的菩萨，把她那五十块凑足，一等阿二成了家，她就上庵堂去。

“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她眼一闭——又挤出了两颗泪水。

这天她烧早香就比往日更加诚心。她对着板墙上挂着的那张佛像规规矩矩拜了下去，学出家人那么着——用“五体投地”的拜法：弯下腰去把两个手掌朝天摆在蒲团上，接着又把脑门一个劲儿弯下去伏在手掌上。她一面拜一面嘟哝着些什么。好容易才撑着胳膊站起来，她拿右手捶捶腰。

这天念《心经》多念了五遍，嗓子也比往日高。不过有时候得停一会儿嘴，听听那个烂污屎在隔壁干什么。

隔壁——她们在洗脸。阿巧大概不大愿意来这一套，新娘子就咕噜着骂着，声音压着象怕人听见似的：

“好好儿洗脸！……长到这大了，还这样……一天到晚只晓得要铜板买东西吃，不要脸！你……”

长生奶奶打住了她的《心经》，用力在桌子上一拍：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指了和尚骂贼秃：你明明是要骂我这个老太婆，你当我不晓得！哼，一个人不要太恶，不要太……不要太……”

老太婆受不了这些气，总得发作一下。新娘子不是毒蛇变的就准是壁虎变的，恨不得一口咬死了她长生奶奶。可是现在她还假意要讨长生奶奶的好，提着个菜篮子，问长生奶奶今天要吃什么菜哩。

长生奶奶用鼻孔哼了一声。

“好了好了，用不着装佯的。你们赏我一口饭吃吃，已经是……已经是……你们赏给我吃啥东西我就吃啥东西，我是苦命，我这个老太婆……哼，我是晓得的，你们……”

新娘子咬咬嘴唇，又轻轻问着：

“买一块豆腐煎煎好不好，用……”

“不吃豆腐！”长生奶奶喷着唾沫星子。“我死了啊？——要吃豆腐饭啊？……用不着这样骂我的，用不着的！我是……我是我是……”

新娘子提着篮子走了出去，长生奶奶可又觉得嘴呀鼻子都给堵住了似的。那烂污屎——还没等长生奶奶说出要吃什么菜来，她就掉脸走！仿佛做媳妇的倒是长生奶奶，那个狐狸精可是阿婆；还有阿大孝敬她，给她钱用。

这两间屋子里就只有长生奶奶一个人，连阿巧也撇开了她到外面玩去了。

长生奶奶用黑指甲掏下一堆湿漉漉的眼屎，嘴唇抖动着念佛。可是怎么也定不下心来。

“陀佛，南无阿弥……烂污屎子！她把铜钿藏在啥地方呢？……”

天井里有沉重脚步子响过去，还听见装着小嗓子哼《五更调》：这是对面康阿祥那酒鬼。外面阿巧跟红鼻头家里那个小

坤哇啦哇啦吵着，叫着“阿祥叔”：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酒鬼这么逗孩子们喜欢。

这所房子里——什么坏家伙都有人跟他亲热，嘻嘻哈哈的象是自家人。只有长生奶奶给撇开了没人挨近她；她一个人一个世界。

长生奶奶叹了一口气，听了外面一会，就站起来走到隔壁房里。

他们这间屋子比长生奶奶那间大些，霉味儿跟豆豉味儿也浓厚些。泥地上老是潮湿的，有股冷气打脚板底侵上来。

她四面瞧了一转，轻轻关上房门，才踮着脚尖往阿大他们那床走去。她那双脚——脚趾包得给卷到脚板下，踮着脚就有点撑不住自己身子。地下不怎么平正，她一个不留神踹到一个洼荡里，身子一歪斜跌了一步，小脚趾上那颗鸡眼就痛得刺到心窝里。她差点没叫出来。

“烂污屎！婊子儿子！死了要炸油锅的！”她咬紧牙骂着。这明明是阿大他们做下的机关，她是晓得的。

外面脚步子响过，她赶紧退到角落里。愣了那么好一会，她就挺精细地去翻那张床。

床上被窝没叠好：摊满了破棉袄，大补钉的蓝布被，灰黄色的棉胎。阿大跟新娘子的两个枕头歪放着，中间一块黑的——发出一股刺鼻子的头油味。阿巧的小枕头压在棉胎下面，满缀着黄黑色的水渍——阿巧嘴里流出来的梦涎。

长生奶奶把什么都翻过，还把枕头提起来抖几抖看有什么声音没有。可是什么也没发见。

“她把铜钹藏在啥地方呢，那烂污屎！”

于是长生奶奶又去翻他们的衣包，打开床下那只洋铁箱子。可是什么也没发见。

她肚子里念着阿弥陀佛，似乎想叫这位菩萨显示给她这个秘密。手在眼睛上一抹，一堆眼屎就给扫到了鼻子旁边。她又四面瞧了会儿，忽然心跳起来：也管不着鸡眼痛，两步一跨就冲到了墙边那个破篾箱子跟前。

那篾箱子可上了锁。长生奶奶手抓着这个冰冷的铁锁，呼吸怪急促的。她眨着眼睛，一下子打不定主意——要不要扭断它。这把铁锁明明白白是对她的一种侮辱。为什么往日不锁，今天要这么防范着呢。

这里她眼睛一亮，那个烂污屎把阿大孝敬来的洋钱全锁在这里面。阿大辛辛苦苦做生活赚的吃饭钱——全给她做了她的私房。可是做娘的熬了一辈子养大他，问他要一块钱他都得还价。

“好的，好的！”长生奶奶狞笑着，两手放在篾箱子的两角上：她想要摇摇它听听里面的洋钱响声——看到底有多少。可是她摇不动。

她手掌上满是汗，指尖发冷。

长生奶奶常到这里来翻，可是老没发见她把那些货色藏在哪里。就是这篾箱子她也打开来搜过的。于是她非常失望：难道那个狐狸精没私房钱么？不过她很明白：阿大瞒着别人给新娘子的钱一定很多。也许烂污屎象她长生奶奶一样——在棉裤腰里有个口袋。

今天可证实了新娘子有私房钱。并且一定不少：裤腰里放不了，就藏在篾箱子里锁着。这一下子可叫长生奶奶更加

痛苦了起来，仿佛心脏上给割了一刀。她自己也没想她现在怎么会特别难受——其实这是她早就知道了的事情。

“我晓得了，我晓得了：她是……她是她是……”

头一阵晕，她赶紧用手扶着床。

这都是前世的冤孽：她虽然早就这么想，可是也只不过这么想想就算了。现在这些可全都变成千真万确的事实摆在了她眼面前，她就觉得她这辈子真的没了救——什么都完了。

长生奶奶脸发青，嘴唇泛起了灰色：新娘子回来瞧着吃了一惊，可是不敢开口问她。吃饭的时候新娘子老偷偷地瞅着她。

那个小鬼看见大人们的神色，也就规规矩矩不敢哼一声，只把嘴埋在饭碗里，用筷子没命地扒着饭。

老太婆嘴里衔着一口饭吃力地嚼着，一面照例拿筷子把那碗雪里红细细挑着查看着。忽然她眼睛突了出来，随手就打碗里挑出了一片黄豆大的东西：仔细一瞧——哼，鸭蛋壳！

这件事可明明白白的：长生奶奶看透了那个狐狸精的用意。于是她觉到要天翻地覆了——别人成心要害她要折磨她。

她虽然还没吃着一丝雪里红，可也把一嘴的饭哇的吐了出来：她发了疯地跳起了身子，压扁着嗓子叫：

“啊呀！啊呀啊呀！啊呀菩萨暖——啊呀罪过！啊呀皇天暖——”

新娘子着了慌，她不知道怎么会有这小片鸭蛋壳。她埋怨那雪里红担子不干净，接着结里结巴向长生奶奶辩白着。

阿巧拿着筷子哆嗦着，把脸贴在桌沿上藏着。

老太婆跑到天井里磕头，她也忘记了那什么“五体投地”

的拜法。只把额头在泥地里撞着，沾上了一堆黑土。

“菩萨开开眼睛：菩萨！菩萨！菩萨——这不是我……不是我……这都是她要害我，她……她她……”

新娘子说着话——老太婆全没理会，只一个劲儿叫着。磕完了头也不爬起身，顺屁股坐到了地下，拍着手板哭起来，嚷一句——上身就往前面弯一下。她向皇天诉着苦：她对菩萨再诚心不过。可是别人拿荤东西放到她菜里害她，叫她得罪菩萨，叫她死了之后象目莲的娘那样——到地狱里去上滑油山。

她眼睛全给眼泪眼屎胶着，模模糊糊瞧见邻居们拥在她跟前。她压扁着嗓子哭嚷着，把别人七嘴八舌劝慰的话都盖了下去。

这么伤心了半个多钟头，到底被小坤妈拖了开去。别人泡饭给她吃，一面叽叽咕咕劝着她：

“新娘子是无心的。这一定是菜摊儿不干净。……”

“苦数，我这一世是……我这一世……我啥事体都不管他们，让他们去！我只要修行，我……我我……她竟叫我得罪菩萨，她要我……唉，我真是……”

长生奶奶恨不得马上就凑足了那五十块钱——到菩提庵去修行。她得赶快多捞点利息。于是她又到菩提庵催老师太去问阿大讨回那八块大洋。

可是老师太老不去讨，一问她她就只用鼻孔应了一下：“唔。”

慧圆在老师太后面面对长生奶奶眨眼睛：她有很多话要告诉长生奶奶。可是老太婆没注意，只把脸凑近了老师太，告诉

她阿大给了烂污屎许多洋钿——全给锁在篾箱子里。别人可还不知足，总想害死她这老太婆才称心。

“我偏偏看出来。俺，我晓得的。……真是观音菩萨保佑。……”

老师太嘘了一口气，点点脑袋：

“阿弥陀佛，菩萨都看见的，菩萨都看见的。”

接着长生奶奶顺嘴谈到了一个观音菩萨显灵的故事：她劝动了吴大妈去拜观音菩萨，第二年就生了那个儿子。满月酒的时候吴大伯伯还喝醉了酒——昏天黑地瞎闹一气。

“你晓得他怎样他：……他他……”

这里长生奶奶笑了起来，眼睛很快地眨着，闪电光似的。嘴里可忙着形容吴大伯伯喝醉了的事：她格格格地笑了这么一会，就拿中指去抹眼屎。娘杀格，大家都笑他。他后来到斗姥宫朱天大会去烧香，老道士也取笑他来的。

“老道士说……老道士说……”

长生奶奶忽然住了嘴，瞅了慧圆一眼，又四面瞧一瞧，就放低了嗓子告诉老师太：老道士说童家三少奶是个骚货——偷过五个野老公。

“五个啊，阿弥陀佛！”

老师太也偷偷地瞟慧圆一眼，嘴角上闪了一下微笑：

“这都是冤孽。……呃，我倒不相信，她怎样偷法的呢？……听说她有暗病，是不是？”

她俩谈了开来。童家三少奶是骚货，可是李太太倒很正经。李太太还在菩提庵替弥勒佛装了金哩——怪不得她家老爷升了官。可是大脚膀阿生那家伙……

长生奶奶可把身子抖动了一下，她抢着要向人来说这件事：

“哦，那婊子儿子啊，哼？他想赖了云海寺十二块洋钿不算，还骂老师父是贼秃：我是晓得的。……哼，报应来了：今年热天他不是害瘡螺痧死了？这是……这是……”

于是把身子坐正一下，叹口气，证明一个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接着用劲把眼睛一眨，就睁大了对着老师太，问她同意不同意这句话。

那个不住地点头，鼻子里“唔唔”着：她当然觉得对，这些道理还是她说给长生奶奶听的。

慧圆靠在门边，肩膀歪着。她不时咳嗽一声想叫长生奶奶抬起脸来看她，可是老没办法。她一面玩着自己辫尖子一面想：

“这老木瓜！——上了当都不晓得！”

别人可又谈到了冤孽，谈到了阿大两夫妻。慧圆就把脖子一扭，走到了厨房里。她提起一只壶来看看下面的火，同时对长工老牛那边膘几眼：老牛现在来了一个朋友，说不定他会偷偷炒一碗冷饭给他那朋友吃的。

老牛只坐在板凳上跟别人谈着些什么，一瞧见慧圆进去就住了嘴。她只听见这么一点——“出家人哪，哼……”

“他们在那里说阿太的坏话，”慧圆想，肚子里很痛快。

她满没那回事似地走出了厨房门，倚在门角边听着里面。老师太招惹了許多人埋怨，慧圆并不觉得这是意外：谁叫她做人那么小气。她自己留着许多钱不给慧圆知道，还摆着师父架子说慧圆一些话：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你才十六七岁——就要积私房钱！阿弥陀佛，你真是，唉！我的不就是你的吓？”

不过老师太没跟别人说过慧圆什么是非——她爱面子。她怕别人谈她：怎么，连个徒弟都管不好么？

有时候慧圆想到自己的身世就得伤心起来，半夜里把眼泪抹到枕头上。她觉得这世界太荒凉，她伴着那个出家人寂寞地过到了十七岁，还不知道老师太将来怎样打发她。她象老牛一样可怜；可是老牛一跟老师太闹别扭，她老是照习惯站在老师太这边的——到底是她师父。

这回她用心听着厨房里，右手拿着剃尖子在左手心上抹着。她打算把听来的密谈——等会儿告诉老师太。

厨房里没谈什么，只有敲烟屁股响，接着听见吹烟筒的声音：嘶！

那边厢房里可有了响动：长生奶奶的脚步。于是慧圆一掉转身就追上去，一直跟着长生奶奶到里面房里马桶边。她嘴贴着那老太婆的耳朵，尽量放低了嗓子，跑得有点气喘喘的：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阿大那八块洋钱——老师太不会去讨的。”

“为啥！？”

慧圆脖子一挺，鼻孔里哼了一声，马上就把两片嘴唇窝成个喇叭形：

“她有啥好处呢，你想想。……我告诉你：其余你那十几块放出去——她在利钿上面有那个的，有……她同你说那些利钿只有一分五，只有两分。其实通是三分四分哩。收利钿的

辰光她先扣下一份。封二老爷那笔说好了五分利，她告诉你三分半。……只有阿大那笔——实逼实三分？你想她会不会去……”

长生奶奶可愣住了：嘴张得有饭碗那么大，红眼睛翻呀翻的。老半天才迸出了一句“娘杀格”，象倒下去似的——一屁股坐到了马桶上。

那个小优婆夷可冲着她笑着，不好意思地扭了一下，声音更低了些：

“我总是替你那个的。……长生奶奶你要谢谢我：送我一点东西。”

“你是不是要……要……”

“我只要一个金戒指，”慧圆艳笑了一下。“不过不要告诉老师太。……那些话语——也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噢，噢。……”

于是一转身，辫子一甩，她踮着脚跑掉了。

三

天上老是不干净，黑云浮来浮去的。一连几天都下着雨，有时候虽然也停了会儿，可总没瞧见太阳影子。

长生奶奶心里也一直阴沉沉的：仿佛有个什么老毛病，一到阴天就发痛。她觉得这世界到处都有尖刀山，走一步就得给划开一块肉。平素她把老师太当做知己朋友，可是老师太还扣她的利钱。什么人都跟她下不去——给她当上。

“好的，好的，哼！”

可是长生奶奶没跟老师太翻脸。她这辈子什么都完了，象掉在水里喊不着救星，嘴里呛着水——透不过气来。只有菩提庵那块石头她还可以踹一脚。

“苦数！菩萨开开眼睛，让我下世……”

嗓子里梗住了一块东西说不下去，眼睛一闭——两条温热的泪水在脸上淌着。

长生奶奶想着要赶紧修下世，那五十块的数目就象钉子似的钉到她心眼里：老师太熟人多，手箍得紧，交给她去放债才积得起这笔钱来。

她那天对老师太说过：阿大那八块怎么也得去讨来，宁可让老师太吃点甜头。

“这两个月的利钿我只要两分，让你……让你……”

老师太笑着透了一口气：

“唉，你真是。叫我去讨我就去讨好了，我难道……我难道……我只不过看阿大是你亲生儿子……”

亲生儿子！——长生奶奶全身一阵紧。

“冤孽！——啥格亲生儿子！他有铜钿给烂污戾，我这个老太婆倒反……倒反……黎太太十九生日，我向他要一块洋钿送礼，他只……他只……”

他只给了她八毛。不过长生奶奶把这句话咽了下去没说出来：现在老师太没从前那么靠得住，少漏几句好些。活在这种世界上——对什么都得小小心心提防着：她觉得处处都挖下了深坑，一个不留神就会陷了下去。

于是她每天早晨加念了十遍《楞严咒》。做完了功课就把房门上了闩，踮着脚走到板壁缝边张着——看隔壁那个人在

干些什么。

新娘子又嚷着肚子痛：买了菜回来，还在床上躺了会儿才去煮饭，一面不断地哼着。

“哼，”长生奶奶想。“这烂污戾是想要偷懒：她当我不晓得。”

可是阿大不打她，也没兜屁股踢过她一脚。比比长生奶奶当媳妇的时候看，娘杀格！于是长生奶奶叹了一口气，脑袋不知不觉动了一动，额头在板壁上碰了一下，轻轻响了一声，她赶紧退了一步。

“这烂污戾！”

长生奶奶怎么也想不透——为什么现在做媳妇的就配这样享福：用老公的钱，偷吃懒做没挨过一下捶。阿大这老公也真是！长生奶奶活也活到了五十八，可从没看见阿大这种男人家过。

开饭的时候——新娘子有气没力地端着菜，脸黄得发青，身子弯着。

老太婆皱了皱眉毛：怎么，她肚子痛难道是真的么？

那个烂污戾不吃饭，只躺到她们那张床上：痛苦地哼着，缩成了一团，两只手捺在肚子上。

长生奶奶站在房门口瞧着她。冷冷地说：

“吃点儿饭呀。”

“姆妈你去吃罢。我不吃：肚皮痛。”

长生奶奶忽然微笑了一下：她知道报应已经来到了新娘子身上。她眼睛没命地眨了几眨，忍不住冲出口来——

“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她觉得自己似乎站在个很高的地方，俯着脸看着别人受难——在痛苦里面挣扎着。菩萨到底有眼睛：什么都瞧个通明透亮。这回新娘子就得了这么厉害的恶报。

愣了些什么几秒钟，忽然长生奶奶皱了皱眉毛。她现在完完全全得了胜，似乎应该做出点可怜她的样子来。瞧着那张皱得不成样子的黄脸，枯柴似的身子在床上滚着，她眨眨眼睛叫：

“阿巧，替你姆妈倒杯茶呀！”

新娘子一直哼到下午没起床。

天又下了雨，屋子里到处漏着，霉味儿跟豆豉味儿全聚在一块儿，逼得人透不过气来。

长生奶奶对着一叠黄纸念《心经》：纸上画着一个个的圈子——堆成一座宝塔形。念完了一遍，她就拿牛骨签蘸着朱砂，规规矩矩在一个圈子里点一点。这是老师太照顾她的生意：填满了一张就捞到两百钱。她打算赶着今天把这十张都念完，可是心里烦得慌，老在半路里岔了开去，肚子里瞎转着念头。

脚放在泥地上冷得发麻。脚后跟似乎重了起来，仿佛那块肉里面塞了一块铁似的，又痒又痛得怪难受：大概是生了冻疮。

隔壁还在哼着：哼一声——长生奶奶心上就一乱。她不耐烦地说：

“尽哼尽哼哼啥呢，哼哼难道就不痛了？”

哼声停了会儿。长生奶奶对板壁缝张了分把钟，又压扁着嗓子念她的“观自在菩萨……”

把一张纸点满了，她就抹抹眼屎，瞧瞧这些红点子点得可

平正，嘴里累了似地嘘了一口气。

“两百钱……”

忽然长生奶奶想到了老师太那张扁脸——嘴巴瘪呀瘪的。这笔生意——念满了一张纸一定不止两百钱，说不定有两毛，或者甚至于有——有四毛！可是那个出家人只给她二十铜子，她在中间捞那么多好处。

长生奶奶又拖过一张黄纸来，咬着牙骂：

“娘杀格！”

她对着那张黄纸上的圈子发愣，脑子里有个想头一闪：菩萨要是放大方一点别显灵，那她念也不念就把红点子点上去——不算罪过。这么着今天就能把这十张赶完，还可以多来一点……

可是她打了个寒噤，四面瞧一瞧——似乎看菩萨知道了她这种坏念头没有。身上一阵热，肚子里叫着：

“南无阿弥陀佛！……我现在着了魔……”

长生奶奶拚命把思想岔了开去，可是一会想到了老师太。她睁大了一双红眼盯着那张佛像，全身的劲都用在两片嘴唇上：

“出家人那样小气，那样……那样……”

她感觉到心里一阵舒服，眼睛格外死劲盯着那老地方——佛像。她意思是想叫释迦牟尼佛知道老师太——怎么个刻薄法，还是个出家人哩。

那个出家人什么地方都得捞点好处，跟她长生奶奶这样的苦人也不放松一点。阿大那笔钱——要不给点儿甜头她可永远不会来讨。那天总算来催过一次。绷着个脸，指东画西

的倒挺能干的样子，临走的时候还指着阿大的脸。把嗓子逼得铁硬：

“好的，廿一还我。不过要多算一个月利钿，只要你……哼，出家人不是好欺侮的，告诉你。阿弥陀佛，本钱赖着不还，还扳着两个月利钿不缴。……好的，廿一。一共三个月利钿，我是要……要……”

阿大呢——阿大只咬着嘴唇，脸子发青。

长生奶奶叹了一口气，用手撮一把鼻涕甩掉，在桌沿上抹抹。她忽然觉得阿大可怜起来：她听着沙沙的雨声，想到阿大现在到处跑着找生活做，找钱，她心就酸痛了一下。

“苦数，他几个辛苦铜钿还要给他老婆去贴娘家。……”

她眼睛溜回到那张黄纸上，顺嘴嘟哝着——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观自在……她到底得了恶报……”

拿中指揉揉眼睛，眨了几眨，又不放心地站了起来。她对着板壁缝张了十来秒钟，接着把耳朵贴上去听着，肚子里失望地对自己说：

“这烂污戾肚皮不痛了啊？——哼都不哼了。”

可是新娘子再一哼起来——长生奶奶就又给戳心似的难受，脑袋也发了胀。这屋子里被那个烂污戾搅得更阴气沉沉，更不吉利，仿佛在老东岳那个十殿阎罗里似的。老太婆发了一阵冷，竖起了全身汗毛：她忽然预感到一种了不起的祸害就得掉到她头上。

“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她苦闷地叫，腮巴上的皮肉在跳动着。她知道那个哼着的人已经断送了她一辈子，还想叫她来世翻不得身：在她菜里放荤的叫她得罪菩萨，一手把住

阿大的钱叫她积不起五十块去上庵堂，并且还打算叫她早点死——来不及修行，下世照旧过不了好日子。

长生奶奶就咬着牙：她觉得她跟那烂污屎他们已经到了拚命的时候，她总不能到了下世也抬不起头来：这世可是熬够了。

于是许多事都接连着爆发。新娘子赖在床上不肯给长生奶奶倒洗脸水，阿大可没劈她两下嘴巴，还说她的确生了病。长生奶奶明明看得出新娘子买的臭苋菜梗赚了老公的钱，可是阿大不相信。长生奶奶就拍着桌子叫：

“我不过要你明白明白，你倒……你倒你倒……婊子儿子！——给狐狸精迷了窍，连……连……”

顶受不了的是新娘子烧了一锅硬饭：叫老太婆咽不下——活活饿死。于是长生奶奶把筷子一摔，压扁着嗓子，拍着手哭起来。

“皇天吓，我的命苦吓！……我在儿子这里吃碗苦饭，同她啥相干，她要饿杀我——我——嗷嗷！……”

阿大劝着她，新娘子在颤着嘴唇说什么：她可全没理会，只是叫菩萨看看她儿子——把媳妇纵容到什么样子。

最后儿子嘴唇白得象石灰，咬着牙齿，狠命地在媳妇背脊上送了两拳。女的倒到了地下，尖叫了一声。

长生奶奶跳了起来：

“这你明明白白是生我的气！……哼，你想叫人家看了是阿婆挑儿子打媳妇！你叫我……你叫我叫我……”

他们的用意——长生奶奶是晓得的。

晚上她照例睡不着。听着隔壁的鼾声，她恨不得捶醒他

们：她似乎觉得世界上的睡眠有个定数，别人多睡一会她就得少睡一份。她翻一个身，把脑袋伸出被窝外面听着。要是他们那边有点响动，或者轻叹了一口气——这准是在埋怨她老太婆：说不定他们在咒骂她。

“我是晓得的，我是晓得的，你们骂我。骂罢，骂罢，横竖我……”

“啧啧，姆妈你真是！她口都没有开。”

长生奶奶把脑袋钻出了被窝，紧紧咬着牙。她嘴呀鼻子的象给石灰堵住，气胀得几乎昏过去。两只手一把抓住了被窝，仿佛要把它撕成粉碎似的。于是全身抖了一下，她就惨叫了出来：这日子她过不了，亲生儿子跟那个狐狸精一气来对付她老太婆。

亲生儿子在隔壁叹气。

“姆妈，姆妈！……啧啧！……叫她往后不许开口，好不好？……”

老太婆只管自己叫着没理会。

“明朝要新娘子对你磕个头……”

老太婆只管自己叫着没理会。

“叫她回娘家去，好不好。好不好！叫她……”

可是老太婆老压扁着嗓子叫着：眼睛没命地眨着，时不时用手去撮一把鼻涕抹到床沿上。

隔壁阿大跳下了床，蹦着脚，拳头使劲地捶着自己胸脯，嘶声叫：

“叫我怎样呢，叫我怎样呢，我……我……”

阿巧哇的哭了起来，接着似乎是给被窝堵住了嘴，声音就

象从三四里外面传过来的。

新娘子抽咽着：

“杀了我罢，杀了我罢：死了倒好……”

忽然床板叽咕一声叫。乱乱嘈嘈的脚步。——菜刀响——
锵！

长生奶奶赶紧下了床，也没管有没有拖着鞋子，就跑到板壁跟前敲着，用全身的劲叫救命。

“地方暖——地方暖——救命哪……你想要叫我抵命……啊呀救命哪……”

隔壁阿大在喘气，新娘子在抽咽。

老太婆停住嘴贴着耳朵听了会儿，就回到床边拿棉袄披上身，坐到地上哭了起来。不管阿大怎么劝，她可也哭到了三点多钟。

八点钟的时候，长生奶奶还在床上养神，新娘子就带阿巧上留下她娘家去了：打算住十天回来。

长生奶奶没说什么，只用鼻孔哼了一声。她想：

“带洋钿回去了，带洋钿回去了：哼，我是晓得的。”

四

二十一那天长生奶奶到了菩提庵。她咬着牙提醒老师太：叫老师太别忘了阿大那八块钱。

老师太并没忘记，她正打算要出去，脚上已经换上了那双新棉鞋。不过刚才她跟老牛闹过了别扭，还绷着一张扁脸站在厨房门口。于是把嘴瘪了那么一瘪，大声地告诉长生奶奶：

“你看老牛好笑不好笑？他总算同阿德搭上了朋友，就拿我的饭去给他吃，我是……”

“哪个阿德？”长生奶奶摸不着头脑。

慧圆把下唇一撇：

“一个叫化子！”

“什么叫化子！”老师太起劲地校正她，“一个贼骨头！”

厨房里老牛分辩着：他只不过看着阿德饿得可怜，泡了一碗冷饭给别人吃。他停了嘴抽两口早烟，又嘟哝了一句——

“出家人也讲求个慈悲哩。……”

“慈悲，慈悲！阿德是贼骨头，同他讲慈悲！……我们出家人——又不是做大官大府的，好让你糟蹋饭菜！我不管，这算是你的客饭：发工钱的辰光我照规矩扣你两角大洋。……”

说了就挺着个脖子走了开去。

老师太出了门，长生奶奶可还没走：她不大愿意瞧着老师太向儿子逼债。她一直坐到吃点心的时候还不起身，用心地听着慧圆诉苦。

长生奶奶很得意：大拇指挺快地拨着那串佛珠。红眼珠翻上去又翻下来。她希望慧圆老不断地往下说。仿佛多知道些老师太的坏处，她长生奶奶下世的幸福就多了一点把握似的。

慧圆将来许有好日子过：前天黎太太带了她那位大少爷来做生，大少爷就跟慧圆斜着双眼睛笑，还追她到后面茶园里打打闹闹的。老师太瞟他们几眼，嘴角闪着微笑，然后转了许多弯——问黎太太定了媳妇没有。于是又兜了十七八个圈子谈到她的慧圆，叹了一口气：

“唉，慧圆是——她算了一个命，说她还有几十年尘缘。”

这位出家人在那里羡慕普莲尼姑。别人一个徒弟在十八岁上还了俗——嫁给了四明陈家里，结上了亲家：给盖了个大雄宝殿不算，还买了一块茶山送给庵子里。

黎太太家私也不小哩。于是老师太又叹第二口气：

“唉。我们出家人是没有靠山的。”

可是慧圆从没跟长生奶奶谈到这上面去。她只埋怨老师太脾气刁：一天到晚小小心心伺候着，还动不动就说她没良心。慧圆眼眶成了红色，瞧着自己手里的手绢，很不平地问长生奶奶——怎样才叫做有良心：难道要割了身上的肉给师父吃么？师父可又不吃荤！

今天慧圆的话可真多，送长生奶奶出了大门，她似乎还有许多要说的。她扭一下脖子，拿辫子在手心里玩着，叫长生奶奶别跟老师太提起这些话。然后红着脸笑一下，窝着嘴唇说到金戒指的事，问那老太婆忘记了没有。忙着把什么都交代清楚，才关上了那扇黑漆大门，可是那个阿黑给关到了外面。于是重新开开放狗进去，顺便又喊住了长生奶奶：

“今朝说的这些话语——你不要同老师太说，噢。”

“我晓得的，我晓得的。”

长生奶奶走到了街上。她腿子抬得挺吃力：路上没干透，只有中间那条石板没有烂泥，她就用脚后跟一拐一拐地踏着硬石板。后面来了车子，她一让——差点没摔一交。

“娘杀格！”——四面瞧瞧，她不知道应该对谁生气。

要不是为了阿大那八块钱，她可不会到菩提庵来。那婊子儿子！她就走快了些：回家看看那笔钱还了没有。自己听

见脚踹在石板上咚咚地响，身上发了热。

那笔钱大概没还。阿大脸色很难看，想问长生奶奶借钱哩。

“姆妈你借十块洋钿给我罢，那个老师太……”

长生奶奶心头一阵紧，瞪着眼睛说：

“我有洋钿！……你为啥不到留下去借呢？你的好老婆……哼，问我借铜钿！……”

阿大坐到了板凳上。两手捧着脑袋。嘴唇咬得发了白，额上突出一条青筋。

“那老师太——千刀万剐！……她……她……”

“小心话头！——罪过的，告诉你！”

“罪过的！娘同禽杀，她放印子钱，逼我……逼我……”

他仰起了脸：眼球上涂着红丝，嘴角上钉着两堆白沫。

老太婆赶紧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接着用中指掏了一堆眼屎，告诉阿大那些因果的道理。恩呀怨的都是前世注定了的：象金先生那次遭了抢，还给土匪砍了一刀，这是他跟那土匪前世有冤。她念了一句佛，又结里结巴引证了许多事。她想趁这当口劝动了阿大相信菩萨：做个好人修修行，别只袒护着老婆不要娘。

“总要修修下世……”

“为啥要修呢，”阿大不耐烦地说。“这世做恶人害人——横竖也是前世注定了的，横竖……”

“这是……这是……这是……”

长生奶奶翻着眼珠子老半天说不出什么来，于是发了脾气。

“你要给雷公菩萨打杀！——你！”

这家伙是冤孽，怎么也说不通，让他死了炸油锅罢！可是她瞧着他那副铁青的脸色，又有点替他难受起来。老师太讨债是怎么个劲儿——她是晓得的。晚上她听着隔壁阿大在叹气，在翻着身，她心脏上就刺痛了一下。她拿被窝把头蒙得紧紧的不叫漏一点风：这么着就听不见隔壁的响声。可是她儿子一翻身，连板壁都震得动起来，她五脏六腑也就似乎给捣了一下。他觉得她有点不该叫老师太来逼债。……

“三个月利，连本钿一共有……”

要是让阿大赖了这笔钱，那她不知道要挨到哪一年才能上菩提庵去修行。她把脸贴着被窝有点喘不过气来，肚子里埋怨着老师太。

“好借不借——她叫我借给阿大！……”

这辈子什么都绝了望，总不能不让她修修来世：这是一笔菩萨账。阿大他们苦了她一辈子，那个烂污戾倒有私房钱，老太婆准备着修行的——他都想赖掉！

“冤孽，这都是冤孽！——前世的……前世的……”

长生奶奶一下子明白过来：阿大这一手也准是那个狐狸精教他的，她就叫了一声菩萨的名字，把眼泪抹到被窝上。

第二天老师太一来，长生奶奶可又走了出去：仿佛她自己又怕讨债似的。她到小坤的妈那里坐了好一会，又去找吴大妈。回家的时候老师太还没走，脸绷得紧紧的坐在那里，冷冷地瞧着阿大。

“阿弥陀佛，你要挨到啥辰光才……”

阿大脸发青，咬紧着牙，拚命装做很小的样子，鼻孔里

呼呼地喘着气：

“明朝一定……明朝……”

“你自己说的廿一：廿一没有。说今朝：今朝又没有。阿弥陀佛，你简直是拿我们出家人开心嘛，车钱也贴了不少，我今朝……我不管：我要拿了钱才走。你不要当我们出家人好欺侮！……”

长生奶奶坐到自己屋子里。大声地念着佛——想盖掉他们的说话声。

阿大两只手哆嗦着，嗓子也哆嗦着：他告诉老师太现在他太没办法，找不着生活做，可是家里人总得吃饭，这回他打算往别处去借，明天一定还这笔……

老师太可打断了他：

“没这样好说话！——你说哪天还就哪天还？让你赖掉了还要好哩！……阿弥陀佛，我们出家人靠啥呢，你想想！我们不会做木匠，不会做泥水，靠着吃饭的几个苦铜钲——你倒想白用。……我不管：今朝我一定要，吃官司我也不怕！”

那男人站了起来往外走：

“我去借借看。……借到就还你。……”

“喂，哪里去哪里去！”老师太追了出去，“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到哪里我跟你到哪里！……”

长生奶奶打了个寒噤，侧着脑袋听着。她觉得全身都有点不舒服：眼睛里象有一把沙土似的，怎么抹也抹不掉。脚上也痒痛起来，她自己都摸不清还是后跟上的冻疮在作怪，还是小脚趾上的鸡眼闹别扭。身上淌了点汗，脊背心里又象在发烫，又象在发冷。

那位老师太又跟着阿大走了回来。阿大嗓子发嘎，用拳头捶着桌子叫：

“你要怎样我，你要怎样我！……拿我的命来抵罢！……”

“你想用这些话语来吓我是不是，”老师太抬起她那张扁脸。“我不怕的！你死了都赖不掉——有来生债！……”

阿大在屋子里两头走着，老师太的眼睛就跟着他移过去又移过来。只要他一走近房门，那出家人就得站起来——准备着追他。

长生奶奶想要走出去，可是两条腿子没动，似乎已经麻木了。她颤声念着佛，大姆指使劲掐着佛珠，打算把它掐破似的。她不知道她现在还是该觉得痛快，还是该可怜阿大。要是她去跟老师太说一句，老师太就马上会摇晃着那张扁脸走的，反正是长生奶奶自己的洋钱吃亏。

“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她眼睛用力一闭，用黑指甲掏掉水绿绿的眼屎。她站起来一下又坐了下去，于是眨着双红眼瞧着佛像。阿弥陀佛，叫她这辈子不修行了么。她用手摸摸自己有点发烫的额头，颤着嘴唇嘟哝着：阿大也可怜。可是为什么老把洋钱给那个烂污屎一个人用，他们还对她……

“冤孽！……该的！……他们赖我的菩萨铜钿！……”

忽然一下子——阿大冲进了她屋子里。长生奶奶瞧着他脸色变得象死人一样，全身的皮肉就一跳。

“姆妈你借我十块洋钱……姆妈你救救我……”

老师太站在房门口——绷着一张冰冷的脸瞧着她娘儿俩。

长生奶奶心脏上给打了一拳似的，鼻尖子也有点酸痛起来。她膘老师太一眼。又瞧瞧阿大那张发黄的脸，她就闭着眼，不看见干净些。可是她又忍不住想要知道两个人现在是怎么个劲儿，于是把眼睛眯着，眼泪流过那堆眼屎挂在了眼角上：别人可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在那里哭，她一年到头淌着泪水的。

“姆妈救救我……”阿大膝踝子一倒，跪到了她面前。

“我……我我……”

老太婆站起来移开了一步，两条腿象受着寒似的哆嗦着。她一下子打不定主意。嘴张着说不下去，只用两手把佛珠紧紧捧着，眼泪巴巴地瞧着那张佛像。她想到了阿大小时候——才长了两颗牙的那光景，胖得圆头圆脑的，只会叫一个“妈”字，把奶头子塞到他嘴里他总得咬一口。可是他长大了倒很听话，学徒的时候就会安慰他娘：

“等我学出了山你就好了。……”

长生奶奶膘了阿大一眼，泪水挂得长了些。她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今天——娘儿俩中间仿佛隔了一座城墙，还摆好尖刀准备着动手似的。于是她想到烂污货的那张脸，那只篋箱子——一把铁锁！阿大可在外面找着生活，找着钱。……

“南无救苦救难……”

她又闭着眼——不敢看阿大那死人似的脸色，一面肚子里拚命去搜罗那些阿大对不起她的地方。

“姆妈……姆妈……”

阿大慢慢伸过手来，用力得发了抖。手指都弯着，象要捞烂泥的那劲儿。这可把长生奶奶的视线一下子吸了过来，她

就打了个寒噤，觉得这双手似乎会要一把抓住她，会要把她撕碎。

“阿大你！……”

那双手正对着她的棉裤。……

长生奶奶尖叫了一声“啊呀”！赶紧就冲出了房门：跟老师太一撞，几乎摔了一交。她斜抢了两步，用手扶着墙，小脚趾上的鸡眼痛得直刺到心窝里。她闪电似地眨着眼睛，喘着气骂：

“婊子儿子！”

接着她穿过湿漉漉的院子到小坤妈那里去，走起来有点跛。她没命地揉揉眼睛，肚子里闷着气要爆破似的，她想要压扁着嗓子叫皇天。可是她咬着牙熬住，腮巴上隆起了一块肉。一下子她忽然又有个奇怪想头：她恨不得跑回去把老师太跟阿大都勒死。……

“报应！冤孽！婊子儿子！……”

他们苦了她一生一世，还想叫她永世超不了生。那个烂污屎有钱贴娘家，积下那么多私房，阿大可还要赖她老太婆的菩萨账。新娘子回娘家是他们定下来的圈套，阿大这一手也准是他们商量好的。他们无非是叫长生奶奶这辈子不能修行，老师太也不是好货：哄她把钱放给阿大，还当她的面向她亲生儿子逼债。

“好的，好的！他们都……他们都……”

老师太可一直坐着不肯走。

阿大似乎倒定了心，没先前那么难受。不过脸色还是不好看，象做了几天几夜的活没休息的样子。他嘴里说着那

句老话：他去借来还，明天准有。接着噙出了牙，对老师太点点脑袋，他说太逼得厉害了反而要坏事的。

“何苦呢。……明天一定还你就好了。……”

“没有第二句话语：我今天要！”

阿大走到院子里，老师太也走到院子里。阿大回进了屋子，老师太也回进了屋子。

“你把我的东西搜一搜好不好？”阿大平静地说，胸脯一高一低的。“要是你寻得出一块洋钿……”

“我不管：我要债。”

可是阿大去翻着床，又打开那只篾箱子。他拿出几件破衣抖了几抖——叫老师太看看里面有没有藏着钱。

老师太把脸对着房门：她不看。

突然——阿大猫头鹰叫似地笑了起来，叫老师太汗毛都竖了起来。

“老师太，我把这几件破衣裳押给你好不好？……”

那个不放心地瞧着他，打了个寒噤。

阿大象在开玩笑：他又打床下那只洋铁箱子里拿出一件衣裳，跟床上的几件叠在一块，拿一块蓝花布包起来。

“要不要，要不要？”他把包袱提在自己膀子上。

“哪个要你衣裳！——我要铜钿！”

“好的，等一等！”

他噙着牙狞笑一下，掉转身来就往外走。

老师太跳起来撵住他，一面尖声嚷着——“你到哪里去你到哪里去！”可是一只粗手把她一推，她屁股坐到了地下。后脑撞在床脚下。阿大还把桌子一推——挡着房门，桌上那些

酱油瓶什么的都摔了下来：锵郎！

地下的人爬起来去拖开桌子的时候，阿大可跑远了。她涨红着那张扁脸叫：

“他逃走了！……他逃……抓牢他！抓牢他！……”

全房子的人都拥了进来，老师太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阿大打了包袱逃走的事。七八张脸子互相瞧瞧，又瞧瞧老师太，不知道要怎样说才合适。

长生奶奶愣得象石头，嘴张得大大的，瞪着一双红眼。她手里那串佛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到了地下。

沉默了五六秒钟，阿祥叹了一口气：

“阿大是不回来的了。”

小坤妈左手抓着小坤的左手，右手抚在小坤脑顶上，轻轻地问：

“为啥呢？”

“他早就说过的：屋里头一天到晚闹架，他活不下去了。他说……”

长生奶奶嘴瘪着，滚滚的眼泪。她喃喃地说：

“我只要他肯回来，我只要他肯回来：啥事体都好商量的，啥事体都好……”

她不知道要往那里安身：阿二在慈溪，他还学着徒，养不活老太婆。她于是把哆嗦着的手揩住老师太的袖子，嗓子里咕咕叫了两声，眼泪汇到下巴尖子上往泥地里滴。

“我同你上庵堂里去，我同你……”

老师太轻轻挣开她的膀子，皱着眉毛：

“等你收到了那些铜钿再说吧。……啧，我们那里也是不

够开销，要多一个人吃饭就……”她说就往外走。

长生奶奶眨着眼睛，几堆湿绿绿的眼屎不安地动着。她手抬了一下又放下去，嘴张了几张可没说出什么来。突然她全身一抖，哭了起来，连骨头都似乎在痛苦地抽动着，肩膀一耸一耸的。

大家都睁大了眼睛，觉得有点怪。老师太走到门口还回过脸来用劲地瞅了她一眼。似乎说了一声“咦”！他们常看见长生奶奶哭，照例是边抹眼泪边嚷，今天可没来这一套。这么口也不开地只抽咽着，怕是她生平第一次哩。

阿祥皱着眉，叹了一口气：

“哭有啥用场呢，事体已经到了这个样子，唉！你平常……”

其余的人瞧了他一眼，他就把下面的话吞了下去。

原载于1935年1月1日《文学》月刊
第4卷第1期

出走以后

何太太忽然回到了娘家，脸色很难看。

“姑太太回来了！”那个老王妈一开门就嚷：“一个人回来的呀？”

的确一个人回来的。只带了一只精致的小提箱。其余照道理要带的都没带。譬如听差，奶妈，孩子等等。只有她这么一个人——没有第二个照应着，就坐了两个钟头火车回来了。

可是这位姑太太没答腔，一个劲儿跨过那院子，两只鸡就咯咯咯地逃了开去。

“爸爸，”她颤声叫，她头一个瞧见的是一位老太爷。

堂屋里空空洞洞的，只有那张歪站着的八仙桌孤零零呆在两张骨牌凳中间。老太爷正一个人坐在那里喝虎骨酒，面前摊着一张粗草纸——垫着些花生米。他一瞧见那位来客，就赶紧把捻掉了皮的一粒下酒菜放下，弯着腿子站了起来，两手合在了一块儿——象是在搓手，又象是拱着作揖。

“回来了？……怎么，一个人么？你一个人——不要照应就……”

那个不热不冷地笑了一声，不耐烦地说：

“爸爸真是！你看得我这么无用！一个人又怎样！”

爸爸是爸爸，可是待他这位女儿很客气，还夹着五成不安的样子，象遇见了长官似的。这里他就瞟她一眼，抱歉地陪着笑脸。

老太太也打里面屋子里跑了出来，头上包着一块灰色布，身上束着围裙，满身的土。

“怎么信也不写一个就回来了？”

她取下头上那块布，不等别人回答就又想到了许多事：

“吃了饭没有？……唉，你何必自己来接呢。七叔会送我们的。就不然——打发杨再升来接也就……”

“来接！”那个退了一步，发脾气似地说。“哼，连我自己也不回去了！”

“什么！？”

两位老年人成了化石：四只眼睛死盯住了他们姑太太。倚在堂屋门边的老王妈也张大了嘴——撑着了一根洋火棒似的。

姑太太也没管骨牌凳脏不脏，一屁股就坐了下去。

“我要离婚！”

她母亲脸子成了灰黄色，一下子发作了她那老毛病：伏在桌子上哭起来，弄翻了那杯虎骨酒也没在意。一面就拿手里那块灰色布抹着眼泪。

老太爷不知道要怎么才好：愣着瞧着桌上那些花生皮。他肚子里在喊冤：

“又交了暮苦运，又交了暮苦运！恰恰等我辞了职她就……”

可是他没说出来，只把嘴唇哆嗦着。

真糟糕：他才辞了那差使没有几天！他在县衙门里吃了二十几年公事饭，历任的县长都没换掉他。去年女儿嫁给了那何伯峻，他才苦出了头：大儿子有了个好差使，带着媳妇孙儿女去吃饭。老二老三也能升了学。女儿女婿还要接他们两老到上海去享福哩。

“爸爸那差使何必干呢。并且住在这里也没个人照应。”

可是老太爷一下子不忍心辞职，那位金县长待他挺客气，夸他公事办得老到。一直等那位知己长官交卸，他才脱离了那把坐了二十几年的椅子。于是把家具卖掉，把衣裳什么的都收拾起来。老太太还亲自拣那些东西，给弄得满身是灰。

这趟姑太太回来——他们还当是来接他们的哩。可是……

于是老太爷瞅了老太太一眼，把那双没光彩的眼睛又回到女儿脸上。老半天他才似乎鼓起了勇气，全身的劲都给聚到嘴里，声音可轻轻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

“我要离，就是！”那个粗暴地抢白着：这种劲儿跟她的装饰很不调和。

她衣裳的那件料子——全屋子只有她自己叫得出这名目。全身缀满着并不怎么好看的花：象小孩子画的。头发烫得一折一折的，罩在那张涂着黄粉的脸上。指甲油油地发着亮。可是今天她算是没有打扮，气都来不及呕，谁还有心思顾到美不美的！

咬着牙喘了一会气，她想到了她脾气发过了火，于是又给刚才的话下个注脚：

“我再也不能跟伯峻呆下去！我到现在才明白了他！——他简直恶化，腐化，……自私自利……国家社会上的罪人……”

老太太抬起她那揉红了的脸来：

“小夫妻吵嘴是常事。怎么……怎么……唉，你离了婚，叫我跟你爸怎么办呢，叫我跟你爸……”

爸也照样嘟哝着：

“小夫妻吵吵嘴是常事，小夫妻……”

他们的女儿跳起来顿着脚。

“烦死了，烦死了！什么小夫妻小夫妻的，真是！……我跟你说不明白：我只要告诉七叔。……你们都不懂！”

她只相信七叔。于是老太爷似乎有点伤心自己的攀不上，小声儿叹了一口气，肚子里说：

“他们是新派人，唉！”

七叔是老太爷的堂房弟弟。他们感情好是好，不过谈到有许多事他俩可不能同意。譬如那天说起金县长，七叔就一口咬定这父母官是个坏蛋：一点也不顾民间痛苦，只知道刮地皮——该杀！他说起话来老这么带点危险性，可是这也许是他年纪太轻的缘故：才三十几岁，并且是在县里顶爱出风头的一个中学里当国文教员的。

那位姑太太可一直等到七叔来了她才开话匣子。她打有知识的时候起——就一直跟着七叔的路线走：他叫她知道女人是个“人”，他叫她放眼去看这世界到底有多么大，他教会她怎样用她的脑筋。还有呢——何伯峻也是七叔介绍给她的。现在她要脱开伯峻的这理由——当然也只有七叔懂得。

七叔比前两个月胖了些，还那么有兴致，对她象逗孩子玩似的：

“怎么，闲得没事做了就闹离婚玩么？”

接着他自己一个人大笑起来。

那位姑太太抽了一口气：

“唉，我跟他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下去了。”

“噢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女的用力地瞧她七叔一眼，把视线移到了院子里：两只鸡在啄食，一只在路中间拉了一堆烂屎。

“他呀，哼哼！自私自利到了极点，简直是！”

老太爷在七叔耳朵边轻得象蚊子哼，仿佛不想叫别人听见似的：

“七弟你开导开导她罢，她要是……”

姑太太可烦躁地跳起脚来，发红的脸皱着：

“啊呀啊呀！我不说了我不说了！真要命，别人说一句你就要岔嘴！……七叔我跟你出去说！……”

“呃呃呃，”那个摆摆手。“好，姆妈爸爸都不许岔嘴，让我们姑太太一个人说，好不好？”这里又大笑了几声，“来，只告诉你七叔罢。……唉，我们姑太太肝火真旺。”

老太太在一刻钟以前就停住了哭：没个人来劝——老这么鼻涕眼泪的没多大意思。这里她又把那块灰布扎上了脑袋，一面嘟哝着：

“我们不开口就是。我只……”

“姆妈你走开罢：你做你的事去。我不要你听！”

姆妈一离了堂屋，爸爸可就把手按在那把烫壶上打不定

主意：他不知道他该不该留在这儿。

可是那叔侄俩已经走到了隔壁厢房里。

这屋子光线不大好。两老向来没打开了窗子生活过：阳光好容易穿过皮纸糊的格子，就蚀了许多。板壁都漆成黑红色，瞧去就象是个无底洞——很可怕似的。

姑太太皮肉紧了一下，她脑子里闪起了一下从前的生活。这里什么东西她都摸得很熟：她知道哪一条地板宽些，哪一条狭好多——她滚在这上面哭过：

胸脯觉得给紧束着，她噓了一口气，瞧瞧母亲那张旧得不成样子的宁波床——靠在墙边二十几年没移动过的。她忽然发怒地想：

“为什么这张床没卖掉！”

七叔拿出一支烟来抽着。洋火一亮，照见他脸子庄严了点儿。他一双小眼睛正盯着她——等她开口。

“你跟伯峻到底闹了些什么事，呃？”

女的往床上一坐，两手撑在床沿上，对地板瞪着眼。牙齿咬着嘴唇，呼吸得很急：看劲儿是悲哀的成份少，愤怒的成份多。

沉默了会儿她才抬起脸来。于是把屁股坐正一下，预备要长篇大论的样子。

“嗯，还说什么呢：……伯峻倒并没跟我闹翻，他仍旧爱我，我知道。可是他这个人哪，哼！我到现在才知道他这个人……”

那个可摸不着头脑：

“他没得罪你，那么？”

“啊呀真是！”她发了急，“他得罪我做什么！他得罪了我倒是小事了。懂了吧，懂了吧——真是！他仍旧爱我，他还是那个，很……可是我现在不能接受他的爱！”

她跟七叔眼对眼瞧了会儿，她兴奋地站了起来：

“七叔你告诉我的：他有救中国的大志，他要振兴实业，一回国他就开了那个公司。哼，说得倒好听。其实啊——其实他是要发财！……你知不知道他钱是怎么赚来的，你知不知道？”

七叔满不在乎地盯着她，拿微笑着的嘴抽了一口烟，拍拍烟灰。

“唔，怎样呢！”

“他呀，他呀……”她全身的血在狂奔着，声音发了颤。“他借口不景气，他说去年蚀了二十来万，放出谣言去说公司要关门。他其实……他其实……你知道他怎样，你知道他？”这里稍为顿了一下，两手抓着拳，用力得哆嗦着。“呵，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减少别人的工钱！——做工的时间倒多加两个钟头！他们……他们……那些工人要是不依——他就拿关门来吓他们！你看他……你看……”

“这些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他这种慢条斯理的口气跟她那愤激劲儿简直太不相称。

姑太太可发了狂似的。她觉得全身的血管都会爆破。她觉得脑袋在一阵阵地发胀。她恨不得一个炸弹把周围的东西都炸了个粉碎。她向七叔面前抢出一步，叫哑了嗓子：

“什么关系不关系，什么关系不关系！……他欺骗他的工

人，叫人家当他的奴隶，不管人家死活！——他赚钱！他……他他……”

七叔决意想叫她安静点儿，就一句口也不开，只在屋子里来回地踱着。不慌不忙地抽着烟——火一亮，照见他嘴角上那个微笑还挂在那里。

这么闭了分把钟嘴，那个真的平下了一点气。她又坐到了床上，仿佛剧烈运动了之后那么疲倦。手贴到了额上，指甲在暗地里闪亮。

“唉，陆子根家里我知道的！真惨！”她自言自语说着，又颤声嘘了一口气。

“什么陆子根？”

“在公司里做活的。”

停一会她把贴在额上的手放下来。

“他们已经吃不饱，现在更加……真惨无人道！……他们要求米贴，伯峻也硬着心肠不许，还说‘我不怕他们风潮：我有法子对付！只要他们敢！’你不知道他那时候那副脸色——简直是个野兽！简直要吃人！……我现在才知道他自私自利到这样子！——腐化！恶化！守财奴！禽兽！国家社会的罪人！……”

她嗓子又越提越高起来。

七叔停住了脚，嘴张一张要说话，她可抢着说了：

“现在完完全全明白了他的为人：‘哦，你只要发财，只要发财，别人的死活就一点不管！……太惨无人道！’……他还说这是为了生活！——为了我们的生活！……造孽钱！骗来抢来的钱！哼，我让他拿这些钱来养我么！他……他他……哼，现

在公司里加入了那个什么死卖死^①的股子——他更可以仗外国人势，更可以……更可以……”

这里——七叔趁着把刚才要问的话问了出来。

“那你有没有把伯峻的秘密告诉陆……陆……陆什么呀，那个工人？”

“陆子根。”

“唔，陆子根。那你有没有告诉他这……？”

“那没有，”她抽了一口气。“我本来还希望伯峻改过的。”

于是七叔又跨起他的大步子：打这边踱到那边，他想着什么，用劲抽了两口烟，就把烟屁股摔掉。他问：

“那你打算要怎样？伯峻是……”

“离婚！”那个斩钉截铁的。“我有我的思想：我不能跟一个吃人的野兽生活在一起！那些穷人的痛苦——唉，真是！……我决定了就出走，等办好了离婚再去接孩子。我跟辜宝珠谈过的：她也说我的话对……。”

隔壁有轻轻的脚步声，接着听见她母亲急促的呼吸声。

七叔可笑了笑，一面掏出一只表来看了一下。

“你根据民法第几条跟他离婚呢？”

“什么根据第几条？”

“我是问你提出什么理由来离婚。哪：他并没有不养你，他还养了你一家人哩。还有呢：他没有姘头，没有停妻再娶。他也没有虐待你过。再呢……”

“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他是——”

那个大笑起来，这声音似乎在板壁上碰了一下就有力地

^① Smith(史密斯)的谐谑性音译。

弹了回来，满屋子跳着。

“孩子话，孩子话！”他又笑，“你法律知识真太欠缺了：什么思想，什么行为——唉，我的姑太太……”

姑太太倒给愣住了：不错，离婚没理由。她眼睛生了根似地盯着她七叔，脑筋里一些东西乱七八糟在翻上翻下。可是她替那些穷鬼不平：她不能那么腐化恶化，那么落伍——还跟那个吃人野兽呆下去。于是她把身子一伸：着，不一定要什么法律手续也可以离！

“我总而言之不干了！我要象《玩偶家庭》里那个女主人公一样！”

要谈这一套——是七叔的拿手：这些书还是他介绍给她看的。他就上了讲台似的严肃着脸，可是还带着三五成俏皮劲儿——不然学生子不欢迎。

“《玩偶家庭》的那位太太是自己的事呀——她丈夫亏待了她呀。你呢——其实事不关己，你本可以……”这里又掏出表来瞧了瞧，送到耳朵边听听，又放到眼面前。“啊呀，三点了。”

她身子不动，眼睛也不动。很固执地说：

“事情当然不关我的事。可是我有我的人格，我有我的思想！”

“唉，真孩子气！——做事全凭一个冲动，一点不相干的事也闹得这样……”

姑太太猛的站了起来，几乎要打架似的：

“不相干的事！不相干的事——看到那些穷人那么痛苦也是不相干的事！……我的思想不是受你的影响的么——你

叫我用用脑袋，你叫我睁开眼睛来看这世界，你叫我想到了民众的痛苦。……什么，你现在倒说是不相干的事！”

七叔可没想到她有这一着：他用拿过表的那只手搔搔头皮，舌子也打起结来。

“这是……这是……我们所以要有这种思想——无非是怕我们自己落伍，我们……我们……”

“我也为的怕落伍——所以要离开伯峻！”

“呃呃，呃呃，”他象赌输了钱似的脸色，那些眉飞色舞的劲儿不知逃到哪儿去了。“呃，你听我说。象伯峻……象伯峻……唉，他有什么办法呢：这是生活。你跟他是……”

“可是……”

“是啊，是啊，你的意思我明白：我还不了解你呀？……不过生活是……生活是……呃，我们不妨把生活跟思想——解释成两回事。思想归思想，生活归生活。”

他舐了舐嘴唇，注意地瞧一下她面部的表情，于是咳清了嗓子，头头是道地说了起来：

“当然——做人只好这么个做法。譬如你们那位胡老师——他口口声声诅咒封建势力，口口声声希望农人抬起头来，可是他每年秋天就回他乡下收租，少一颗都不行：他在他乡下很有势力。这是没办法的：他生活靠的是这个。不然叫他怎样呢，把田都分给佃户么——象《复活》里那个少爷一样：笑话！就是托尔斯泰自己——哼，托尔斯泰正是个小气鬼，半个鏊子都要计较的。”

这里他打定主意要说一句发松的话来开开胃，就又——“托尔斯泰跟屠格涅夫闹别扭——说不定还是为了——柯贝

克稿费的事哩。”

于是放着嗓子大笑。

女的可没有笑：她给弄得糊涂了。生活——不错，她先可没想到。她太同情陆子根他们，就激起了她的义愤。可是她现在该怎么办呢？她叹了一口气。

七叔又正正经经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瞧着姑太太似乎没先前那样肝火旺，他就第三次掏出表来：已经过了三点，他得到学校里去开教务会议。临走的时候他还叫她静心想一想。

“你该仔细想一想，别凭一时的冲动，别那么任性。这是大事：我们得拿出理智来，要不得孩子脾气。……好，回头我再回来跟你谈一谈。”

她追到门口：

“七叔！”迟疑了一下：“没什么。……回头一定来么？……呃，给我一支烟。”

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象七叔那么踱着。烟有股臭味儿，抽了两口舌头就发辣。这种烟她抽不来。

“这总是毛把钱一盒的坏烟！”她生气地把它摔掉。

老太太跟老王妈在别的房间里找剪子，一面嘟哝着些什么——似乎在互相埋怨。堂屋里可响起老太爷抽旱烟的声音，那么没劲儿，那么单调，仿佛人类一辈子只配抽旱烟——一面抽着一面安心地等着老死。

这一切——对姑太太当然非常熟悉。她仿佛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这里，并没遇见那个何伯峻，并没结婚。似乎她还才打学校里回来哩。

不过也有点不同：那时候她只穿着破棉袄，罩着补了又补

的蓝旗袍。脚上老是一双胶底鞋：夏天泡着脚汗，冬天就冷得象冰。

“唉，这生活！”

这算什么生活！——没一点活气，没一点热闹，没一点乐趣。

二十来年的日子刻板地过了下去。老太爷下了衙门回来就苦着脸诉穷。计算着自己哪一年才可以出暮苦运。他那么自言自语地嘟哝好一会，接着就叹口长气说他累了孩子们，孩子们也累了她。于是老太太又发了老毛病——伤心地抽咽着，一直要等到老王妈问她豆腐预备怎么吃法，她才停了嘴。

姑太太那时候就简直不知道一个家庭会有欢笑。家里的事虽然不用她操心，可是总有说不出的忧郁钉在她心底里。一到了天黑还没点灯的时候，她听着爸爸的边抽旱烟边叹气，姆妈跟老王妈的嘟哝，院子里那些鸡咯咯地叫，天上的风声，远处军营里的吹号：她不知怎么就感到太凄凉，她常常无缘无故哭了起来。

只有在七叔那里得到一点安慰——那些书，那些思想。他还介绍了伯峻给她。

现在七叔也还是那个，告诉她生活是……

她心脏上感到一阵冷。她踱得累起来，很想在那张有弹性的铜床上躺一会；可是这儿只有那张破旧的宁波床。

她可没坐下，只瞧瞧没有天花板的屋顶，瞧瞧糊着皮纸的窗格子。自己忽然有点奇怪起来：她居然在这潮湿的黑屋子里住着到长成大人。她打了个寒噤，觉得有垃圾堆上那些小蚊子叮满在身上似的。

一下子她不知道要怎样才好：走着腿太酸，坐下吧——她似乎有点怕那张床。站在这里也不是个劲儿。她希望七叔快点儿来。

“这种生活简直是！”

自己也莫名其妙自己说的是哪种生活，一双脚可不知不觉移到了房门口。

外面那位老太爷还坐在桌边：他是呆在一个地方可以几十年不动。可是这时候似乎吃了一惊，迟缓地抬起屁股要站起来。

姑太太可又转过了身去。她跟两老都没话谈：老太爷只会一个人嘟哝着自己命苦，老太太只会跟老王妈吵嘴。

现在她俩正哇啦哇啦着：老太太怪王妈不小心丢了剪子，王妈可一口咬定是老太太自己拣进了箱子里。

于是姑太太又烦躁得脖子都发了红。跳着脚嚷，声音象是压榨出来的：

“烦死了，烦死了！……为了一把剪子这样吵，真是！”

她听了会儿，就靠着床站着。一下子又象怕有什么东西咬她似地赶快挪开了身子，用手轻轻在靠过的地方掸几下。她又踱起来，身上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舒服。平日这时候她正用开水冲着肝精喝——比牛肉汁还好吃。有时候还得吃一片面包。然后伸手去拿剥好了伺候着的花旗橘子过来。没有朋友来热闹，就逗着孩子玩。晚上呢——更不用说，伯峻忠实地陪她坐上车子，开足马力上回力球场，上百乐门。总而言之，生活得一点不寂寞。……

可是她心一跳。接着就仿佛闯了一件祸事似的想：

“还回到他那里去么？”

七叔的话不错：不妨把生活跟思想解释成两回事。她咬着嘴唇，到现在她似乎彻头彻尾知道了这句话对她不是没好处的。

天慢慢黑了下来，屋子里就只有窗上泛着白色。

远远的军营里的号声沉着地吹了起来：打顶低的音进行了三度又进行三度，一直吹到高得打颤的音。每一个音都象一条细铜丝似的穿过她的心脏，波动着，哆嗦着。

这位姑太太又感觉到了从前当小姐时候的心情：她鼻尖子酸疼了一下。颤声透了一口气，眼睛盯着窗子。

唉，那种日子是那么穷苦，那么单调，那么灰色！

她咽下一口唾沫。

这里她怎么也住不惯。可是她往哪儿去呢？

于是她又暴躁起来：想痛痛快快地发一回脾气。她埋怨自己太鲁莽，想也不想一下就留个条子出走：的确象七叔说的——“一时的冲动。”

她要是再回去……

忽然两手紧紧抓着拳，一双脚很重地踩着地板。

“不回去，不回去！——回去太丢面子了！”

心跳得很响。血又那么狂奔着。额头在发胀。她想象她要是回去了——伯峻会有怎么一张嘴脸：挖苦她似地笑着，鼻孔里哼呀哼的：“嗯嗯，我晓得你会回来，所以并没着急。……”

她就咬着牙恨着：

“到底是野兽！到底是……到底是……”

那家伙准有这么一手的。他现在当然一点不着急：还照

样看报，照样抽烟。一想到太太——也许还得微笑：他不理，让她回来叫她自己丢面子！

这黑屋子里这位太太觉得肺部紧缩了，什么地方一阵刺疼，她哭了起来。

“哪里去呢，哪里去呢？……身世这么惨……”

一面恨着何伯峻那满不在乎的劲儿，一面替自己伤心。这件事真做得太孩子气——留下个条子就走，也没想一想离脱了丈夫有什么结果。

以后是怎么一种生活呢……二弟三弟当然得辍学。大哥准得失业，带着老婆儿女一窠子回家来。老太爷已经辞了差使，那就得成天在家里喝虎骨酒，抽旱烟，叹着气发牢骚。老太太呢——一天到晚哭，只有在跟老王妈吵嘴的时候就停一会儿。一家十几口都挤在这所潮湿的黑房子里挨着饿，啜泣着：太阳永远晒不到他们头上来。……

她哭得厉害了些。

老太太走了进来，想劝劝姑太太，可是自己哽住声音说不出来，嗓子里“嗯嗯！”地叫，右手抹着眼泪，左手抚在女儿那一蓬弯弯扭扭的头发上。

姑太太老钉住想象伯峻抽着烟微笑的劲儿：他等着他的胜利，预备对她这丢面子的人哼几声。于是她咬着牙：哼，腐化！恶化！禽兽！她真不懂他心肠怎那么硬——还说爱她哩！她嗓子里哭出了声音，肚子在抖动着，肩膀使劲一抽一抽的。等七叔来了她得……

“唉，七叔没想到这一层。七叔没……”

七叔来的时候已经快要吃晚饭。他还是那么起劲；他自

己以为一举一动都很俏皮。

“唉，我们的姑太太，你看罢：伯峻的电报。”

伯峻的电报！——姑太太跳了起来，心也跳了起来，身子象泡在温水里似的。

“什么！？”

电报并不短：打给七叔的。原来她一走，伯峻那么伤心——连饭也吃不下。唉，真是！并且她留下的条子上没说她要到哪里去，害伯峻打电报问七叔——她是不是回了家。她觉得她自己对不起别人。眼睛就想滴泪水，可是她拚命忍住了读下去。可怜，伯峻还等着七叔的回电哩：一接到回电——他就得亲自来接她回去。她眨眨眼睛再看一遍：一点不错，他要亲自来接。

于是大颗泪滚了下来。别人多么爱她，瞧！

“你想想你的孩子气，”七叔扫那两老一眼。“你应当前前后后想一想呀：离了他怎么办呢。难道——难道——难道去革命不成！你总是……你总是……”

“啊呀，别说了别说了！”姑太太抹抹眼泪撮着嘴。

七叔大笑起来，得意地又瞧瞧两老。大家都知道姑太太这泡眼泪怎么来的，提得高高的心就有了个着落。老太太感慨地呀了一声“阿弥陀佛！”老太爷长长地透了一口气装上了旱烟——装得比往日满。连老王妈也倚在堂屋门笑着。

“马上就回电，呃？——叫他明早来接你？”

“随你吧。”

接着七叔又爆出了大笑声。把一肺的气笑完又吸上第二口，就装着好不容易才忍住笑的样子，又说起正经话来——这只

有姑太太懂得，脸子就只对着她一个人：

“我说过的：生活归生活。我们做人当然是这么个做法。思想呢——只不过为了要表示我们赶得上时代，表示我们没落伍，不叫别人笑话我们：如此而已。在明哲保身这范围内，思想不妨前进一点。可是你这回……呵，这回我们姑太太发了傻劲：竟……竟……你想想，呃，姑太太，我们放下了牛油面包不吃——去吃窝窝头么？你难道竟要去……竟要去……”

姑太太腰板一扭，又摆出副爱娇劲儿撮起嘴唇来：

“甯，说够了！谁不知道！……七叔你赶紧回个电报。办完了正事，我请你上松鹤楼：姆妈爸爸做陪客。”

七叔又大笑着，一面可还没忘记找枝笔来拟电报。

老太爷莫名其妙地站了起来，敲掉旱烟筒里的烟，两手合到了一块：象对姑太太谢恩似的。老太太似乎故意地在她身边擦过一下跑进房去，忙着打开上了夹板的皮箱，找出那件穿了二十年的木机缎袄子来。一面兴高彩烈地嚷着叫老王妈不必弄菜了。于是老王妈跑进厨房里去，院子里两只鸡给吓得咯咯咯地跑。

什么都有了活气。

姑太太呢——她可打开了那只手提箱，拿出她生活里不可少的那套行头，对着镜子在自己微笑的脸上做起功夫来。

原载 1935 年 3 月 5 日《文版小品》月

刊创刊号

一九二四——三四

这是某君(不必公布他的姓名)写给他一个朋友的信。原文一字未改,即标点也是原来的样式,只是人名改成了假的,上下称呼也去掉,年月日搬到了前面,以醒眉目。抄校人记

一九二四年一月三日发

啊,亲爱的老朋友呵!你的短而精的信是收到了!当我收到你的信的时候,犹之获了至宝呵!

啊!亲爱的老朋友呵!一九二四年已经开始了呵!亦即是民国十三年了!啊!回溯此十三年中,中国是如何的痛苦的微弱的呻吟的而在缓缓的长成呵!啊!亲爱的老朋友呵!我们从事新文化的有希望的而又热烈的真挚的青年,是要负起担子来的呵!啊!我们唯有革命呵!

但是,玉麒却以旁观者的态度说道:“徒然叫喊有什么用呢!”

啊!他的态度如此的轻蔑而漠然,以致我不能容忍了!而我终于发怒了!啊!他是庸俗的平凡的愚蠢的人!他的祖父和父亲是愚蠢的农夫,无知无识而视钱如命的可怜的而庸俗

的东西呵！而玉麒遂秉此愚蠢的庸俗的天性！他的升学乃是他的一个有新思想的反旧礼教的舅父供给的！啊！玉麒是庸俗而平凡的！我以一种深刻的讥嘲的有力话答复他了！我冷笑道：

“那么你以为我们有热血有勇气的青年，可以不去革命么？哦！你是例外的呵！唯有你的血是冷而呆滞的呵！”

我讥嘲得如此的刻骨而诙谐，以致我自己亦不禁哑然失笑了！但是，啊！闻此语的好友三四，俱不能了解我此语的用意呵！因此他们竟没有笑！

但是，啊！总之革命是我们的唯一的光明的大道呵！我已经决定我们的路了！啊！亲爱的老朋友啊！今年我将有热烈的如暴风雨的新的方向与生活了呵！我预备先看清楚而认识今日之时世，以作革命生活之南针！为期则半年！暑假之后决不升本科了！而要勇猛直前的负起沉重而苦难的担子，在光明的有诗意的伟大的程途上前进！

啊！亲爱的老朋友呵！望你也走上这一条唯一的路呵！祝你有奋斗的革命的精神！

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发

啊，我的老友！我执笔写此信时，我的热血沸腾了，我愤激到了极点！非常明显，我的老友，这是个什么世界！事实已经教训了我们！

上月三十日，是人类历史最可耻的最残忍的一页！啊，我的老友！看哪！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屠杀我们的民众了！啊，这仅只是第一炮而已！是的，朋友！你不看见沙基有帝国主

义者的枪亦对着我们民众在无情的射击么！

啊，朋友！答复它一个无情的射击！

到底人心未死，这里遂有悲壮的热烈的民众大会，这真乃是一个可歌可泣的场面！我相信每人的血都在沸腾，而每人都有热烈的如火的情绪驱使他去赴民众大会，若无此热血及如火的情绪，中国实是无救的！

可惜我有他事缠身，不克赴民众大会！啊，我的老友！你须知道玉麒的表妹袁娴自南方来此，叫我陪她跑几个地方，遂不能分身去参加这热烈的革命的伟大的壮举！啊，那是如何的可惜呵！袁娴我本不认识，乃是由玉麒介绍的。玉麒呢，又为学生会的事务忙着，终日终日参加激昂而悲壮的民众之中，无暇陪他的表妹，可是袁娴遂叫我陪她了。

她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可爱的女郎，她的思想亦很新；无疑的，她是有勇气的！她此来是为了要考大学。其实，啊，大学是如何的无聊呵！即说我罢，自去年暑假后升了本科，进了法律学系，乃更深深的明了大学教育之无用而浪费！啊，我的老友！我之对世界的理解与认识，乃是从课外书得来的！这悲惨的不合理的世界呵！啊，我已看得很清楚了！啊，我的老友！革命呵！革命呵！唯有革命可以解决一切！啊，我的老友！你为什么不能革命呢！

我已经周密的而又精细的在计划并准备一切！我将以整个的生命与灵魂献与革命！我将为革命而牺牲一切！不过今年暑期拟回家乡一次！因为老母颇以其独生子为念呵，且有一重大的家庭问题不得不解决！原因是从父亲死后，两个叔叔忍心害理的欺侮我母亲！母亲遂决计要分家，而两个叔叔

想要占便宜，此事或将诉之公庭！啊，我的老友！你看大家庭的罪恶！……分家之后，我这一房每年约可收三百多担租谷，此事解决后，我即毅然决然以我的可贵的热血洒在革命之路上了！否则，我怎能专心去革命呢！

但是，玉麒却说风凉话道：

“你叫喊已有一年多了，但是你并没有走一步！”

啊，多么愚蠢的话！我不禁愤怒了，我遂反唇相讥道：

“过去的一年多，我是要认识，要理解。我不是愚蠢而平庸的，因为我的祖父与父亲都不是愚蠢的孜孜为利的农人！（哈哈，我的老友！我竟恶毒的无情的讽刺了他呵！）现在，我是已明白了！但是，家庭的纠纷莫非可以不解决么！让叔叔争取我的产业么！”

啊，如何的可笑呵！他竟无话可答！他是愚蠢的，夫复何言！但是，他的表妹——袁娴——乃是多么的聪明的呵！犹之一朵美丽的鲜艳的有生命的智慧之花！

啊，我的老友！我劝你决计革命罢；莫忘记你是有为的青年！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

朋友！此信到时，我已经离开此地了！的确，叫喊是无用的，而唯有实践是伟大的。我已将所有书籍出卖，多余的衣裳则已送给了朋友，整装待发矣。是的，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不但为了要救可怜的群众，要为辗转挣扎于生活的重压之下的多数人谋幸福，并且也要为我们自己打出一条路！嗟夫，吾友！吾辈小康之家的人们的生活是多么平凡而灰色呵！

朋友！你总看见报纸了！啊，前天的大血案！大屠杀！此事更给予我一个大刺激，故决计卖掉一切，以改换新生活！打开一条血路！明日清晨，我已在南征途上矣！到了南方，我便参加革命的伟大的组织了！

朋友，玉麒受伤了！他现在在协和医院里，昨天我去探视过他，大夫说并无危险！我对玉麒是多么的同情呵！虽然他是个愚蠢的人！

我握了玉麒的苍白的手；用有力的眼睛看着他，愤怒的说道：

“啊，玉麒！事情更明白了！帝国主义者以炮火与经济来压住我们，而又嗾使其走狗屠杀我们的民众！”

“而且这还证明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到了末日！历史告诉我们，专暴的政府到了无法维持他的统治的时候，就只有屠杀群众之一途！”

他还举了许多例，说了之后我们就沉默了，热血在各人的血管里沸腾！最后，我说我已整理好行装，决然到南方去，决然以整个生命贡献给伟大的事业！

但是，他的愚蠢而庸俗的思想又使他说出可笑的话来了！他说革命不一定要到南方去，在北京也可以革！我笑道：

“啊！你认为革命是随时随地俱可革的么！”

“我当然不尽是这个意思！……不过此地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

“啊！你叫我在这么万恶的地方再呆下去么！这地方只有愚蠢而庸俗的冷血者呆得下去！”

啊，朋友！我一时愤激，遂不禁讽刺了他，而打中他的痛

处！啊，希望他不要因受了气而损害了他的健康才好！他是个受了伤的人呵！此次受伤者当然颇多，死者也不少！一幅人类的耻辱的图画！啊！前天群众是多么的愤激呵！可惜我没有在场，因为前天伤风，鼻涕很多，当然只好在公寓里休养了！后来颇觉无聊，遂上真光看电影，归后便听说群众被屠杀了！

现在并无任何的问题绊住我了，家庭纠纷已解决，老母每年收三百多担租，衣食差可维持，我便可以专心革命了！

至于袁娴呢，她也要到南方去。啊，她是多么的有勇气而又聪慧！我也许已经爱了她了，她与我将走同一条光明大道！但是，她是订了婚的！（她家祖母为她主持的呵！）但是，那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以后，朋友，请暂勿来信，等接到我的信再写信可也。也许我要到南方方写信给你。……啊，我现在心脏搏动得多么厉害呵！

啊，我明早七点钟便离开此地了，别矣！北京！别矣，我的平凡的琐碎的灰色的旧生活！

同年九月二日

你很盼望我的信吧？是的，你无从写信给我，而我又复一天捱一天的没写给你，致你不知我的行踪。现在第一句应该告诉你的是，以后来信请仍寄原处。

“怎么！”你必会惊异的问道，“你还没有走么？”

曰：啊，是的！我仍在北京！原因是袁娴没有到南方去，她打消了行意了。唉，朋友！你应想象到恋爱对于青年有着

何等重大的意义！啊，可惜你没有看见过她！她多么温柔，多么可爱！两颊是涂着青春的红色，两眼是充满热情的光辉，而身内藏着勇气与智慧！啊，朋友，此种语句，尚不能状其万一；总之，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无不可爱！唉，我怎么舍得离开她呢！我狂热的对她倾吐了：

“啊，我爱你！我爱你！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你是我的世界中的上帝！有了你，我方有热血与勇气以英勇而挺身的踏上革命之道呵！”

她决然与她未婚夫解除婚约了，因为她不爱他！此事或将决之法庭！这重纠纷一解决，我便与她同以此身献诸伟大的历史的事业！

但是，玉麒竟如此愚蠢而简单，他不了解我！三月间我未走成，他竟以嘲笑的态度说道：

“没有走么？”

“唉，因为她没有走呵！我爱上她了！你惊异我的没有走么？”

“不惊异。我认为是意中事。”

他认为是意中事！这明明是讽刺我！是的，他算是在革命了，但是，他是什么东西！朋友，恕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他不配革命：他如此平凡，庸俗，渺小，愚蠢，而竟要从事那伟大的事业，那是多么矛盾而可笑呵！我便正言厉色的教训他了，我道：

“革命者不是神仙或上帝，而是一个人！既是一个人，则必定要吃饭，穿衣和恋爱。无恋爱的人生是枯燥的人生，革命者的生活当然也需要恋爱，犹之在沙漠中逢到了水源。并且，

他的爱人还可以鼓励他更前进，更有牺牲精神！许多正确的恋爱论也说恋爱是建在同志关系上面的；而伟大的革命者往往有个很好的爱人，这都是实例！但是，愚蠢的家伙是不懂得这道理的！”

朋友，我想你必定会理解这一点的！是的，三月间要走未走，而衣裳大半送给了别人，书籍亦已散佚，未免损失！但是，这是值得的！因为我将有一个爱人而又是同志的她来鼓起我的勇气，纠正我的错误，而大步踏上历史的道路也！

无疑的，路是决定了的！并且，我还对朋友们赌过一个粗俗的恶咒，即诅咒曰：

“要是袁娴解除了她的婚约，而我仍不去革命者，是乌龟忘八蛋，鬼儿子！”

至迟至迟到年底，她那婚约是可以解除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七日

得来信，承询近状，至为惭愧。我近来生活里伏着一个危机，即是，我太幸福了。你知道我已与娴结婚了，（你不能远道来参观我的婚礼，乃一大憾事！）生活是温柔而热烈的。有时我忽有人生几何之感，“夫为乐，为乐当及时！”

然而这只是一时的糊涂的想头而已。我当然知道，处今之世，即享乐亦无从享起。生活在这现实里，怎能逃得开呢！是的，唯有革命，方有出路！

此间某大帅极力捕杀革命者，玉麒遂不得不出走！那天我与娴送他到西车站，握手黯然！但是，他终于是愚蠢的，因此不免对我说了愚蠢的话！

“我们要理解这世界，应从生活里去理解，徒然靠书本子是无用的。”

因为是离别，我不便如何讥嘲他，只耸耸肩笑道：

“但是我似乎记得伟大的革命者都在图书馆里用过功的。”

“我当然并不是说书本子完全无用，不过是不能单读书，而没有生活。象我们这种人，顶困难的是摆脱不开旧生活。”

他两目注视着我而等我回答。我当然一听便知他是在讽刺我，我便冷笑了一声说：

“承你教训我，可惜我早已知道了，我不是愚蠢的！”

车将开时，我又对他道：

“一个人从事一种事业，总应当有点伟大性！平凡与渺小，是可怜的愚蠢的人的……”

“你错误了……”

但是，汽笛一声，车已蠕蠕而动了，他便未说下去。这乃是便宜了他，因为假如车不开，则他实无从反驳我也，我想。

他似乎讥我不能革命，唉，他怎能了解我呵，愚蠢的！当然我不会在这温柔乡生活下去的！我对娴也说过：

“我们就这样生活下去么？”

“唷，又来了！”她可爱的头那样一歪，迷人的眼睛那样一瞟，美丽的嘴唇那样一撇，啊，她此时的姿态多么爱娇而令人心醉呵！“要革命，难道连蜜月也不度么！急什么呢，革命队伍里并不少你一个！”

朋友，从这你可以看出她的智慧！

啊，不错，革命者既是一个人，当然不免度蜜月！蜜月度

过，我一定走！学校里的功课丢掉，是不可惜的！下月我当寄信告诉你我的行止。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发

久未报书，甚歉！近状何似，至念念也！

我已做了父亲了，一个男孩子，三星期前生的，拟取名“三伟”，娴身体好。

近来生活如常，有时不免感到单调而平凡。恋爱滋味，不过尔尔！但，这种生活自然是暂时的，不过学校里今年暑假修业期满，何不读完再走，因此仍然呆在此地。“学士”试终了，我即丢掉天平帽！

朋友大都星散，寂寞无聊！一般同学，则为毕业后的饭碗忙！

同年七月九日发

啊，我告诉你一件悲惨的消息，我那可怜的老母弃养了。曾回乡一次，料理丧事。前天才回此地。

此次济南事件你当已见报载，帝国主义此举，使中国士兵人人愤激。总之，一切都已趋尖锐化。

玉麒无来信。他竟可以革命，我总有点怀疑。虽然念着他，但是，他以前对我的一些浅薄无聊的讽刺，我始终不能无所介怀！他的那些教训是浪费的，对我！

小孩子长得很好，也比人家的孩子聪明；但愿他长大之后能有他父亲的决心与母亲的智慧。我与娴终日为这小生命而忙，父母大不易做！娴苍白了些，不过没甚疾病。

我总算毕了业，可以安心做我要做的事业了！唉唉，照这样生活下去真不行呵！然而这当然是一时的，我不能象一般小康之家那么沉沦，没落，而无法自救！是的，事业已放在我们的前面！

“娴，我希望你能鼓励我！”我对她说。

“呃，三伟今天没大便哩，要不要瞧瞧大夫？”

“真的，还是买一瓶婴儿自己药片罢。”

啊，娴为了孩子，为了我们的家庭，她用了全部的精力，而她脸色苍白了！

不过近来因母丧，心境恶劣。即参加了革命生活，亦不能专心一志的去干。待心情复原后，自当不顾一切的走！

朋友，你快上前去罢，你并没有心境不好呵！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发

不通音问者年余：年余来我生活上的变化真大呵！

北平的那种旧生活已抛弃了，去年秋，由王教授的介绍，来此地找到了一个职业，差可维持。

第二个孩子出世了，尚未满月。男的。因为恰恰是十三日生的，故取名“颋”。怕娴太累，雇了一个奶妈，江北人，颇健康，奶很足。

我们住的房子很好，有个小小花园。但住的家数太多，有时不免讨厌。上月娴就为了三伟和邻居孩子打架，而与别人吵嘴，挺着大肚子生气，我唯恐她健康上受了损害，谁知倒没什么。娴唯一的缺点是气量不大，有时我们吵嘴，实在是这个根源。我们还用了个老妈子，买五个铜子青菜要报六个，

娴便非常生气，这对一个产妇是很不好的。老妈子当然没一个好的，似乎她们都有吝啬，卑鄙，贪心的天性！真要用鞭子抽她一顿才好！我也曾大大地发过脾气，然而似亦无甚效果。我们并不是有产者，而她总这么措我们的油，真可以说是无耻的剥削！对娴，我只有安慰。

“算了罢，一个铜子的事！老妈子没一个好人。”

“她不单是赚钱，还偷吃懒做，晚上没有什么事，叫她做我那件小褂子，一直到今日还没做起来！要拿到裁缝铺里去，起码又得一块钱工钱！”

唉，家庭生活的琐碎而平凡呵！

我觉得我渺小起来了！去年秋天起，直到现在，这一年多的生活真单调得悲惨！早起，匆匆洗脸吃早饭，与娴接一个吻，（这成了一种礼节，一种敷衍）就去办公。与同事们闲谈。他们都是无聊的，似乎人生的意义只为了吃饭，为了升官，一面苦闷于自己之无出路。十二时回家吃饭，三伟的吵闹常使我动火。饭后，逗三伟玩玩，又去办公。五时散公，或看电影，或到同事家去打牌，娴多半不能同去，因家里又要料理，而老妈子又混账，不能放心。

这样下去怎么办呢！平凡一辈子！苦闷一辈子！不错，出路是有的，但我不能丢下两个孩子和女人呵，我又记起玉麒的那些无聊的讽刺了，那是些风凉话！

然而，我会要摆脱的！看罢！我不会这么可笑，这么无勇气，这么自甘落伍的！

一九三〇年八月三日

半年来我贪心地吞下许多书籍。

即如我的一般同事罢，也开始读新书了，于是，新的术语被不正确地用了出来，而带一种廉价的但是浪费的苦闷的姿势而发牢骚了，说出“我们小布尔乔亚最可怜呀”，“我们是要找出路的呀”等等的話。我说：

“首先，我们要获得生活。旧的生活是非抛弃不可的。”

是的，旧的生活底沉渣是非被扫除不可的。女人如赘瘤地拖累着我，小孩子象阵雨似的地被诞生出来，一切小布尔乔亚底悲剧在渐渐触到我们了。姻底唯一的缺点是一天一天地在暴露，作为一个适合的太太的她，贤妻良母的意识底倾向是益加显著起来了。她现在，又已怀着一个八个月的小生命了。她底脸，被生活炙老了，肤色上被涂成苍白并油油地发光，而姿态，也显示了青春底消失和没落的悲剧底在内长成。

生活是悲惨的。唉，不断地生孩子之一事，是非被克服不可的。

昨日遇见了矮小的多年不见的旧友吴君，他是路过此地而到上海去的。当作一个可喜的好消息，我是被告诉一件事，这是，玉麒在某地仍然生活在他原去着的程途上，健康是被损害了，但是，他是乐观的，是的，乐观往往被落在愚蠢者身上的，因为这，一个人方可以把握住新的生活底勇气。在这一点，玉麒也许比我强，虽然他是不伟大的。

至于我，在日常生活底意义评价中，已经明了地显出庸俗与平凡底倾向，这，是非用最大的努力的去摆脱不可的！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发

一个非常时期，朋友！起来罢，我们更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朋友，我这封信也许是最后一封信了！

×××事件，是帝国主义者底最后挣扎！是帝国主义的防御战！——这是非常明显的。世界大战一发生，世界即有一大变动，使历史底序幕告终，帝国主义者此举是万不得已的，这正是它们自己掘自己的坟墓，虽然它们已经聪明地看到了这一点！

现在，谁也不能袖手旁观，因此我带了全家来上海了。我那职业已没有了，机关裁人，我也是被裁之一。

人人都激昂着，当然并不是人人都能正确地理解这事件，许多都由爱国情绪而激昂。

前天此地的市民大会多么令人兴奋！我呢，因三伟有点发热，竟没有去。

住在上海，一家都挤在一间前楼里。失了业，钱不够用。

什么都不顾，我决定走上非走不可的路！到此时期，我们谁也不能苟安偷生，在不死不活的生活里彷徨着，苦闷着：到此时期，只有两条路——生或死！只有两种方向，非此即彼！

娴是无希望的，太太到底是太太！孩子们，我也不能管了！许多年的决心，我到今日方能脚踏实地去做！我将鼓起人类的勇气从事历史的事业！朋友，起来罢！与帝国主义者的炮舰一同，把出卖民族的汉奸赶出去！

再也不能忍耐了，我决定丢开我的女人和孩子们！娴也许可以自活，即不能，我也不管！如说为了他们拖累我，而我不能摆脱到新生里去，这是可耻的话！为了一个女人和四个孩子们的小布尔乔亚式的享受，我就抛弃了无数万万人么！无

数万万人在被杀害，被践踏！况且，即使不摆脱女人和孩子，也仍是不能生活！——时代已走上了这地步！

我是决计出走的！我决不可怜她，这是浅薄的人道主义，廉价的同情！我还恨她！

我不必写此地的通信处给你，因为我就走的。待去后有信给你时，再告诉你通信方法。但有一件事不得不预先叫你留意，即是，我将来的通信处不能告诉任何人，不能让她知道。（千万不要对何小姐说，连我出走的事也不可说，否则她写信给她时要透风的！）

现在我太兴奋了，写不下去了。这也许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朋友，说不定我马上就战死的！

珍重，老友！

同年五月十一日发

几乎半年没有通信。现在我总算有了个安定的生活，得了一个职业，比去年的收入略多。前此失业，倒是所谓塞翁失马了。

数月来变化很多，一部念四史，不知从何说起！

这回×战真令我兴奋到了十二万分，这件事不但指示了中国的出路，也证实了民众的力量。可惜你不在上海呵，朋友！到前线上去慰劳“我们”的军队是如何有意义的事！——是的，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去送物品，去慰劳！因为这战斗是为我们大家而战斗，除巩固自己的阵线，后方的任务也是我们的！

可是，我为了三伟身体不大好，竟没有去参加慰劳队。有

几位朋友叫我加入一个抗敌团体，也因此而未果。吴君——他还在上海——开玩笑说：

“是怕前线上的炮火吧，嗳？”

“怕炮火？炮火才不怕哩；而且单只慰劳，炮火也打不到头上来。只是飞机有点讨厌。”

飞机是连后方也能飞来的。其实我也并不是怕飞机，只是怕飞机万一会扔炸弹。

可是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呢。并且三伟的病叫我不放心。现在他仍常常发热，长得很瘦，真糟糕！

我离开上海到此地来得到一个职业，是近在上月的事。临走前遇到了一个老朋友，这是值得在此大书特书的。

吴君告诉我，玉麒到了上海，很想跟我见见面，于是约定了一个日子到了我那里。

玉麒瘦得多，也老得多了，满脸风尘仆仆的样子，穿的是一套不入眼的学生装。我见他时很激动：第一，我们多年不见了，一切的芥蒂似乎都消灭，而我亦原谅他的对我不起之处；第二，则因为他是具有勇气的坚决的人。

但是，一谈之后，我又忍耐不住了。愚蠢的家伙到底是愚蠢的家伙：他说了一套×××事件的道理，谈世界大势，仿佛我是个无知无识的小学生，要请他来说教似的。其实这是老生常谈，不过他搬弄了些与我不同的术语而已。而他谈得那么严肃，那么有兴致，连娴想对她表哥叙几句别情，也没机会插进嘴来。于是我在他停嘴的时候，就冷冷地说：“谨领教！”

他没觉察出我话中的刺，只又滔滔地说下去，真叫人不耐！

也许他比我知道得多一点，也许我的确有点赶不上他。然而这有什么希罕的？要是我有他那样的生活，所得的当不止此，因为他根本是个平凡渺小的人物！

最后他谈到我的生活。

“顶困难的是获得新生活呵。”他说。

这当然是针对我说的。不错，他讽刺了我。我觉得很不好受，脸上有针戳着似的。我轻轻地说：

“有什么办法呢！我打定主意要摆脱这种家庭生活的，但是……”

他瞧瞧我。我瞧瞧我的女人和孩子。于是我告诉他，上次我的确准备出走的，老婆儿女都不管——随他们死活去！但是三伟一直发着热，医生说这孩子肺弱，我怎么放心跑开呢？

玉麒怜悯地瞧着我和我的女人，那脸色很象我们平日怜悯一个灾民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穷小子。他问娴：

“你们生活得怎样？”

娴哭了起来，哭得非常伤心。她也许在埋怨她的命运，也许还埋怨我。是的，我们常吵嘴，为了孩子，为了钱不够用，为了生活不满足，为了家庭里的平凡，琐碎，灰色的气氛，一被她多年不见的表哥提到，七、八年的委屈都勾上了她的心了。

悲惨呵，悲惨呵！我的女人是可怜的同时又是可厌的。

“干么哭呢？”玉麒说。

“想到从前没有结婚的时候——只是一个梦。”

她低着头又抽咽了。

玉麒只和我们谈了半小时，就匆匆走了，以后也没见过他。听说他又离了上海。

我离沪前，忽然有个冲动想和玉麒再谈一次，然而没办到。他是不大有时间的。我并不是佩服他，只是觉得他的谈吐给了我一种安慰，而同时，又给我一种不安。我和他终于只谈过一次，我又匆匆带了女人和孩子来到了此地。

现在这职业，薪水是较多，但家用也大了。孩子一年生一个，因为雇了奶妈，生得也就更密。不用奶妈，则我的女人乳又不足。家中田产无收成，即收成好，也随管田的报，他说只卖得多少便是多少，无法查问。开支当然只好靠薪水，还是不够用的。

每日过着刻板的生活：办公，睡觉，与女人吵嘴，打孩子，和同事们应酬。

这样生活下去怎么办呢！这么悲惨地过一辈子么？就这么没落下去么？

不，我是要挣扎的！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发

来信收到已两阅月。因为心境不好，故还未复你。而收来信之时，正是我最苦的时候，也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日子。那几天，我正计划着自杀！

我所受的最大的刺激是失业，赋闲已十个月。谋事无望，倒看了许多叫人难堪的脸子。欠债已近千元，再也没人肯借给我了。并且，一般亲戚朋友谈起来都说我这人没出息，在背后冷笑着。他们似乎联成一线，约好不理我不救我，让我和一家人饿死。生活真是惨呀！

断掉奶的孩子，立刻把奶妈辞掉。娘姨也没有用。总之

一切都为了节省开支。我的女人要上街买菜，回家烧饭，小鬼头交给我带着，而他们只是哭着要妈。我烦躁得要发狂——我现在变成易怒的性情了——于是把大拳头捶上小鬼头的脊背。

“干么打孩子呢？”女人嚷。

“要打！要打！怎么！”

为这些，夫妇间老是吵嘴。为了这种受不了的生活，我甚至于愤怒到打自己的老婆。她瘦着黄着，夜深人静时她哭着，这是非常讨厌的。于是我又发脾气，骂她。于是对骂，于是她又哭。孩子们也吓得叫嚷起来。

我真不懂我当年见了什么鬼，竟跟女人结婚！

离婚吧，我们谁也没想起过。她现在只一心一意做我的老婆，她是要从一而终的；而且她离了之后，无路可走，（我们的结婚，她父亲愤怒得脱离父女关系，则她回娘家去住，当然不可能。）离婚，六个孩子也不知如何安排。我为了人道，也没提起离，况且我穷到这样，赡养费之类从哪里来呢？

打发女人和孩子们回家乡去住，当然是送她到死路。家乡情形糟到不可收拾，就是两个叔叔也都跑出外面来寻生路了。

于是我每天硬着头皮到一些人那里讨介绍信，把信写好，只须他盖个章。但是，找这些人是非常困难的，门房老回你一个“不在家”，只好第二天又去。这么天天去，一直见到为止。又这么天天去，一直到他肯盖章为止。荐信拿到又去找受信人，又去碰门房的钉子。门房真是多么高贵呵！我涎着脸天天钻，又一直到见着为止。答复是——

“现在正有人满之患，实在无法借重。请先生等几天，等到有机会再来请你帮忙。”

同时，我还红着脸借钱，但不等你开口，别人就先对你诉苦，经济困难呀，不景气呀，等等。

十个月来我就只干了这些事。生平颇有傲骨，而现在竟这么卑下，作揖打拱，涎着脸陪小心，一想到就会窒息得死去。况且碰着的都是钉子！

在外面荡着的时候便不愿回家去，家里太叫人不能受，眼不见为净。什么东西都已当掉卖掉。为了心里太苦，常把当东西得来的钱抽几个去喝烧酒，四个铜子一两的。女人当然也为这个哭过吵过：

“死没良心的，死没良心的！吃饭的钱你去喝酒！”

实在忍不住，我跳起来捶了她一顿。

“你这贱妇！要不是你累了我也不会有今天！”

她一面哭一面埋怨我，因为当年是我追她的，她用了“引诱”这种字样。

朋友，你想不到近年来我心情变得怎样坏，我忍不住歇司底里起来，于是又捶她几下收拾了她。孩子们有吓得哭的，我就扭着他们耳朵拖他们出房门，匍的关上门。

这日子叫我怎么生活下去呀，我的天！我现在才知道我是十足无用的人，社会的多余者。生活的拖累，叫我怎么也跟不上这世界——这世界是跑得多么快呵！

我决定自杀！我到药房里去买安眠药，但他们不肯卖给我，说要有医生开的医方才能卖。谈了很久，致使我愤怒。然而他们不肯卖。终于我哀求了：

“卖给我罢，卖给我罢，做做好事！我生活到太不能忍受了！”

我的热泪已流到了脸上。

但是，不成！

于是我在那一晚，（就是接来信的那一晚，）遗书也不留，我独自走上一个小桥，全身颤着作一次最后的哭泣，（泪眼模糊地看见前面那些鬼火似的灯光，）跳下河去。河水只及半人深，我就仆到水里，呛了一口混着黑泥的水。

这时候我才知道自杀是那么难受的。黑泥水吸进了肺部，喝进了胃部，朋友，你决想不到那种坏味儿的！我想爬起来，但是自己对自己不惭愧么？以后要是给别人知道了，我这脸子向什么地方躲呢？人家会指着我的背皮说：“哪，这个人连自杀都无勇气！”

其实，我若能象芥川龙之介那样喝安眠药，或能象马耶可夫斯基那样一枪打进脑袋，自杀真不算回事。但是安眠药买不到，又没有一支手枪，（买手枪的话，还要到军政部去弄护照哩！）只好跳河，而河里是真不大容易对付过去的。

幸而好，一个警察救上了我。唉，警察真是社会上可敬可爱的人物！他们劝导我，安慰我，送我回家来。

这情形被我的女人知道了，她伤心地大哭起来，眼泪流到了我脸上，和我脸上的眼泪汇流成一片。然而，她的悲哀并不是出于爱我，她只是抽咽着说：

“你怎么能死呢，你怎么能死呢！你自杀了叫我怎么办呢，叫我拖着六个孩子到哪里去活呢！”

唉，是的，她只是从个人的观点出发，怕我死了她无法谋

生；并非为了我，更谈不上为了所谓爱！

然而生是可赞美的。与其要自杀，要死，什么事不可以做呢！

然而生是可赞美的。只要生，怎么也可以，苦就苦一点，卑鄙一点就卑鄙一点。吴君之死，（是的，就是那个吴君，他死了！上帝使他的灵魂安息！）给了我一种恐怖。吴君，他苦了一辈子，为了什么呢，这么死了。老实说，朋友，我怕死。我决不再自杀，也决不象吴君那么置自己于死地。

以后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我甚至没有勇气正视我的生活，没有勇气去正视这世界，也没有勇气去想到一些老朋友。

以后怎样呢？我不知道。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八日发

得来信。承询近况，到底天无绝人之路，又找得一职业。月薪四十二元，八折。

这样生活下去真不行。但有什么法子呢，女人儿女拖累着我。有位老朋友对另一老朋友说我落伍了，我非常愤怒。这简直是一种侮辱！我落伍么？绝对没有，也绝对不会！稍为有点追不上是真的。然而我总有一天要拿出勇气来的。我静静地等着这么一天，我的女人总有一天会死的，我的孩子们总有一天会死的。

总有这一天的，朋友。我耐心地等着他们死，然后我便无牵无挂地去做事，找我的出路。

然而，最糟的是，他们都非常之健康，甚至于强壮。要等他们死，也许要费点时日。只有三伟体弱，时发热，咳嗽，医生

说他肺弱。肺弱真怪讨厌的，万一如遇肺炎，孩子决经不住，而况三伟体质素来不好。现在一位医官送我两瓶鱼肝油，给三伟吃，不过功效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我希望能升官，或找到另外较优的差使，多拿几个钱，给三伟打几针补血针之类，或服食两打肝精。目下当然还谈不到这些，做了我的孩子真是一件惨事呵！

生活，你当能想象得到。每天办公，伺候长官，敷衍同事；回家看女人忙孩子的事，吵嘴。没工夫看书，即看报也只不过看看题目。（只有写信给你时，是拚命为的，抒发自己心情，似乎可以得到点安慰。此外任何信也懒得写。）什么也谈不上，什么也不去想。今天一到办公厅，办公事时填写发件的日子，才记起今日是九月十八。九月十八又怎样呢！

一肚皮的不安，不耐烦，苦闷，只忍住不发。有时憋不住，就迁怒到女人身上，到孩子身上，骂女人，打孩子。下了办公厅也不愿回家去，只找同事们打牌，（因为手头很紧，只能打五百参，）打措油茶围，谈无聊的话，有时谈到分明不可笑的话也故意笑了出来，以安慰自己。自己也不知道这叫什么生活，不知道自己混些什么。

和自己的女人，除开关于柴米和孩子等等简单的对话之外，终年不说一句话。因为无可谈，一也；觉得女人非常讨厌，小气，歇司底里，自私自利，琐碎，庸俗，叫你一见生厌，再也不愿开口，二也。

钱当然不够用，然而比之去年闹自杀的悲剧时，已不啻在天堂上了。至少，算是有饭吃，不过为了打牌，打措油茶围，女人还跟我大吵特吵（我不知道她凭什么资格跟我吵！）。

知念，将生活情形琐事奉告。乞时来信以慰寂寞。（我不但在家中，在办公厅中，即在这世界中，也非常寂寞，潦倒，无可与语者。）

敬祝安吉。

连载于 1935 年 2 月 15 日，3 月 15 日

《新小说》月刊第 1 卷第 1 期、第 2 期。

呈 报

桌子上什么都已经摆得端端正正：砚台，十行纸，乌龙水笔。

彭鹤年先生反着两手踱着：打桌边走到床边，又打床边走回来。嘴里咂几咂，扬着眉毛瞧桌上一眼，就带着九成鼻音叫：

“彭七，泡壶茶来！——要浓。”

又往床边打了个来回，才一屁股坐上那把太师椅。慢条斯理地磨着墨。

方格子窗开着，撑着一根木棍。院子里那些紫竹时不时摇动几下，沙喇沙喇发着响声。接着就一阵风飘进了窗子：吹在身上象洗了个冷水澡那么舒服。

他放下墨搓搓手，就装出办事很精明的样子，把笔尖在嘴里咬几下，蘸饱着墨，在十行纸上的空中摇着。嗓子里嚶嚶地哼着：比桌子下面的蚊子叫要低八度音。

笔尖子离纸不到一分远。他手指有点哆嗦，一个不留神——纸上点了一点黑的。

“开头还想什么呢，总是那一套，总是……”

埋怨自己似地皱了皱眉，就趁着那点黑点子写起来。嘴

也用着劲：紧紧地撮着，瞧来象个鸡肫。

“呈为……”

笔尖又离开了那张十行纸，在空中画着圈子。

眼睛移到了窗子上。那些紫竹挡住了太阳，影子似乎成了绿色。

“这篇呈文要做得出色一点，”他对自己说，脑袋不知不觉点了几点。

县里得把他的公事做个根据呈复省里去：“据勘灾委员彭鹤年呈称……”那省里就得看看他的笔墨。于是他微笑了一下，撮着的嘴唇全松了劲。

彭七带着一壶茶进了房门，挺小心地踮着脚尖走。可是踮得并不轻。地板空隆隆一阵响，桌子给震得哆嗦着。他谨谨慎慎把茶壶放到桌上，小声儿问：

“打呈报么。”

他虽然是彭鹤年先生带来的跟差，可也是个彭鹤年先生的族弟。人是好人，不过有时候仗着是族弟兄，常常多嘴。

那个不耐烦地瞪了彭七一眼，笔尖子还在旋转着。接着忽然把笔一摔，站了起来，反着两手往床边踱去。

“还没想得妥贴哩，这个公事。”

“没想得妥贴？”

彭鹤年先生猛的站住，发了脾气：

“没妥贴！”

对面那个人眨眨眼睛，慢慢向房门跨着步子。

彭鹤年先生倒到了竹躺椅上，嘴咂了几下，就拿这张嘴来对彭七翘着：

“烟！”

闭着眼没命地抽了两口烟，用食指敲敲烟灰，肚子里心平气和下来。

“彭七你说这呈报怎样打法？”

那个楞了一下，站住在房门口。一会儿脸上又堆了笑容。踮着脚尖到彭鹤年先生跟前捣一句鬼：

“这回你老人家来勘灾，可没捞到好处呀。”

躺椅上那双眼睛睁了开来：

“瞎说！凭颗良心做事：实情实报。要什么好处！”

彭七可挺懂得公事似的俯过脸来：

“县长的意思呢？”

对，还有县长的意思。于是彭鹤年先生坐直了身子，用力拍一拍烟灰，眼睛生了根地盯着彭七。

这么嘴闭了十多秒钟，彭鹤年先生站起来扬一扬手：

“让我好好儿想它一想。……今年这些田夸老实在没法过日子，真伤心！不过县长……”

他决定要一个人在屋子里静静地想它一想，瞧着彭七出了房门，就使劲地踏着步子踱起来，地板不耐烦地响着。

“县长的意思……”

县长的意思他当然明白。地方上的人向省里报灾，要求免税免租，省里把这公事夹了训令到县里——叫派人查勘，据实呈复，县长就没命地搔着自己的鼻子。

彭鹤年先生鼻孔里“唔”了一声，他想起许科长的话：

“县长这会子发了毛：他尽搔鼻子。县长一发毛——他那鼻子就会发痒的。”

第二天县长就派彭鹤年先生下乡勘灾，还对着彭鹤年先生搔了一回鼻子：

“如今我们经费非常困难，你晓得。至于我……嗯，那当然：我的困难也就是大家的困难。这回……这回……”

不用往下说，彭鹤年先生就点点脑袋，轻轻地哼着“是”。

可是县长停了会儿到底也说了下去：

“这回他们报灾，要是……要是……这个灾情要真有那样重，那今年的田赋就一个也收不到，就只靠那七千几的政费——那就真糟。……不过他们报灾一定虚报一点的。我派你去勘灾……呃，你当然是个明白人，你总要顾到我们大家的……大家的……”

县长可很信得过他。

他踱到桌边站了会儿，瞧瞧纸上他自己写的两个字。用力抽了一口烟，就捻掉纸烟的火，把剩下的半截丢到砚台旁边。

“田夸老今年是……”

叹了一口气，空洞地瞧着窗子。眼面前现出了运八叔那张给太阳炙枯了的脸——一丝丝皮肉都打着皱，把他当做大菩萨似的对他祷告着：

“今年干到这样子，真是！要是再叫我们还租……”

“真惨！”

摇了摇脑袋。往床那边踱了一转又回到了原处。嘴咂了几下：刚抽过了烟，留下了一点苦味。于是他把茶壶一拖过来对着嘴，那支乌龙水笔给一带——滚到了地下。

这么一支乌龙水笔，可吊着运八叔那伙田夸老的性命：只

要它在纸上老老实实一写——证明了他们报灾没报过火，那就能免了田税，那曾六太爷也不好怎么逼他们缴租谷。……

忽然彭鹤年先生心一跳，把茶壶很重一下放回桌上：咚！

“曾六太爷是县长的知交，他还……”

捡起了那支笔，他象要找人商量似的抬起眼睛——瞧瞧这，瞧瞧那。

曾六太爷叫当家师爷来找过他——想叫他笔底下放松一点：六太爷过日子靠的是那几百担租谷。

“这几天六太爷没工夫，改日他老人家要亲自来酬谢的。”

酬谢！——这可是一句空话。也许曾六太爷牌子大，没把他这勘灾委员瞧在眼里。

于是彭鹤年先生挺了挺肚子，摆出一副办事精明的劲儿坐到那把太师椅上。

“据实呈报！”

他得救救那些田夸老，也算积了一桩阴德：他到了四十岁才生了一个儿子。

重新磨好了墨，嘘了一口气，忽然想到他那孩子没一件象样点的夹袍。

“有钱的时候给他做一件哗叽的，唔。”

仿佛打定了主意就安了心，搓搓手又拿起笔来。笔头已经成了干的，他给送到嘴里使劲咬几下，嘴唇涂上了黑墨。

这篇文章他有了把握：运八叔他们的苦处他知道。从前他爷在世的时候也是个背锄头的，他还记得他家二十担租的田——那年给蝗虫啃得没点儿办法。今年瞧着别人禾子干死，他总得……

蚊子在桌下嘤嘤嘤的老叫得没完。彭鹤年先生拿扇子在腿肚上拍几下。

“真讨厌，这蚊子！”

笔一摔就站了起来，把桌上的半截烟点上了火。用力抽了一口，隔着白烟瞧着那叠十行纸，皱一皱眉头。

还是只有那两个字。文章有的是，可是一下子还没整理好。

“再想它一想。”

他打定了主意，就又躺到那张竹躺椅上。不管怎么——他总得老老实实把田里的情形呈报上去，热天一直不下雨，土都裂了缝，田夸老太苦。于是他叹了一口气之后，马上把烟塞到嘴里。

运八叔他们诚心诚意地款待着他，这回他们杀了鸡买了肘子请他吃。他们推运八叔那几个老年人陪着他。

“彭委员你老人家随便吃一点，请你老人家……你老人家要是客气——我们更加不过意：菜是太不好……”

菜的确不大高明，比起许科长那回请客——那简直！

可是彭鹤年先生心一荡，苦笑了一下，就夹起别人敬他的一块鸡脯进到嘴里。他想：

“这用的是哪家的酱油？”

吃惯了城里裕丰的酱油，别家怎么也比不上。乡下的那更加：不是淡得象开水就咸得又苦又涩。

四五双眼睛都耽心地瞧着他嚼：只要他眉毛轻轻皱了一下，他们就得埋怨他们自己，没把菜弄好，互相嘟哝着。

“啊呀，没炖烂！”

“我看是鸡太瘦了。”

“彭委员你老人家吃不来吧。这几年真是，唉，连阉鸡也象人一样：哪里能长得肥！”

彭委员到底也把嘴唇吃得油光光的：这当然有个理由。他一面拿一根洋火剔着牙，一面对彭七说过：

“菜是简直不能吃。不过他们总花了钱，不吃过不去。他们几个钱真惨，都是……”

他们每家摊些钱来办酒办肉，一餐餐陪着他，他们只要捧住了这位救星，往后怎么过日子可就没去打算。夹衣也给拿到镇上去当掉。还有人把牯牛押给了别人。运八叔呢，借了一块印子钱——头一下子就给扣下了五毛大洋利息。

彭鹤年先生就叹了一口气，摇摇头：

“其实何必呢。……彭七你想：要没有鱼呀肉的，我就昧着良心做事啊？——我不是这种人。”

话是不错，可是他总不能把这些也写进呈文里。

“想这些有屁用！”

他把烟摔到地下，站起来踹过那段烟屁股踱到桌子边。他觉得这公事不难办：只要把看到的一些写进去就行。于是又磨墨，又吮笔尖，嗓子里又呜呜呜地哼了起来。一个老办公事的可真不把这当回事，呈上去——包叫县长也看着动情。

一下子他忽然又瞧见县长在搔鼻子：今年的田赋……

“哼！”——鼻孔里喊了一声，他就决定不管县长的鼻子。他靠县长吃饭。养活自己的老婆，四个女儿，还有那个独生子：不错。可是阴德总得积一点儿。运八叔他们拚着命来请他吃，他瞧着真不忍心。“唉。”

水笔蘸饱了墨，在空中不安地动着。他右手象给什么东西措住了似的怎么也写不起来。桌子下的蚊子也逗得他非常烦躁，拿扇子拍了几拍，就给榨出来似地叫：

“彭七，点一根熏条！”

喝一口茶，又反着两手踱着。脑袋有点发胀，脚踹在地板上摇摇晃晃的。他忽然有个奇怪的感觉，他仿佛听见他老婆儿女在对他诉苦：他们儿子那件夹衣太不成样子，给别人瞧着好笑。这当老子的混了一辈子，可还没捞着什么：瞧瞧家里那副寒伧劲儿！

接着他惊醒了似地把脑袋一抬：呵，气人，怎么想到这上面去！

“公事要紧，公事要紧。”

他搓搓手，嘴咂几咂，肚子里反复着一些好句子：描写总得道地一点，叫省里也佩服县里有人才。运八叔当然要给提进去，他们领他去看那些田的。

“彭委员你老人家看：哪，这些禾粃子……”

禾粃子都朝天竖着：显见得里面没有货。

“你老人家看：颜色都——哪，晒得乌焦巴弓！今年真……”

他们象迎龙王似的跟着他，紧瞧着他的脸色。谁也小小心心不敢说错一句话，就连脸上的汗也不去擦。

“这还是水田哩。要是高田就更加……”

彭委员点点脑袋：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据实呈报，我总是……”

运八叔眼睛发了光，没命地眨着，嗓子里梗住一块什么东

西似的：

“今年要饿是饿定了了，要是租谷……”

“彭委员你老人家看见的：谷子完了场。要是叫我缴租谷——那……那……”

他瞧着泥地上全裂了缝，嘴里咽了一口唾沫。于是他把周围那些苦皱的脸看一转，心脏酸疼了一下。他很想抓着他们的手。象个父母官那么安慰他们，叫他们别发急：税一免掉，租谷当然也得免。

于是他们又敬他的酒，把猪头肉堆到他面前。

“可怜！”他摇摇头说，“就是免了租谷，你们还是没办法呀。往后怎么过呢？唉！”

这他们想不到。

“怎么晓得呢！”——声音打颤。

要管到他们往后怎么过日子——他还办不到。可是免税免租的事只管放心。他就把脸向着天，把手拍拍自己胸脯：

“算我的！——凭我的天良！”

说真话做好事总不会有错儿。他就挺一挺腰板，抢着走到桌边坐着，拿起乌龙水笔来。

这回他可写了下去：嘴里哼着，脑子里映着那一络络朝天的枯粃子，弯弯扭扭刻着缝的土。就是大路边的塘也见了底，灰色的泥制成一个个歪头孔脑的格子：瞧着心里就觉得酸。

他脑袋摇着，嘴里哼着，又打头念了一遍，这头子总算已经开好，从“呈为”到“伏祈察核事”都没错儿。下面就得叙述田里干到什么样子：高田当然完了蛋，就是水田也——他叹了口气，脑袋画着圈，嗓子里哼得高了些：

“即水田亦不可收拾，即水田……即水田……”

腿肚上一阵痒，他赶紧拿左手在那上面一拍，皱着眉叫：

“彭七！……彭七！……”

没答。

“死到哪里去了，这家伙！”

一面搔着腿肚子一面瞧着那张纸，他觉得“不可收拾”还不大好。于是他轻轻点掉，在旁边写着“亦已枯死”。还有呢——给炙得乌焦巴弓，袖子朝天。唔，得写得动人，准叫免了税免了租。后面就要来一段触目惊心的文章：要是不免税，就也免不了租，逼得他们没办法，那可——“则无知乡农，势必铤而走险，于本县治安……”

他点了一支烟，没命地抽几口，就捻掉了火。眼睛一直盯着那十行纸。对着壶嘴子喝了一口，又写了下去。

彭七拿着熏条进来的时候，彭鹤年先生已经把田里的糟样子写了个大概。他把笔一放：

“怎么到这时候才拿来？”

“一直走到曾家渡才买到。”

“唔，”眼睛又回到了纸上。

可是彭七老不走：他把熏条捧宝似地捧着，点着了火，挺小心地放到地下，就把两手按在桌上看别人写字。过了会儿他忍不住地舔舔嘴唇，小声儿说着话，仿佛怕他那位族兄兼老爷听见似的：

“你老人家真的实情实报么？”

这会子彭鹤年先生脾气好了起来。他觉得他现在也该休息休息，就把笔搁到砚台上，搓了搓手：

“自然。”过了会儿，“自然，自然。”

彭七可把脸俯了下来：

“曾六太爷不是请你老人家要……”

“哼，”那个把脸转了过去，“我不管这些！”

窗外紫竹吵喇一响，吹进一阵风来——掀开了几页十行纸。彭鹤年先生把纸叠好，一面瞅了彭七一眼。

彭七的脸还是跟他的离得很近，滑头滑脑地眯眯眼睛，又象是说反话，又象是作古正经：

“他说要孝敬你老人家一点哩，他那当家师爷那天来……”

“喂，那是句空话！——不落边际！曾六太爷小气得出了名，你想他的实惠啊？呵！……那——那我不如积点阴德。”

他微笑着拿起一支烟，彭七赶紧擦了根洋火。

两个人都没言语。抽烟的人下死劲抽几口就捻掉了烟，喝一口茶，撮撮嘴叫彭七出去，又拿起笔来。

“这里要写写田夸老的景况。”

嗓子里哼，笔尖子在空中画：顶好来几句对仗。小孩子都在“嗷嗷待哺，”譬如说。大人们呢——“奄奄一息。”

忽然他又搁了笔，肚子里叫：

“这‘待哺’跟‘一息’怎么对得起来：字面不对，并且两个仄声！”

又站起来踱着：他想得很苦。

熏条的烟在屋子里滚着，一扭到窗口就一下子给冲散了。他眼睛给熏得流了泪，心里烦躁得直想发脾气。好句子还是想不出，脑袋象给绳子箍住了似的。

呵，真不成话：他在这里为了运八叔他们吃苦！

他咬着嘴唇。他要想明白——到底为了哪门子亲，他现在才这么拼着命来卖力气：为了那几餐酒，那几顿鱼呀肉的么？

“不写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写呢！”

他到底还是写了点儿。不过写的方法不同点。他似乎要出出刚才那口气，他把运八叔他们说成些猪似的人，不比有脑筋的——什么事都得想它一想。一个不对劲，他们也不知道王法不王法，一翻身就去那个：“铤而走险。”

这段写完了就有了个大概，只要把尾巴一装：“奉谕前因，理合……”

可是彭七又踮着脚尖走了进来，空隆隆地全屋子都摇晃了一阵。他象发见了一个秘密似的，把嘴贴着彭鹤年先生的耳朵，脸色紧张着：

“那个当家师爷来了。”

“哪个当家师爷？”

“曾六太爷家的。”

彭鹤年先生心一跳，忙手忙脚地把稿子往卷宗夹子里一夹，筒起了那支乌龙水笔。

“请！”

那位当家师爷——他跟他见过。矮矮个子，驼着个背。一开口就得先在嗓子里咳一声。

“咳哼。彭委员明早就回县交差？”

彭委员忙着茶呀烟的，脸上堆着笑，嘴里问着曾六太爷的起居。

于是当家师爷又咳了一声，竭力装着个平淡的样子告诉

彭委员：曾六太爷才回拜了县长回来，家里正有着事，没来亲自拜访。

“这回彭委员下乡，我们六爷本来要尽尽东道主的。不过……不过……咳哼。他老人家太忙，这是一则。二则呢——‘那些人’正接待着彭委员，我们六爷就不好出面，他老人家……”

彭鹤年先生脸红了起来，舌子也打了结：

“这是……这是……”

那位当家师爷瞅了他一眼。他觉得这一眼有股冷气射到了他身上，别人准在笑他——怎么跟猪似的“那些人”打得火热！

“这回彭委员……咳哼，咳哼，咳，咳！”

这回当家师爷正式咳了几声，吐了一大口痰在地上，用手背抹了抹嘴又往下说。

“我们六爷府上全靠一点租谷。这不瞒彭委员说，也是困难得很。今年要是田税一免，租谷也就非免不可，租谷就……”

停了停嘴瞧着彭委员。

“那是的，那是的，”彭委员不经意地说。

当家师爷谨慎地咳了一声，就谈到曾六太爷回拜县长的事：那两位大人物商量了好一会来的。“咳哼”。他们都认为这回报灾报得不确实：县长耽心着——要是只靠几千块钱的政费，那大家的难关都渡不过。曾六太爷呢——这里那位当家师爷就又重复了一遍：曾六太爷过日子靠的是租谷。

“县长的意思……咳哼。县长不好对彭委员明说，所以我们六爷就来同彭委员打个商量，请彭委员呈报的时候那个一

点：要……”

说了这么老半天，可没提到上回谈的那个“酬谢”什么的。

彭委员咽了一口茶，咂咂嘴。他想：

“哼，他想拿大帽子来压我！”

“怎样呢，彭委员看是？”

那个堆着一脸笑，瞧着彭委员，一面把右手慢慢往左袖里伸了进去。

他掏东西！

一下子彭鹤年先生心跳得几乎蹦出口里来，偷偷瞧着对面那人的右手。

那只右手动得很慢：满不在乎地掏着，蜗牛似的往袖口上移。仿佛等了一年多，它才把掏着的运出了左手袖口。

一块脏手绢！

彭鹤年先生象掉到了冰桶里：小声儿叹了一口气。右腮巴猛的一阵痒，他大发脾气地下死劲一拍：劈！一只蚊子嘤的飞了开去。

当家师爷拿那块手绢揩揩脸上的油汗，眼睛移到了窗子上。

“彭委员这里住不住得来？乡下的房子是——咳哼。彭委员这几天辛苦吧？”

“唉，没有什么。”

“彭委员明早回县里交差，那个呈报……咳哼。这桩公事就拜托拜托了。”

拱了拱手站了起来。

主人也懒洋洋地站了起来，腿子有点发软。他张一张嘴可

说不出什么话，只在右腮巴上搔着，就涂了胭脂似的发了红。

“咳哼，”那位当家师爷还不走。“我们六爷没工夫陪彭委员，真对不住得很。……这里五十块：我们六爷的一点小意思，请彭委员不要嫌弃。这算是我们六爷尽的一点——一点——一点地主之谊。……”

说话的人觉得“地主之谊”安得很漂亮，就咳了一声，又把这句话说了两遍。

这回说的可不是一句空话。这回落了边际：当家师爷手里那包东西一个劲儿要往他手里落下来。

彭鹤年先生脸发烫。他生怕自己不知不觉笑了出来，就紧紧咬着嘴唇。他端起茶壶给客人的杯子里添上一点茶，这么着就不用拿手来对付那礼物——他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客气一会，还是干脆接过来。等当家师爷把那玩意放到了桌上，他偷偷地瞟它一眼，扭了一下身子：

“呃呃，呃。……曾六太爷真是！”

当家师爷再把嘴一张，彭鹤年先生就马上转过脸来，没刚才这回事似的专心听着他。

“这桩事情就请彭委员……”

“报几成呢，收成的话？……五成？”

那个稍为愣了一下。接着咳了一声，皱着眉毛，把脸一歪：

“啧，这个折扣就大了。这是个对折——县长跟我们六爷怕都经不起哩。”

两双眼睛对面对瞧了一会，那位当家师爷又咳了一声。

“我看还是……咳哼。高田大概七成左右。荡田呢——”

十成当然不好意思：或者来一个九成五，怎样？不过情形是这样的；高田收成一少，地土上的肥气就都往低处移，低地上的田反倒来得那个些——禾糶子结得肥些。九成五是九成五，称称倒不止这些。……这样彭委员觉得？”

“那是的，那是的，”彭委员全神贯注着说。

送客人走了之后，彭鹤年先生全身轻快了许多：他回到房里的时候——几乎是跳着走的。他把桌上那包钱收到一个皮包里，就空隆隆地跨回到桌边，打开卷宗夹子拿出那稿件：吱！——撕成了两片。

“再写过！高田七成上下。低田九成五，并且‘为地气所移，禾糶反较去年肥硕。’……”

磨好墨，搓了搓手，又拿出一根烟来。

他觉得他这回没做错。念头一触到运八叔他们，他就得皱一皱眉，自己也有点奇怪，怎么那些酒菜他也咽了下去：乡下老米酒，哀毁骨立^①的鸡，咸得又苦又涩的酱油。“唉！”

手里那根烟没点火，只把它在桌上一顿。他眉毛扬了起来。

“一个人总不要贪小，要往大处看，难道吃了那几餐没油的酒菜我就……”

他这一家子靠县长吃的饭，总得叫县长看得起他。曾六太爷也是个场面上的脚色，对他可那么客气，一点架子也没有。于是他咂咂嘴，拿起乌龙水去吮着，心还不住地跳。

① “哀毁骨立”是个成语，本指旧时居父母丧，因哀痛以致形毁骨立。这里借用指皮包骨的瘦鸡，这样用恰合彭鹤年先生这位舞文弄墨的县吏的身份。

“田夸老可怜是可怜，不过我有什么办法呢。……”

那支笔在空中画着圈子，嗓子里哼着：这回他可提高了八度音，跟蚊子的调门一样。可是他老没下笔：让那些墨凝到了笔尖上，重甸甸地只想滴到纸上去。

“将来……将来……”

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哼着些什么句子。文章可有的是：高田荡田他都有话说。可是不知道怎么——心老跳着定不下来：一会想到县长，接着又似乎现出了自己老婆那张脸。不错，他那独生儿子也……

彭七走了进来。这回脚尖踉得更厉害，身子腿子都弯着，脑袋往前面一晃一晃的。地板埋怨地响了一阵，他就用两手撑着桌沿，脑袋连着胸脯都俯到了桌子上，轻轻地说：

“那个人怎么说？”

彭鹤年先生瞧他一眼，笑了一下，放下乌龙水笔，拿起刚才那支烟来：

“不要多管闲事，……给我点烟！”

仰着脸瞧着窗子，吹一口烟，那些蚊子就嘤嘤地乱飞了开去。熏条的烟跟嘴里吐的烟汇在了一块儿，外面风一滚进来，就扭了几扭散得没影子。

彭鹤年脸上的笑留了好一会才慢慢收住，于是猛的回过来瞧着彭七。仿佛办事精明的人遇到一桩难办的事似的，轻轻皱着眉，手在右腮巴上慢慢搔几下，嘴里喷的一声：

“彭七你看给小孩做夹袍——哗叽的好还是线春的好？”

原载于1935年1月10日《水星》月刊

第1卷第4期。

菩萨的威力

太阳沉了下去，把一天的碎云都晒成紫灰色。射到屋子里来的只是一块昏昏的亮。

施真人掏出金表来，歪着脑袋看着。

“六点——”

他念书似地拖着声音，膘一眼对面那个刁紫东。接着又把视线回到了表面上：嘴唇轻轻动着。打那个“1”字数起，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一直数到了那长针停着的地方。

“唔，六点四十五分。……我该走了。”

金表达的一声盖上盖子，又给送回到袋子里去。

刁紫东轻轻叹了一口气：

“不吃了饭去？杀了一只鸡哩。”

“唔，”那个不大在乎地瞧着他，大拇指顶在他那突出的尖颧骨上，其余四个指头在摸着下巴上的一撮胡子——喳喳地响着。“吃了去也好：章六嫂那里的菜是不大那个，不比这里。”

于是刁紫东轻松起来，两只手撑在自己大腿上，上身俯着点儿，脸上挂着笑。他主张早点开饭：这么着施真人一吃了就上那女人家里去——也耽误不了工夫。他瞧瞧施真人那张爱

笑不笑的脸，忽然就把身子象鬼风似的旋了起来，一步跨到了房门口：

“老刘！……老刘！……鸡炖烂了就烫酒来吃！”

“晓得了！”老刘在厨房很快地叫，声音象从被窝里发出来的。

可是刁紫东有大热天喝了碗冰水那么舒服：往日吩咐老刘什么的——总没听见应过一声。今天老刘可巴结得多。

“今天很顺利，”刁紫东肚子里说。

吃中饭的时候他还觉得对付不了皮二癞子他们哩，可是施真人一来，就把他们压得贴贴伏伏的。施真人到底是二郎神转世。

他仿佛办完了件什么大事似的，手放在肚子上，指头动了几动，就放心地回到先坐的那张藤心凳子上。偷偷地瞟施真人一眼，心有点跳，他想趁这时候把施真人巴住。

“师傅还要点开水不要？”

手摸摸施真人面前那个盖碗，马上可又把这只手去摸了一盒洋火来，擦燃一根去点上施真人嘴里的老炮台。

外面一群乌鸦叫着，仿佛在互相诉着苦似的：一个带头喊了一声，其余的就用着哭腔嚷起来。有时候叫声发在屋顶上，“哇！”的一下——似乎突然有个东西掉到了屋脊上。于是刁紫东就得吃惊地看天花板一眼。又瞧瞧他师傅：似乎问他有没有什么不吉利的事。

那个可一个劲儿在抽烟：火头很快地一亮一亮，接着就听见拖长的一声“吸——”，过了老半天才有一股青烟打胡子嘴里冒出来。

瞧来施真人只在等饭吃——好早点到那个章六嫂那里去。

刁紫东又叹了一口气：施真人只信得过那个李一清——怪不得叫那家伙做知客师。将来准得叫那姓李的当家，没他刁紫东的份。

擦一根洋火把保险灯点着，他烦躁地叫起来：

“老刘，鸡还没炖烂么！——叫你先烫酒来呀！”

这回老刘没答腔。

刁紫东嘴唇动着嘟哝了一句什么，又埋怨地膘施真人一眼。

“我这样巴巴地讨好——算什么？”他想。

他只配管这儿八卦田的一点儿寺产：庄屋里只有两枝长枪，有一枝还是那个——弹槽子生了锈的。这儿又没个好帮手。要是有什么乱子……

于是他自言自语地说：

“唉，乡下现在不比往年！”

施真人赶紧吐了一口烟，眼睁大了一下：

“怕什么！——还怕那些田油子动到我们头上来呀？叱！”

刁紫东紧瞧着施真人，一面咽了一口唾涎。

别人可不把他苦处当做回事。他这里不比那些圩子田：人家那里，一方圩子有百十来枝枪，出息又那么好。他只要管那么一方，三年工夫不怕积不上五百多担私房产业。可是师傅只派他掌这处倒霉的八卦田。

一只乌鸦在屋顶上惨叫了一声，刁紫东全身的皮肉紧了一下。

酒菜一摆上了桌子，他就小声儿跟施真人说了起来。他很关切他师傅似的皱着脸，象个孝顺儿子担心着娘老子的事。开头他先叹了一口气。

“唉，我生怕许鸿发跟皮二癞子他们闹乱子。……”

施真人髭须上沾了点儿油汤，就伸长着下唇去吮着——吱吱地响了两声。眼睛满不在乎盯刁紫东一下：

“这么胆小？”

“不是我怕，”他似笑非笑地——腮巴肉动了一动。“我是怕师傅……现在不比往年，师傅要小心一点才好。”

那个把端到半路上的酒杯往桌上一顿，用鼻孔笑了一声——那两块尖颧骨上就挤上了一点肉：

“我？嗨嗨！我怕他们就好了——除非天地翻了一个转身。”

手离开了酒杯，在腰上摸了一下：施真人那杆勃朗宁一天到晚带在身边的。其实他并用不着这些玩意：地方上的人都认定了他是二郎神转世，歹人什么的全不敢惹他。

不过——

“不过今年闹旱荒，”刁紫东把声音更加放低了些。“我们不许皮二癞子他们退佃，逼得太那个——怕他们……”

施真人就是为了这件事到八卦田来的。原来许鸿发、皮二癞子那伙家伙闹着要退佃，要讨回他们的信钱^①，施真人发了毛。

“要我们还他们的信钱？——哼，这些田油子！”

叫掏荷包总不是好事，并且现钱都放了债。还有呢——

① 原注：租田时所缴的押金。

“他们退了佃，我们叫哪个替死鬼来种——这个年岁！”

于是施真人放驾到了八卦田，把皮二癞子他们喊来训了一顿。他带坐带躺地赖在太师椅上，大腿叠着大腿，手在摸下巴尖上的胡子。那些田油子虽然别扭，一进屋子来可也对施真人作了个揖。

“你们要退佃，呃？”

施真人这么着开始的。接着慢慢把脸子绷了起来，告诉他们——一个人总得懂规矩。

“我们这里的规矩你还不晓得？——只有东退佃，没有佃退东的：就这样！我们东岳庙向来这样！”

那些粗人互相瞧瞧，有谁嘟哝了几句。几只脚在地下踏着。仿佛很怕冷。

“怎么办呢：田怎么也作不下去。今年又是……”

“修修福，修修福，真人师傅！饭没得吃，债又欠了个一屁股。把信钱赏还了罢。”

不行！

“信钱我懒得还你们，”施真人下腮磨了几下，似乎他牙齿在那里发痒。“田的话——你高兴作就作，不作就拉倒，反正我明年问你算租谷！”

他们的眼睛在深处里盯着他，一动也不动，象猫伏在暗处要扑耗子似的在等个机会发作。他就把手插进衣袋里摸着他的勃朗宁。

就这么着——施真人把皮二癞子、许鸿发他们打发了走。

刁紫东喝了口酒，用手抹抹眼睛。他瞧着墙上这个施真人的大影子——似乎有几张脸子在那里晃：许鸿发满脸皱得

象南枣，皮二癞子脸红得发紫，连脑顶上的那些疤也胀成了柿子颜色。

“说不定他们会……”

外面几辆小车推进，呜呜地尖叫着，在高低不平的路上震得声音打颤，仿佛一个女鬼在抽咽。

施真人瞅了刁紫东一眼，又把视线移到了别人右手上一——瞧着它把一块鸡脯肉敬到他面前。

“你真胆小！”

那个想再说一句“现在乡下人变得没从前那么听话”，可是又怕师傅叱他。他象要壮壮胆似的，把面前的酒一口气倒进嘴里，接着端起壶来给施真人筛酒。

远远的有哇啦哇啦的响声：似乎是千百个人在叫号，在踏着零乱的步子，仿佛还夹着锣响。

“听！”刁紫东猛的歪着脑袋。

他师傅把牙齿停住了动作，听了会儿，就又嚼起来，毛茸茸的腮巴肉一鼓一鼓的：

“疑神疑鬼！”

刁紫东把筷子叉到那个腊肉碗里，一面也安心地想：

“怕是风。”

也许树叶在摇动着，田里的干草飘呀飘的。说不定什么地方倒了屋子。……可是又象上次那回迎龙王——仿佛在放爆竹，锣声沉重地荡着。

施真人颧骨上有点发红，兴致也好了起来。掏出一支老炮台点着，打算要来一个长篇大论似的，屁股往后面移一移，右腿搁上了左腿。

“你怕他们给逼得太厉害了就那个，那——你想错了。”

刁紫东装着全神贯注的样子等他往下说，一面还放不下那哗啦哗啦的声音——现在听来可又觉得是开水滚着响。他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猜错，就微侧着脸听。可是厨房里正有什么菜下了锅，很响地叫——“喳——沙！”

对面那张胡子嘴里喷出了一口青烟，看不起似地瞅刁紫东一眼。

“现在年岁这样糟，我们的确放松不得。不过我不怕，唔。田油子我顶明白他们，我不夸口，我有把握。……洋火呢？”

手里的烟放在桌子上的，一滚——可滚在一汪油汤上弄熄了。

“他们哪一个不是蠢宝？”他拿烟来要到刁紫东的手边去斗火，可又想到了一句话，嘴又离开了那截烟卷：“他们不敢动到我们头上来的。”

那根洋火烧着了刁紫东的手，他赶紧摔掉又擦一根。

“我自己倒不怕。我是怕他们对师傅……”

“噢噢，那……”

师傅很快地笑了笑，抿住嘴去点着了那一截烟。总而言之，施真人很放心：田油子就走过东岳庙门口也得作个揖的，就是看见了施真人也都对他施礼数：他们怕的是菩萨。

刁紫东呷了一口酒，用八成鼻音应了一个“是”。

这里的乡下人都明白自己的身分，也知道他们过的日子是神明注定了的。不用怕。二三月里闹米荒，他们想叫东岳庙的那些圩子开仓，就有点不稳起来。可是施真人跟李一清打好了主意，做了一晚文章——第二天一传散到地方上，那些

田油子就乖乖的把头缩了进去。会写字的都把那文章抄着送给人，不会动笔的拿嘴来传播。于是谁都知道东岳圣帝降过谕：人心大变，上天要降灾。只有安分守己的人才能逃过这个劫数，要是熬不住苦想乱动一下——那马上就得遭殃。

“怪不得。人心太坏呀。”

“唉，到东岳圣帝面前去烧一炷香罢。”

东岳庙的香火倒比东岳圣帝生日那一向还旺些。许多人嘴里操惯了别人的娘的，那时候怎么也耐住了不敢骂出一声来。不然，那些老太公就得结结实实训他一顿：

“还乱说！东岳圣帝降了谕：有灾哩。这是惊蛰那天动了雷：东岳庙那个大院子劈开了一块石板，里面放着一本天书：就是这些话。还不小心些！”

施真人可真有一手！

于是刁紫东象要报恩，拣了一片鸡肫送到他小碟子里。

“我不过是恐怕万一……”觉得惭愧似地轻轻说着，“其实倒……正是的，皮二癞子，还有许鸿发他们——他们菩萨倒是怕的。”

那个又掏出金表来看了一下，没那回事地抽几口烟。接着又告诉刁紫东：那些人全是蠢得象阉猪一样。他舌子有点不听话起来，说出来的就有些糊里糊涂的。嘴角上胡子上沾着些白点子，连着唾沫星子溅到那些菜碗里。

不过他的意思别人很懂得。他觉得，他自己的方法很不错，什么事也对付得了。地方上的人也当他是个活神仙。乡下人虽然过不了日子，也不好怎么他——那些人压根想都没想到那上面去。

“你看，你晓得的，那个颜八老爷家里——唔，给佃户抢开了仓，他是……我们这里的话，那不会。今年这算什么，干了些，那是——噢，龙王也迎过，不过玉帝不肯……”

这里他笑了起来，有几堆咖啡色的东西嵌在他牙缝上。

刁紫东也陪着笑，结里结巴说了一句很乐观的话：这回事——田油子还都很感激师傅哩。东岳帝祈过雨，还是施真人主坛的。迎龙王那回也是施真人亲自求的卦——一点不含糊是三个胜卦。

“胜卦！”大家都跪了下来。一些老婆婆还快活得淌下眼泪。

“好了好了，一连三个胜卦：菩萨到底怜惜我们的。”

“我说过的嘛，天无绝人之路。”

“唉，只要不昧天良做事，菩萨总是保佑的。三个胜卦，阿弥陀佛！……大家心放好些，总逃得过这劫数。唉，怪不得东岳圣帝要降谕哩。到底还是可怜我们呀。”

他们等着雨。每天一天亮，他们都仰起脖子来看看天：天上没一丝云，只有太阳红得象咸鸭蛋黄，浮在东边地平线上。这么着过了三四天，五天，七天，半个月。

这一向安稳倒安稳。可是——

“雨呢？——卦不灵么，难道？”

盼到了二十九，天上那个太阳还一个劲儿炙着田。叶子发了焦。大家心里也发了焦。

瞧瞧他们又有些不对劲起来，施真人就又出了个主意：庙里打玉皇醮。前几天就传出了一句话：邓天都爷托梦给施真人，明明白白告诉他龙王到天庭去请雨，可是玉皇不肯降旨——

为了人心太坏。玉皇要看看大家会不会变好。不安分的家伙要遭雷劈。

“怪不得东狱庙要打玉皇醮哩：邓天都爷托了梦的。”

这就可以叫有些人皮肉紧一下：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做亏心事。只要没得罪菩萨，没得罪施真人，才能够放心地透过一口气来。

这么着又平平安安地过了下去。

“这回又——哼。什么要退佃！我能答允么。我是——他们想请我们开仓，这么容易！……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脸，倒来要——来要——我的田要他们派？”

“唔，”刁紫东鼻里应了一声，肚子里可不大舒服：施真人管庙里的田叫“我的田”！

施真人脸红得象生牛肉。酒还一杯杯往嘴里倒。他的舌头似乎大起来了，可是他的话更多起来，兴致格外好，也格外容易动气。

“我的谷子有我作主：我高兴装到大河坝就装到大河坝！——我高兴！你孱头！——还怕他们动我。哼，我派你管这八卦田——你就没一点胆量。……唉，我相信你的呀：你是——你是——俺，亲信人，亲信……”

他那亲信人也红着脸，心脏上热烫烫的，可是拚命装作个平淡的样子紧瞧着他。他眼睛涂上了红丝，眼眶发了朦，仿佛有一整晚没睡觉：在刁紫东瞧来可觉得很迷人——那双眼睛似乎对他怪温柔的。

外面那些哇啦哇啦的声音一点也听不见了，刁紫东耳朵里只响着施真人的话——叽里咕噜老没完：他在责备他徒弟

胆小，一面叫徒弟宽心。结结巴巴的叫别人听得挺吃力，还不住地打嗝儿。

“有我……有我……哦！我有把握！”一拳打在桌上，酒杯和小碟子什么的就一跳。“我——我们我们——哦！唉！……你还担心不担？”

那个甜蜜地微笑着，摇摇头：

“孺头才担心哩。”

“好的，哈！哦！”

施真人脑袋动了几下，他心里很舒服。他把抓着的拳松开，又掏出那个金表来。表面上的字似乎也高兴起来了，它们跳着跳着，成了个灰黑圈。就是移近了也看不准：两根针也跳着，变成了七八根。

话一打住，刁紫东耳朵里轰轰地叫了起来。

“拿饭来！”施真人下唇抹抹上面的髭须，咂了咂嘴。“我要到章六嫂那里去。章六嫂——哈，娘的，她不错！……大河坝卖了谷子……不错，当真，哦！……饭，饭！……嗯，打副金圈子送她——一两重一个。……李一清说你也有一个那个：有一个……”

忽然他大笑起来，把嘴里的东西喷了一桌子。

他俩都觉得一切在荡着，四面发出了一种吵声，仿佛这屋子给放在一大锅沸水里在翻上翻下的。

施真人还在起劲地说着，身子一摇一摇的。他自己也搞不清他说了些什么，刁紫东可也不怎么希望要听明白，只是不住地筛酒：酒杯看不准放在什么地方，手也不由自主地乱动着，酒洒满了一桌子。

“呃，我是——哦！我有把握。那个——那个——哦！唉！你跟李那个……你跟李……”

突然屋子一阵哆嗦！一阵乱——一堆人轰的拥了进来！正是皮二癞子、许鸿发他们！

怎么？那是……

这两位醉蟹似的道士可摸不着头脑：他们怎么进来的呢？也许他们匆匆地敲门，老刘一面嘟哝一面去开开，让他们冲进了前院。干么老刘要放他们进来，串通的么？可是谁也似乎没听见敲门响。那就——哦！说不定他们是爬墙来的。

保险灯照着他们的脸——紫酱色里透着桔红色。那些眼珠似乎显得更深，象一个个枪口子。

刁紫东缩成了一团。脑子里电光似的闪了这一个念头：他觉得什么都完了蛋。他们准得几下子把他送了命，然后庙里把他葬到七松坡，用灯笼字刻了一块碑：刁大真人紫东……”

一个寒噤一打，把他打醒过来。他脑子里虽然清楚了点儿，那些脸子瞧来可还是很模糊。皮二癞子有五六个脑袋，许鸿发脸子有七八层。他们都象站在小船上——荡呀荡的。

施真人正打了个嗝儿，可是闭着嘴不叫放出声响来，腮巴子就一鼓。他也有点着慌：髭须上一些白点子也忘了拿下唇去抹一下。心跳得捶锤子似的，震得脑袋都发胀。

可是他到底有一手：一瞧不对劲——那些脸子可比白天里看见的还别扭，他把右手去抓住那枝勃朗宁。

这师徒俩忘记了他们刚才说了些什么，也忘记了做过些什么事。肚子里乱七八糟转了些念头，不过费的时间还不到一秒钟。

马上——有人说起话来，样子还象往日那么小心，可是调门不同：

“我们……我们……施真人，把圩子里的仓开开罢，我们……”

那些话——施真人听得不大清楚，意思可很明白。手把那枝勃朗宁抓紧了点儿，右颧骨上的肉耸上了些。

“开仓？”

皮二癞子脑袋往前面顶了一下，那些疤发着紫光。

“施真人，我们不瞒你说，今年太不得过了。不肯退信钱就开仓罢。没吃没穿的——大家只好拚一拚死，你要是……”

那位真人血管都要爆破了。

“反了！”

匐！——一拳打在桌子上，灯心一跳。一碗什么菜给震得倒下一桌子油汤。酒杯翻了一个身。一根筷子滚到了地上。

接着施真人一手拖开椅子：似乎要腾出空处来好准备决斗。

刁紫东瞧瞧房门，瞧瞧桌子下面。往哪里也逃不出。一下子不知道要怎么才好：枪是有枝把的，可锁在库房里。老刘也不知道在干什么，要是叫他去拿枪——只要一开口，皮二癞子准得把那大拳头塞到他嘴里来。

皮二癞子可把眼瞪着瞧着施真人。

“为什么要动火呢，”他们里面有谁粗声粗气地说，“我们又不是来撕结的，凭什么要动火。”

“是啊是啊。我们请你开开仓：肯就肯，不肯就……”

“我们怎么活得下呀，照这样！要是不肯开仓……”

“不肯开仓就退信钱!”

“施真人，我们请你写个字，我们好拿到圩子里去叫他们开仓。”

施真人咬着牙：

“仓是我的！仓是我的！嗯！你们你们！……”

那些脸子一下子变了天似的，全皱得打起结来，眼睛成了红色：象要蹦起来抓人吃。

刁紫东不敢瞧他们，只颤着嘴唇：

“师傅师傅，就让他们……就答允他们……”

拍！——师傅猛的劈了他一个嘴巴。

“猪！”

施真人眼珠突了出来。要照刁紫东那么依了他们——那太不成话，往后也很难做人。他怎么也想不到这批家伙有这么一手。

这世界真的变了。早先他们怕菩萨，可是现在菩萨也压他们不住。他们向来怕施真人的势力，怕他的枪，可是——

“请你写个字去开仓！”

刁紫东左腮巴发紫，后脑勺抵在墙上，眼睛一眨一眨地瞧着施真人。他耳朵里乱七八糟响着他们的话声，眼面前许多手在挥舞，他师傅那张灰白脸子在一上一下地晃着，嘴唇抽痉似地开合着——瞧不准他是不是在那里说话。

突然——施真人脸子转向了刁紫东：

“拿枝笔来！”

怎么！？——刁紫东身子一震，后脑勺在墙上撞了一下。可是他马上跳起来去找笔墨，肚子里老念着一句话：

“只要打发他们走，只要打发他们走……”

一下子什么都静了下来，只有外面狗叫——一个接一个的，似乎有什么鬼怪进了村子。

屋子里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施真人的手。施真人的眼睛也盯着自己的手。把下唇包着上唇，动了几动，手里的笔就在纸上画起来。别人拿着这张东西，就能到圩子田的局里^①去叫他们开仓。

他肚子里想的跟他手里写的是两回事。他挺知道怎么对付那些比阉猪还蠢的田油子。他常对他那些徒弟说：

“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哄哄他们：象逗猪一样——“啰啰”叫几声，他们就安然无事了，不一定要拿泔水给他们吃。哄不过去了呢——那就来第二个方法：硬的：开枪。客气一点就把他们抓到局子里吃王法。”

现在这一着可是软的：只要把他们打发走了，再派人去干他们一家伙。明天还得逮他几个来泄泄这口气。

他手有点把不住那支笔。费了挺大的劲，哆嗦着写好，可是他们还不走。

“高三哥，你们拿着这条子到圩子里去，我们等安排好了再走。”

那个高三一把抓住那张纸：

“俺，等我们的讯。要是天亮了还等不到我们的讯——那就……”

施真人全身绷紧着的皮肉一下子松了下来，似乎一丝丝

^① 原注：为了要看守圩子田，每个圩子里设一局，有人有枪。组织略如民团，但纯粹是私人办的。

的解了体。他牙齿磨得格格地响，忽然抓起那支勃朗宁——食指使劲一捏，用力得虎口都痛起来。

拍！

谁尖叫了一声。他们脚步一阵乱响。

“施道士，你！”

他们什么称呼也不加就叫他“施道士！”

这似乎把许鸿发、皮二癞子他们拖醒过来：施真人不过是个道士，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他们往日受的那些——一下子可点了引线似的，什么也管不着地就爆炸了。

“姓施的！我晓得，我晓得！你呀，嗯！”

“他到如今还想哄我们，他想……”

“不要放他！”

突然——有谁冲上去，猛地一把抱住施真人的腰。

再开枪！——施真人刚有个主意在脑子里一闪，可他妈没来得及：

“莫让那刁道士逃走！”

“捶死你这捞毛货！——你叫菩萨来显灵呀，这鸡巴蛋！这！这！这！”

那两个道士挣扎不了：手呀脚的都给抓住。那些粗拳头只一个劲儿往他们身上脸上送。他俩脸上淌了血。

那些人——谁也认不清谁：身子都在乱晃，一面捶一面嚷：

“左右活不成，揍死他！”

靠门那边有两个扶着那中了枪的，右肋窝边浸出了深红色的血，渐渐汇得多起来，就重甸甸往下面淌——滴到了地

上。他身子抽动着，酱油色的脸子变成了青灰色。

“抬走罢。”

“水！——舀点水来，嗨！”

围着施真人他们两师徒的——还在那边拚着命：捶着嚷着。

“受够了，受够了，嗯！”

“菩萨，哼！得罪了菩萨顶多遭雷打！——我们如今——我们……”

“横竖是一样的，横竖是！”

“瘟道士！瘟道士！”

“起劲，来！打死了他们——我们再到圩子里去开仓！”

凳子椅子翻倒了。地板响得震耳朵，几十双脚下飞起灰土来。

“打！”

“替他报仇！——替高三报仇！”

匐！哗啦！——桌子横倒下来，饭碗油汤什么的都摔了满地。

屋子里一下子漆黑。

刁紫东哼着，可是谁也没听见。他师傅一点声息也不出，身子在抽痉。

“结实来几下！——做个干净！”

“圩子里去呀！圩子里去呀！……”

五分钟以后，全村子里响起急促的锣声来：一下紧接一下，似乎一口气叫着的——锵锵锵锵锵锵……声音突破了

黑夜,大地都给震得哆嗦起来。

原载 1935 年 3 月 16 日《文学季刊》第 2 卷第 1 期。原题名:《菩萨也管不了了》。1936 年收入《畸人集》时改为今名。